武俠世界

破碎虛空（民間歷史俠情故事）　黃木·著

當代七大高手，與蒙古皇弟思漢飛領導的强大勢力，展開爭奪「岳州」之戰，千軍萬馬中，七大高手或死或逃，惟有年輕高手傳鷹得以進入龐大的地下迷宮內，發現了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那裏窺見天地之秘。但思漢飛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他重返地面之日，便



第29年
40

$ 7.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新秀黃木先生所著的「破碎虛空」，故事中描述元朝年間，蒙人當權，當代的武林高手與蒙古皇弟思漢飛爭奪「岳册」之戰，年輕高手傳鷹身懷奇學，英勇善戰，又獲奇遇，最後終於取得「岳册」……故事情節詭異奇特，更有緊張激烈的武打場面，請勿錯過！

☆ ☆ ☆

今期推出另一新篇「金槍無敵」，乃馬行空先生所著，名不見經傳的夏侯長纓竟然大胆挑戰有槍神之稱的董舒舞，決戰之後，槍神董舒舞敗北，而夏侯長纓也因此名聲大噪，在一片喝彩聲讚訟聲中，忘了自我，更陷進一個陷阱之中，結果……

☆ ☆ ☆

下期為各位讀者提供的巨型小說乃西門丁先生的精心傑作「殺手之父」，秉承作者一貫作風，將殺手的內心世界剖白得清晢透徹，人物性格更是細膩感人，故事曲折詭秘……殺手與同門是如何相處的？而殺手之父又是個怎樣的人？

☆ ☆ ☆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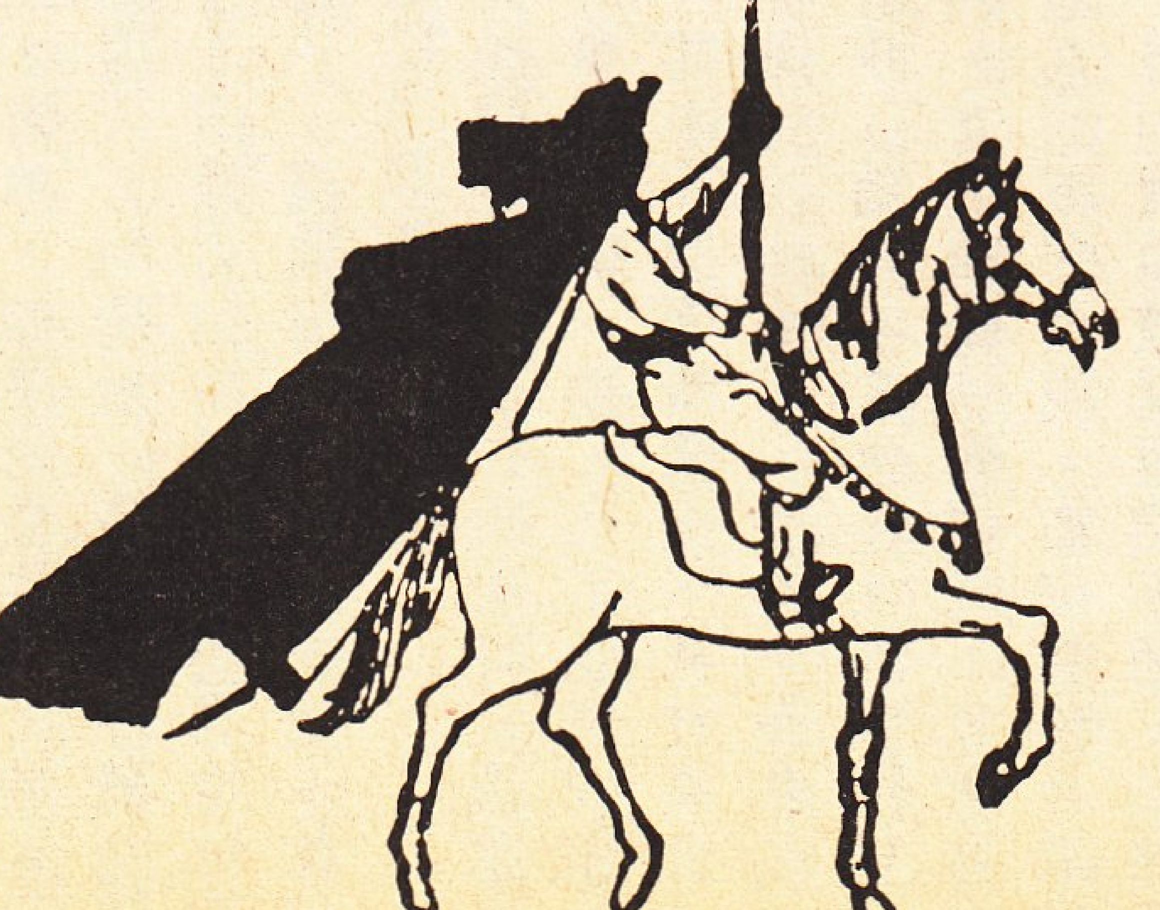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40期

（總號14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瑰麗宮殿 隱藏至寶

六月初一，蒙古鐵騎進駐留馬驛西行七里之驚雁宮後第七日。

一陣健馬急馳的聲音，轟然响起，迅如疾雷般由遠而近，直迫留馬平原的唯一市鎮留馬驛而來。馬蹄踢起漫天塵土，旋風般捲飛上半天，露出了幾個强悍之極的騎士，他們中有精赤著上半身的，也有戴上皮革或搭著獸皮的，但頭上都帶著各式各樣猙獰可怖的戰士護盔，背上背著長弓和箭筒，插滿長箭，正是縱橫天下的蒙古悍兵。

這時正值當午，艷陽高照，大地一片火熱，留馬驛的主街通原大道頗為熱鬧，除了本鎮的居民外，還有不少外來的旅遊人士和商人。但當蹄聲一起，牽兒喊娘，一片混亂後，整條街道便已靜無人跡，所有人都避進建築物內或躲進橫巷去。說時遲，那時快，七乘蒙古騎士已衝上通原大道的入口。

奔進長街後，蒙人騎速不減反增，帶頭那精壯之極的蒙人，呼的一聲，手中的馬鞭便揚上半空，在天空中呼嘯了一圈，便重重的落下，抽在馬股上，健馬吃痛狂嘯一聲，箭一般的標前，衝向長街的另一端，其他蒙兵紛紛效尤，只聽呼叫聲此起彼落，七乘悍騎狂風般掠過，使人生起一種慘烈的感覺，聲勢奪人。

就在此刻，一隻小黃狗可能不堪驚嚇，失常地發狂從一條橫巷直竄出來，就在疾若電光石火急奔而來的駿馬前橫過，帶頭的騎士座下駿馬受驚便欲彈起前蹄，只見那帶頭騎士不慌不忙，一抽馬頭，人馬同時向前躍出，如天神般跨越急奔的黃狗，當人馬還在半空時，騎士彎弓搭箭，只見利箭快如電閃，刹那便已將奔至道旁一片土牆下的黃狗，活生生釘進牆去，這時馬的前蹄才剛著地，後來的騎士同聲喝采，繼續加速疾馳而去，轉眼間便已變成幾個小黑點，旋風般來，旋風般去，只留下滿天飛揚的塵土。那露出的箭尾，仍在微微晃動，黃狗的血仍在滴下，一片血紅。



同一時間，留馬驛最具規模的酒家觀雲樓的閣樓上，向無踪正目送著蒙古悍騎的遠去，剛才那一幕，正盤旋在他的腦海內。向無踪年約三十餘，身形高瘦，手脚均較普通人長上一些，動作靈巧，雙目轉動間使人感到他是個機靈多智的人物。

同時和他在觀雲樓上憑窗窺看的，還有幾個胆子大點的鎮民和外地客，胆小的便瑟縮在座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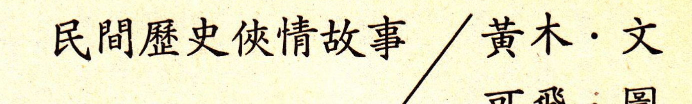
時值午膳，十來張桌子坐滿了人，但卻是一片寂靜，連小二們也停止了奔動，國破家亡下，衆人都心情沉重，狗兒死前短促卻悽厲的慘叫，似乎提醒了他們將來或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很多人的面色仍在發白，一副末世的景象。

蹄聲消失，衆人尚未回過神來，向無踪的心卻不斷沉向絕望的深淵，他認出那帶頭的騎士是蒙古大汗親兵兵團東衛兵的赫赫人物，箭筒士統領顏列射。要知蒙古帝國以戰起家，故最重軍權，大汗的親兵，不啻是大汗藉以維持帝座的實力和本錢，能入選者，皆萬中挑一的精銳。親兵共分東、南、西、北、中五衛，每衛兵力都經常維持在一萬五千人間，一衛內又分宿衛、箭筒士和散班。所以若能高踞箭筒士之首，必定有其驚人絕藝。

向無踪在心內暗以箭術獨步中原武林的長孫氏和顏列射比較，不禁自己也大吃一驚，原來他的結論竟是縱使長孫氏的箭藝在用勁效妙上，勝出一線，但純以殺敵的角度來看，兩者也不過是伯仲之間。當然，如果對壘沙場，蒙人配合以威震天下的騎射，長孫氏亦難免落敗身亡。這樣可怕的敵人，對這位志在驅逐韃子，還我河山的武士來說，如何能不心胆俱喪。

向無踪在觀察街外的同時，酒家內各式人等的一舉一動，也不能逃過他的耳目。其中一個面牆而坐，身材高大，衣著普通的外地來客，生得一表非凡，氣度沉凝，顯是不凡之士。向無踪特別留心到，當蒙騎馳騁而過時，此君並沒有其他人的不安表現，亦沒有起身離座觀看，但別看他雙肩寂然不動，他雙耳卻極有節奏地輕輕顫動，這等於以耳代目的觀察方法，實在駭人聽聞，錯非向無踪這等擅於觀察的名家，絕不能得出如斯推論。

向無踪心內的震盪實在難以形容，心內疑團重重，先是蒙古大汗的東衛親兵，在不明的原因下進駐留馬驛七里外千里崗下的驚雁宮，跟著再就是這罕得一見的蓋代高手的出現，兩者是否有關連，又或純屬巧合呢？



民間歷史俠情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破碎虛

這時高大漢子起身會賬，登時把向無踪從纏織交錯的思路裏，活生生的扯回現實。只見這男子看來還在盛年，約在四十上下，但向無踪知道這類精研氣功之士，往往能克服衰老的自然法則，所以年齡實難以從外表來判斷。

高大漢子走到櫃枱前，和掌櫃閒聊了幾句，不外是一個遠方來客，詢問附近的名勝風光，但聽在向無踪耳內，却知道這漢子乃極富經驗的江湖道，在漫不著意的問答裏，已弄清楚他要的資料，同時因爲所問不限於某一目標，故又不用顧慮別人探悉他眞正的目的地，眞是極爲老練。這時向無踪已下了決心，希望能在這個表面看來毫不相關的漢子身上，追查蒙人到此的目的。

高大漢子步下酒樓，不徐不疾地走向剛才蒙古騎兵消失的方向。向無踪待他走遠了，這才迅速下樓。一走出大道，便轉入一條橫巷，這才展開身形，只見他迅如鬼魅地在小巷裏穿插，一面走，一面除下身上衣服再反轉來穿，跟著取出一種藥液，塗抹在面上，這些複雜的動作，都是在他疾奔下同時進行，所以當他再見到高大漢子的背影時，高大漢子已走出留馬驛，而向無踪亦已從商人的打扮，變成一個膚色黑實的道地農民，如魔法的變幻。

向無踪一邊利用道旁的大樹草叢掩遮行藏，另一方面，亦不敢跟得太近，因爲他對這高大漢子實在心懷極大的戒懼，一下錯失，恐有性命之憂，但向無踪對自己的追踪之術和輕功身法，極有

信心，自問若來個逃之夭夭，即管敵人勝己十倍，看來也只可以徒呼奈何。

這時高大漢子突然從往千里崗驚雁宮的官道，轉入了一條支路，向無踪不禁大爲躊躇。他來此已有五天，對這附近的環境，可說是瞭如指掌，要知對他們這些擅長追踪偵測的專家，都必需有超人的記憶力，才能事半功倍。所以向無踪一見高大漢子所走的方向，便知那一帶都沒有高大的樹木，極不利於隱蔽行踪，現在他可以做的，一是繼續跟踪，憑氣味脚印等等遠距離的吊著尾走，又或是走上高處，遠眺他的去向，再憑種種蛛絲馬跡，推斷目標的去向，想到這裏，向無踪自己知道必需迅速下一個決定。其實若非目標如此深不可測，向無踪也不用有這麼多顧慮。

就在此刻，一股形如實物的強大殺氣，漫山遍野地從身後撲來，向無踪大駭，也不容多想，已向前衝出。只見他如箭矢般標前，刹那間已向前推移了超過二十丈的距離，只見兩旁樹影急退，他已將自己的體能發揮至極限，但那股殺氣却如影隨形，不加多也不減少，無論他衝前有多快，也無時無刻不在緊緊地威脅著他。

向無踪當機立斷，立即停了下來，要知這樣的提氣前衝，最耗眞力，如果他再不停止，也不需假手於人，自己便要氣絕力竭而亡。一停下來，只覺那殺氣仍然保持著那樣子，自己便如從來沒有改變過位置，但當然，向無踪知道自己比之剛才，已是大是不如，他現在全身功力，最多只耗剩十之六七，但目下已絕無機會調息，背後湧來的殺氣仿如狂風巨浪，一波一波向自己衝來，向無踪已先機盡失，縱使面對千軍萬馬，也不致如這般的窩囊。

突然間殺氣稍緩，向無踪從崩潰的邊緣抽回一脚，只聽身後一個沉雄之極的聲音道：「向極是你的甚麼人？」

向無踪心中生起一線希望，急忙答道：「正是家父。」

背後的人略一沉吟，向無踪但覺全身一輕，壓力頓消，連忙回轉頭來，只見眼前丈許處，正卓立著那高大漢子，手上並沒有兵器，難道此人不需借助兵刃，便可發出這樣的殺氣？

向無踪拱手爲禮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

只聽那高大漢子道：「不必客套，若非我見你剛才危急下施展向兄的鬼魅潛踪身法，你現在已眞的化爲鬼魅了。」

向無踪自知已在鬼門關打了個轉，突然間，心念一動，記起一個人來，心中一震，瞠目結舌地道：「小子有眼無珠，前輩莫非是凌渡虛大俠？」

凌渡虛微微一笑道：「果眞是故人之後，功夫不俗，追踪之法也得眞傳。」聽到這裏，向無踪不由老臉一紅。凌渡虛又問：「向兄近況如何？」

向無踪道：「先父已於年前練功時，氣脈倒流入心，撒手而去。」

只見凌渡虛長吁一聲，轉側了身，負手望天，似乎在自言自語的道：「生死有命，果眞絲毫不爽。唉！果然不出所料。」這幾句說話，使向無踪完全摸不著頭腦。

凌渡虛又道：「向小弟，爲何要跟著我？」

向無踪連忙道：「慚愧得很，小子現於復尊旗任天文旗主下任總巡之職，專責偵察敵情，希望能驅逐韃子，還我山河。十日前得知蒙古大汗從汴梁抽出上萬精兵，連夜移師留馬驛，得知此地必有天大重要之事，故受命趕來此地。但偵察多日，仍然茫無頭緒，未知前輩可有以教我。」說完便以詢問的眼光望著凌渡虛，當然也希望他也如自己一樣來個全盤托出。

凌渡虛聽到向無踪正在爲危難的國家努力時，連連說了幾聲「好！」眼中亦露出欣慰的神色，但却說道：「小弟，今日一見，便止於此。」也不說些後會有期的話，轉身便去。

向無踪心中打了個突兀，奇怪這位父親摯交，却是這樣要去便去，剛想說話，只見凌渡虛回身便拋來一本已發黃的絹本册子，顯然是凌渡虛貼身收藏之物。凌渡虛一邊走一邊道：「這上面有些許練功心得，小弟若能領會，將可免步上乃父舊路，好自爲之了。」說到最後一句，凌渡虛最少已在半里之外，但聲音仍近如耳語，足見凌渡虛功力之深，實在驚世駭俗。

向無踪獲贈寶笈，不禁喜出望外，但心中却隱隱覺得凌渡虛有種臨危囑托的味道，不覺大感不安。能令如凌渡虛這個特級的高手，也担心劫數難逃，便一定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進行中。突然間雙腿一軟，坐倒地上，原來適才早已耗盡眞力，爲了避免在凌渡虛前出醜，才苦苦支撐。凌渡虛一走，便再也沒有支持下去的理由，心下一鬆，軟倒地上。凌渡虛不攻一招，已足以殺敵取勝，實在駭人聽聞之至。

＊　＊　＊

通往驚雁宮的大小道路，已全被蒙古軍封鎖，飛鳥難渡，行宮名符其實地與外界斷絕了關係。

驚雁宮佔地極廣，殿閣亭台，氣象森然，全宮依山勢而建，背靠千里崗主峯驚雁峯，亦是行宮得名之來由。驚雁峯高插入雲，秀出羣山之上，使驚雁宮雄視整個留馬平原，留馬驛便在左上方約七里遠處，除主殿偏殿以一種近乎大理石的質料所建外，其他都是木構建築。主殿雁翔殿座落全宮核心，左右是兩個偏殿，各有一條約二十丈長的廊道相連，如兩邊飛出雁翼，兩個副殿，便以左雁翼殿和右雁翼殿爲名。宮前護溝深廣，引進千里崗的溪流，成爲天然的屛障，往驚雁宮除了由千里崗攀山而下外，唯一的途徑便是一條直通正門的大石橋，石橋寬敞，可容四馬並馳，鬼斧神功，氣勢磅礴，使人生起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感嘆。

時值未時，太陽稍離中天而較偏西，驚雁宮在陽光照射下，巍然聳立。宮外的草原，疏落有致地佈滿了蒙古軍營，間中傳來馬嘶和號角的長號，上萬蒙古精銳，便駐紮於此。

這時在驚雁宮的主殿雁翔殿內，聚集上蒙古軍中最重要的七個人物，剛在留馬驛大街一展身手的神箭手顏列射，亦赫然在內。其他六個人，除了一個身穿蒙古皇服的男子和兩個漢子外，都是蒙軍將領。

那身穿皇服的男子，正背著其他各人，負手察看殿內一條支柱上的浮雕。其他人默立一旁，似乎惟恐打擾了他的雅興，愈發顯得他身份尊崇，在其他人之上。

皇服男子身形雄偉，甚有氣派，負手卓立，便如一株高拔的松柏，英姿過人。他又看了一會，便轉過身來，一面响往的神色。這男子生得相貌堂堂，不怒而威，雙目電光隱現，冷酷而有一種透視人心的魔力，給人以精明厲害却又城府深沉的感覺。是那種雄才大略之士的典型。外貌看來已年過四十，但歲月不但沒有給他帶來衰老，反而增添了成熟的魅力和威嚴。

如果向無踪在此，難免要大吃一驚，並要重新對這次驚雁宮事件加以估計。蒙古大汗的近衛親兵，要帶師遠征，在這兵荒戰亂之時，抽出實力，已屬事非尋常，但竟然連這樣的人物也親來督師，便完全不可思議了。

這位身穿皇服的男子，便是在軍權上僅次於當今大汗忽必烈的思漢飛。思漢飛爲忽必烈之弟，原名旭烈兀，因仰慕中國文化，入主中原後便易名思漢飛，武功蓋世，與魔宗蒙赤行及國師八師巴，並列蒙古三大高手。思漢飛是軍事上少有的天才，昔年曾大破波斯聯軍於歐洲，建立蒙古帝國的基業，權傾一時。手下網羅了不少奇人異士，反蒙之士聞之喪胆。忽必烈之能登極，他的支持是決定性的因素。

思漢飛環視眼前各人一眼，衆人中除了大將博爾忽和自己的心腹謀士漢人高手崔山鏡外，其他人對自己剛才察看石雕的舉動，都露出不解的神色。

思漢飛淡淡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整齊的牙齒，說不盡的溫文儒雅，肅容道：「這些浮雕造型高貴，手工細緻精雅，工程必然驚人的龐大，當非一時一地可以完成的巨構。其內容尤令人難解，描繪的都是奇禽異獸。我雖曾遍閱天下典籍無數，多年來南征北討，踏遍天下，但浮雕上的事物，却是一無所知，所以不能根據其內容作出肯定的結論，這眞是奇怪之至。」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像是待衆人發言。他聲綫低沉却淸晰，條理分明，談吐風度極佳。所以他說的問題，表面上似乎與蒙軍此行的任務無甚關連，但衆人知他博聞天下，句句實言，所以都沒有絲毫不耐煩，反而生出求知的好奇心。

看到衆人等待的神色，思漢飛很是滿意，控制氣氛，正是駕御屬下的方法。

思漢飛續道：「驚雁宮傳爲宋朝開國皇帝之弟趙別所建，但趙別碌碌凡夫，何能有此心胸魄力，故而這個傳說絕對是虛構。」其實思漢飛早已先指出浮雕造型高古，不類近世之作，加上要完成這樣的工程，當需累世經年的長時間，所以思漢飛如此推論，衆人也覺合情合理。

思漢飛道：「扎力，你向大家報告一下你的調查。」

宿衛軍都統領赤扎力，急忙踏前一步。赤扎力的軍階比顏列射還要高出一級，表面看來悍勇粗豪，但動作間却極爲輕巧靈捷，使人不敢生出對粗漢那種疏忽之心。

赤扎力道：「小將奉皇爺之命，曾對驚雁宮作了各方面的調查，包括查問投降於我的漢室皇族，搜羅歷代主人及曾參與建築者的後人的資料、附近的居民，以至建築材料、圖則等等，但調查的結果，却是令人沮喪之極，幾乎和調查以前沒有甚麼兩樣。」衆人都不禁大爲驚異，在赤扎力這種無孔不入的偵查下，居然查不到任何資料，那就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有人蓄意隱瞞任何有關驚雁宮的秘密，而且應是長時期以來就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朝代裏，做著這種保密的工作。

赤扎力續道：「自宋高宗以來，驚雁宮雖然有人打理和維修，但却從沒有人長住在此，甚至不准任何皇族以外的人來此探訪。更奇怪的是，這整個留馬平原區，還是近五十年才有人居住，整個千里崗和留馬平原在此之前乃蠻荒不毛之地。我曾經調查過附近居民的族譜、縣志、墓碑上的銘文等等，最多也只可追遡到四代以前。這確是奇怪之至。」衆人這時愈來愈多疑團，就赤扎力所說，顯然驚雁宮必然藏有某些秘密，是以宋朝皇室將有關資料保密。而更奇怪的是，驚雁宮建造的時代，必定早於附近居民的遷來此地，當時這裏一片荒原，爲甚麼和怎麼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建造這等耗費人力時間的建設?

思漢飛望着大將博爾忽，這個蒙古著名的猛將，似乎在有意無意間，迴避自己的眼光，心中一動便道：「爾忽你對這問題必有獨立見解，不如說出來，讓大家參考。」語氣間流露出些許不高興，像是在怪博爾忽不主動說出心中的推論，顯然另有私心。

原來蒙古人起自大漠，講求强者爲王，所以立國以後，派系鬥爭，還是無時或已，即使大汗忽必烈，亦難以干涉。思漢飛雖然掌管宿衛，權傾當代，但博爾忽却屬鎭戍兵的系統，一內一外，互相制衡，誰也奈何不了對方，今次博爾忽跟來，便正是不欲思漢飛的宿衛系統專美，其中當然也牽涉到錯綜複雜的人事鬥爭。

博爾忽換上必恭必敬的神態道：「本鎭對此其實百思不得其解，我看倒是崔先生成竹在胸，兼且其術數易學造詣，在我朝上下實在不作第二人想，要解開疑團，我看還是要勞煩他。」博爾忽措辭優雅，說話攻守兼備，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

血手崔山鏡見矛頭指向自己，心中一凜，連忙退後一步，拱手道：「博將軍過譽，愧不敢當，博將軍艮賈深藏，使

我等不能得聆教益，實在令人扼腕。」這幾句也極爲厲害，點出博爾忽滿肚密圈。其實這班人在官場打滾多年，無一不是滑不溜手的厲害人物。

另一個漢人高手畢夜驚插口道：「博大師所言非虛，崔兄乃土木之學的一代大師，還是請你費點神吧！」

崔山鏡對畢夜驚這個邪道頂尖的高手，實在不敢怠慢，知他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其師弟烈日炎，亦是一等一的高手，這樣的强敵，實在不宜樹立，連忙道：「這確是在下心中之言，在來此之前，我崔山鏡確是目空一切。但這驚雁宮的佈置令我眼界大開，始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本人的識見，比之設計此宮者，實在微不足道。」

說到最後，語氣透露出一種强烈心悅誠服的味道。衆人至此無不凜然。要知這血手崔山鏡，武功雖不弱，但還未能進窺上乘之道，比之畢夜驚這成名多年的魔頭，仍然有一段距離。但他在術數五行上的造詣，却是黑道上百年來罕見的人才，已可晉入宗匠的境界，故甚爲思漢飛所器重，若果他也要自愧不如，那麼這驚雁宮的佈置，便應遠遠超出當代的水平。

畢夜驚陰沉的面容，閃過一絲驚異道：「願聞其詳！」

崔山鏡道：「驚雁宮的佈局，和天上的三桓二十八宿，五星日月的運轉行度，有一種奇妙的契合，故而可以萬古常存，本人推論其建築年代，可能上遡至三皇五帝的時期。」衆人除了思漢飛外，包括博爾忽在內，一齊嘩然。

崔山鏡不理衆人的反應道：「宮中一草一木，均按某一超越在下理解的神秘序列，加以安排，並非是現今流傳的河洛理數，又或先後天八卦等。在下經過多日殫思竭智，終於推論得這裏的一切操作，均按天地人之道來運作，不假人手。天便是天上的星宿，人便是我們現在肉眼所見的宮殿，地據我推論便應是我們脚踏之下，另有玄虛了。此三者相輔相成，秘異莫測。」

顏烈射亦忍不住發言道：「崔先生是否指地下密室？」

思漢飛插口道：「我也曾和崔先生反覆推敲，地下應是有龐大的空間佈置，便如秦王政的巨大陵墓一樣，神秘莫測。」

還未發過言的散班衞統領樂木溫道：「這確是駭人聽聞之至，但今次我等西來，不外在乎戰神圖錄和岳册，縱使驚雁宮爲鬼神建於遠古時代，於我等何妨。」說完轉頭望向崔山鏡，原來崔山鏡爲人心高氣傲，除了對思漢飛，國師八師巴，魔宗蒙赤行又或畢夜驚等有限幾人外，其他人並不放在眼內，故一向與其他蒙古將領不大和睦，所以樂木溫出言挑剔。

崔山鏡傲然一笑，不置可否，又似乎在譏笑他的無知。

樂木溫面上一紅。赤扎力與他多年出生入死，連忙解圍道：「崔大人智深如海，豈是我等所能測度，還望說出高見，以開茅塞。」明顯地站在樂木溫一方。

赤扎力也是思漢飛的心腹，思漢飛一聽便知究竟，當然不想各人鬥僵，尤其在敵對派系博爾忽之前，連忙說道：「爾忽，你對此必有高見，便由你來說。」這下極爲高明，又將衆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博爾忽身上。

博爾忽暗罵一聲，知道這次不便推辭，道：「根據現存的資料所得，可知驚雁宮充滿了不解之秘。我們來此，主要是爲了要取得傳說中的戰神圖錄和可供漢人垂死掙扎希望的岳册。這兩件珍寶，藏於此地，必然有其前因後果，而驚雁宮亦必然有其特別的地方和形式，提供安全的藏寶地方，使人難以找到。證諸我們現在以上萬人手，窮七日七夜之力加以搜索，依然徒勞無功。可見驚雁宮的佈置一日不能識破，戰神圖錄和岳册便應一日不能找到，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這人條理分明，說理嚴謹，足見是個智勇雙全之士。

思漢飛一邊聽，一邊來回踱著方步，博爾忽說完，他便停下來，乾咳一聲，把衆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他的身上道：「驚雁宮的確是難解之謎，其實當日我一抵此地，便知道這處實在並不簡單，當時即命赤扎力遣急使往請國師，看來他也應該離此不遠。」衆人一聽國師之名，都露出既恭敬又害怕的神色，連崔山鏡和畢夜驚也不例外。

思漢飛續道：「國師學究天人，精研天人之道，法力深厚，抵此後事情必有定論。」跟著轉頭望向畢夜驚道：「畢先生，令師弟未知有何消息？」

畢夜驚略一沉吟道：「我已請敝師弟烈日炎跟緊韓公度，一有珠絲馬跡，諒他也不能瞞過我等。」

思漢飛長笑一聲道：「管他韓公度能邀來甚麼高手，以我方的實力，儘管國師未能及時趕來，但他們落敗身亡，殆無疑問。」

停了一停，思漢飛面上露出興奮的神色，道：「這件事其實可被視爲漢人餘孽與我大蒙一個最高層次的爭雄決勝，今次漢人若失敗，無論在精神意志和實力上的打擊，將一敗不可收拾，對我大蒙統治，將有長遠利益。」衆人至此恍然大悟，知道這才是這不世之雄來此的原因。不禁打心底佩服思漢飛的高瞻遠矚。

陷阱已佈置好了，猛虎卻在何方？

* * *

蒙古將領議事完畢時，太陽剛西沉下山，大地逐漸進入黑暗，整個留馬平原在太陽的餘暉下，一片荒茫，大地微微括起一陣一陣的晚風，天氣轉爲寒涼。雄據驚雁峯半山上的驚雁宮，君臨整個留馬平原，瑰麗無倫，卻又有一種說不出的秘異。

* * *

這時在離蒙軍駐紮處約三里的一個樹林，一個灰衣人正在飛快的縱躍，只見他手中飛索不斷飛出，一搭勾上樹木，身子便跟著呼的一聲飛出，利用飛索的攀力，在高大的樹林內像蝙蝠般自由飛翔。他的身法迅如鬼魅，又不斷利用樹形地勢來掩藏身形，普通人就算睜大

雙目，諒也不見他在眼前掠過。

最後他躍上一株粗可合抱的大樹的樹椏上，便俯伏不動，了無半點聲息。只見在樹前約六丈處有一條清澈見底，蜿蜒地在樹林內川流的小溪，溪水有時撞在石上，發出淙淙的流水聲，悅耳動聽。一名大漢背對著灰衣人，正蹲伏在溪邊，把咀湊下溪流，就那樣大口大口地喝水，狀極痛快。

大漢背插雙拐，動作間給人豪邁不羈的感覺，正是那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英雄烈士。喝完水，又用水洗臉，也不理溪水把他的衣襟和前胸的衣服全弄濕了。

俯伏樹上的灰衣人一動也不敢動，呼吸已給調節到若有若無，甚至連毛孔也運功收縮起來，更不敢張眼凝視，因爲他知道眼前這高手實在非同小可，任何對常人毫無意義的訊息，例如體溫的散發、生命的磁場、凝視所產生的眼光力，都能引起這類特級高手的反應。那就後果難測了，盡管以他烈日炎的自負，身爲當今黑道泰斗畢夜驚的師弟，能否逃得性命，也尚在未知之數，更不要遑論殺敵取勝了。

這大漢的出現，大出烈日炎意料之外，韓公度俠名雖著，但竟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引出這類屬於江湖神話的高手，儘管烈日炎如此老謀深算，也有點亂了陣腳。如果他知道凌渡虛也曾在附近出現，他早已夾著尾巴逃了。

突然間，烈日炎心中忽現警兆，但已遲了一步，只見那大漢全身向後急退，迅如閃電間，背脊便已撞上烈日炎俯伏的大樹幹上，卻全無相撞後應有的聲音，甚至連枝葉也不見晃動，但這一撞，卻幾乎使在離地兩丈多高處的烈日炎，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烈日炎亦是罕有的高手，反應之快，驚人之極，在全無預兆下，大漢撞上樹身那一刹那，他已全身彈離樹身，但大漢藉撞樹所傳來的那沉雄之極的內力，仍然將他震得幾乎五臟離位。

說時遲那時快，當烈日炎已彈上半空時，那大漢暴喝一聲，宛如平地焦雷，把半空中的烈日炎連耳膜也幾乎震穿，烈日炎知道氣功練到這樣境界的高手，無論以物傳力或聲音，均能傷人，自己雖和敵人未有任何正面接觸，但已接二連三受挫，傷上加傷，幸好自己精通天魔心法，換了一般的高手，早已七孔流血而亡。

那大漢大喝的同時，閃電般躍起，迎著在三丈高半空的烈日炎趕來，烈日炎暗呼不妙，當機立斷，運起魔功，突然張口一噴，滿天血霧，便向從樹下飛躍而上的大漢噴去。兩隻手同時各揮出一條飛索，疾射向相反方向的兩株大樹。

儘管那大漢有驚人的身手，也不敢冒險闖入，血霧裏，他知道血霧和敵人的眞力已化爲一體，沾者必死，同時敵人亦借噴出內傷積血，減輕了傷勢，魔功心法，確是非同凡响。自己雖然攻其不備，佔了先機，但敵人依然能掙扎頑抗，亦令他感到駭然。

就在血霧要罩上來之時，大漢把身子硬向橫移，撲附在另一株樹幹上。就在同一時間，烈日炎呼的一聲，已藉飛索之力，如夜鷹般撲向樹林的深處，其速度已超出了人類的極限。

大漢亦不追趕，心內暗讚一聲，因爲如果烈日炎不利用飛索來加速，實難逃離他的掌心，又假如烈日炎只是拋出一條飛索，他必可估計其落點，而加以攔截。但烈日炎利用了兩條飛索，使他不能捉摸他的逃路，眞是極盡詭變之能事。敵人先被己傷，仍能作出如此反應，確是一等一的高手。

大漢扳扳背後雙拐，心想如果不是有要事在身，必當追踪前去，這樣的敵手，也是難得，但如此一躭誤，必然累事，略一沉吟便離去。

＊　＊　＊

今晚天氣極佳，留馬平原覆蓋在一夜的星空底下，宇宙神秘浩瀚，無邊無際。驚雁宮前的蒙古營地，火把通明，照亮了半邊天空，但背後巍然聳立的驚雁宮，卻躲進黑夜的陰暗裏，詭異難測，就像一個建築出來的謎。

俯視著這壯麗的情景，韓公度心內一邊飛快地盤算著計劃的每一個細節，盡量減少失敗的可能性。他站在一個離驚雁宮約有七里遠的一個小山頭。身後約半里處的便是虎君山廟，亦是約定聚集的地點。

突然一個意念升上心頭，他知道事情失敗與否，已非由他所操縱，最大的漏洞，就是敵我的勢力，他也一無所知。敵人可以不論，但連己方今晚約來的六個人，有多少會應邀而來，亦是未知之數。

陰柔手田過客與矛宗直力行，與自己並列道門三大高手，又是一生過命的交情，同屬憂國憂民之士，接到通知，必能共來赴義。凌渡虛名震天下，據說已能水火不侵，先天氣功達到前無古人的領域，如能來助，必成數大增，但此人浮雲野鶴，漂泊無定，是否能接到通知，當純屬命數。雙絕拐碧空晴一身硬功，天生神力，衝殺於千軍萬馬中，斬敵將首級如探囊取物，將爲絕大助力。橫刀頭陀數十年來高踞佛門第一高手尊稱，據稱爲無上宗師令東來之下的第一人，如不能來，勢將實力大幅削弱，其人多年來一直失去踪跡，來的機會實在渺茫。最後就是神秘莫測的抗天手厲靈，據稱此人精研天人合一之道，已達鬼神莫測的無上層次，不問世事，幸而師門與他淵源深厚，但能否前來，仍只是五五之數。但事情已勢在必行了。

想到這裏，心神一動，連忙回轉身來，十丈外站著一個身穿夜行衣的胖子，雖然隨便的站在那裏，但卻如高山峻嶽，使人生出全無可乘之機的感覺。正是陰柔手田過客。

這兩位並列道門三大高手的非凡人物四目交投，如電光相擊，兩人自四十年前相識以來，同由寂寂無名之輩，至躍登一流高手的寶座，多年來出生入死，人與人交往間無可避免的恩怨交織，突然在這一刹那水乳交融，提升到一個

更超越的境界，進入一種超乎言語的瞭解。

韓公度說：「好！」

田過客答：「我來了！」

一對生死之交，在這關頭便顯出他們過命的交情。

田過客跟著道：「直力行也來了，刻下正在山君古廟。」

* * *

韓公度和田過客兩人抵達山君廟時，矛宗直力行正標槍似地站在廟內的山君像前，乍看有如另一尊神像，背後插著一長一短兩枝長矛，他的敵人都知道，這兩枝矛一裝起上來，便可成為一丈二尺的長矛，變幻已盡鬼神莫測之能事，擋者披靡，為使雙頭矛的古今第一宗匠。

矛宗直力行不苟言笑，見到這兩位多年未見的老友，也僅是點首為禮。

田過客咧齒一笑道：「老直你來早了。」

直力行不置可否。韓公度突見故人，便要敍舊，正欲說話，只聽一個聲音遠遠傳來道：「我也早了！」。第一個「我」字似乎仍在十丈開外，一句還未說完，這人便踏進廟門，一臉從容，似乎並沒有走過路，正是早先向無踪遇到的凌渡虛。

韓公度大喜迎上，凌渡虛一擺手道：「韓兄，我等肝胆相照，客氣話，不用再說了。」突然露出傾聽的神態道：「有人正在趕來。」跟著面色一變道：「好驚人的輕功。」話還未完，來人已至廟門外，但又停了下來。

廟內四大高手打個招呼，分立四處位置，作好準備，如來者為敵人，便即撲殺。這些實戰經驗豐富的高手，只一瞬間便已移到最有利的戰鬥位置，在這等高手聯手一擊下，相信來者若能不立斃當場，應可得天下第一高手之位。

廟外的人還未現身，一股强絕無倫的殺氣已從廟門外驚濤駭浪地湧入，廟內四人連忙運功抗拒，形成另一股驚人的氣勢，兩股龐大氣勢一撞，古廟內登時勁氣密佈。

廟外來者開聲道：「如此豈是待客之道！」廟內四人齊吃一驚，此君居然可以在四大高手的壓力下，依然開聲說話，這等實力，確是驚人。

韓公度打過招呼，四大高手齊齊收回功力，這種氣勢的對峙，為精氣神之交鋒，其凶險處，尤勝兵刃往來，故必需較强的一方，才能收勢退開，今日向無踪在凌渡虛的殺氣下，幾乎當場暴卒，便是一例。

一名大漢走了進來，背插雙拐，正是那以背脊撞樹借物傳力，和以暴喝借音傳力傷了烈日炎的高手。

大漢環掃衆人一眼，仰天一陣長笑，道：「我碧空晴今日能與各位朋友一聚，已是無憾。」神態間慷慨縱橫，不愧當世豪士。

韓公度道：「今日得會碧兄，見面遠勝聞名。」原來兩人還是第一次相見。

碧空晴道：「令師兄曾在我面前多次提起韓兄，但始終無緣相遇，不知令師兄近況如何？」韓公度師兄還丹道人，武功雖稍遜於韓公度，但琴棋詩畫，無所不精，又愛喝酒交友，故相識滿天下，備受尊崇。

韓公度面容一黯，答道：「這事不如容後再說。」衆高手齊皆愕然，知道還丹道人已經出了問題。

碧空晴向凌渡虛一拱手道：「如果我剛才要硬闖入廟，一定不會選凌兄扼守之處。」碧空晴光明磊落，對自己的想法不加掩飾，這樣說不啻認為衆人中以凌渡虛為難惹。凌渡虛微微一笑道：「碧兄客氣。」數名高手略一接觸，各人虛實，便已有幾分把握。衆人又寒暄了幾句。

韓公度說：「今晚得各位應邀來此，可見我漢室氣數尚未盡絕。現只剩厲靈和橫力大師未來，但我們已不能再等了。」即以這幾位蓋代高人，聽到此兩人的名字，也瞿然動容。

田過客道：「厲老不問世事，老韓你怎使得他動？」

韓公度正欲答話，碧空晴已一聲斷喝，雙拐在手，一股凜冽之極的殺氣，便向廟門衝去，衆人回頭一看，俱大驚失色，只見一個年約三十出頭，身材修長的男子，一對眼睛精芒隱現，當門卓立，衣衫被碧空晴的勁力刮得獵獵作響。

要知他們這等高手，經多年苦修，已擁有近乎第六感的觸覺，若有人接近，必然早生警覺。他們在江湖裏打滾，屢次死裏逃生，皆倚仗這種超乎平常感官的觸覺。但這年輕男子進入廟門後，他們才有感應，因此碧空晴在大駭之下，才會揮動到他已多年不用的雙拐，只是這件事，已可保證這來客足可以揚名江湖了。

碧空晴見來人在自己的氣勢壓迫下，不但毫不處於下風，還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反擊力，心下更是駭然，不知甚麼地方冒出這樣厲害的人物。其他高手見他年紀輕輕，也不好意思聯手合擊，況且敵友未明，只略略移動位置，防止他逃走而已。

年輕人微一皺眉，碧空晴突然强烈地感覺到他要說話，連忙放緩了對他的壓力。事後他也覺得奇怪，似乎年輕人想透過他心靈感應來通知他一樣。

年輕人壓力一輕，便道：「小子傳鷹，家舅通天厲靈。」說罷便閉口，似乎是惜字如金的人。

韓公度細心打量，這自稱為厲靈之甥的傳鷹，天庭廣闊，雙目烱烱有神，精靈深邃，使人難以測度，相貌特出，一看便知是那種敢作敢為，胆大包天的人。韓公度閱人千萬，經驗告訴他這類是天生正道，但又是靈活多變的才智之士。但唯一不解的似乎是他那種非常獨特的氣質，即以韓公度這老到不能老的江湖道，也感到難以將他分類。

韓公度道：「事關重大，傳小兄有何證物？」形勢極為緊張，若傳鷹不能證明自己的身份，碧空晴將會被迫出手。傳鷹能令這幾位出類拔萃的高手這樣緊張，確是非同小可。

傳鷹從容不迫，一面對抗著碧空晴

的強大氣勢，探手入懷，取出一封信，運勁輕輕一彈，只見那封信疾如離弦之箭飛向韓公度。

傳鷹又再次露了一手，他能在碧空晴的壓力下，運功將信飄飛過去，在衆高手眼內確是不同凡响。

韓公度不敢掉以輕心，張口吹出一道眞氣，信封一伸一張，封口處的火漆便裂了開來，信函亦跌了出來，跟著刀光一閃，一把小刀由田過客手上飛出，一下便把函件釘在傳鷹旁的門上，傳鷹一動不動，就像小刀絕不會飛向他身上似的，鎮定過人。

只見那函件長長的垂了下來，上面寫道：

字奉公度道兄鈞鑒：與兄一別，轉瞬二十一載，終日沉迷鬼神之道，不知世事矣。吾人生快事之一，唯與令師兄把酒鬥藝，回味無窮。昔年曾爲令師兄推算祿命，今年入夏當有一劫，頃接大函，當知天數有定，徒呼奈何。故豈能推托，特命傳鷹此子前來聽命。此子罕世之才，自幼即有奇氣，惜乎天性近道，超乎俗流，不愛世務，但此子勝吾親來，是可預見，他日當知吾言非虛。

厲靈頓首

庚寅年五月寅日於無一齋

衆高手看罷，一齊釋然，碧空晴深深打量了傳鷹一眼道：「小兄果然了得。」

傳鷹微微一笑，儘管得這當代高手如此推許，却仍有點不大高興。

韓公度道：「得傳小兄來助，令我們勝算又增，現在除了橫刀大師，所有人均已到齊，厲老又得傳小兄代勞，相信會更理想。在行動前，首先讓我將來龍去脈說個清楚。」環顧衆人，雖神色不變，都露出注意的神色。除了傳鷹，韓公度有一種感覺，傳鷹並沒有細聽，或許根本不曾入耳，但這時他亦沒有時間深究，連忙收攝起心神，續道：「本人與敝兄數月前因緣巧合，得知累世相傳的戰神圖錄，秘藏於驚雁宮內，並得知取寶之法，便與師兄西來取寶，豈料途中不幸遇伏，敝師兄爲魔宗蒙赤行所擒，小弟倖逃大難。」

韓公度說來雖輕描淡寫，但衆人已能猜想當時戰況之激烈。韓公度和還丹道人均爲一流高手，現今一落敗一遭擒，魔宗蒙赤行的武功，看來除了神秘莫測的無上宗師令東來之外，再難有可與匹敵之人。

韓公度面容轉爲沉重，沉吟一陣道：「我知蒙古國師苦修精神上的奇功，據說其中一種能令任何人吐露深藏內心的秘密，所以敝師兄遭擒，我便知大事不好，連忙運用敝師兄多年來苦心研究的聯絡之法邀約各位。但已被蒙軍早來一步，足見八師巴擅長精神奇功之言，實非虛構。」衆人面上都露出了懷疑的神色，韓公度心中一轉，已明其故，便說：「敝師兄雖知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取寶之法，卻必需精通易理之人，才可明白，而我倆師兄弟中，只有我曾對此道下過功夫，所以八師巴雖能從我師兄身上得悉事情的大概，卻獨不知取寶細節。」

碧空晴道：「戰神圖錄雖爲世代相傳的無上至寶，據稱可上通天道，超脫生死，但傳言誇大，豈能盡信，豈值我等冒上生命之險，加以搶奪，韓兄有以教我。」語氣間已大爲不滿。

韓公度說：「碧兄心懷磊落，不貪寶物，不愧當世傑出名士，小弟欽佩之至。今次我們的目標並非戰神圖錄，而是與之一齊的岳册。」

凌渡虛奇怪道：「岳册爲當年破金名將岳飛，集天下巧手，設計各類戰爭器物，由一刀一劍、戰車，以至戰船，每一樣的詳細製法，分門別類，列成一册。其中又有藏寶圖一張，指示天下四個地下兵器庫所在之地。後岳飛寃死獄中，這岳册便湮沒無聞。如能尋獲，對於光復河山，自然多幾分成數，但岳册歸岳册，與戰神圖錄可說風馬牛不相及，怎麼又會弄在一起？」

韓公度道：「這便要說起這驚雁宮的底細了。這行宮工程浩大，但來歷卻神秘莫測，似乎恒古以來便存在於天地之間。但其底下有一龐大迷宮，殆無疑問。當時曾參與岳册內戰器設計的一代土木巧器大師北勝天，窮一生之力，來研究進入這迷宮之法。」北勝天爲三十年前被譽爲天下第一妙手的土木巧器宗匠，武林中部份著名武器，亦出於他的巧手。

韓公度道：「當時岳册由他密帶在身，三十年前他終於找到開啟之法，便命他當時的唯一徒弟在門外守候，自己單身進入。」衆人聽到這裏，不禁大爲緊張。

韓公度說：「他的徒弟在外苦候了兩個時辰，突然發覺機關發動，整個地下迷宮開始關閉，當門快要關上時，他在入口的間隙處窺見北勝天瘋狂攀繩而上，但已遲了一步。」衆人幻想着當時那慘烈的情景，不禁搖頭。

韓公度續道：「北勝天其時依然清醒，在那一刹那他告訴其徒兩件事，就是迷宮內藏有戰神圖錄，另外就是要他三十年後某日某刻再來開啟，始可進入。此後三個月內，他徒弟試盡種種方法，都不能重開迷宮，始知北勝天所言非虛，便黯然離去。」這件事之離奇曲折，出人意表，傳鷹也露出了關注的神情。

韓公度輕吁一口氣道：「數月前我巧遇這北勝天的徒弟，他已是個垂死的老人，知道我欲反攻復國，便將此秘盡告於我。」

傳鷹第一次主動插口道：「韓先生，只不知某日某刻，是指何日何刻呢？」

韓公度微微一笑，心想連你也要動心了，答道：「便是今夜的寅時，距今還有兩個時辰。」衆人寂然，似乎連呼吸也閉住了。事情的凶險，遠遠超乎各人的想像，儘管能闖得過蒙軍，但迷宮連一代土木機關大師也活活困死，實在更爲凶險百倍，超乎人力的所能控制的範疇。

田過客吁出一口氣道：「所以今夜是勢在必行了，而且蒙軍亦知道這個時刻，必定張開虎口，等我們進入，只不知他們是否知道迷宮入口之處？」

韓公度說：「這就是我們手中的皇牌了。因爲迷宮的入道，亦需易理推算，故敝師兄並不知曉。」

一直沉默不言的矛宗直力行道：「這還有一線生機。」原來衆人都心情沉重，現在見略有轉機，連不愛多言的直力行也忍不住表露心跡。

田過客道：「請讓我問一個問題，既然驚雁宮下有一地下迷宮，爲甚麼不發動人手，向下發掘。」

韓公度說：「我也曾詢問那北勝天的徒兒，據他師父說，這絕不可能，原因有三，首先就是那入口畢直深垂，足證迷宮深藏於地下莫測的深度，第二就是驚雁宮主殿雁翔殿和左右雁翼二殿，以至整個地基，都是一種看來似雲石但又帶有金精烏母那類鋼質的不知名物料所建，硬逾堅鋼，幾乎不可能開鑿。第三就是最神秘的地方，原來驚雁宮上應天的三垣二十八宿，下應地之五行，任何人若要破壞這種規律，必遭橫禍。」說到這裏，衆人只覺愈知道多些有關驚雁宮之事，便愈覺神秘驚險。

韓公度見衆人都陷在沉默裏，便道：「現在離開啟時刻還有個把時辰，我們也應起程了，在路上再和各位研究進入迷宮的策略。」

凌渡虛道：「也好，只不知敵人勢力如何？」要知一場硬仗必不能免，所以敵方的實力，便成最急切的資料。

只聽一個聲音在廟外响起道：「貧僧橫刀，可保證八師巴不能於明天正午前趕來。」一個僧人走了入來，正是號稱佛門第一高手的橫刀頭陀。

橫刀頭陀身材不高，但其氣度沉凝，予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覺。這時他面容肅穆，帶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蒼白，使人心悸。

橫刀頭陀走入衆人之間，環掃一片，便把眼光凝注在傳鷹，傳鷹毫不退讓，和他對視。橫刀頭陀眼中閃過一絲讚許道：「厲施主果然不作虛語，傳鷹你果爲人中之龍。」

傳鷹道：「大師，我在你身上嗅到死亡的味道。」語氣生硬，但內容却是驚人。

橫刀頭陀咀角微現苦笑，將胸前衣襟打開，展示給衆人看，只見在左肩下有一整齊的掌印，略帶暗紅，幾乎連指紋也可看見，非常怕人。衆高手大吃一驚，不知世上尚有何人可以使橫刀頭陀受傷。

碧空晴道：「這天殺的八師巴。」他已從橫刀頭陀的傷勢，認出是八師巴名震天下的滅神掌。橫刀頭陀道：「本人來此途中路遇蒙古國師八師巴，展開決戰，爲其施展變天擊地精神大法，貧僧禪心未夠堅定，被他乘隙以西域秘傳滅神掌所傷，但在貧僧的佛門天一掌反擊下，他亦受了內傷，雖遠比貧僧爲輕，亦必需覓地潛修最少十二個時辰，始能復原，否則功力大減，所以貧僧才敢保證八師巴非到明日正午，不能來此。」當他說到八師巴時，似乎對這死敵也有尊敬的神色。

衆人在這才恍然爲甚麼橫刀頭陀一抵達便這樣說。但一則以喜又一則以憂。今晚八師巴不在，自然勝算大增，但橫刀頭陀受傷甚重，自然削弱己方實力，而且這八師巴居然能擊傷這玄門的絕代高手，實有通天徹地之能，他日終爲大患。

橫刀頭陀續道：「我知道事情緊急，急運佛門捨身大法，壓制傷勢，趕來此地，希望能支持到各位完成任務。」衆人一齊色變。

碧空晴突然上前向著橫刀頭陀恭敬地行了三個禮道：「大師大慈大悲，爲天下黎民，甘捨此身，本人先此敬禮，大師大德，他日自有公論。」原來這捨身大法乃極其兇猛的激發潛力的心法，施法者雖能把傷勢暫時壓制，但當傷勢再發，便回天乏術了。橫刀頭陀這等行爲，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勇行動。

衆人只覺心內升起一團熱火，鬥志高昂，橫刀大師的義行，已然激起同仇敵愾。

地下秘道　奇異迷離

現在離寅時只有一個時辰。

六月二日，丑時初夜，整個留馬平原開始刮着大風，蒙古軍營燈火已較早時稀少，間中傳來馬嘶的聲音。丑時末，羊角聲起，蒙古軍奉大帥思漢飛之命，撤去所有封鎖，開放了所有通往驚雁宮的道路，除了留守幾個扼要的重點外，蒙古軍迅速從宮外移入宮內。轉瞬間，連直通驚雁宮大門的龐大石橋，亦杳無人跡。驚雁宮除了正門燒得獵獵作响的兩個火把外，便全無燈火。整座行宮便像一隻猙獰的猛獸，虎伏在黑夜裏。

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驚雁宮的主殿雁翔殿高約八丈，巍然聳立於整個建築物之上，左右兩偏殿左雁翼和右雁翼，雖較雁翔爲低，亦高出其他建築物兩丈有多，各由一二十丈的長廊走道，連接主殿。三座建築物一主二副，自成一個體系，氣象肅森。除主殿有正門和兩道偏門外，左右雁翼都只開兩道偏門，其中一道通向主殿的長廊，與另一道門遙遙相對。大門均由精鋼打製成厚約一尺的兩扇鐵門組成，中分而開，高兩丈闊四丈，每扇門需壯漢十人，始能推動。現時除了雁翔主殿的正門外，全部偏門均已打開，杳無一人。正是請君入甕。

七大高手一路通行無阻，直抵腹地，正是進來容易退時難。這七人已代表了當今武林的精銳，成功失敗，對當前的局勢，有著決定性的影响。

衆高手心中暗呼不妙，要知若是蒙人實力薄弱，則必需利用驚雁宮的天險，力阻衆人於石橋之外，再以威震天下的騎射，殺敵於平原之上。現在却讓他們長驅直入，不問可知必是心懷不軌，意欲待他們開啟秘道後坐享其成，這樣說他們必是自信有將他們一網打盡的實力。當然也可能是蒙古人低估了他們，但只是那上萬的蒙古精銳，已是可怕之極的力量。

一衝入左雁翼殿，衆人便依原先分配，碧空晴、直力行和傳鷹，守著通往主殿連接著長廊的偏門，橫刀頭陀和凌渡虛，守住相對的偏門，韓公度和田過客往殿心，進行開啟秘道的程序。

原來秘道的機關雖在此，但秘道開啟後的入口卻遠在右雁翼殿內。這對雙方均有不利。在七大高手來說，他們發動機關後，必需通過左雁翼殿的偏門，進入往主殿的二十丈長廊，通過主殿，通過偏門，再經過二十丈的長廊，才能進入右雁翼殿，這是相當遠的距離，在蒙軍威震天下的勇力前，可說是九死一生。

開啟機關和入口並非在同一殿內，亦是大出思漢飛意料之外，使他的佈置稍有失算。

左雁翼殿內一片漆黑，却難不倒這些目能夜視的高手，只要藉著一點微光，他們便能如同白晝般看視。這時思漢飛在離此不遠的一座建築物內，運起天視地聽大法，默察衆人的行動。碧空晴正和傳鷹和直力行一起，守着通往長廊的偏門，傳鷹低呼一聲道：「有人監察著我們。」碧空晴心想：果然是經驗未豐，敵人當然是在虎視眈眈啦！不知傳鷹竟能對思漢飛的天視地聽神功，生出感應。

韓公度將心中已盤算過千百遍的方法，再盤算一次，便運起全身功力，向地面按下，只見平時全無異樣的地面，突然陷下寸許整整齊齊約一方尺的方塊，韓公度只覺極爲耗力，向田過客打個招呼，以兩人數十年生死之交，自然有默契，田過客伸掌按在韓公度背上，內力便源源輸送過去，相等於兩人一齊運力一樣。內力一輸入韓公度體內，韓公度眼前一亮，只覺黑漆的殿內明如白晝，知道是內力增强後視力亦隨之增强的現象，也不打話，便按著特定的序列按下。原來開啟的方法，雖循著某一原理，但仍需按當時天上二十八宿的行度來推演，因天空星宿運轉不停，是故在不同的時刻，開啟的序列便不一樣，所以韓公度的師兄因不懂天星，致不懂開啟之法。

轉眼間，已有八塊方塊先後沉下寸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圖案。韓公度向各人打個手勢，低聲喊：「成了！」就在這一刹那！突然轟轟之聲傳來，偏門外點起成千上萬的火把，照亮了半邊天，七大高手已陷入重重圍困，蒙軍開始以重兵器如長矛、戟、鐵棍、鐵斧等，搶門而進，聲勢驚人。

衆高手也不打話，橫刀大師和凌渡虛棄守他們那邊的偏門，飛鳥般橫過闊有十丈的大殿，與殿心的韓公度會合，撤向碧晴空三人守著的偏門，一齊殺進通往主殿雁翔那條二十丈長的長廊。

長廊其實是以石柱架著上蓋的長長走道，兩邊是大花園，亭台樓閣，好不雅緻，這刻密佈蒙兵，火把通明，整條長廊便光如白日。

直力行一馬當先，背上一長一短兩枝長矛，連接成長一丈二尺的重型攻擊利器，碧空晴持雙拐居左，傳鷹提厚背長刀居右，成左右護翼，跟著便是使劍的韓公度和使鐵棍的田過客在中，持劍的凌渡虛和提刀的橫刀頭陀殿後，七人便如一把利刀，直刺入密佈蒙軍的長廊去。

思漢飛失算的地方，在於誤以爲入口亦在左雁翼殿內，所以蒙軍兵分兩路，全力猛攻入內。現今七大高手一衝出，將猛攻入內的蒙軍反迫出來，成爲混戰的局面，七大高手反守爲攻，力量集中，蒙軍方面的高手一時間反被隔在外圍，急切間難以插手，此消彼長，七大高手形成一條怒龍，衝破重重圍困，迅速越過長廊的中段，殺奔往正殿的偏門入口處。

直力行一馬當先，手中丈二雙頭尖矛，舞得虎虎生風，一時如長江大浪，捲起一波又一波的巨浪，一時幻化出千萬條銀蛇，漫天鑽動。長矛貫滿眞力，一吞一吐間，必有人應矛飛出，中矛者無論任何部位受傷，五臟必被震碎，矛宗直力行的內功路子至剛至猛，無堅不摧。兼且左右兩側有碧空晴和傳鷹護住，使直力行專心於前方，將矛法發揮極致。

碧空晴在直力行的左方，每出一拐，必暴喝一聲，寒敵之胆，他的動作簡單迅快，爽脆有效，以剛制剛，敵人的刀劍一碰上他的雙拐，立被震飛，擋者披靡，被他擊中的敵人；都是全身骨骼碎裂倒飛而斃。碧空晴在驚濤駭浪的攻擊裏，仍然不忘留意傳鷹，這年輕人展開手上長刀，氣象森然，迅如雷擊，寒芒閃動下，必有敵人中刀慘死，悽厲之極。

這時一聲長號傳來，長長的羊角聲內，以不同的長短節奏來傳達訊息，蒙古兵受到指示，頓從混亂的局面裏，重整軍陣，由起先的各自爲戰，變成有規律有組織的雄師，開始向七大高手組成的隊伍，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勢，矛刀劍戟箭，水銀瀉地般强攻入七大高手的陣內，轉眼間各人或多或少都帶了點傷，雖無一嚴重，但因沒有時間運功療傷，所以失血的情形，會因時間的延長而產生致敗的因素。

在蒙古兵滔天巨浪式的進攻下，衆高手沉溺於苦戰中，逐寸逐寸向主殿雁翔推進。田過客和韓公度居中，壓力較輕，但押尾的凌渡虛和橫刀頭陀，卻已到了生死一線的關頭。

凌渡虛和橫刀頭陀，一刀一劍，縱橫馳騁，刀劍刺劈間，生起一股股强勁的勁氣狂飈，彷如無形的利器，鋒芒到處，敵人紛紛倒下，餘下一長廊的屍體，蒙人天性兇悍，殺得性起，便踏著同伴的屍體攻來，戰情激烈，鮮血濺得地上柱上一片片的鮮紅，怵目驚心。

凌渡虛施展絕藝，剛劈飛了一個武藝高强的蒙古兵隊長的首級時，一股强大的殺氣，隨著洶湧而至的氣流，漫天蓋地而來，當中另有一點尖銳之極的寒氣，破空疾至。凌渡虛數十年大小無數次的作戰經驗便在這關頭見到成效，時間已不容許任何遲疑，或是偏頭觀看，他從那點寒氣的位置和攻擊角度，判斷

出敵手利器的來勢和速度。凌渡虛連忙運聚全身功力，硬將身體迅速由左向右移上六寸，橫劍側劈，位置剛變，一枝精鋼打製的鐵矛已貼身擦過，鐵矛還欲變化，正給凌渡虛長劍劈中，被震蕩開去。凌渡虛同時右肩一凉，鮮血四濺，爲了化解這一擊，他也付出了代價，給另一個敵人乘虛而入。

使鐵矛的人低叱一聲，鐵矛又幻化出滿天矛影，凌渡虛眼前盡是銀芒，一束束勁銳的氣流，在空中互相激撞，帶起一陣陣的狂飈，吹得凌渡虛全身衣衫向後飄飛，獵獵作响，滿天矛影，倏地化作一矛，當空刺來，矛未至，一股驚人的壓力當胸襲來，凌渡虛若只謀求躲避，必然先勢盡失，長矛受氣機所牽引，追擊而來，豈能僥倖。

凌渡虛別無選擇，停了下來，卓立長廊中，和殺往主殿的其他人迅速拉開了一段距離，轉眼間大家的視線，已被黑壓壓的蒙軍所隔，在這刀光劍影的戰海內，每一刻面對的都是生與死的掙扎。

凌渡虛收攝心神，累年的苦修使他瞬即進入寂靜的極致，漫天遍野的矛影，便如魔法幻象，不能使他絲毫動心，天地間現在只有他和這面前的持矛敵人，斷殺的聲音，鮮血的飛濺，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生榮死辱，均無關重要。

凌渡虛和持矛人所產生的强大氣流，把其他人都迫在三丈開外，現在，再沒有人可以插手到他們中間。

驚天動地的一擊，像惡龍一般刺來，長矛凌厲的速度，落在凌渡虛的眼中，卻是緩慢之極，他可以看到長矛由慢至快地向他刺來，在空中劃出一條超乎了任何世俗之美的弧線，凌渡虛待長矛推至身前十尺，才長嘯一聲，四尺青鋒，閃電擊出。

劍鋒與矛尖，擊在一起，產生出一種絕非金屬相觸那種應有的聲音，而是沉鬱之極的一聲悶雷，全場皆聞。凌渡虛身如觸電，長劍寸寸斷碎，凌渡虛厲嘯一聲，側身橫衝出長廊，硬生生在重重蒙古兵叢中，殺出一條血路，刀劍招呼到他身上，都給他硬以手腕震開，直向後宮千里崗的方向撲去，蒙軍頓時一片混亂，號角聲此起彼落，顯然已有蒙人追去。

持矛者在矛劍交擊後，向後一連退後了十多步，地上留下一隻一隻的脚印，面上一片灰白，正是與魔宗蒙赤行、國師八師巴並列蒙古三大高手的思漢飛。他揮手招來宿衞軍統領赤扎力到身邊道：「他五臟已碎，命不久矣，現在我不能移動，必須就地運功療傷，你代我指揮吧！」說完吐出一口鮮血道：「眞是高手！」今晚敵勢之强，大出他意料之外，不禁暗罵八師巴姍姍來遲。

這時其他六人攻至進入雁翔主殿的偏門前，矛劍相擊的悶雷聲剛好傳來，衆人心中一凜，估計是兩股無堅不摧的驚人眞氣相擊的結果，這類交觸全無花巧，生死立判。跟著凌渡虛厲嘯傳來，由近迅速去遠，聲音啞竭，顯出受了嚴重內傷。這時蒙古軍已重整陣脚，戰況加劇，衆人自顧不暇，那能分神察看，樂木溫等蒙古高手亦加入攻擊，壓力倍增。

矛宗直力行奮起神威，矛起矛落，守在偏門的十來個蒙古大漢，紛紛被挑飛，無一活命，正欲搶攻入門，一股凌厲之極的殺氣，衝門而出，令人幾不能呼吸，兩枝長戟閃電擊出，直力行心中一震，連忙使出仗以成名的瘋魔上天下地一百零七擊，旋風般向敵人捲去，只要敵人稍有不支，雙尖矛便會無孔不入的把敵人當場刺殺。但見雙戟忽上忽下，刺劈無定，堪堪將自己抵擋住，後面的人給自己一阻，不能前進，這人便這樣硬生生將六大高手擋於門外。這使雙戟的人身穿蒙古大將袍服！甲胄鮮明，正是蒙軍名將博爾忽。

傳鷹見勢不對，低喝一聲，厚背長刀帶起一片寒芒，迫開身前蒙兵，向直力行招呼一聲，便向博爾忽衝去，迎頭一刀痛擊，直力行何等樣人，硬是將滿天矛影收回，與傳鷹移形換位，塡補了他的空檔。

傳鷹這一刀捏的時間大有學問，顯出他不愧厲靈所推崇的罕見的奇才，一刀劈落，恰好是博爾忽硬架了直力行一下重擊之後，心浮氣躁、新舊力交替的一刹那，博爾忽也極了得，不愧蒙古三大高手下聲名最顯赫的人物，立時雙戟一變，迎上傳鷹那鬼神退避的一刀。

博爾忽震駭莫明，傳鷹雖只是一刀之勢，竟如千軍萬馬，泰山壓頂般劈下，殺氣嚴霜，整個人竟如入冰窖，呼吸困難，心中閃過一個念頭，發覺這青年比名動武林的矛宗直力行，更爲可怕。

那一刀在空中循著一條奇怪的曲線軌跡劃來，雖是瞬眼之間，但刀勢每次轉換方向時，刀勢都突然加速，而所帶動的氣流更趨强勁，但在外人眼中，不過是刀光一閃而已。

博爾忽發覺自己完全被刀勢所籠罩，即要退避也屬絕不可能，雷霆萬鈞的一刀，終於劈在雙戟交加相架處。

突然間，天地似乎完全停頓，大將博爾忽前後脚弓字步蹲低，雙戟架起傳鷹的長刀，兩人四目凝視，如電火相擊，逐漸博爾忽眼神轉暗，額上髮際一直至下巴之處現出一條血痕，向後便倒，手上還緊握雙戟。但傳鷹那長刀殺氣，已深深劈入了他的頭內，呈現在他那痛苦的眼神中。傳鷹的刀法，已達到了曠古絕今的大家境界。

博爾忽的屍體還未著地，傳鷹一脚便將他踢飛，衝入門內。衆人跟著撲進。橫刀頭陀的大喝一聲，留守偏門斷後。

傳鷹、碧空晴兩人當先衝入，直力行居中，田過客和韓公度殿後，一進殿內，衆人齊齊一震，偌大的空殿內空無一人，只有隆隆聲响，通往右雁翼殿的偏門那兩扇兩丈高的大鐵門，正在由外而內，被十幾個蒙古軍推動著，緩緩關閉，門扇間只餘下約兩尺的隙縫，殿外火把的光芒透了進來，隨著雙扇門的合攏，火光迅速消失。衆人大呼不妙，一

齊撲去，眼看已來不及。

碧空晴震天轟地一聲暴喝，關門的蒙古兵一楞，才繼續關門。就是一刹那緩衝，決定了將來命運的發展。

碧空晴將身法提到極限，超前而出，這時離開正在合攏的偏門還有三丈的距離，剩下只有三四寸的空隙，火把光芒變成一條紅線透入，在漆黑的殿內，份外惹人注目。

碧空晴曲膝下撲，當上身離地只有半尺時，屈曲的雙腿全力一撑，整個人由地上斜標而上，雙拐在前，炮彈般撞射向剛關閉得只剩一絲光芒透入的大門去。

大鐵門高兩丈闊四丈，鐵拐驚天動地的擊中鐵門，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的震天價响，在驚雁宮內的每一個人，都震耳欲聾。調息中的思漢飛，也給驚醒過來，今晚敵方盡爲不世豪雄，自己雖高手如林，兵精將强，戰果仍是勝負難料。

大震的同時，兩扇需十數名壯漢才推得動的大鐵門，轟隆一聲反拍出外，正在推門的蒙古大漢，十數人無不震飛開去，血流七孔。

碧空晴亦給反震之力，彈得倒飛而回，一個觔斗，就在向外衝出來高手頭上跌回殿心，眼耳口鼻都溢出了鮮血，形相悽厲。

横刀頭陀手持戒刀，横門而立，身上滿是鮮血，已不知是自己的還是别人的血給濺在身上。這位玄門第一高手，展開刀法，森寒的刀氣，把偏門封閉起來，一夫當關，硬生生承受起蒙人的瘋狂進攻。赤扎力和樂木溫亦加入奪門之戰，狀若虎羣。

赤扎力手提大槍，突然在一個非常刁鑽的角度，閃電刺來，危急下横刀頭陀也不及回刀反擊，施展開佛門無上手法，一抄便握著槍頭，赤扎力大驚，全力運勁回拉，這人亦是蒙軍中有數高手，僅次於博爾忽之下，這一拉實在非同小可。横刀頭陀一手運刀，施展出一套細膩之極的刀法，把樂木溫迫在刀光之外，另一手暗運內力，從中震斷，赤扎力一拉拉空，自己的勁力倒撞回來，登時蹬蹬的向後退開，把後面的蒙人撞得東倒西歪，一口鮮血噴了開來，坐倒在地。

横刀頭陀把震斷開來的半截槍鋒抓在手裏，反手一挺，穿過樂木溫重重刀影，貫穿了這蒙古猛將的前胸，樂木溫大叫一聲，當場斃命。衆蒙軍大駭退開，横刀頭陀卓立門前，狀若修羅。

横刀頭陀卻是有苦自己知，剛才運力斷矛，搏殺樂木溫，已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忽感一陣力竭，知道與蒙古國師八師巴一戰的創傷，雖然以捨身大法强壓傷勢，但一夜苦戰，現在已油盡燈枯，隨時倒斃，再無抗敵的能力，決意以身殉義，强提一口眞氣，催激起生命的潛能，運聚佛門無上神功，全身泛紅，隨又轉白，白又轉紅，次數愈來愈頻密，形貌詭異。

號角吹起，蒙軍再次發動攻勢，當先領前的一個千夫長，勉强提刀搶入，試探的一刀當頭向横刀頭陀劈落，横刀頭陀靜如山嶽，瞪大雙目，千夫長一陣心悖，硬著頭皮全力劈下，一下便斬在横刀頭陀的禿頭上。

刀切頭上，突然間，横刀頭陀整個身體爆成一團血霧，覆罩著門前三丈見方的區域，數十個在血霧範圍內的蒙兵，都給爆發所形成急竄的眞氣活生生震斃，一代高手横刀頭陀煙消雲散，不留半點痕跡。

思漢飛剛剛趕到，看見這悲壯的一幕，不由面色發白，喃喃道：「破精自絕大法。」身旁的其他蒙古將領，均已色變。原來這破精大法，乃是來自天竺的秘傳絕技，可使人精血爆炸而亡，下乘者，自裂血管，好像横刀頭陀爆成一天血霧，傷敵於無形，乃最高之境界。

思漢飛暗提眞刀，發覺一番調息後，功力已回復七八成，暗喜又可以出手了。這思漢飛眞不愧高手，在搏殺了當代高手凌渡虛後，這麼快便幾乎完全回復過來。

這時剩下的傳鷹、直力行、田過客和韓公度，已逼至離右雁翼殿的進口約四丈處，碧空晴並沒有跟來，看來是凶多吉少。

蒙古軍的攻勢有增無減，這些起於漠北，性情好鬥，勇猛善戰的塞外民族，血腥激起凶性。他們一生人都在戰爭裏長大，實戰經驗舉世無雙，不顧性命的攻來，實在非常可怕。錯非衆人均爲不世高手，氣脉悠長，換了一般好手，不待被殺，早已力竭氣絕而亡。

韓公度轉作殿後，手上舞出萬道劍氣，掩護着衆人的後方。眼前盡是一撥一撥悍如猛虎的蒙古人，鋒利的兵刀劍戟，在火光下耀目生輝。在重圍外約十丈處，一個面目嚴峻的黑衣老叟，躍起半空，迅速在密壓壓的蒙兵頭上越過，凌空向自己撲落，正是白道中人聞之胆喪的畢夜驚。

畢夜驚身在半空，迎著韓公度刺來的一劍，迅快無匹的一掌拍在劍身上，借力又再躍上半空。别小看他這一拍，卻是畢身功力所聚，名爲天魔擊三大散招，可以藉躍起凌空之勢，把功力分三次提升，一次强似一次，凌厲之至。韓公度只覺眞氣幾乎爲他拍散，暗驚這魔頭的蓋世功力，說時遲，那時快，畢夜驚第二擊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拳直擊下來，剛好打在韓公度刺來的劍身上，借勢又飛上半空，高達六丈，身形在空中一個盤旋，第三次撲下來，雙手齊擊。韓公度這時便等於站在一個風暴的中心，又如驚濤駭浪中一葉小舟，隨時有覆舟的危機。

韓公度勉强抵過他第二擊，血氣一再浮動，他吃虧在一面要應付蒙兵的狂攻，同時間亦要抵禦這蓋代魔頭。當機立斷，一躍而上，全力向如惡鷹下撲的畢夜驚迎了下去，劍聲風雷隱動，一道長虹，直擊畢夜驚。

畢夜驚雙手突然幻化出漫天爪影，刹那間劍爪互擊了七次。畢夜驚借力飛開。韓公度提氣縱躍，便想尾隨傳鷹等人而去，身還在半空，一枝長箭不知從

甚麼地方射來，疾如閃電，絲毫不帶半點風聲。寒芒一閃，長箭由韓公度背後穿入，由前胸帶出一蓬血雨，飛插在附近一棵樹幹上，露出的箭尾還在顫動，勁力和時間的拿捏，無懈可擊。一代高手，在冷箭下被殺身亡。

畢夜驚回頭一望，只見顏列射卓立十丈開外的一個亭上，專心運氣調息，剛才一箭，消耗了他大量眞力和精神。

畢夜驚還在思索，一股殺氣舖天蓋地而來，急忙回身反擊。只見矛宗直力行面容肅穆，形如銅鑄，將攔在面前的蒙軍紛紛挑殺，接著一矛接一矛向自己攻來，每一擊都是只求傷敵，這樣的伕，如何能打，畢夜驚腳下節節後退，轉瞬兩人已退出長廊，在花園內展開生死決戰。

田過客已知直力行心意，韓公度一死，他已下了拚死之心，要爲摯交之死取回代價，況且敵方高手如雲，假若直力行與自己放手大開殺戒，牽制住敵方的主力，傳鷹在壓力減輕下，或可趁機進入秘道。

田過客向傳鷹打個招呼，回身殺返敵方人海之內。傳鷹展開身法，直撲入右雁翼殿內，一面重溫著韓公度所傳授進入秘道的法則，內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所有並肩作戰的戰友均已離他而去，由這一刻開始，他便要孤軍作戰。整件事的成敗，變成了他肩上的責任。

＊　＊　＊

傳鷹一撲入右雁翼殿，只聽一聲大喝道：「停住！」

傳鷹停在門前，只聽轟隆轟隆之聲在身後響起，大鐵門已開始關上，但傳鷹又勢不能躍出去，以他的身手，雖可以及時穿門而出，但大門關上，出去後便欲進無門，一切的犧牲，完全白費，所以無論留在殿內如何凶險，他也要留下來應付。

身後的鐵門轟然一聲關上，整座大殿頓成密封，超過三十個以上的箭手，分佈在最有利的位置，箭頭都指向自己，一個書生打扮的中年漢子，站立在另一道亦已關閉的偏門前，後面一排的站著七名蒙古大漢，手上拿著各種不同類型的兵器，蓄勢以待。

傳鷹施展內視之術，暗察自己的體力狀況，發覺已接近透支的階段，實在不宜浴血苦戰，但看情形亦不由自己去選擇，中年書生本身已是個高手，加上身後七名猛將和三十名箭手，這場伕看來有敗無勝。況且要搏殺這等敵人前，還要先在這毫無遮蔽的空殿內，憑單刀應付威震天下的蒙古箭術，想想也令人沮喪萬分。

傳鷹以最快的速度打量右雁翼殿內的形勢，正如韓公度所描述的，通往迷宮的九個入口已出現，每排三個，整整齊齊的排列在大殿的中心，每個入口約有一丈的距離，裏面黑沉沉的，便像通往幽冥的無底深潭。傳鷹知道只有其中一個才是眞正入口，而這秘密，亦是現時唯一可倚賴的本錢。

殿中形勢壁壘分明，傳鷹孤單立在近門的一邊，另一邊門前是中年書生和他背後的蒙古高手，箭手以書生爲中心，於兩邊伸出作扇形的分佈，彎弓搭箭，瞄準傳鷹，對立的兩邊對手之間，是九個深不可測的地洞，大殿與外界完全隔離。

中年文士眼中寒芒閃動，傲然道：「本人崔山鏡，受命當今皇帝之弟思漢飛，全權在此負責。」說到這裏，停了下來，很仔細地觀察傳鷹每一個表情，以找出傳鷹的弱點，加以利用和進擊，不戰而屈人之志。

傳鷹面上不露半點表情，似乎就這樣站上一日一夜，也不會氣悶，崔山鏡暗忖此子心機深如大海，有異常人，一般人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是惶急不安，又或急謀應變，絕不似此子之鑾不在乎。

崔山鏡面容一整，提高聲線道：「閣下身陷重圍之內，絕無生理，即使閣下盡殺此殿內之人，但我方援軍轉瞬即至，閣下仍是毫無機會，不如來個交易，若閣下坦告進入地下迷宮之法，本人代表皇爺保證閣下在絲毫不損下，離開此地。」

傳鷹大動腦筋，盤旋著種種應付之法，忽然看到崔山鏡後的蒙古高手，聽到崔山鏡以他的安全離開來作交易，都露出不滿的表情。傳鷹估計這批蒙人，必是因爲自己滿手都是他們族人的鮮血，自是欲置己於死地而後快。見崔山鏡讓自己離去，當然不快。其實這也要怪崔山鏡平日心高氣傲，除了思漢飛等有限幾人外，可說目無餘子，與其他蒙人的關係並不和睦，加以蒙人一向看不起漢人，大家之間的歧見與日俱增。在這千鈞一髮之時，缺乏了解和默契。

傳鷹心中一動道：「崔兄你有何方法保證你的承諾？」

崔山鏡見傳鷹語氣大有轉機，喜道：「這等事必在事後始能證明，但我願聽閣下的提議。」

傳鷹道：「現在此殿大門緊閉，如若崔兄你食言反悔，我實在插翼難飛。崔兄如有誠意，何不馬上命人打開我身後大門，我立即揭露進入地下迷宮之法，到時就算崔兄出爾反爾，我也有一線逃走的機會。」傳鷹這提議非常高明，崔山鏡如果連這樣也辦不到，便足見毫無誠意了。

崔山鏡略一沉吟道：「這個使得，閣下請走前五步，免得一開門便讓你逃之夭夭。」

傳鷹心下暗喜道：「我便走前五步。」說罷向前大步踏出，走了五步，離開最近那一排的三個三尺見方的入口，已縮短至兩丈許的距離。

崔山鏡眉頭一皺，傳鷹的步伐似乎大了一點，但自恃己方箭手如雲，深信傳鷹如有異動，必能早一步將其射殺。

崔山鏡向身後其中一名武士打了個手號，命令此人利用定下的傳訊方法，藉敲門來通知殿外接應之人，打開傳鷹背後大門，那知那名負責傳訊的武士一動不動，崔山鏡心知不妙，一直以來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傳鷹身上，到這刻才看出身後蒙人不妥。

崔山鏡亦是老謀深算，當從思漢飛手上接過這項任務時，同時求得軍令虎符，以收指揮之效。這當下見使不動身後蒙人，自然伸手入懷，便要取出軍令。

傳鷹見他探手入懷，豈容他有喘息之機，就在這微妙的一刻，一提氣便向殿心的九個入口撲去。

衆箭手齊齊一愣，不待崔山鏡發令，箭矢齊發，傳鷹名符其實變成衆矢之的。傳鷹這一手漂亮之至，他利用了蒙人和崔山鏡的矛盾，製造出一種巧妙的形勢，使敵方不能上下一心，對付自己，而且藉著與崔山鏡的交易，縮短了與進口之間的距離，令他撲進入口的成數倍增。而崔山鏡探手入懷的刹那，正是蒙人這個嚴密陣勢內僅現的一絲空隙，稍縱即逝。錯非傳鷹這類人物，定難加以利用。

箭手發動的時間，慢了一線，傳鷹閃至離最近那一排入口丈許處，勁箭才射到，這批箭手確是一等一的精選，箭矢籠罩的範圍，單以傳鷹爲目標，而是根據他推進的路線和速度，施放利箭。假若傳鷹現在後退，所有勁箭都會射空，當然又回復到剛才對峙的局面了。所以在外人眼中，現時射向傳鷹的利箭，大部份似乎都是集中在傳鷹身前的空間，但對正要迅速越過這二丈距離的傳鷹來說，每一箭都正好封住了自己的進路。

傳鷹身子一曲，整個人蜷作一團，右手長刀，左手同時抽出一把長約半尺的小刀，左右手交叉揮舞，化出萬道寒芒，護著全身，同時蜷曲的身體，像圓球一樣，在地上滾向九個入口正中的那一個。

一輪金鐵交鳴聲，勁箭一撞上刀幕，都給震得倒飛開去，傳鷹絲毫無損，已滾至中間的入口之旁。

這種動作全賴一口眞氣，最是損耗眞元，尤其劇戰之後，這等損耗，更是傳鷹負担不起，他現在已是强弩之末。

他連喘息機會也沒有，兩道勁氣，一上一破空而來，傳鷹反滾向後，剛站直身子，崔山鏡一對判官筆，像兩條毒蛇般插來，他身後的七位蒙古高手，已空羣而出。

在這要命的一刻，軋軋聲響，九個地道的入口，一同緩緩關閉。

傳鷹提刀欲劈，忽然一陣心悸力竭，知是自己耗費過鉅，接近油盡燈枯的階段。傳鷹當機立斷，左手運力一擲，寒芒一閃，短刀向崔山鏡電射而去。

崔山鏡雙筆一架，噹一聲擋飛傳鷹擲來小刀，身後高手紛紛圍在中間的入口前，把傳鷹與入口阻隔開來。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蒙方高手包括崔山鏡在內，似乎都認定傳鷹是要進入中間的入口，所以誓要阻止他進入，他們所有的行動，都是針對這假設來施行。

這時九個入口只剩下尺許的空隙，看來大家誰也不能入內。突然傳鷹一陣長笑，崔山鏡心知不妙。

傳鷹迅速向左後方的入口，趁還有那尺許的隙縫，一溜煙躍了入去，秘道轟的一聲，全部關上，餘音響徹全殿。

原來剛才蒙方衆人，在傳鷹一發動時，都强烈感覺到傳鷹要進入的是那中間的入口，豈知全給傳鷹愚弄了。傳鷹在這樣的勢下，仍能翻雲覆雨，爭回主動，確是不世之才。

＊　＊　＊

傳鷹跳下秘道，上面入口立時關閉，眼中盡是漆黑一片，傳鷹雖有夜視之能，但仍需借助微弱的光線，便好像貓眼一樣，將光度擴大，所以能在黑夜中視物，但這裏深入地底，所有光線全被封閉，所以傳鷹眼力雖遠勝常人，也睜目如盲。

傳鷹一直下墜，估計已跌了約十五丈的距離，他身內不斷運轉眞氣，提氣輕身，一面運功護體，希望不要這樣跌斃。他隱隱覺得，如果便這樣摔死，這個設計便太沒道理了。至於能否重返地面，他反而毫不在乎，對他來說，活在外面和在裏面，究竟孰優孰劣，也難下定論，甚至生和死，在他亦不外如是。反之，這神秘莫測的地下迷宮，正代表著一個夢想的追求，與其平凡終老，倒不如探索一下這充滿恐懼的「未知」，這便是他毅然跳下來的原因，至於岳册和戰神圖錄，只是一個附帶的任務罷了！

突然間，傳鷹跌在一個網上，網的彈性極大，他只覺身體觸網時，先是向下沉落半丈許，跟著整個人便被反彈之力，抛上半空，如是抛上抛落了幾次，傳鷹整個人便横躺在網上。傳鷹一動不動，閉上雙目，反正睜眼或者閉眼，在這樣漆黑的環境裏，分別不大。他不停運轉體內的眞氣，希望能養精蓄銳，應付即將來臨的變化。整個人的精神開始向下沉去，進入一種似睡非睡，物我兩忘的通泰境界。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傳鷹功行圓滿，比之進入驚雁宮前的狀態，更爲優勝。知道經過了先前的浴血苦戰，功力又精進一層，身體的多處刀傷，均已結焦，無甚大礙，他醒轉過來後，第一件事便是反手觸摸著負起他全身重量這張大網，只覺是由無數縱橫交錯，粗如兒臂的繩索所編成，質料似絲非絲，也不知是甚麼原料，但卻極具彈性，難怪能令他夷然無損，當然換了跌下來的是個不懂武功的普通人，必難逃頸斷骨折之禍。

傳鷹取出一個銅錢，便向下抛去，銅錢很快便與地面相觸，先是一下很低沉的聲響，跟著便是銅錢在石上滾動的聲音，聽來極是平滑。傳鷹爬至網邊，估計一下距離，翻身而下，落下了丈許，雙脚觸著實地。

傳鷹深深吸了一口氣，空氣尚算清新，不禁大感奇怪，在這密封的地下十五丈的地方，竟然有清新空氣，這似是絕無可能的。

跟著他開始向地上搜索，很快便找到了一條接近腐朽的粗長麻繩，略一估計，竟有十五丈過外的長度，剛才銅錢剛好跌在繩上，難怪會發出那樣低沉的聲響。傳鷹估計這定是當年北勝天用以

上落這深洞的工具，可惜其時尚差少許，洞門便已關閉，使一代土木大師長留於此，當然，這也可能是他傳鷹將來的命運。

傳鷹强忍著打著火摺子的衝動，因為他身上只有四把火摺，最多可以支持二至三個時辰的時間，實在不宜浪費，其次，他直覺感到這裏並非毫無生命，若有甚麼奇禽異獸，只要他一亮火摺，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他一緊手中長刀，開始對四週漆黑的環境加以細察。

傳鷹慢慢以自己為中心，轉著圈子，忽然停了下來，他依然看不見甚麼，只覺這個方向的空氣，似乎更為清新，這「清新」並不是誇大的形容詞，而是傳鷹確確實實覺得這處的空氣，使人精神奕奕起來，環境似乎並不太惡劣。

傳鷹取出火摺，這時他必需照亮當前的環境，才能決定行止。火光很快便照亮了整個空間，即管傳鷹很有心理準備，還是給嚇了一跳。在火光掩映下，他看到自己處身在一個大得嚇人的空間內，驚雁宮的雁翔主殿，已算是壯麗之極的建築，但比起傳鷹現在所處的環境，卻是小巫見大巫。

傳鷹高舉火摺，向上照耀，只見離地丈許有個似是銀灰色的大網，整整有六、七丈見方，透過網照上去，火光已照耀不到，但傳鷹眼力異乎常人，知道頂部離他所置身處最少有十五丈高，比雁翔殿高出一倍有多。頂部的中間有一個四方洞，丈許見方，顯然是自己跌下來的入口。

傳鷹開始觀察周圍的環境，自己正站在一個底部呈方形龐大無比的大殿內。一邊的牆上有一個很大的圓形，上面雕刻了很多圖案和花紋，因現時他站在殿心，離任何一邊牆最少有二十丈遠的距離，所以並不能看清楚是甚麼內容。另外三邊牆，每一邊牆都平均的分佈了三道門，每一道門都是深深沉沉的，叫人看了頭痛，生出了歧路亡羊的感覺。殿中心的網，四隻網角每一隻都給一條同一質料的長纜，斜斜四十五度角向上伸展連繫至大殿的四個角落，給人一種很怪異的感覺。

傳鷹自幼苦修禪定，心靈堅如鐵石，也不急於察看那九道門戶，反而先去觀看那沒有門戶卻刻了一個巨大圓形的牆。

在火光照耀下，那圓形的直徑最少有五丈，正正在牆的中間，傳鷹細看之下，竟是一個星圖。對於天文，傳鷹可以說到了宗師的地位，他除了盡得舅父厲靈的眞傳外，對這無邊宇宙的興趣，比之對武道也是不遑多讓，所以的確下了一番苦功去觀察和翻閱典籍，但這一看之下，幾乎汗流浹背。

只見圓形內星羅棋佈，滿是星點，其中有十數粒比例上特大，傳鷹認出其中七粒是日月五星，但其他的幾顆，傳鷹簡直聞所未聞，這些較大的星，都刻有粗幼不同的線條，顯示它們在天空的運行軌跡，形成一個又一個交叠的圓，煞是好看。星圖上除了傳鷹熟悉的三垣二十八宿外，還有無數其他的星宿，很多都是不見於典籍記載中，星圖圓形的邊上，刻有不同的度數和怪異的名稱，亦是聞所未聞，看在傳鷹這精於天文的專家裏，只覺頓時開闊了整個天地，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內。傳鷹不禁興起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觸。

大殿突然回復伸手不見五指的深黑，傳鷹暗罵一聲，便想取出第二個火摺點燃，還未拿出來時，忽然停止了動作，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放棄了繼續觀看星圖的慾望，轉往探求更多有關這地下迷宮的秘密。

傳鷹憑著剛才的觀察，摸黑去查探九道門戶，經過了一番推斷，他終於選定了面對星圖那面牆正中的門戶。原來當他站在那門戶前，特別感到有一股其他門戶所無的濕潤之氣，一種勃發的生機在內，呼之欲出。

他燃點起第二個火摺子，只見眼前現出一條長長的廊道，以三十度角不斷向下延伸，在火光的照耀下，漫無盡頭，像是一直通向幽冥，傳鷹一聲長嘯，回聲在整座大殿和面前的走道內激蕩，隆然有聲，極是驚人，傳鷹大步前行，走入廊道內，一直向下走去。

＊　＊　＊

巳時初，距驚雁宮之役已有三個時辰。

在右雁翼殿內，思漢飛面色煞白，卓立殿中，凝視著地面，似乎要透視地內的玄虛，在他旁邊，站著一個身穿紅色袈裟的光頭喇嘛，身材比思漢飛還要略高，面色白裏透紅，看之如三十許人，面貌俊偉，有一種近乎魔怪的男性魅力，雙目開闔間精光若現若隱，直望進人的心裏去，天庭廣闊，站在那裏便有一種出塵脫俗的味道，其風釆不讓思漢飛專美。

兩人旁站著崔山鏡和畢夜驚，兩人對那喇嘛頗為忌憚，神色微覺不安。赤扎力和顏列射兩人站在另一邊，赤扎力面色慘白，顯然內傷未癒，顏列射面色紅潤，春風得意，當然是為能射殺韓公度而躊躇滿志。

這時只見一個蒙古千夫長走到思漢飛和那喇嘛面前，竟不先向思漢飛行禮，一跪便跪倒在那喇嘛腳下，行了大禮，這才起身轉向思漢飛敬禮，眾人也不覺有異。

思漢飛揮手示意，千夫長便報告說：「清點傷亡的報告經已完成，我方陣亡者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傷四十五人。」頓了頓，似乎有些猶豫道：「傷亡報告其實在兩個時辰前便早已完成，但花了很多時間，搜遍全宮，也找不到敵人的屍體。」

除了那喇嘛外，各人均面色一變。顏列射更是心急，道：「韓公度為我親手所殺，屍體怎會逃走？」畢夜驚眼光射來，顯然是怪顏列射將殺韓公度的功勞，完全歸在自己身上。

思漢飛道：「橫刀頭陀施展與敵偕亡的破精自絕大法，屍體化為血霧，可以不提。凌渡虛為我震碎內腑，亦絕無生理，雖能逃離此地，但大去之期已是旦夕間事。田過客為我所傷，卻為矛宗直

力行所救，闖出重圍。那進入秘道的人物，亦可以不論。韓公度已死，這是絕無疑問。剋下只剩下一個碧空晴，在震開鐵門後，便一直不見影踪，韓公度屍體失踪，當與他有關。」此人不愧智計絕倫，推論一番便把整個形勢分析得一清二楚。

這時一個工匠模樣的人物走上前來，見禮後道：「皇爺，我們經過三個多時辰的探測，肯定此處的地下五丈內均為實地，絕非任何空間地道，況且地下的石質硬逾精鋼，難以開鑿。」

思漢飛轉向崔山鏡道：「崔先生，你對此有何意見？」

崔山鏡面色陰沉，顯然因被傳鷹得進秘道而大為沮喪，聞言道：「皇爺，這其實已在本人計算中。要知道這驚雁宮一土一石，無不巧奪天工，當日我們窮七日七夜之力，遍查各處，尤以主殿雁翔和左右雁翼，所花功夫最多，但亦一無所得，今日只不過是重覆當日的工作。」

畢夜驚道：「難道地下的秘道，突然消失？」

思漢飛道：「這驚雁宮處處透著神秘，如果九條秘道突然消失，我是會毫不驚奇的。」說完轉頭望向那靜立一旁的喇嘛，肅然道：「國師，請你指點。」

原來此喇嘛竟是威震當世的蒙古國師八師巴，已居宗師身份的橫刀頭陀便可說因他而死。現在只是巳時初，八師巴竟比橫刀頭陀保證的午時早到了一個時辰，橫刀頭陀顯然低估了他。

八師巴道：「我未進入這驚雁宮之前，曾經以密藏無上心法，默察這驚雁宮的氣運，竟然感到一股非常巨大超乎人力的自然力量，與這驚雁宮的一草一木，混成一體，非人力可以破壞，所以這開鑿地底之法，既浪費人力，又必徒勞無功，可以取消。」這八師巴聲音柔和，非常動聽。

赤扎力道：「國師深語天人之道，話中自有至理，況且據說這秘道三十年才開啟一次，那進入秘道之人，無疑自殺，所以比對來說，我方雖然痛失博爾忽大帥、樂木溫副統領和千餘近衛，但若漢人武林從此一蹶不振，他們的犧牲仍然有價值。」這次漢人盡起武林中最精英的份子，假如不能得到岳册，任務當然是失敗了。是故衆人皆點頭稱是。

思漢飛見赤扎力沉吟不語，奇道：「國師必是另有高見，便請賜告。」

八師巴道：「我曾推算該名漢人進入秘道時之天象，以驚雁宮之地平線為經，以當時周天三百六十度的黃道為緯，木星剛臨中天，火星距木星一百二十度，正由東方升起，土星正於西方落下，距木星亦是一百二十度，三顆行星的角度相加，剛成三百六十度，如果將這三顆星以一條線在天空連起，剛成一個等邊大三角，這是極端吉兆，據我推算，這人進入秘道必有奇遇。」衆人愕然。

思漢飛深知八師巴精通以天道推算人道之術，語出必中，連忙道：「國師，既然如此，不如我盡起精銳，誓殺此人，以免岳册落入敵手。」

八師巴道：「岳册毫不足懼，宋室氣數已盡，豈是區區兵刃利器巧藝可以挽回。反而此子確是非凡，先能搏殺博爾忽，後又能於天羅地網中逸入秘道，而據崔先生所述，此子必曾有心靈上修練，如被其取得神秘莫測之戰神圖錄，必成心腹大患。」

說到這裏，八師巴環顧衆人，目射奇光道：「我將召來座下四大弟子，漢飛你佈下籠罩此地方圓三百里的偵察網，運用所有力量，一發現此子，當即以最快方法，告知於我，我將親率座下弟子，追殺此子。」

思漢飛謝道：「得國師指點，此子出困之日，便是他授首之時。」

八師巴摸一摸懷中，正是那把傳鷹進秘道前飛擲崔山鏡的小刀，給八師巴收起了，八師巴心想：藉著這把小刀，便可以與它的物主建立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兩人的鬥爭，亦將開始。

* * *

八師巴緊握小刀同時，傳鷹亦同時感覺到八師巴，他自然不知這是誰，但卻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似乎正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加以入侵，傳鷹急忙集中意志，緊守禪心。這時他手上的第二個火摺子已熄了，長廊似乎仍未有盡頭，看來眞是一直通往地底的異域。傳鷹現在已失去方向和距離感，只是曉得不斷向前。一個火摺接一個火摺，最後一個火摺亦已燒盡，傳鷹仍處身在黑暗世界裏，開始懷疑這條長廊是否還有盡頭。他惟一的希望，就是空氣中的濕度越來越重，必是已愈來愈接近一個水源，空氣就會變得更清新了。

他突然感到眼前有異，在這漫無邊際的黑暗裏，離他約二十丈許遠，有一點光源，傳鷹大喜，連忙走了過去，繼續在那長廊作漫無休止的前進。本來愈向下走，陰濕的感覺便愈重，但現在愈往下走，身體反而逐漸暖起來。

在長廊的遠處，隱約傳來隆隆的聲音，又再轉了幾轉，隆隆之聲愈來愈大，震耳欲聾，秘道漸見明亮，一片暗紅，但已可清楚視物。向左一轉，遠方有一個紅光閃爍的方格，傳鷹知道光線的來源其實並不强烈，只不過自己久處黑暗，絲毫光線也覺刺目。

傳鷹雖不知道前面主何吉凶，但既有轉機，總勝長困此黑道，連忙提起脚步向前急行，原來這方格竟是地道的盡頭，出外是一條大瀑布的底部，隆隆的聲音，便由這條湍急的瀑布發出。從傳鷹的角度看出去，只覺瀑布蓋天而下，把外面的世界完全隔斷，唯一能透過瀑布而入的，就是那閃耀的紅光。

紅光將瀑布染成血紅，整條秘道也給籠罩在血光之下，或者瀑布之外便是幽冥洞府，這瀑布便來自隔開人鬼的地下黃泉，傳鷹並懷疑自己不在人世。

傳鷹天性酷愛冒險，只覺這一剎那便是那最動人的時刻，只待他衝過瀑布，一切自有分曉，在這深不可測的地底，別有洞天，傳鷹已覺怪異，但在這裏居然有一條這樣的瀑布，却完全在想像之外了。

傳鷹並不鹵莽行事，反而面對秘道外的瀑布盤膝坐下，很快便進入物我兩忘的境地，眞氣流轉不停，不需半炷香的時間，便已功行圓滿。傳鷹一聲長嘯，有如低吟，震得整個秘道隆隆作響，把瀑布聲也蓋了過去，徐徐站起身來，也不遲疑，一衝向前，整個人便穿越瀑布，跳進一個一無所知的世界去。

＊　＊　＊

六月初七，杭州。

南宋時元軍兵臨城下，恭帝開城迎降，故自宋至元，杭州均未經兵災洗禮，兼且城臨錢塘江左，跨運河，據水陸交通樞紐，地理優越，於當時富甲天下，亦成爲反元活動的重要中心。

此時華燈初上，西湖旁青樓密佈，燈火輝煌，那有半點亡國景象。

向無踪來到當地三大青樓之一的飄香樓前，毫不遲疑大步進入。一個年約四十的盛裝婦人迎了出來，親熱地道：「大爺賞面，請上樓上雅座用茶。」

向無踪哈哈一笑道：「不知官捷來了沒有？」

那婦人面容一整道：「原來是官大爺的朋友，貴客遠來，請讓小婢引路。」這些青樓打滾的人雙眼極利，一看便知向無踪僕僕風塵，一定是遠方來客。官捷是當地的大財主，在這裏有個長期的包廂，專門招呼當地權貴，可以說是無人不識，本身的絲綢和茶葉生意也做得極大，是個非常吃得開的人物。

向無踪隨那婦人上樓，只見樓內佈置清雅，顯然出於高手的設計，當時青樓中人個個精通書畫音律，非是一般俗子可比。間中看到的書畫題字，也都有來歷可尋。向無踪不覺心內讚嘆，青樓竟是一個好去處。

樓內的廂房已全部客滿，隱隱傳來歡笑之聲，管弦絲竹中，透出燕語鶯聲，一片熱鬧，但却絲毫不覺喧嘩胡鬧，顯得這所著名妓院的客人，質素和文化都相當高。

向無踪一路行去，不時遇著些換場的姑娘，其中不乏美女，她們那眉梢眼角的醉人風情，使向無踪這奔走四方的江湖客，也興起溫柔鄉處是吾家的慾望。

青樓佔地極廣，上了樓梯後，還要向左經過一條長廊，步過兩個十多間大廂房，才到達另一端的東廂，這樓上的廂房，又較樓下的爲名貴。

離廂房還有一段距離，那裏隱隱傳來七弦琴的聲音，琴音起伏頓挫，甚有神韻。向無踪邊行邊聽，認得彈的正是「魚樵問答」，描述大自然反璞歸眞的生活，美景無限，向無踪來至門前，也不忍推門而入怕打斷琴音，揮手示意那婦人離去，自己便靜立門前。這時琴音趨急，正描寫樵夫深入窮山之中，運刀劈柴，向無踪不禁驚嘆操琴人之琴藝，已臻化境。跟著一連串珠落玉盤的聲音，琴聲急止，音雖盡而意有餘，向無踪心中勾起一股對戎馬江湖的厭倦，輕輕一嘆，便像一個長年離鄉的遊子，憶起家鄉的萬般好處。

一個雄壯的聲音在室內響起道：「門外這位朋友請恕小弟官捷待慢之罪，不如先讓我們猜猜，這位貴客是誰。」跟著便是男女笑聲，向無踪一聽便知是三男二女，但剛才自己細察房內呼吸之聲，裏面應有七人，必是尚有一人並不隨房內衆人一齊發笑，向無踪心想不知是否那操琴者，尙自迴環在那音樂世界裏，不能自已。

只聽另一把女子的聲音嬌笑道：「官爺，門外的大爺未發一語，叫奴家怎樣猜？」這些青樓女子最擅逢迎，盡量令這些大男人覺得自己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另一把女聲輕笑道：「秋韻姐，你不要墮入他的圈套，門外的貴客一定是官爺約來的朋友，人家早已成竹在胸，還叫人家瞎猜。」

官捷一陣大笑道：「鄭崖兄你詩劍雙絕名動江南，不如由你先說。」

鄭崖答道：「兄弟先向門外那位朋友告罪，不敬之處必當自罰三杯。」頓了一頓，續道：「這位貴客來時，先是兩人腳步聲，重步聲的必是帶路之人，而步聲一路不停，直抵此處，可知必非路過，而是專誠而來，此東廂爲官兄長期包訂，來的自然是官兄江湖上的朋友。」衆人齊聲稱讚。向無踪見他從腳步輕重分辨出自己身懷絕技，也不禁對這鄭崖留上了心。

鄭崖道：「跟着便要勞馬臨江兄出馬了。」

那馬臨江聲音粗豪，也不推讓便道：「兄弟也來湊興。門外的朋友能靜立聽琴，必非有十萬火急之事，才能有此雅興。且必是遠方來客，否則此東廂爲官兄長期所訂，那是全城皆知，何需引路？由此觀之，當連官兄也不知門外何人。」這人說話粗豪，但分析透徹入微，足見是一個粗中有細的人物。

跟着房門大開，官捷迎了出來，見是向無踪，神情不變，一聲長笑，笑聲裏充滿了得遇故人的歡娛，先是一番寒暄，便把向無踪引了進去。

東廂內進門是一小廳，酸枝傢俬几椅，廳中一個小几放了一張古琴，琴前坐了一位身材修長的佳麗，面型古典，雙目悽迷，有種難以形容的哀美。

官捷體形健碩，坐在近街的窗戶旁，左右各有一名姑娘，姿色不俗，看來是專誠陪他。鄭崖書生模樣，但卻英氣勃勃，絕無文弱之態。那馬臨江是個粗豪大漢，生得相貌堂堂，也是一個人物。向無踪見這兩人的目光大多數時間都停留在那操琴的美女身上，忽悟此二人必是這美女裙下之臣，剛才官捷要這兩人猜自己的身份，正是要給機會這兩人在心上人面前表現一番。

向無踪向操琴的美女道：「姑娘天生慧根，琴弦之藝，實在出神入化，本人一時情難自禁，倒教姑娘見笑。」

官捷道：「高典靜琴動江南，爲當今妙手，向兄你實在有緣。」那鄭崖面容一沉，對官捷語帶雙關的「有緣」，顯然不大高興，馬臨江面色如常，心胸看來較闊。

高典靜長長的秀眉輕輕向上揚，一

雙妙目便向向無踪望來，道：「得向先生如此讚許，小女子不勝汗顏。」

向無踪從她的眼中看出感激，知道自己於門外為琴聲所感而興嘆，當時還未得覩她的姿色，實乃真正知音，而非貪她貌美，所以才覺得他是真正推許她的琴技。向無踪只見她眼內幽思無限，真是我見尤憐，登時了解到鄭、馬兩人的感受，心內也不由傾倒。

鄭崖輕咳一聲，顯然不滿向無踪對他的心上人表示興趣，對向無踪道：「向兄我聽說你輕功不弱，不知是何派好手，讓我看看貴派可有相熟的朋友。」語帶輕視，言外之意正是譏笑向無踪乃無名小卒。向無踪淡淡一笑，也不計較。

官捷道：「向兄家學淵源，其父魅影向極，兩位當有耳聞。」鄭、馬兩人聳然動容，對向無踪頓然改觀。

高典靜這時站起身子，她一舉一動，都別有一番優美風韻，扣人心弦，鄭、馬兩人注意力急急回到她身上，齊齊挽留。高典靜只是搖頭。

官捷何等老練，連忙打圓場道：「鄭兄馬兄！請恕小弟說句公道話，剛才高姑娘來此奏琴，約定只是三曲，如今高姑娘已格外開恩，多奏一曲，我等感激還來不及，不如再約下次之期，豈非更佳？」鄭、馬兩人一聽也是，忙約下次，高典靜知道推辭不得，說了日期，便翩然而去，望着她優美的背影，向無踪也不禁呆了一陣，突然回過神來，只見官捷向自己神秘一笑，不覺有點不好意思。

衆人又喝了一會酒，這時氣氛便融洽得多，席間官捷告了一個罪，便和向無踪走往一個僻靜的偏房密議。

一進房內，官捷馬上換上一副嚴肅的面容道：「向兄弟辛苦了，你驚雁宮之行的報告，我已詳細審閱，配合其他各方面來的資料，整件事已有點眉目了。」

向無踪靜靜不語。

官捷續道：「我身為復尊旗副旗主，杭州的總負責人，對外的身份卻是一個在黑白二道也吃得開的富商，即管蒙人方面，亦視我為爭取的對象，從中得到不少的方便，所以蒙人幾個重要的調動，也逃不過我的耳目。」官捷似乎對自己的成績，極為滿意。又道：「首先是有色目人第一高手之稱的卓和，已抵此地，主持一個勢力籠罩全杭州的情報和實力網，最外圍的包括一般地痞流氓，中層人物最雜，由一般幫派，黑道好手以至投誠的漢人等，核心便是以色目人和蒙族高手為主，也包括如烈日炎、程載哀等黑道霸主，實力驚人之至。」忽見向無踪露出詢問的神情，忙道：「因為本人亦成為他們網羅對象之一，故得聞其秘。」他並沒有說他有否加入這件事，如果有的話，他便變成一個雙重身份的人。

向無踪道：「卓和乃一代武學巨匠，據說功力與思漢飛相若，一向在漠北一帶為元人服務，究竟甚麼事能令他親臨此地？」

官捷道：「兄弟當還未知龍尊義已發出密函與我旗任旗主，聲稱一代大俠韓公度約定於七月十五日，在杭州將岳册移交與他，希望我旗能鼎力助成此事。同樣的密函，早已同時發給其他各大著名家派，現時杭州已是風起雲湧了。」

向無踪心中一震，所有無甚關連的事，全部給串連起來。

官捷壓低聲音道：「龍尊義已親率手下大將紅槍譚秋雨，紅粉艷后祁碧芍等潛入杭州，在一秘密地方落脚，今日這處已是臥虎藏龍之地。」

官捷突然話題一轉，問道：「向兄弟，今番見你氣度迥異，當是功力特飛猛進，不知有何奇遇？」

向無踪心中一凜，暗驚此人觀察入微，當然不能提自己得凌渡虛慨贈寶笈之事，連忙答道：「兄弟對家門心法，又別有領會，故近日略有進展。」這向無踪雖服役於復尊旗，卻是客卿身份，地位超然，官捷亦不便多問。兩人訂下聯絡之法，向無踪才離去。

向無踪離開了飄香樓，沿着大街漫無目的地走着，這時已是子時，一離開青樓區，行人逐漸稀少，街上偶有馬車馳過，向無踪不期然想起凌渡虛給他的册子，反覆想着其中幾句「膊、腰、腿、天地人外三才，一動無有不動，泥丸、丹田、湧泉、天地人內三才，一動無有不動，內外相乘，初窺堂奧。」想到這裏忽然湧泉一熱，一股真氣由脚底沿腿而上，心中一喜，便即消去。跟着丹田一熱，泥丸跳動，只覺一身舒泰，進入前所未有的寂靜，靈台清明，向無踪知道真氣還未能貫串，但已大有進境。就在此時，遠方的屋頂傳來衣袂飄飛的聲音，極為微弱，錯非向無踪剛正練功，聽覺比平時大為靈敏，一定當面錯過，向無踪心中一動，便即跟踪而去。

* * *

刹那間傳鷹已穿過了瀑布，這一衝已盡了全力，衝過了瀑布，勢子依然不停，斜斜向上衝上了瀑布後的空間，看到一個廣闊之極的奇異世界。

傳鷹身還在半空，只見下面是一個地底大湖，包藏在一個龐大之極的地底岩洞內，岩頂離湖面至少有五十至六十丈的高度，地底湖驟然看來就像無邊無際的大海，只在極遠處才隱約見到岩壁。四周的壁上長滿了奇花異草，五色燦爛，岩壁上時有裂開大洞，地底的清泉便衝奔而出，形成四五十條長長飛瀉下來的瀑布，有些長達四十丈外，轟然有聲，蔚為奇觀，令這龐大的地底空間，充斥着聲音和動感。

傳鷹也即時發覺光和熱的來源，原來岩壁上部份地方滿佈裂縫，暴射出熊熊的烈焰，顯然是地火從這些空隙逃逸出來，照耀了整個巨洞。傳鷹知道這等地火可融精鋼，全賴冰凍的地底湖水，水火相濟，陰陽交泰，恰恰造成一奇異的條件，產生了一個這樣奇異世界。

傳鷹的身子去勢已盡，開始滑翔而下，就在這一刹那，他看到離地五里許的湖心，有一個孤獨的岩石島，整個小島被一座龐大之極的建築物所覆蓋，竟是另一座雁翔殿。在震駭莫明中，傳鷹已潛進了冰涼徹骨的地底湖內。

傳鷹直潛入內，只見湖水深不見底

，充滿着各式各樣的生命，發光的怪魚羣，在掩映着紅光的湖水裏，成千上萬的聯羣出沒，似蛇非蛇的怪物，有無數觸鬚的大圓球形，擦身而過的巨型怪鰵，千奇百怪。如果思漢飛在此，一定可以認出這些都是刻在驚雁宮雁翔殿上的奇禽異物。

傳鷹一口氣已盡，連忙浮上湖面，也不思想，連忙向那聳立於孤岩之上的巨型建築物遊去。離目標還有半里的距離，傳鷹突感水流有異，附近湖面一陣翻騰，怪魚紛紛躍出水面，暗呼不妙，又再潛進湖內，只見三丈外一隻人首魚身的怪物，張開血盆大口，直向他衝來。傳鷹本是膽大包天，一見之下，不由也嚇了一跳。只見那怪物頭面猙獰，滿頭綠髮在水中向後飄揚，一對綠眼綠光閃爍，模樣怕人。傳鷹一提氣，躍出湖面，怪物已然噬至，傳鷹一脚便踏在那怪物張大的口的上唇邊，那一脚最少有千斤之力，足可使堅石粉碎，但那怪物只向下一沉，便在傳鷹身下掠去，傳鷹借那一脚之力，再次彈高，衝上離湖面六丈許的高處。

傳鷹開始回跌，只見湖面十丈外有一條白色的水綫，迅速向自己跌下的方向伸展，知道人魚怪物已迴遊過來，正專誠恭候自己獻出生命，說時遲那時快，脚下的湖水嘩啦一聲噴開，那怪物已急不及待，整條衝離湖面，直向在半空的自己噬來，傳鷹一聲斷喝，抽出背上長刀，一刀便刺入怪物兩點綠焰之間，這等生死關頭，傳鷹畢生功力所聚的一刀，直沒至柄，魚人一聲狂嘶，尖銳刺耳，把頭一揮，將傳鷹揮得飛跌向十丈外的湖面，傳鷹順勢抽出長刀，一股綠醬沖天而噴，腥鼻難聞，魚人再一聲慘嘶，沉進海底，踪影全無。傳鷹繼續向目標遊去。

這湖心的岩石島，似乎只是爲這巨殿的基石而存在，方圓半里的孤島八成爲這龐大無匹的巨殿所遮蓋。這巨型建築比驚雁宮的雁翔殿至少大上幾倍，不過卻少了外面雁翔殿的重簷飛楬，像極了一個巨大的中空正方石，成爲這地底世界的中心。

通往正門有一道長階，層層上升，恐怕有千級之上，使這地底巨殿高踞於上。石階最下的幾級，都給浸在湖水裏，有一隻長丈餘高八尺的大石龜，伏在石階的最低處，似是剛要離水上岸，後脚還浸在水裏，昂首向着高高在上的正門，造型雄渾有力，眞是巧奪天工。傳鷹走近一看，只見石龜背上隱見圖形，連忙一躍而上，只見龜背上滿佈符號圖形，錯綜複雜，傳鷹自幼隨舅父通天厲靈習易理術數，已可以說是個專家，一看之下，也是一頭霧水，知絕非一時三刻可以了解，便放棄不看。

千層石階，在傳鷹這等高手腳下轉瞬即逝，他已站在巨殿進口之前，只見大門洞開，巨殿實在太大，望進去便如管中窺豹，只覺無邊無際。進口上有一石刻題匾，刻着「戰神殿」三個大字，每個字竟有丈許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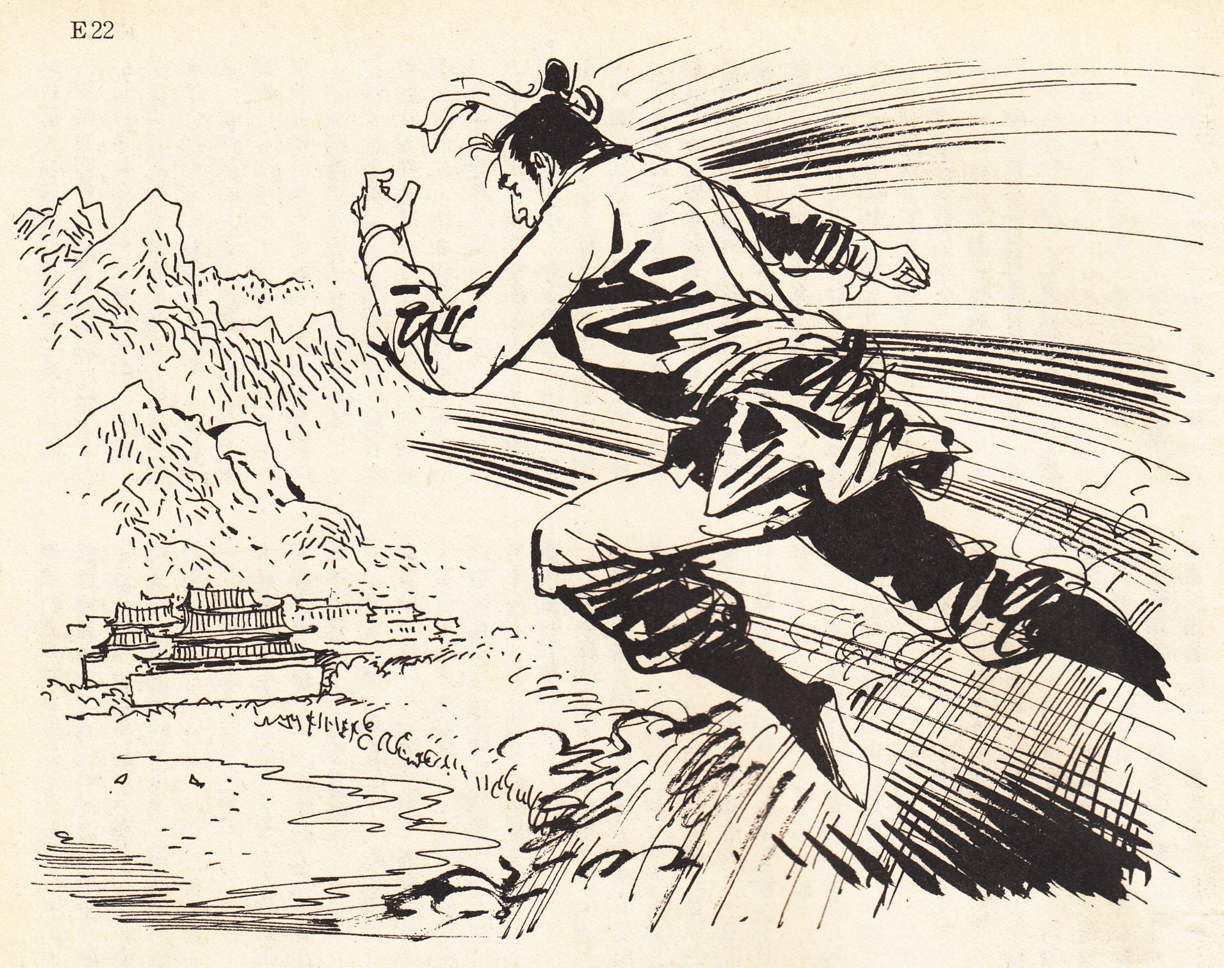
傳鷹步進殿內，連他這樣胆大妄爲之人，腳步也不覺戰戰兢兢，突然間只覺頭皮發麻，幾乎停止了呼吸，他現在已置身巨殿之內，同時被巨殿那極廣極闊極高的空間，徹底震懾。他便像一個小人國的小人，在一時錯失之下，來到了一個巨人的大殿內。只見巨殿前和左右兩旁的殿壁，離他至少有四十丈的距離，自己更像螻蟻那般的渺小。在對正入口的巨壁上，由上而下鑿刻了一行大篆，由殿頂直排而下，首尾相隔最少三十丈外，每字丈許見方，書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傳鷹只覺心神震動，不自覺的跪了下來，眼眶已充溢淚水，他活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受到這樣的震撼和感動。

巨殿籠罩在柔和之極的青光底下，與出口透進的紅光，相映成趣，傳鷹望向殿頂，只見離地四十丈許的殿頂中心，嵌有一塊圓形的物體，有兩丈直徑，散發着青黃的光線，彷若一個室內的太陽，使整個巨殿沐浴在萬道青光底下。以這光源爲中心，殿頂畫了一個直徑達二十丈的大圓，和秘道入口處的星圖一樣，只不過卻大了幾倍，將巨殿覆蓋在無限的星宿底下，巨殿不見一柱，不見一物，殿心地上有一個兩丈許見方的浮雕，左右兩邊壁上每邊亦有一個一丈見方的浮雕圖各二十四個，加上殿心的浮雕圖，剛好是四十九幅。

傳鷹目力過人，只見殿心地上那幅浮雕，雕工精美，刻着一個身穿奇怪甲冑，面上覆着面具的天神，胯下坐着一條似龍非龍的怪物，從九片裂開了的厚雲從左上角穿飛而下，直撲向右下角一個血紅的大火球，每一片厚雲旁邊，由上而下寫九重天、八重天，直至最低的一重天。浮雕的上方有五個大字，正是「戰神圖錄一」。傳鷹恍然大悟，始知戰神圖錄從未見諸人世，原來竟是四十九幅的巨大浮雕圖，戰神圖錄據說可通天地之玄秘，但這第一幅圖果然玄秘之至，傳鷹只覺如猜啞謎，好不難受。

傳鷹向左邊的牆走去，走到最後的一幅，只見上面雕着「戰神圖錄四十九破碎虛空」外，再無一物，不覺更爲失望。轉過一幅，只見其上寫着「戰神圖錄四十八重返九天」，只見那天神模樣的戰神，又乘着那似龍非龍的怪物，由右下角向上飛，穿過了九重雲，飛向左上角，和第一幅恰是相反的方向。傳鷹似乎略有所悟，但又不能確實自己捕捉到什麼，不禁有點煩燥，當下不覺大吃一驚，暗想自己從上窺刀道，心志堅如崗石，從來沒有這類情緒的困擾，連忙暫且放下，遊目四顧，突然身軀一震，原來他竟然見到遠處的牆邊，那「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幾個大字下，有一人盤膝而面牆而坐，背影魁梧，服飾高古，不類近代。這人旁邊還有一副骸骨，骸骨旁還有幾樣事物。

傳鷹走近一看，此人面相莊嚴，咀角帶着個安祥的微笑，頭髮與衣服已化去大半，但面上肌膚神情，卻與生人無異。傳鷹伸手按在他背上，指尖觸處衣服盡化飛灰，無疑已經歷了非常久遠的年代，但衣服下的肉體，卻至堅至硬，



傳鷹躍出瀑布外，發現另一座雁翔殿。

似乎整個人已轉化爲另一種不知名的堅硬物質。此人左手垂地，地下有一行小字，寫着「廣成子證破碎金剛於此」，觸地的中指，剛好嵌在「此」字最後的一劃去勢盡處，毫無疑問這幾個字是他運功在地上寫劃出來的，能在這樣硬的物料寫字，傳鷹卻是聞所未聞。

傳鷹心想，此人與上古時代傳爲黃帝之師的廣成子同名，若果同是一人，必然包藏着重大的秘密，而此人能以指刻堅石，死後之身體又能進入不滅之狀態，實有通天徹地之能。這巨殿必然與極神秘的事物有着關連。傳鷹突然記起還有別的事物，忙向旁邊望去，只見一副人骨，人骨旁有一部書册和一個摺疊好的大袋，閃閃發光，也不知何物所製。

傳鷹走近一看，只見這部書册以絲織成，書厚達數寸，書面寫有「岳册」兩個大字。旁邊一個鐵盒，當然是用來放載岳册的。這部天下逐鹿的奇書，漢人的希望，便正靜靜躺在他伸手可觸處，傳鷹也不知是何滋味。

旁邊的那個大袋，袋邊露出一張紙，密密痲痲地寫着「本人北勝天，繼承敝門歷代之遺志，窮畢生歲月，終勘破其秘，得來此間，雖未能生返人世，亦已無憾。此戰神殿藏有天地之秘，鬼神莫測之道。惜本人慧根未結，未能如廣成子宗師，得破至道，超脫凡世。本人嘗以天下第一土木宗師自居，至此始知微不足道。經本人測斷，逃離此處之法，必從東南巽方處湖底之去水道，順流而出，當可抵地面，故特以此地無名樹所生堅絲，製成護袋，若是當世高手，能將護袋充氣，再以眞力護身，龜伏於內，隨地下河流冲出，或可重出生天。吾老矣，非不欲也是不能也。字留有緣。」這一代土木大師，自己雖不能離去，但卻留下逃出之法，亦足以證明他用心良苦。

傳鷹看後，燃起壯志豪情，只覺不負所托，若能把這岳册於七月十五交到杭州的龍尊義手上，也不枉韓公度的犧牲，忍不住一聲長嘯，回音在整個巨殿轟然響起。

* * *

向無踪辭別了官捷後，聽到異响，即展開看家本領，追攝而去。很快便發覺夜行人不止二人，竟有七個之多，身法輕靈，都是百中選一的高手，迅速向城東而去。向無踪的鬼魅潛踪身法乃江湖一絕，除了那次在凌渡虛前無所施其技外，平時眞是得心應手，這時展開身法，一面利用建築物和樹木遮蔽身形，眞是神不知鬼不覺，緊緊追攝在後。

一邊跟踪，一邊心下嘀咕，他已從身法上認出這七個夜行人中有男有女，包括了各派各門的好手，換言之，這竟是一隊聯合部隊，這就更加奇怪，這些名門幫派，各有自己獨立的活動範圍，除非事不得已，輕易不會共同行動，向無踪的好奇心已被勾起。

幾人身法迅快，轉眼便抵達一座中等人家的宅第，屋內烏燈黑火，不聞人聲，七個夜行人散開各處，各自扼守戰

略位置，霎眼間便把整座宅院包圍起來，顯出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江湖。

幾乎在他們尚未佈好局勢，宅院一道窗戶「彭」的一聲震飛開來，跟着一組兩個人形飛出，姿態奇怪，原來竟是一名上身赤裸的大漢，挾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女子，穿窗而出，背牆立在庭院中。那七名夜行人中的五名，迅速躍落院中，把大漢圍迫在牆邊，大漢不慌不忙，把裸女面對面以右手當胸摟抱，將裸女整個背部向着敵人，左手握着一把長達四尺的水刺，在月色下閃爍生光。情形既刺激又香艷。

向無踪在遠處的樹上，也不由暗讚這大漢反應靈敏，兼且狠毒異常，一出手，便已爭回主動之勢。本來那些夜行人準備一見這名大漢，便立即加以搏殺，那知兇漢以裸女作人質掩護，令他們進退維谷。向無踪只見那裸女的背部身材豐腴，體形優美，正散發着少女青春的活力，不禁也猛吞了一口口水，雖然明知不應該，也暗羨那惡漢的艷福。

兇漢嘿嘿一笑，震人耳膜，足見此人內功深厚，難怪這羣人要聯手對付他，那兇漢向着其中一個滿臉于思的中年男子道：「夏侯兄別來無恙，剛才小弟已發出訊號，我方高手轉瞬即至，念在一場相識，我看你還是挾着尾巴滾吧！」這人說話忽軟忽硬，似真似假，令人大感頭痛。

夏侯標也是老江湖，一揮手號，只見場中五人，迅速分出兩人躍上屋頂而去，顯然是去幫助埋伏起來的其他兩人偵察對方是否有援兵，必要時也可以加強抵擋對方援兵的人手。這時場中只剩下另一位手執鐵槳的矮小漢子和一位手持長劍，風姿綽約的少婦，與那惡漢成對峙之勢。

那矮小漢子輕喝一聲道：「烈日炎，你如能放下手中無辜女子，本人韋鐵山便與你先單挑一場。」原來此人竟是長江幫四大舵主之一的快槳韋鐵山。

烈日炎挾着裸女的手一緊，與裸女簡直貼合無間，一陣狂笑道：「爾等自命大幫正派，居然區區一名女子，便已令你束手無策，豈能成大事，可笑啊可笑！」這烈日炎狂妄之極，竟是要衆人不要理他的威脅而出手。

那美麗的少婦道：「烈日炎你也是一代之雄，這貪生怕死之事，不怕傳了出去令人恥笑？」

向無踪登時想起，此少婦必是以三十六手穿雲劍法著名的女性高手，飛鳳幫副幫主許夫人，只見她體態動人，面目秀美，另有一種成熟迷人的風韻。

烈日炎轉目盯着許夫人，雙睛上下轉動，目射奇光，用心實在路人皆知，只聽他叱一聲道：「爾等自號正義，其實還不是一丘之貉，不擇手段，但又要自命清高。」跟着又是一連串嘲弄的笑聲。

原來這烈日炎生平好色，犯下淫行無數，激起公憤，但他武功既高，靠山師兄畢夜驚既爲不世高手，兼且又後台強硬，使他一直橫行無忌，今次各大幫派應龍尊義之邀，來此助其奪取岳册，順道派出各門高手，組成四隊人馬輪流日夜監察，誓殺此獠，今夜覷得機會，烈日炎出外行淫讓其中一隊跟上，致形成現在這個局面。

突然間左方半里處天空一陣爆响，一朵藍燄在半空散開，煞是好看。夏侯標面色一變，這是緊急訊號，顯示敵人來勢强勁，於己方不利，應立即退卻。夏侯標爲人穩重，不求殺敵，先求自保，打個手號，三人立即向後退開，在暗處窺視的向無踪心下駭然，不知烈日炎究竟有何神通，竟能在不知不覺間招來强援，如若不能勘破他的通訊手法，於反蒙大業極爲不利，他日可成爲致敗因素之一。

烈日炎怪叫一聲，手上裸女向天一拋，直向韋鐵山而去，如果讓她直跌落地，定難逃骨折身亡之局。這烈日炎手段狠辣，智計過人，當日在碧空晴絕世神功下，也能負傷而逃，實在厲害非常，今夜在重重圍困中，仍能取得主動，節節領先，確是非凡。

韋鐵山乃俠義中人，豈能見死不救，連忙停下勢子，準備抱接，那裸女直升上三四丈高的半空，美妙的身體，不斷翻滾，妙象紛呈。那許夫人極是精靈，立即倒閃而回，手中長劍，便驟雨狂風向烈日炎捲去。夏侯標心懸己方抵擋不住敵方强援，暗忖韋、許兩人雖不足殺敵，但自保必將無礙，便迅速退去。

只聽烈日炎哈哈一笑，手中水刺便向許夫人刺去，所攻的部份均非常不雅，使得許夫人連聲嬌叱。雖在拚命之中，但那許夫人依然身法曼妙，風姿極美。

這時裸女已跌至離地尺許處，韋鐵山也不避嫌，一把便把裸女整個溫香軟玉抱滿懷，他知道烈日炎必以借物傳力之法，藉拋擲裸女時傳來內力，自己若接得不得其法，必導致裸女受傷。正要放下地上，只覺胸前一涼，一把尖刺已透過裸女的背脊，再刺入自己體內，把兩人串連起來，韋鐵山慘叫一聲，與裸女同時死亡，原來那烈日炎突然間捨刺不用，右手展開一套毒辣之極的掌法，劈插拍刺間，硬把許夫人的漫天劍影迫開，左手水刺拿準時間角度，在韋鐵山接着裸女的同時，心神一鬆，便全力擲出手中水刺，一刺兩命。

許夫人見韋鐵山當場慘死，厲叱一聲，起了拚死之心，招招與敵偕亡。適藉烈日炎剛才一擲，頗耗真氣，兼之利器離手，又意欲生擒眼前美女，以償大慾，處處牽制，故雖然本身功力遠勝許夫人，一時間打了個平手，當然，若時間一長，許夫人定遭落敗的命運。

這時遠處又一聲爆响，另一朵藍燄升上半空，許夫人知道己方已處於下風，這個訊號乃是要各人分散逃遁，這時許夫人意氣已過，幸好自己尚在主攻之勢，連忙虛發一招，轉身便逃，衣袂飄忽間，已在十丈開外。

烈日炎一陣得意狂笑，啣尾便追，他身法極快，霎眼間便已追到躍上瓦背的許夫人身後丈許處，許夫人眼看難逃劫數，便欲回身死拚，就在這時，寒芒在丈許外的樹內上一閃而至，帶起森森

殺氣，直向烈日炎捲去，事起突然，烈日炎大吃一驚，兼之手無利器，實在不敢以手法去硬碰敵人這蓄勢已久的一招，這人也是了得，大喝一聲，硬生生把急衝的勢子收回，一個倒翻便回跌落庭院，堪堪避過向無踪刺來這一劍。向無踪也不追擊，向許夫人一揮手，便一齊掠入陰影裏。

烈日炎再躍上瓦背時，敵人已踪影不見，他對剛才偷襲的人頗有忌憚，不敢貿然追趕。這時月色下遠方有幾條人影迅速奔至，當先一人身材高大，予人最深刻的印像是他那高勾的鷹鼻，襯得眼眶也特別幽深，眼神凌厲，卻絲毫不露心中感情，他一站在烈日炎面前，其他人立即散立各處，顯然以他為中心。

烈日炎一見此人，也收起狂態，肅容道：「卑職見過卓指揮使。」原來竟是蒙人在此的首腦，被譽為色目第一高手的卓和，他旁邊的幾人中也大多數是色目人，當然是他的親信高手。

卓和看了庭院中被水刺串起的男女屍體，露出滿意的神情，向烈日炎道：「烈大人這次提議的陷阱，極有成果，敵人今次折損甚重，共有四人被當場格殺，其餘皆負傷逃去，大挫這等叛逆的氣燄。」

看了裸屍一眼，哈哈一笑，卓和又道：「這些逆賊應龍尊義之邀，齊來助陣，正好給我等逐一格殺，對我大元日後統治，有百利而無一害。」

烈日炎道：「龍尊義此舉，不啻暗助我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卓和淡然道：「烈大人這一問，正問到骨節眼上。要知龍尊義在逆賊中聲望雖然最高，但仍未到統領羣雄的階段，衆叛逆一盤散沙，各自為戰，今次龍尊義將接收岳册一事通告天下，目的不外為自己製造聲勢，使自己脫穎而出，隱然成為萬衆仰望的領袖，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至於能否將岳册取到手上，反成次要。」

烈日炎恍然大悟，暗驚這卓和識見超人，難怪思漢飛委以重任，確是不能輕視。

卓和話題一轉道：「嘗聞龍尊義座下高手紅粉艷后祁碧芍艷絕當代，烈大人當不會不知。」

烈日炎一陣狂笑，顯然已視祁碧芍為囊中之物。卓和不禁露出得意神情。

杭州已成天下黑白兩道相爭和政治勢力傾軋的屠場。

惡魔追殺　鍥而不捨

六月十五日亥時，離岳册約定於杭州交與龍尊義之期，正好尚有一個月。

千里崗驚雁宮雁翔主殿內，蒙古三大高手之一國師八師巴肅立殿心，面前站着形相衣着打扮完全不同的一女三男。

八師巴目光烱烱，利刃般巡視眼前所招來四個最傑出的弟子。最左的是個赤脚的苦行僧赫天魔，提起赫天魔，在西域可說是無人不知。他本為天竺人，因慕八師巴大名，遠赴西藏跟八師巴習

藝。此人在拜於八師巴座下之前，已為天竺有數高手，近年更揉合西藏天竺兩系的秘技，別開蹊徑，乃成開宗立派的大匠。已到達水火不侵，埋地不死的境界。

赫天魔旁邊是一個身穿皮革的女眞人，肩上有隻形態威猛的禿鷹，並沒有帶上眼掩，眼光銳利，就像地獄來的魔鳥。這女眞人鐵顏，是西域最可怕的殺手，擅長追踪暗殺之術，身形瘦削，面上疤痕滿佈，雙目如炬，整個人便像一把刀，他自創的旋風十八矛，縱橫大漠，二十年來未逢敵手，是八師巴座下最著名的弟子之一。

他身旁的女子美艷絕倫，一雙妙目轉動間勾魂攝魄，身穿藏族服飾，正是以艷名稱著的無想菩薩白蓮珏。此姝隨八師巴精研西藏密宗歡喜大法，擅長男女採補之道，殺人於黯然銷魂之際。

最後是個英挺俊拔的白衣文士，貌似中年，正是八師巴唯一的漢人弟子宋天南。此人精於天文地理，五行術數，亦是一個奇才，因心慕藏密文化，故拜於八師巴旗下，經二十年精修，已是獨當一面的不世高手。

八師巴不惜在千里之外，召來這四大高手，可見他非常重視傳鷹，亦可看出他對於追殺傳鷹，是志在必得。

八師巴道：「本師召爾等前來，實存有必殺此人之意，萬望爾等勿存輕視之心，致招敗績。適才坐禪，靈台忽生感應，知道我們的目標，已重返地面，我亦要立即起程，本師默察天象，此行兇險重重，吉中有凶，凶中藏吉。」四大高手均知八師巴有通天徹地之能，而且說話每每深奧難解，故也不多問。

八師巴面容不變，繼續道：「一見此人，爾等各施絕技，立加格殺，我只要他的首級，那岳册能否得到手，已無甚關係。」四大高手不覺驚奇，原來，八師巴要針對的，竟是人而不是物，他們得知八師巴已到了通靈的境界，深知傳鷹的威脅，況且傳鷹也精擅心靈之術，更增八師巴以之為敵手的意念。

只是這四大高手，如果要不擇手段去殺一個人，這個人儘管受庇於鬼神，恐怕也要在刼難逃，何況還有這宇內無敵的蒙古國師八師巴呢！

＊　＊　＊

六月十五日戌時末。

傳鷹從龜息大法中，逐漸回復過來，緊閉起的口鼻，重新開始呼吸，傳鷹知道自己躺在一條溪流的旁邊，全身疲倦萬分，心胸抑壓，必是從地下河道衝出時因碰撞而受了內傷，他腦海內慢慢地重演着過去發生的事，先是與六大高手同闖驚雁宮，躍下秘洞，抵達戰神殿，及看到北勝天留下的出困之法後，不眠不休地去强記和推敲四十九幅戰神圖錄，後把北勝天的寶袋充氣，躲進去後從去水道沖入地下的河道，經歷了不知多遠的沖奔，最後寶袋亦被毀去，傳鷹不得已運起龜息大法，隨水而流，終抵此處。

在傳鷹剛要睜開雙目時，腦海中突然出現一個非常鮮明的形象，一個身穿紅衣，形相尊貴之喇嘛，目射奇光，正凝視着自己，手上握着自己的匕首。轉眼間，這形象又已消失。

傳鷹也不驚異，卻暗嘆自己現在內傷甚重，幾乎不能移動，莫說殺敵取勝，簡直連走路也有困難，此喇嘛既精通心靈大法，必能追踪前來，不禁大為頭痛。

傳鷹睜開一對虎目，看見一夜星空，時值夏末，天上青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在偏南處的夜空，形成一條橫跨天際的大龍，其中尤以心宿黃芒大盛。傳鷹通曉天文，一時看得呆了，只覺宇宙無邊無際，壯麗感人。

腦海中不由浮現戰神圖錄第三十六幅，浮雕內刻有一人赤裸而立，畫面上六星宿密佈，左下角有一段說明寫道：「天地間一氣流行，皆因形相不同，致生千變萬用，然若源溯其流，蓋歸一也。故能守一於中，我與木石何異，星辰與我何異，貫之一之，天地精華，盡為我奪。」想着想着，不覺心領神會，直入致虛極守靜篤的精神領域，但覺與天上星宿，共同在這無邊的宇宙，一齊運轉，天地之精神，實乃我之精神，天地之能量，乃我之能量。

＊　＊　＊

八師巴和四大高手，在蜿蜒千里崗的山脈疾馳，披星戴月，正在連夜趕路，天上東方蒼龍七宿，恰是橫跨天際。

八師巴忽然停下，面色凝重之極，四大高手也覺愕然，這八師巴行事雖然高深莫測，但這樣的行藏，已是大不尋常。

只見八師巴閉上雙目，忽然道：「奇怪，我忽然和他失去了感應，似乎他已經消失在這世上，但又卻不是，似乎他與一股龐大的力量結合，使我再也不能辨認他。」跟着張開雙眼，奇光暴射。

這時師徒五人站立在山峯高處，遙望面前延綿無限的重山叠嶺，在星夜之下，像一條條變幻莫測的巨龍。五人各具形相，迎風而立，狀若天神。

宋天南瀟洒一笑道：「師尊，我剛起了一課六壬，午火發用，乃三重剋涉害課，三傳寅卯辰，若我等向正東而去，必能於明午得遇此人。」

八師巴淡淡道：「涉害課得三重剋，暗喻危難重重，想我自十六歲見成吉思汗，獲封西藏之王，被奉為蒙古國師，縱橫天下，在武功上，除了蒙赤行與漢人所傳的無上宗師令東來之外，餘子碌碌，即使是思漢飛橫刀頭陀之輩，也不放在本師眼內，嘗慨嘆天下敵手難尋，但今夜追踪此人，卻每感若有所失，要知心志如蒙赤行，堅剛如岩石，難以移動其分毫，但此子之精神靈活變化，如天馬行空，難以測度，眞是平生僅見，得對手如此，亦人生一快事。」說時露出一面歡欣之色。

赫天魔平時完全不露喜怒哀樂的臉上，突然光芒四射，顯出極為振奮。

白蓮珏目射艷光，向八師巴道：「不如就讓蓮珏去打第一陣。」

鐵顏一揚手中羽毛黑得發亮的異種惡鷲，惡鷲一拍雙翼，閃電似的沖奔上

天，只見在星夜中，一顆黑點在夜空中盤旋，跟着便望東飛去。

鐵顏道：「此靈鷲必能找到此子，到時採陽補陰，便悉從尊便了。」

* * *

傳鷹醒來時，已是次日的清晨，只覺遍體陽和，功力不但沒有衰退，反而更見精進，昨夜的內傷已不翼而飛，環顧四周，目下正置身一個深谷之中，樹木繁茂，四邊高山聳立，狀若屏障，好一個世外桃源之地，遠處山壁高處冲下一條長瀑，水聲隱約可聞，形成一條蜿蜒而來的溪流，傳鷹知道正是這條飛瀑，把自己從地底的深處帶了出來。此人也極爲奇怪，劫後餘生，並不覺有何歡喜。

傳鷹施展內視之術，感到靈台一片清明，對整個環境，竟似能體會於心，心念一動，只知沿溪而行，將會遇到極美好的事物，便站起身來，這才發覺自己幾乎全身赤裸，除了下面緊身短袴外，只剩下幾條樹藤，把厚背刀和載有岳册的鐵盒縛在背上。這天下人人爭奪的瑰寶，在他背上安然無恙。

傳鷹不忌俗禮，現在雖然赤身裸體，怪模怪樣，但心下全無不安，順着溪流向前進發，不久便走出深谷，前面崇山峻嶺，也不知身在何處。

不經不覺，已走了兩個多時辰，突然心中一動，升起了一種給人監視的感覺，連忙向四週細察，只見除了萬里晴空上有一黑點在盤旋外，再無其他踪跡，這等深山窮谷，行人絕跡。

又走了一段路，已是午時，太陽照射下來，一片火熱，傳鷹卻是身心舒暢，不徐不疾的漫步而行，忽然遠處傳來水聲淙淙，轉過了幾個樹叢，眼前一亮，樹木環繞間露出了一個淺潭，水清見底，一位身段極美的姑娘，正在水中出浴，淺潭旁的大石上，放着一套瑤族姑娘的衣服。

這時那出浴的美女正背對着傳鷹，在飛濺的水花中，展露出性感優美的線條，青春在美麗而堅實的肉體散發着，溪水使少女幼嫩的肌膚更爲嬌嫩。

在這美麗的背部，傳鷹似乎捕捉到某一種難言的眞理，就如他昨夜面對那壯麗的星夜，他現在也以一種超然的心態，在這絕艷的背上，尋找另一種眞理。

傳鷹在十五歲時，以飛燕練劍，他費了相當長的日子，來觀察燕子飛翔的軌跡，發覺那弧形的飛行，暗合天地之至理，乃融會於刀法，十七歲便能從任何角度，斬殺閃電掠過的飛燕，甚至其舅父通天厲靈，也甘拜下風。二十歲起，遠赴塞外冰寒之地，千里追踪，搏殺了肆虐一時的幾股馬賊，南北轉戰，二十七歲刀法大成。今日驟見這出浴姑娘的背部，感受於心，不禁沉思起來。

那沐浴清泉的姑娘驀然回首，泛紅的臉上若喜若嗔，似乎羞不可仰，又似深情似海，連傳鷹心志這樣堅定的人，也不禁心神一震，幾乎便要向那姑娘衝去。

白蓮珏的震驚，其實並不下於傳鷹，只不過她精擅無想姹女心法，表面仍是不露痕跡。要知她今日在此沐浴，展露肉體，無一不是巧妙安排，尤其她以背向傳鷹，一般人都會生出强烈的好奇心，想一睹芳容，就是那種渴望，會使人露出心靈的空隙，白蓮珏便會趁回頭那一刹那，施展出姹女心法，在不同人眼中，幻化出他最理想的美麗形象，乘勢入侵他的心靈，俾可以爲所欲爲，這是密宗無上妙法，白蓮珏運用之妙，在當世已不作第二人想，但豈知傳鷹心靈稍爲一震，便不爲所動，怎不教白蓮珏驚駭欲絕，幾乎拔脚便想逃跑。其實她不知傳鷹並不是那麼有定力，只不過他忽然勾起對力道的思索，反而助他逃過一劫。

在傳鷹眼中，這在清潭沐浴的瑤族姑娘，驟見自己這幾乎赤裸的男子，大驚之下，雙手自然地交叉護在身前，把胸前重要的部位遮掩，但卻在有意無意間露出了堅挺的胸肌，因雙肘抬高，把纖細的蠻腰襯托得不堪一握，卻又充滿跳彈的活力，自腹部以下，都浸在潭水裏，在陣陣的漣漪裏，一雙修長的美腿，若隱若現，白蓮珏輕輕擺動，整個身體散發著最原始和最野性的魅力，更誘人是她面上那欲拒還迎的表情，似乎是一個純潔而未經人道的少女，突然給這半裸男子，激發起青春、大胆而奔放的熱情，白蓮珏配合著整個自然環境，已把媚功發揮到最高境界，一待對方激發起原始情慾，自己便可藉其至亢奮時，盜其眞元，這不啻比殺了對方還更殘忍。

傳鷹心神已完全被白蓮珏所吸引，一點也不覺得這少女異乎尋常，只覺整個宇宙天地間，便只剩下自己和這誘人的美女，可以爲所爲欲，他已感到有股强烈的慾望，要把這少女壓在身下，恣意輕薄和佔有。傳鷹在追殺馬賊於千里大漠時，也曾逢場作興，和不少美女有肌膚之親，但每一次高潮過後，總覺得一種無奈的寂寞和孤獨，只想一人獨眠，這種快樂的背後所帶來的感受，令到傳鷹放棄了性慾上的追求，認爲那只是刹那歡娛，缺乏一種永恒的價值，不值一哂，近年他轉而修習練精化氣之法，已收起凡心，但在白蓮珏的姹女妙相下，突然把持不住。

轉眼間一個赤裸的女子肉體和另一個幾乎赤裸的男性肉體，已緊貼在一起，未幾，傳鷹已深深地進入了白蓮珏的玉體內，白蓮珏心內大喜，急運無上姹女心法，只覺自己便如無邊大地，把天上降下的雨露，無窮無盡地容納。傳鷹突覺不妥，只覺得自己整個人的精氣神，便如一隻脫韁的野馬，似欲隨著自己的渲泄，便要離體而去，其實傳鷹有這點靈明，已遠勝白蓮珏以往大多數的裙下之臣，那些人在慾海中欲仙欲死，那還記得元陽洩出呢？但傳鷹現在仍是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隨時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此刻已是欲罷不能，在白蓮珏的全力搾取下，他連推開她也力有不逮。

在這千鈞一髮時，他記起戰神圖錄

第一至第三幅圖，在第一幅戰神穿越九天而向一個火球撲去，第二幅便是戰神從火球中穿沖而出，化爲一陰一陽兩股氣旋，衍生出大地的樹木花果，魚蟲人獸，第三幅畫中有一個大圓，一男一女交情相纏，循環不息，下方寫著：「一闔一開，至陽赫赫，至陰肅肅，生機在息機之中，生氣在息氣之內。動者固不可自封，不動者亦不可自棄，彌久彌芳，大凡行功到無味時，滋味必從此出，天之爲天，非陰極則陽不生，物窮則反，道窮則變，無路可入處，方有入。」傳鷹在此危急存亡的剎那，忽然將這個第三幅圖，了然明白，進入大歡喜的境界。

白蓮玨只覺剎那間，傳鷹整個人的精氣神，隨着他的渲泄，徹底地如狂流入海般，貫注入自己的體內，心下狂喜連忙運起以陰化陽大法，希望能盡爲己用，但很快便震駭莫明，傳鷹元陽洩盡之後，突然間他身體生起至陰之氣，至陰之氣盡洩，又回復至陽之氣，生生不息，自己便像他胯下的健馬，只是供他策騎之用，但她心下卻不能升起半點恨意，還充滿了無限的愛意，陷溺在愛的大海裏，身體內眞氣無增無減，久久傳鷹才發出一聲長嘯，離開了白蓮玨的嬌軀，知道自己身體內陰陽二氣，已達循環不息之境，天地無邊廣闊，再也分不開是陰是陽，天地不外一太極而矣。傳鷹道心禪境，又已精進一層。

白蓮玨躺在清潭邊，白晰的嬌軀無限誘人，她閉起雙目，長長的睫毛在陽光下閃爍發亮，她知道自己已永遠失去作爲傳鷹對手的資格，她的失敗，亦會使她一生飽受單思之苦。她已完全被征服。

傳鷹也不多言，他和這美女，已有一種超越語言的深入了解，他盡力看著這眼前動人的肉體，希望能在腦海印下深刻的印象，變成自己精神上的財產。便轉身而去。

＊　＊　＊

八師巴和宋天南、赫天魔及鐵顏三人，正在離他們十里的一個小山崗上默然肅立。

八師巴神色不變的道：「蓮玨失敗了。」其他三弟子一齊動容，心想以白蓮玨的無上奼女妙法，也無所施其技，此人心志之堅，實有重新估計的必要。不知傳鷹雖勝，卻是置之於死地而後生，利用物極必反的原理，不是擊敗，而是化解了白蓮玨的奼女魔功，從而達到體內陰陽互生之境，功力更上一層樓，八師巴預言傳鷹得靚戰神圖錄必成心腹大患，確有先見之明，而他召來四大弟子，也令他穩操勝券。

八師巴道：「天南和阿顏，你兩人聯手之威力，舉世無雙，可在東頭渡橋上，將此子殺掉，天魔你在側監視，此子若能僥倖逃出，便即追踪加以搏殺。」八師巴決定速戰速決，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舉斃敵。他自重身份，決不肯與他們聯手合擊，也見宗匠之風。

＊　＊　＊

東頭渡橋是千里崗八大奇景之一，位於千里崗的東端，渡橋長二十五丈，橫跨踞虎嶺和望月峯兩座崇山之山腰，下臨滾滾衝下之千里崗急流，形勢險要，一過此渡橋，沿山路而下向東二十里，便抵達千里崗一著名奇景，空山靈剎，也是千里崗急流必經之地，再東行四十餘里，便踏入陝西省，杭州在五日馬程之內，若由陸路往武昌，再沿長江而上，可望縮短兩日路程。

六月十六日酉時，日正西沉。

傳鷹來到索橋之前。心靈間驚兆紛現，他感到前後有兩股至强至大的力量，正深沉地等待自己踏上索橋，傳鷹感到這兩股殺氣，森嚴峻險，必爲當代之高手，推算以自己現時的功力，雖能穩殺其中一人，但在兩大高手夾擊之下，自身必然不保，況且敵人選擇這樣別無退路的險境，必然有其理由，自己貿然踏入對方佈成之局，兇險可知。

傳鷹身穿緊身短袴，裸露出雄壯的上身和大腿，背上縛著厚背刀和岳册的鐵盒。他身後遠伏著西陲聞名色變的殺手鐵顏，前面靜待的便是漢人高手宋天南，只要他一踏上索橋，便即格殺，那知傳鷹心靈已有所感應。

傳鷹大喝一聲，抽出背上厚背刀，一刀劈在索橋的扶手上，這一刀何等威猛，粗索應聲而斷，但整條索橋卻不見任何晃動，首先便是因爲這一刀速度極快，斷索時不帶震力，其次便因爲這扶手的粗索，只是數十條粗索的其中一條，並不能影响整條索橋的安全。閃電間傳鷹第二刀又已劈落。

只見索橋另一端一條人形電疾飛來，手中帶著一道劍氣長虹，踏著索橋上的木板，驚天動地一劍擊來。另一邊的山嶺中，也飛身撲下一人，手持鐵矛，一步一步向傳鷹走來，看來似乎很慢，但轉眼已迫入三丈範圍，一股殺氣漫山遍野地疾湧而至。他們當然不可能讓傳鷹劈斷索橋，形成不能聯擊的局面。

傳鷹夷然不懼，一聲長嘯，激起强大絕倫的鬥志，手中刀光暴射，幾乎不分先後地同時擊在宋天南刺來的長劍和鐵顏的長矛上，硬生生將兩人震開，宋天南被迫回索橋之上，只覺傳鷹刀氣依然如潮水一陣陣洶湧而來，不覺向後連退十餘步，站在索橋的中心，劍光遙指傳鷹，抵抗著他驚人的刀氣。鐵顏一矛刺出，矛未至殺氣便已破空而來，只覺敵人的護身眞氣强大驚人，鐵顏大吃一驚，他本以爲宋天南必能化去傳鷹部分實力，怎知事實却不然，敵人正在全力對付自己，一聲大震，連人帶矛給傳鷹劈飛至三丈開外處，這鐵顏一生決戰無數，甚是了得，反而激起凶厲之心，持矛擺開架式，準備驚天動地的第二擊。

傳鷹蹲身坐馬，長刀高舉過頂，在斜陽下閃爍生輝，暗慶自己引出敵人，爭回主動之勢，否則以此二人之實力，在橋上夾擊自己，必無倖免。適才他施展體內陰陽互易之法，先以至陰之力，擋了宋天南一劍，跟著至陰轉爲至陽，化解了鐵顏的一矛，陰陽自然流轉，一點也沒有因眞力耗費而不繼的現象，這眞要拜那清潭沐浴的美女所賜，立時便派上用場，否則只能落個兩敗俱傷之

局。

傳鷹心中忽然一震，他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駭的現象，他靈敏的聽覺，告訴他左右兩個敵人正用同一樣的速度和節奏在呼吸，傳鷹心中迅速飛轉，知道敵人必然有一種非常奇怪的合擊之術，除非自己能迅速殺死其中一人，否則以剛才兩人所顯示的絕世功力，最後只是落得與敵偕亡的結局。但現在已勢成騎虎，任何一方稍一退讓，敵人便因爲氣機牽引而自然出擊，那麼只有加速敗亡之勢。

宋天南和鐵顏開始移動，他兩人踏著不同的步伐，宋天南踏下的是索橋木板的聲响，鐵顏踏下卻是石聲，每一步踏下剛好是伙伴脚步聲的間隙處，做成一種奇異之極的節奏，配合著矛劍籠罩著傳鷹的漫天殺氣，便像漁翁收緊魚網，一步一步向傳鷹迫來，換了是一般的高手，在這兩人的壓力下，早已發起瘋來。

傳鷹面容如岩石般堅定，强壯的肌肉顯示出無限的力量，在太陽餘暉閃耀生光，長刀高舉過頭，强大的殺氣橫亙在橋頭。

當兩人迫近傳鷹一丈之內時，兩人絕無先後地一齊暴喝，聲音便如一人所發，鐵顏鐵矛由下標上，直刺傳鷹咽喉，宋天南劍化青光，飛身躍起，幾乎不分先後地向傳鷹頭頂插下。

傳鷹大喝一聲，當矛劍一齊攻至之時，突然躍上半空，背向鐵顏，長矛閃電擊中他背上鐵盒，傳鷹在空中噴出一口鮮血，借那一矛之力，閃電一刀向宋天南擊去，刀劍相交，長劍寸寸碎斷，宋天南知道傳鷹以絕世奇功，將鐵顏畢生功力所聚的一擊，轉嫁到他身上，加上傳鷹本人的蓋世神功，自己不啻同時受兩大高手的威力，大駭之下，運起八師巴所傳逃命之法，整個人突然蜷伏如龜，肩上血光一現，宋天南便如一個大球向後滾去，一路口中鮮血狂噴，但藉這龜縮大法，已化去那必殺一刀，拾回性命，但說到要再動手尅敵的話，卻是休提。

鐵顏一矛刺在傳鷹背上的鐵盒，心中狂喜，滿以爲自己這疾比迅雷的一擊，無論敵人有何種功力護體，也必將立斃當場，豈知一矛刺上鐵盒，驚覺矛尖所觸不但沒有絲毫鐵質的感覺，反而軟如棉花，自己全力的一刺，竟被傳鷹以陰柔之力所化，彷如泥牛入海，鐵顏大喝一聲，第二矛緊接刺出。

傳鷹以至陰至陽至柔之力，吸取了鐵顏無堅不摧的一矛，再將其一矛之力，轉化爲至剛至陽之力，一刀便已將宋天南殺得重傷落荒而逃。但他雖能轉化了鐵顏一矛，但卻仍未能化去鐵顏那一矛的殺意，即時受了內傷，幸好當時噴出了一口鮮血，化去了瘀滯，內傷大爲減輕，但對生死決戰，是有一定的影响。這時鐵顏的第二矛又刺了過來。

鐵顏只見敵人的刀勢在自己矛尖前極小的空間內迅速移動，一下刀背便撞上自己的矛尖，一股强大的力量把自己向前一帶，自己幾乎要衝落索橋下的急流，大驚之下，急忙硬是抽矛後退。在同一時間，傳鷹長笑一聲，整個人躍出索橋，一枝箭似的投向索橋下的急流。

傳鷹已下墮了十餘丈，突然一條長達二十丈餘的長索從宋天南那邊崖上凌空飛來，直向傳鷹脚上捲去。這時傳鷹正頭下脚上，抬頭一望，只見對崖一個苦行僧模樣的天竺人，正揮舞著這條長索，急忙一縮脚，打了個觔斗，變成頭上脚下，長索靈蛇般一收，整條長索貫滿眞力，箭也似的向急墮的傳鷹刺來，這時傳鷹又已下墮了丈餘，那索橋已顯得很遙遠，傳鷹大喝一聲，長刀閃電劈在長索尖上，全身一震，一口鮮血噴出，直向橋下急流墮去，沒頂不見。

赫天魔在傳鷹一刀擊在索尖時，胸前如受雷擊，霍然向後疾退了五步，也張口噴了一口鮮血，他仗著自己在實地運功蓄勢而發的優勢，佔了點便宜。他身爲天竺的武學宗匠，不屑與人聯手對付傳鷹，所以待傳鷹跳落深澗時，才以天竺運索秘技，謀求一擧在半空斃敵，豈知敵人功力高絕，雖身在半空難以借力，但仍能擊索傷敵，心中駭然，但赫天魔心志堅毅，絲毫不感氣餒。

赫天魔長嘯一聲，躍出高崖，也投落那五十丈下的急流，御尾追去。

* * *

傳鷹跌下深澗的急流中，隨水向下流沖奔，勉强提起一口眞氣護身，以免撞上石頭時受傷，這處比之地底急流，便如小巫見大巫，但今次傳鷹跌下急流之前，已接二連三受傷，一口眞氣運轉困難，不要說遇上剛才那些高手，只要來十數個普通蒙古兵，自己便難免受辱被擒。這時天色已漸暗下來，心想這可能是唯一有利自己的條件，若能運氣調息，默運從戰神圖錄領悟而來的方法，捱到天明，到時便有可拚之力，問題只是追殺自己的人，是再也不會給自己這個機會了。這傳鷹心志堅毅之極，反而激起死裏求生的意念，決意與敵人週旋到底。

這時天色已全黑，傳鷹給沖到草叢處，被橫伸出來的矮樹一阻，勢子登時緩了下來，傳鷹乘機抓緊樹椏，便向岸上移去，待爬到上岸，早已渾身疼痛，不能動彈，就在此時，天際一陣悶雷，電光交閃，一場大雨便轟轟地打下來，雷電交加，竟是一場大雷雨，傳鷹心下大叫不好，連忙向高地爬去，要知這等豪雨，必使溪流急漲，洪水沖下，受傷的傳鷹不待敵人動手，自己便已一命嗚呼了。

這時赫天魔正從後隨急流沖來，他混身銅皮鐵骨，也不怕湍流尖石，流水轉急，雲眼便把他沖過了傳鷹上岸處，這赫天魔在禪定上的功夫極是高深，一過了頭，便即醒覺，但大自然的力量，豈能輕侮，一瞬間赫天魔便被急流帶下了五六里，好容易才找到機會，攀上了一棵大樹伸出來的橫枝，爬了上岸。

赫天魔功力深厚之極，一爬上岸，調息了半炷香的工夫，便已回復功力，展開身法，逆流奔上，走了里許，只見前面一座大刹，隱約露出火光，這時雷

雨交加，天地盡是黑漆一片，只有電光交影之下，才看到高山峻嶺，重重樹影。

赫天魔心中一動，暗忖這如此豪雨之夜，要在這等深山找一個人，無疑大海撈針，不如躺在這古刹之內，來個守株待兔，碰巧敵人受傷之後，不知自己跟踪，說不定也因避雨療傷，進入此寺，至不濟自己也可待雨停之後，才出外追踪，何愁敵人逃出羅網，轉身便向古刹走去。

在電光中，看見古刹極高，門上有塊橫匾，寫著「空山靈寺」，知是這千里崗八大奇景之一，但野草蔓生，久已荒廢，殿門虛掩，裏面隱透火光。

赫天魔推門而入，門內是個天井，過了天井，便是大雄寶殿，火光便是由殿中發出。赫天魔也不猶疑，直向大雄寶殿走去。

雷雨交加下，古刹進口處的天井幾成澤國，赫天魔赤脚涉水而過，大步走入大雄寶殿內，看到了一幅極爲詭異的現象，只見在這日久失修大雄寶殿寬大的空間內，在殿心處有一張長案，案上放了個高約二尺的神主牌，前面供奉了一排正熊熊燃燒着的香燭，燭光把整個大殿掩映在紅紅的火光下，赫天魔運功一看，見到神牌上寫著「先夫祝名樹」幾個金字。

七個身穿白衣的人，背向著長案圍了一個圈，其中一個身材較嬌小的，卻席地而坐，戴著斗篷低垂著頭，看來是個女子，其他六個白衣人，年齡參差，最老的有五十來歲，最年輕的年約二十，幾個面向赫天魔入來的方向的白衣人，都用眼緊盯著赫天魔，看來有點緊張。

在大殿的四週散立著三個人，一個是身形頎長的女士，背插長劍，另一個是商賈模樣的胖子，手中長刀已經出鞘，還有一位是頗具氣度的大漢，腰上纏著一條黑幽幽的長鞭。

那五十來歲長著鬍子的白衣人道：「朋友看來只是過路之人，今晚這處乃江湖人生死約會之地，朋友便請立刻上路。」此人似是白衣人之首，語氣間也很客氣，顯然對頭難纏之至，故不想節外生枝。

赫天魔面無表情的道：「荒山暴雨，我只求方尺避雨之地，閣下的事，本人絕不過問。」

另一個年約三十的白衣男子，年少氣盛，忍不住暴喝道：「朋友如果愛惜生命，便請立即離去。」殿內衆人除了那低垂著頭的白衣女子外，都表露出不友善的神色，只見那腰纏長鞭的大漢皺了一下眉，赫天魔都看在眼內，知道這裏以這人眼力最高。

赫天魔豈會吃這一套，自行便走向一無人的角落。

勁風霍然從後面撲來，赫天魔向後迅速移動數尺，身體奇怪地以高速左右擺動了幾下，脅下已挾著背後偷襲的兩枝長劍，兩個偷襲的白衣人，給他以背撞得倒飛出去。跟著一陣兵器出鞘之聲，除了那坐在地上的女子外，剩下的五個白衣人已把赫天魔圍了起來，而那文士、商賈和大漢，只是袖手於遠處觀看。

一把柔美的聲音便在這時响起：「先生既然執意留此，我們也不能勉强，還望今夜之事，所見所聞，代爲守秘，我們便感激不盡。」赫天魔見那女子抬頭說話，露出了一張極端秀美的俏面，白晰的肌膚，在火光和閃電下，有一種不屬於這世間的美態，赫天魔一時呆了，忘了答話。

女子見赫天魔凝視自己的雙眼，精芒暴射，眼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坦誠，所以雖然被盯視，心中卻沒法升起一絲怒氣。

那老者乾咳一聲，赫天魔忽然驚覺，遊目而顧，只見殿內大部份人的目光，竟都集中在那女子身上，彷彿她身上有專攝取眼光的磁力。

赫天魔道：「守秘一事，定當遵從。」說完也不打話，將雙劍交回白衣老者，便走到一角，盤膝坐下，運起天視地聽神功，方圓十丈內每一下雨點聲，每一下身體移動的聲音，甚至蛇蟲爬行，空中飛鳥振翼，也全在他聽覺的監視下，惟一的困擾，就是腦海中不時重現那女子說話的情形。七個白衣人又回復先前的位置和姿態，剛才的短兵相接，彷似從沒有發生過一樣。

在雷雨交擊的聲音下，赫天魔聽到一陣輕微步聲，以驚人的高速由遠而近，到了大雄寶殿神像後的入口，便停了下來。這人輕功之高，赫天魔也覺心下駭然，暗忖自己也不外如是。這人停下來後便一無聲色，只見廳內各人還是如在夢中，不由暗爲那女子担心。赫天魔暗中伸指一彈，一縷指風，擊在佛像後的木柱，發出「噗」的一聲。

衆人一齊驚覺，老者大喝一聲：「誰？」

長笑响起，一個面目深沉的老人，鬼魅似地疾衝而入，七名白衣人，七把長劍，構成一個聯合的劍網，漫天遍地向他捲去，這七人顯然練就了聯擊之術。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空手迎上，兩支劍已當空刺來，老者使出一招，兩手閃電間分別拍在刺來的劍背上，只見持劍的兩人全身一震，身形一滯，幸好這時另外四把劍已從四個不同的角度刺來，老者急忙應付，雙手幻出滿天掌影，同時雙脚連環踢出，刺來的幾劍，幾乎在同一時間內給他震開。赫天魔一看便叫糟，因爲這幾人構成的劍陣雖精妙絕倫，暗合五行生尅之理，可惜功力和老者相差太遠，老者利用他們的長劍，不斷傳出他驚人的內力，把他們震得血氣浮動，看來落敗是遲早之事。只見其他那三人已各提兵器在手，在旁虎視眈眈，但也是已看出形勢不妙。赫天魔心想如若親自出手，亦沒有必勝把握。那女子卻仍垂著頭，露出白晰動人的粉頸，似乎衆人的成敗，與她完全沒有相干。

老者一陣長笑，戰局大變，廟內爪影滿空，白衣人長劍紛紛脫手，老者似乎有心賣弄，將奪來的長劍紛紛向上擲

去，轉眼間大雄寶殿上的正樑上，一排整整齊齊的插著七柄長劍，白衣人卻倒了一地，看來都被點中穴道。

那胖子和那中年文士同時出手，胖子別看他身形肥胖，但行動起來卻是靈活如貓，一把刀毒蛇似地從左側攻向黑衣老者，中年文士一閃便已去了黑衣老者的背後偏右處，剛好是如果黑衣老者望著胖子時，眼角的餘光便不能顧及他的死角位置，兩人雖然以前從未試過聯手，但同屬高手，故一開始便能配合。

這兩人兩劍一刀，同時發動，黑衣老者整個人全被籠罩在刀光劍影下，刀劍捲起的勁氣，在大殿內做成無數氣旋，即使遠處一角的赫天魔，一頭長髮亦隨風而舞，案上的燭火，受不住勁風的吹襲，頓然熄滅，大殿忽成黑暗世界。

在漆黑裏，只聽到一串清脆的響聲，赫天魔知道這是老者以手指彈在刀劍身上的聲音，此人在如此黑暗的雨夜裏，居然能準確地彈中四方八面擊來的利器，確有驚人絕藝。只聽中年文士和胖子嘿嘿痛呼，顯見處在下風。

突然間一聲暴喝，大殿的空間生起一種强烈的呼嘯聲，這時電光忽閃，赫天魔一霎間便看到那一直未出手的大漢，腰上纏著的長鞭已在手上展開，把黑衣老者迫在一角。中年文士和胖子分別跌坐在牆邊、臉色灰白，都受了不輕的內傷。那白衣女子依然坐在案前，在電光下俏臉更是秀美絕倫，態度安詳，但赫天魔卻從其中感覺到那是一種已下了必死決心後的安靜，帶著一種難言的悽美，其他七個白衣人橫七豎八，東倒西歪躺了一地，一點動靜也沒有。

閃電後一下暴响，整個大殿又回復黑暗，只聽到鞭風呼呼，拚鬥的兩人都悶聲不响，這中年大漢的功力比適才的中年文士和胖子，顯然高出甚多。突然間兩聲輕喝，鞭聲完全靜止，只有舖天蓋地的雨聲，和山風的呼叫混雜在一起。這時電光連閃，在被照得整個煞白的大殿內，中年大漢和黑衣老者相距剛好是那條兩丈許長鞭的距離，中年大漢依然手執長鞭，但鞭尖已到了黑衣老者手中。中年大漢面色忽紅忽白，處於下風。

一陣雷响後，大殿又回復黑暗，大漢的呼吸愈來愈重，突然間大漢悶哼一聲，跟著便是背脊撞在牆上的聲音和倒地聲。

一把低沉乾澀的聲音响起道：「逆風鞭陸蘭亭！」另一把沙啞的聲音道：「畢夜驚名震黑白兩道，果是名不虛傳。」赫天魔一聽逆風鞭陸蘭亭的聲音，知道他已受了重傷，一時再也不能動手。這畢夜驚武功絕世，在短時間內殿內衆人不是受傷便是穴道被制，也不知他下一步的行動，是否便要對付那白衣麗人。

忽然間大殿燭火再起，那白衣美人正站在案前，手中還拿著火摺，眼光一瞬不瞬的瞪著黑衣老者，使人奇怪外表這樣柔弱的一個俏佳人，眼神中竟可透出如此堅決的意志，予人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

畢夜驚面無表情的道：「拿來！」

女子道：「信函便在案上的神牌內，我方既已一敗塗地，自然遵守諾言。」她嬌美的聲音娓娓動聽，好像在閒話家常，一點也不似面對生死强仇大敵。

畢夜驚嘿嘿一聲道：「那長案雕工精巧，必非此荒棄了的廢廟之物，居然專誠從別處移放在此，定是包藏禍心，別怪老夫手下無情，盡送爾等歸天。」說到這裏，眼神掃過赫天魔臉上，赫天魔如給電光掃過，心下一凜，暗忖這老傢伙眼神好凌厲。不知他要如何處置自己這局外人。

畢夜驚其實心下亦嘀咕著，他眼力高超，一進殿便知赫天魔是個難惹的高手。見他一直毫無動靜，心想只要他不阻礙自己取得函件，亦無謂節外生枝。

那白衣女子道：「畢夜驚你既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如我們來個賭約，假設這長案毫無陰謀，你便給我們三年時間，再決雌雄。」

畢夜驚一陣狂笑道：「老夫何人，豈會受你所脅，區區長案，豈能阻我。」說完便直向案前迫去，他故意一步一步走去，到女子前三尺才停止，冷厲的眼神緊盯在女子的俏臉上。他全身功力提起，只要女子有任何異動，即加以撲殺，他縱橫江湖多年，深知陰謀技倆，層出不窮，所以凡事絕不掉以輕心，這亦是雖然仇家遍佈天下，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

那女子在畢夜驚的殺氣迫壓下，只覺如入冰窖，全身發冷，感到意志和精神均已接近崩潰的邊緣，其實假若不是畢夜驚已收斂起大部份的功力，便只是他身上所發出的殺氣，全力施爲下，白衣女子早已倒地七孔流血而亡。這時廳內各人均受傷，已無力理會，只有赫天魔一人，可以出手。

畢夜驚說：「祝夫人你青春少艾，尚有大好光陰，那函件不過身外之物，我即使得到，亦未必能有多大作爲，一個不好，反招殺身之禍，況且你今次約我前來的信中，言明若你方敗北，便須取出信件，若爾等言而無信，豈能立足江湖，我看快劍門不如從此除名吧！」這畢夜驚老謀深算，心中暗忌赫天魔，所以句句話都合情合理，軟硬兼施，硬使躍躍欲試的赫天魔，感到難以「仗義」出手。

這時殿外風雨交加，强風捲進大殿，使燭火跳動不停，整個大雄寶殿忽暗忽明，一個面目陰沉的老者，緊迫在一個絕色佳人面前，紅顏白髮，形成一個極盡詭異的局面。

畢夜驚收起了部份功力，祝夫人壓力頓減，輕輕吁出一口氣，突然間檀口一開，一道白光閃電向畢夜驚面門射去，那白光迅快之極，畢夜驚只在三尺之外，這等距離，眼看便不能躲過。

畢夜驚不愧是個黑道宗匠，他一見那祝夫人張口時的姿態，便覺不妥，要知道一直以來那祝夫人說話時，都只是櫻唇微動，突然這樣大幅度的張口，實無道理，畢夜驚已知糟糕，他的反應亦是迅疾無倫，整個人便自向後彈去，跟著硬把頭向後一仰，硬生生向後倒下，

白光剛在鼻尖幾分上掠過，確是只差毫厘。

畢夜驚一退之下已到了兩丈開外，當他的背脊離地上還有半尺時，突然回彈而起，隔空一拳向女子擊去，周圍的空氣受眞氣震蕩，整個大殿突如在嚴冬，他這一拳是下了必殺的決心，白衣女子雙眼現出了一種絕望的神色，也不閃避這兩丈外擊來的一拳。

眼看祝夫人就要當場身亡，一條人影迅若蝙蝠一樣，從一邊牆角滑翔似的飛過來，就像脚不沾地似的，四丈的距離，一霎間便已飛越，竟以背脊擋在那祝夫人身前，剛好迎上畢夜驚無堅不摧的內家拳勁，「蓬」的一聲，這人以背硬接了這黑道魔王的全力一擊。

祝夫人只見這人全身一震，身子向自己略一傾來，眼鼻口即時流出血絲，正是剛才進廟那形狀古怪的西域人，祝夫人自然伸手一扶，只覺觸手處剛好是那人的雙肩，感覺得那寬闊强壯的肌骨，不知怎樣忽然心中稍安。那人連忙再站直身體，祝夫人知道此人必是天生硬漢，不欲接受女流的扶持，連忙縮回雙手，那人眼中露出感激的神色，祝夫人的直覺告訴他，這人必是堅毅卓絕之士。

畢夜驚一拳隔空擊中赫天魔的背脊，心中一喜，心想這也是你恃强出手的報應。但跟著卻是心中一驚，原來赫天魔擋在祝夫人的身前，背脊奇異地弓起，在拳勁迫至，便輕微地左右擺動，畢夜驚只覺拳勁竟被卸去了大半，跟著蓬的一聲，赫天魔本身的護身眞氣遇襲反震，兩丈外的畢夜驚也不禁退了兩步。畢夜驚乃武學大家，一動手便已知遇勁敵，現在敵人雖未立斃當場，但必已嚴重受創，他又豈會予敵手喘息之機，身形一閃，一隻手伸出似爪非爪，另一隻手半握著拳，一躍而前，好像一隻老虎攫羊一樣向正以背對著他的赫天魔撲去，這一下亦是極爲毒辣，這時祝夫人剛在赫天魔的前面尺許處，如果赫天魔躲開的話，祝夫人亦不能倖免，畢夜驚一代魔頭，處處制敵機先。

畢夜驚在離開赫天魔七八尺處，拳爪齊出，他這一擊實在大有學問，他左手擊出那一拳，若有若無，勁力陰柔之極，右手一爪，卻發出剛勁之極的五縷指風，假若赫天魔重施故技，要以怪異的動作卸去自己左右手這樣不同性質的幾種力量，必然吃虧。

赫天魔倏然退後，面上卻對祝夫人露出了一個微笑，配合他眼口鼻的血絲，形狀怪異。但祝夫人卻覺得這個微笑含著深厚的眞誠，正是壯士一去不復還那種決心，她對這個毫不認識的陌生人，忽然升起一種倚賴的心情。赫天魔這一退，背脊便迅速迎向畢夜驚的一拳一抓，畢夜驚不由大喜，暗忖你自恃護體神功，今回必吃大虧。立即全力出擊。

眼看畢夜驚一拳一抓，便要擊在赫天魔背上，驀地赫天魔雙手竟完全沒有可能地，反扭向後，分別擊在畢夜驚的左拳右爪上，畢夜驚猝不及防，只覺敵人擊來的兩手，拳中帶掌，掌中帶指，勁力變化微妙，一驚之下，連忙施出看家本領，轉眼間赫天魔背著身子和畢夜驚交手已超過了十招。兩人著著搶攻，極度驚險。那祝夫人在旁看着，第一次露出關心的神色。

祝夫人看他身法怪異莫測，有時像一塊僵硬的木板，硬是移左移右，有時卻像條八爪魚，手脚每從不可思議的角度出擊，以畢夜驚這等驚人的身手，也有點應接不暇。赫天魔突然仰身躍上半空，雙手施展一套怪異的手法，凌空向畢夜驚狂風驟雨地攻下。畢夜驚一面應付，一面啼笑皆非，自己所擅長的天魔擊三大散招，正是凌空下擊的招數，昔日驚雁宮之役，便曾使當代高手韓公度窮於應付，並因此被顏列射以絕世箭技所殺，今日這形象怪異的西域人，卻以己之道還施己身，眞是有點諷刺。

但赫天魔卻暗中叫苦，剛才受了畢夜驚一拳，雖以天竺秘技化去大部份勁力，但畢夜驚超過六十年的魔功，非同小可，當時已受了嚴重的內傷，全仗自己的怪異秘招，在敵人急不及防和出乎意料下，佔了先機，著著搶攻，堪堪戰了一個平手，這還是自己博通西藏和天竺兩大系統的絕技，奇功秘藝層出不窮，但敵人氣脈悠長，技藝精湛，鬥了下來，敵人已站隱陣脚，沉著反攻，赫天魔迫不得已下才施展這凌空下擊的秘技，但剛才壓下的內傷，已隱隱作痛，很多更精妙的手法，也難以施展，正是外强中乾。畢夜驚嘿嘿冷笑，顯然已洞悉自己底細。

祝夫人已看出戰況不利，剛才赫天魔硬捱畢夜驚一下劈空拳，口鼻眼滲出血絲的情況，仍是形象鮮明，當時他面向自己，所以對他的受傷比誰都清楚，一看情勢危急，心下便有計較。

畢夜驚忽然怒喝連聲，原來祝夫人一手便攫取了案上的神主牌，一閃身便隱沒在神像後，不問可知是要從後門逸去，畢夜驚如何能不大發雷霆。連忙全力擊出數拳，硬把赫天魔震得飛向一角，疾向神像後追去，當離轉入神像後的通道還有半丈距離時，腦後生風，畢夜驚估計來勢，知道如果自己對後面襲來的物件，置之不理，定難逃受傷之禍。心下勃然大怒，殺機已起，這畢夜驚也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這時完全放下祝夫人逃走之事不理，將心神專注在快速殺死這個糾纏不休的對手身上。他急速轉身，恰巧見到赫天魔揮舞著一條長索，靈蛇似地把自己圈在漫天索影裏。畢夜驚仰天長嘯，全力攻去。

赫天魔知道其實祝夫人是想犧牲自己，引走畢夜驚，使自己可以逃過大難。心下大爲感激。暗忖這畢夜驚武功驚人，兼且老謀深算，縱使自己未受傷前，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更何況身負內傷。現在他正遷怒於己，以他遠勝祝夫人的輕功，殺了自己之後，仍將有充裕的時間，追上祝夫人，不如自己逃出趕在他之前與祝夫人會合，憑自己博通天下的秘術，也可多幾分生機，腦海裏不禁盤旋著逃生之法。

畢夜驚一改戰術，施展一套大開大闔的拳術，每一拳擊出，都帶起一個氣旋，氣旋和氣旋互相衝擊著，赫天魔知道當氣旋把自己完全包圍著，壓力便會愈來愈大，那時不要說逃走，便是呼吸也有所不能，心下知道現在正是逃走的最後機會了。

* * *

祝夫人纖美的身形衝出了靈山古刹的後門，手上捧著那神主牌，走進了漫天的風雨裏，連忙展開身形，她別的武功不行，輕功卻是不弱，這一發足逃命，速度也很快。在慌不擇路下，只知向荒野處奔走，電光一閃時，周遭驀地一片發白，刹那間雙眼被電光照射，甚麼也看不見，跟著一下轟天震地的雷响，使人甚麼也聽不到。

在風雨交加下，她拚命往前走，全身已濕透，露出美好之極的成熟線條，天氣愈來愈寒冷，強忍著才不致牙齒打震。就在這時，淙淙的水流湍奔的聲音，鑽進她的耳內，電光再閃，就在大地被照得煞白的那一刻，她看到了一生中最奇異和驚人的壯麗景象。

* * *

赫天魔逐步向牆角退去，畢夜驚正慢慢提聚功力，準備一舉斃敵，他心下也暗駭敵手的驚人韌力，就在這時，忽見赫天魔向自己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心下一凜，接著一道綠光從赫天魔衣襟內疾射而出，竟能穿過自己所佈下的拳勁，迎面向自己標來。畢夜驚何等眼力，一看便見是條全身透綠的小蛇，顯然是奇毒之物，大喝一聲，一口眞氣吹出，那蛇嘶的一聲，全條爆開，一陣毒霧迅速擴散，畢夜驚不敢犯險，連忙躍後，同時間轟的一聲只見綠霧後漫天塵土，牆上現出一個大洞，赫天魔竟然硬生生以背脊撞破了廟牆，逃之夭夭。

畢夜驚嘿嘿一笑，也不理赫天魔，反向祝夫人逃走的方向追去。

* * *

在雷電風雨中，電光閃耀的刹那，在急流旁一塊空地上，一個只穿短袴的雄偉男子，在豪雨下隨電光舞劍，雖然祝夫人離那男子有十丈之遠，但卻竟然隱隱聽到他長刀劃空而過所生出的風聲，刀勢帶起的氣流，冰寒徹骨，使她不禁混身顫抖，整個人快接近崩潰的邊緣。這人的刀氣竟可籠罩方圓之內十丈，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祝夫人看著這人的刀勢縱橫開闔，心內泛起一片慘烈的感覺，便如千軍萬馬對壘沙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莫非這人竟是戰神的化身。

突然間這人飛身而起，一躍至六丈高下，長刀向頭上虛空一刺，剛好一道電火，劈在他手中長刀上，只見高壓的電流，把整把長刀殛得電火四射，跟著整個人給包在電光裏，在黑漆的夜空上，望之便如雷神下降。祝夫人嚇得目定口呆，芳心一陣亂跳，似欲脫口而出。

那男子依然保持兩手高舉長刀的姿勢，電光從他的身體倒流而集中到長刀上，當他從高空下降回地上時，突然大喝一聲，雙手持刀閃電劈下，驚天動地的轟隆一聲，祝夫人只覺大地震動，整個人倒摔在地，只見那男子面前的地上畢直的裂開了一條長約三丈的兩尺寬長坑，坑上還有些電光的餘波，歷歷作响，竟然是他一刀之威力所造成的。

那男子左手持刀，右手輕輕撫摸刀身，在雷電交加的黑夜裏，有一種超然獨立的風采。祝夫人得覩異象，心神波動難平，也不知是否在惡夢之中，卻又沒有法子醒過來。

男子長嘯一聲，如龍吟深谷，久久不竭，轉過頭來，望向祝夫人的方向。這時雷聲已開始逐漸疏落，傾盆大雨，轉爲絲絲細雨，夜月若隱若現的掛在天空上，看來便像水中的倒影，那男子在夜色中雙目如閃電，似乎已洞悉宇宙一切的奥秘。

那男子畢直走至坐在地上的祝夫人面前，伸手作一個要扶持的姿態，祝夫人連忙起身，卻立即感到尷尬萬分，原來她濕透的衣服，都緊貼身上，美麗的胴體若隱若現，在這男子似有透視能力的目光下，這身濕衣簡直完全沒有蔽體的作用，眞的不知如何是好，俏臉不由紅霞滿佈。

那男子雖然半裸著身，但仍然瀟洒自然的道：「在下傳鷹，姑娘你夜闖深山，未知有何急事？」說完目光大胆地在她身上巡遊，完全是一副登徒浪子的樣子。

祝夫人見他胆大無禮，心中震怒，但刹那間忽然直覺到傳鷹巡視自己美妙的線條時，眼中絲毫不露些微色情的成份，反而澄澈如湖，有一種超然的風度，祝夫人發覺自己再也不能爲他生氣，同時亦看到這傳鷹天庭廣闊，眼正鼻直，實忠天地之靈氣而生，如此人才，確屬罕見。

祝夫人道：「荒山野地，禮數不周，還望傳先生莫要見怪！」

傳鷹宛然一笑道：「姑娘請別怪在下無禮，我對那些所謂世俗之禮，一向不大遵從，姑娘麗質天生，實具天地至美之態，使我有悟於心，先此謝過！」

祝夫人心想：這人佔了便宜還在賣乖，但聽他說話溫文爾雅，隱含至理，又稱讚自己，不由開心起來。剛想說話，傳鷹舉手阻止，祝夫人一下錯愕，只聽傳鷹向著數十丈外一個樹林道：「朋友既已到來，便請出來一敍。」

這時雨已歇。月色重新洒遍大地，映起地上的積水，眞是使人懷疑身在夢中。

在月色下一個黑衣面目陰沉的老者大步踏出，原來是畢夜驚。

祝夫人大驚失色，一退後，不自覺地躲在傳鷹寬敞的虎背之後。

畢夜驚心下嘀咕，當日驚雁宮一役，已知此子功力高絕，而且現在的功力似乎更見精進，觀乎其眼神氣度，在平生所遇的人當中，只有魔宗蒙赤行和蒙古國師八師巴可堪比擬，這實在是驚人之極，當日八師巴預言此子在秘道內必有奇遇，看來已成事實，這敵手高深莫測，實在不宜力取。

畢夜驚道：「朋友別來無恙，今日來

此，只是希望取回應得之物。」也不待傳鷹答應，便轉頭向祝夫人道：「你我以比武爲賭約，勝者得物，今我已大獲全勝，應得之物，便請交來。」傳鷹見他說得那樣冠冕堂皇，惟有待在一旁。

祝夫人道：「那西域人怎樣了?」她故意在這關頭問上一句。

畢夜驚自顧身份，當不能編造謊言，便答道：「那漢子確已爲你竭盡所能，也難怪你心中記掛著他。他已經落荒而逃了。」這畢夜驚確是老江湖，特別指出祝夫人這個時候還提起赫天魔，顯有男女之私，他巧妙地利用男女間微妙的妒忌心理，製造傳鷹和祝夫人間的矛盾，望能湊效。

祝夫人吁了一口氣，放下心來，但同時又偷看了傳鷹一眼，似乎生怕他不高興，這種心情，連自己也難以理解，想起自夫君逝世，至今向自己追求的實在大不乏人，自己仍是心如止水，不知爲何今晚這兩個陌生人，都使自己舉止失措，大異平常。她的思想，突然被畢夜驚的話聲打斷。

「那密函便請賜還!」畢夜驚的語氣非常有禮。

祝夫人蘭心慧質，道：「這密函我已依約交你，但你當時誣蠛我佈下陷阱，不肯取密函，還圖謀加害於我，所以你我之約已然取消，取函之事，再也休提。」

這番話眞假混雜，畢夜驚只覺有口難言，心下盛怒，暗運功力。

傳鷹即時產生感應，喝道：「畢夜驚你取函也如未取，我豈肯放你生離此地，多說無益，讓我取下你項上人頭，以祭韓先生在天之靈。」

畢夜驚這一生人，只有人見到他避之則吉，豈有如此被當面喝罵，他生性陰沉，也不鬥口，淡淡道：「小子報上名來。」

傳鷹見他盛怒之下，居然仍能氣度沉凝，全身不露絲毫破綻，也不禁心下佩服道：「在下傳……」他的名字還未說完，畢夜驚已如一頭大鳥般凌空撲來，他一出手便已用上了天魔擊三大散招，昔日韓公度便是在這三大散招吃了大虧，致被冷箭所殺。畢夜驚已全力出手。

傳鷹一聲長笑，鎮定如常，左手一刀，迎向當空躍來的畢夜驚劈去，右手輕輕一摟祝夫人的蠻腰，再輕輕一送，祝夫人有若飄羽地飛越三丈之外，落在一個軟草坪上，他這幾下動作行雲流水，便似已經操作了千百次一樣。

畢夜驚頭下脚上向傳鷹撲來，雙手幻出漫天爪影，傳鷹劈來一刀，看似簡單平實，那知留心之下，既不知刀勢是從何處來，也不知刀勢要作何種變化，他甚至不知道刀勢是快是慢，只覺這一刀已包含了宇宙生生不息的變化，無窮無盡，無始無終，畢夜驚大駭之下，也不理刀勢，竟然一掌向傳鷹劈去，另一手卻抓向刀鋒。正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傳鷹心下暗讚，暗忖自己適才借雷電練劍，領悟出刀道的至極，精氣神已達到最佳狀態，這一刀蓄勢待發，實蘊天地之威，除非是無上宗師令東來或魔宗蒙赤行等武學大師，才可以出手化解，這畢夜驚捨身殺敵，自己勢不能與他同歸於盡，被迫收刀，也是可解此刀之危的一個方法。長笑一聲，說退便退，連人帶刀，已站在祝夫人旁邊，好像從未出過手一樣。

畢夜驚倖逃大難，心胆俱寒，暗萌退意，但傳鷹長刀遙指，仍把他罩在刀氣之內。

傳鷹大喝一聲，長刀再度劈出，刀光迅速越過三丈的距離，劃向畢夜驚，劈散了漫天爪影，跟著鮮血飛濺，畢夜驚掠空退走，轉瞬不見。

祝夫人目定口呆，這個似乎永不會被擊敗的惡魔，現在負傷落敗而逃，這傳鷹的刀法已到了君臨天下的地步。傳鷹回頭望來，苦笑一下道：「此人武功之高，實我平生僅見，竟能在我刀法的巔峯狀態下，仍能帶傷而逃，他日必是心腹大患。」

祝夫人噗嗤一笑道：「他最多也是你的心腹小患，你才是他的心腹大患。」神態嬌美之極。

傳鷹一呆道：「姑娘還未請教。」

祝夫人道：「先夫姓祝，我本家姓蕭，小字楚楚。」

傳鷹道：「果然好名字，不如我便叫你楚楚好了。」

傳鷹不拘俗禮，興之所至，便任意行事。

祝夫人道：「那麼我便叫你傳大哥好了!」神態甚是歡喜。

傳鷹道：「我現在受強仇大敵所追殺，雖然武功精進，但敵人亦非好惹。」語聲一頓，似乎陷入思索中，祝夫人望着這男子，極盼望能分担他的憂慮。

傳鷹皺皺眉，一面思索，緩緩道：「其實已出現的敵人，勢力已強大得足以將我殺死，但對陣之時還需配合天時地理和人爲的戰術，未至最後，難定勝敗，所以我夷然不懼。但我心中卻知道有一至强至大的敵人，這人如附骨之蛆，暗伏在我心靈內，找尋我的破綻，偶不小心，便要遭殺身之禍，這才是我心腹大患。」又看了祝夫人一眼，只見她一面關切，不禁加了一句：「不是心腹小患。」

祝夫人忍不住笑了出來，望了他一眼，心想此人不知何時才會正經做人，居然在這個時刻，還要跟她開玩笑，但轉念一想，又覺愁腸百結。

傳鷹道：「楚楚，你告訴我附近那裡有安全的地點，待我將妳送抵該處，我才繼續趕往杭州。」

祝夫人一聽要分手，不覺心下黯然，但她善解人意，況且此乃無可避免之事，也不想加重傳鷹心理負担，緩緩點頭，但眼眶先已紅了。這剛認識的男子，已成了自己最親近的人。

傳鷹也不是不知她的心意，但自己身負重任，必需於七月十五日，將岳册在杭州交予龍尊義，如果將這樣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帶著上路，不要說在動手時變成負累，最怕自己把持不住，男歡女愛，那才誤事。

祝夫人心內離愁別緒，那知傳鷹想

著的，卻是這等念頭。抬頭道：「傳大哥，先夫的同門和來助拳的朋友，均在廟中，我們可否先和他們會合？」

傳鷹一聲使得，也不徵求她同意，一把摟著她的小蠻腰，展開身法，便在月下迅速掠向古廟。

祝夫人心中暗想，這人也的確直接了當，也不顧忌自己衣衫盡濕，而他亦赤體半露，眞是浪子異行，但心下亦了無半點反對和他親熱的意念，兩耳風聲呼呼，樹林急速倒退，鼻孔嗅著强烈的男性氣息，不禁陶醉在這浪漫的月夜裏，只希望這路程永遠走不完，永遠繼續下去。

美夢苦短，傳鷹忽然停了下來，祝夫人抬頭一望，原來已到了靈山古刹前。

傳鷹凝視著古廟的大門，面色凝重。忽然一雙纖手纏上了他的頸項，祝夫人低聲呼叫道：「傳郎，這是最後機會，求求你佔有了我。」這句話實具有高度的刺激和誘惑力，尤其是出於這樣一個成熟的美女口中。

傳鷹暗叫一聲可惜。低頭只見這美女在月色下，確是秀色可餐，明艷不可方物。

傳鷹遲疑了一刻，沉聲道：「楚楚，形勢大爲不妙，古廟中已了無生氣，充滿死亡的氣味，看來你的同伙，均已盡遭毒手。」祝夫人全身一震，從無邊慾海中驚醒過來，雙手雖仍緊纏著傳鷹，但已沒有半分綺念。

大廟內各人依然保持著祝夫人離去時的各種姿態，惟一不同的只是這些人已失去了生命，傳鷹非常小心地檢視著他們每一個人致死的原因。祝夫人站在那使鞭的大漢面前，這位深愛自己的大師兄，嘴角溢血頭骨已被人抓裂，死狀可怖之極，手中還緊緊抓著鞭把。

祝夫人心內思潮起伏，回想起當時自己雲英未嫁，快劍門名震四川，大師兄逆風鞭陸蘭亭，二師兄雙快劍梁耳，三師兄胖殺手柳原，與自己逝世的夫君祝名樹，合稱快劍四傑，不幸四人卻同時愛上自己，最後祝名樹獨得美人，其他三傑黯然離開，流落江湖。後來因密函一事，祝名樹慘遭横死，心下悲悽莫明，只覺人生便像一場永不會醒的惡夢。

這時傳鷹走到她身邊，看了陸蘭亭的屍體一會，發現他屍體下露出一個包袱，心想他與自己身材相約，不如借他衣服一穿，否則走出這千里崗，自己還赤身裸體，有失體統還是小事，但目標明顯，恐怕未到長江，便已給敵人閹割了來吃。遂不遲疑，把陸蘭亭的屍體輕輕抬起，以便解去他身後的包袱。

祝夫人被傳鷹的奇怪動作，吸引得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身上，但她正在極悲傷中，腦筋痲木非常，雖然眼看着傳鷹的一舉一動，卻完全不明白傳鷹的舉動。

傳鷹取出一套灰色的布衣，正欲穿上，只見衣服中跌下了一封信，傳鷹拿起來看，封套上寫著「高典靜小姐粧鑒」，旁邊還附有個地址，傳鷹心想當是私人信件，便把信放在屍體上，「悉悉索索」穿起衣來。

祝夫人看到傳鷹强健的肌肉，漸漸被衣服所覆蓋，不禁留戀地看著傳鷹，暗忖他那赤身裸體的威武形象，不拘俗禮的風流瀟洒，自己日後午夜夢迴，那相思的味道，實令人生不如死。心中升起「理夢天涯憑角枕，御頭時候覆深樽，正添香處憶溫存。」的感慨。

傳鷹穿起衣服，又是另有一番風采，祝夫人深感這人氣質獨特，異乎常人。傳鷹忽然又拿起陸蘭亭屍體上的私函，對著屍體道：「我借了你一件衣服，也應爲你作一件事。」說完便把函件納入懷中放好。

祝夫人腦海逐漸平復，想起這些自幼朝夕相對的同門，已天人遠隔，對面這冤家，轉眼又要分離，人生實在沒有味道之至。一時悲從中來，再也忍不住便哭出聲來，傳鷹大步上前，將她緊緊摟進懷裏，只覺一個青春豐滿的肉體，在自己的懷內不斷抖動，胸前衣襟盡濕。

這傳鷹也很奇怪，對生生死死，從不在意，當年父母相繼逝世，他也絕無悲戚之意，這並不表示他冷血無情，而是他也覺得生也如夢，死也如夢，每一個人都正如一個提著燈的盲人，整天以爲燈火可以照明他的歸途，所以又怎知死者不正是在嘲笑生者爲他們悲傷的無知。

廟內一片死寂，旁邊，都是一片死亡的氣息，但懷內的美女，儘管悲慟欲絕，卻正發射著生命的光輝，這生與死之間，原本就只差一線之隔，就這生與死的玄妙裏，傳鷹似乎捕捉到一種超乎物質的眞理，一種超越語言的直覺和啓示。

良久，祝夫人從傳鷹懷中抬起頭來，只見這冤家滿面光輝，雙目閃動著智慧的光芒，正沈醉在深思的海洋裏。突然他眉頭一皺，露出了痛苦的神態，祝夫人心神大震，輕輕搖着傳鷹，傳鷹逐漸平復，緩緩低下頭來，懷內俏面梨花帶雨，忍不住俯首便吻在櫻唇上，祝夫人呻吟一聲，還未及表示抗議，便已迷失在靈慾交接的世界裡。

傳鷹離開了祝夫人的櫻唇，緩緩巡視的死亡景象，道：「我剛才苦思生死的問題，正要邁向一個解答這千古之謎的答案，忽然身旁覺得這已到了我思想的極限，我正要試圖超越，卻驀然頭痛欲絕，難道上天一定要我們局限在這生與死的遊戲內，任他擺佈。」

祝夫人心想這等問題，不要說去尋答案，便是說出來也教人頭痛。

傳鷹望向廟牆那赫天魔逃命時撞穿的破洞，這時天色漸白，日光從破洞透出來。傳鷹輕輕推一推祝夫人道：「楚楚，外面有人。」祝夫人心下一凜，跟著傳鷹從破洞中走出，觸目一片荒野，數里內杳無人跡。

傳鷹突然把耳朵貼在地上道：「人在地內。」略作估計，便往一處泥土挖去，只見該處泥土鬆軟，很快便現出一個人來，這人面目黝黑，不是赫天魔是誰，

這時他臉如金紙，雙目緊閉，鼻孔和耳朵也緊緊貼合，正是龜息的現象。傳鷹嘿嘿一笑，心想，當日在崖上乘人之危，以長索偷襲，令我身受重傷，幸好我從戰神圖錄得到啓示，利用雷電宇宙能量，迅速復原，現在勢易時移，此人反落得如此地步，眞應了風水輪流轉之語。耳邊卻聽到祝夫人道：「傳大哥，請你救他一救。」傳鷹側頭一看，身邊的祝夫人滿臉關切的，心頭大不是滋味，但轉念一想，便又釋然，此人既有恩於她，她求自己出手救人，先是正理，霎時間所有仇恨恩怨，拋諸腦後，將手掌按在赫天魔的天靈蓋上，內力源源輸入。

內力輸入赫天魔體內中，迅速向四肢散去，這西域人體內眞力流轉的路線，大異中土的內家身法，傳鷹爲武學的大師，一時間便沉迷在推敲赫天魔的內功心法上。

赫天魔霍然醒轉，他只是把眼張開一線，只見那美麗的祝夫人站在一旁，正俯首望著他，眼中露出焦慮的神色，顯然還不知道他已回醒，跟着便見到自己今次要追殺的目標，已穿上了一身灰衣，一隻左手正按在自己的天靈蓋，內力源源輸入自己的體內，正在替自己療傷。

赫天魔閃過幾個念頭，他精通一種可以當別人把內力輸入自己體內時，將敵人內力吸爲己用的奇功，就現在這種情形，如果他要吸取傳鷹功力，便幾乎百分之一百可以成功，他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傷勢，令傳鷹輸入更多內力。這樣做對他實在百利而無一害，一方面可以助八師巴去此强敵，自己又可以增長功力，而且傳鷹精盡力竭而亡，假設自己想得到這身邊的美女，自然是少了一個勁敵，又恐祝夫人發覺，一時間天人交戰。

祝夫人見赫天魔一聲呻吟，霍然睜開雙目，露出非常複雜和困惑的神情，那知赫天魔掙扎了一輪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假設自己竟然恩將仇報，第一個不能原諒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良知，所以一聲呻吟，放棄了這個想法。他一張開眼，接觸到的不是祝夫人的美目，而是傳鷹透視人心的眼神，赫天魔大凜，震驚得無以復加，他突然明悟到剛才傳鷹藉著和自己眞力接觸，已完全將自己心內的思想交戰了然於胸，這個原本是敵的人，竟已成爲最知心的人。

傳鷹微微一笑，所有錯綜複雜，盡在不言中，道：「在下傳鷹，未知兄台高姓大名。」

赫天魔欠身坐起，舒展了一下筋骨，答道：「小弟赫天魔，爲蒙古國師，八師巴座下四大護法弟子之一，大恩不言謝。」

傳鷹一揮手，也不待他說完便道：「赫兄功力已復，我有一事求你。」

赫天魔道：「傳兄之事，無論是甚麼，我也答應。」

傳鷹眼中露出感激的神色，赫天魔這樣說，無疑認定傳鷹絕不會要求他做任何不利於八師巴的事，這種信任，才最寶貴。

傳鷹道：「我想請赫兄護送祝夫人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並且在那處地方耽上一個月的時間，我希望赫兄能慷慨相助。」

赫天魔反而猶疑了一下，心想如果和這動人心弦的美女朝夕相對，他日情根深種，不能自拔，但又勢不能奪去傳鷹之好，那時又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這個任務，實再難找適當的人選，試問江湖上有多少人能擋畢夜驚一擊之威，況且此人已動眞怒，適才潛返盡斃廟內之人，若不是自己施展入土藏身之法，必亦難逃敵手，而且自己四大弟子已全軍盡墨，八師巴即將親自出手，傳鷹自顧不遐，實是再無他法，忽然間他了解到，傳鷹這樣做，也是迫得不已的辦法。當下答應了傳鷹。

祝夫人拉了傳鷹到一邊道：「傳大哥，你一定要來見我。我身上的密函，便先交給你。」跟着便講出這密函的來歷。原來他先夫祝名榭竟是無上宗師令東來之姪孫，三年前接到令東來派人輾轉送來的一份密函，其中有一幅指示圖，說明令東來自困於一個名叫十絕關的神秘地方，以潛修天道，並囑祝名榭於明年乙卯年春，依指示尋來，便當另有指示，豈知此信竟被畢夜驚所知，故千方百計奪取，祝名榭亦因而送上一命，當非令東來始料不及。

傳鷹道：「此函勿要交我，待我完成任務，他日自來找你，到時再作計較。此行生死未卜，這等函件，豈能隨身攜帶。

祝夫人道：「傳大哥千萬要珍重。」

傳鷹仰天一陣大笑，道：「這句話你應當向那八師巴說。」這幾日被人如獵物一般追逐，只覺已受夠了氣，現在應已到主動出擊的時間了。

＊　＊　＊

八師巴站在一個突出的孤崖之上，雄視初陽照射下的千里崗山脈，極目左方，但見山巒起伏，急流穿流其間，「靈山古刹」在急流的一旁，在這個高度看下去，便只像一個小錦盒，右邊是平原之地，千里崗山脈至此已盡，再去六十里便是人煙稠密的蘭陵鎮。

八師巴站在這裏已有一個時辰，他感到傳鷹正向著他奔來，兩人終於到了一決雌雄的時間，他多年來雖地位尊崇，勝於皇帝，且絕世天姿，高出衆生，使他縱橫宇內，未逢敵手，除了有限一兩人外，餘子盡不在眼內。兼且多年潛修藏密精神大法，其成就已遠超一般人的夢想，但遺憾的是仍未能到勘破生死的地步，所以縱使遠超常人，但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便像在一個盲人的世界內，他雖只是一個獨眼龍，已可稱王稱霸。

他對傳鷹有一種非常奇怪的預感，似乎他們之間有一種非常神秘超乎理解的連繫，所以一開始他就從思漢飛手上把追殺傳鷹的事接下來，他之所以召來四大弟子，其實並不是寄望他們眞能殺死傳鷹，而是希望通過他們，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從傳鷹的反應來思索，構思下一步的行動。對八師巴來說：這個世界

上並沒有成功和失敗，有的只是「經驗」，正如聰明和愚蠢、生和死，都是有不同的「經驗」。所以他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傳鷹這個「經驗」，來達到對大藏法輪的超悟。這時傳鷹已出現二十丈下的山路，正迅速接近。八師巴深深地鳥瞰千里山巒全景，山河秀麗，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淚下。轉過頭來，傳鷹已在十丈之內，八師巴精神大法已全力展開，他並不能預測這將在傳鷹身上引發出甚麼後果，但他倆必將在精神上，緊緊連在一起，他們再也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携手共同進入一個超越現世精神旅程的伙伴，在另一個層面裏，既是朋友，也是敵人，既是夫妻，也是父子……

拚死殺敵　完成使命

傳鷹離八師巴只有十丈外的距離，他在背上抽出厚背刀，只覺自己正在精氣神的峯顚狀態，他自信有把握把這世界上任何人劈得飛離懸崖，他一直加速，直向八師巴畢直掠去，長刀已開始劈出，八師巴只在六尺開外，全身袍服被自己的刀氣迫得向後飛揚，八師巴寶相莊嚴，雙目神光暴閃，似乎正在引頸待割，傳鷹一刀如箭在弦，不可不發。

傳鷹大喝一聲，驚天動地的一刀，在氣勢積聚得最强勁時，閃電向八師巴劈去，天地驀生變化。

傳鷹發現手中已沒有了刀，他還在向前衝著，但卻不是在千里崗的孤崖之上，而是在一個佈滿了人的市集上，他繼續走著，發覺自己，變回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忽然一種令人撕心裂肺的苦痛塡滿了胸間，他失聲大叫道：「傳傑！」只見旁人紛紛喝駡，這小乞兒又發瘋了。

傳鷹已去到了另一個生命裏。他記起了自父母死後相依爲命的弟弟傳傑，已神秘地失踪了，他每日都在找他，親弟脆弱的心靈，是那樣需要自己照顧，在這茫茫天地間，找尋他已成爲他唯一的目的。

他繼續往前衝去。發覺環境又已變了，眼前盡是一望無際的沙漠。他正騎著一匹健馬，迅速地奔馳著，他記起了自己乃戈壁烈拿族的戰士刹蘭俄，三日前自己外出時整個家族的營地被雄霸戈壁的野狼卡沙力的馬賊搶掠，所有女人都被强姦了，包括自己年輕的妻子蘭玲在內，他的淚哭成了血，他的睡眠成了惡夢，他現在正是踏遍沙漠，誓要殺盡野狼卡沙力的馬賊。

只見前面一片綠色，他一拍健馬，放開蹄疾奔過去，綠色逐漸擴大，變成一個大湖和旁邊滿佈植物，方圓十里內佈滿了營帳。

草原上擺了一個市集，不同族的人正在那裏做著各式各樣的交易，以物換物。刹蘭俄下了馬，緩緩走到河邊，低頭喝水，只聽一片水聲，一個姑娘正在湖中游泳，笑面如花，青春可人，正向著自己微笑。刹蘭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在不久以前，便曾經歷過這段遭遇，但明明這從未在自己生命裡發生過，他的思想逐漸超越時空，另一個的「他」傳鷹似乎要呼之欲出，他覺得頭痛欲裂，忽地天旋地轉，發現自己的身體完全赤裸，竟是一個豐滿而成熟，散發著青春魅力的女體，一陣羞澀湧上「她」的心頭，記起這是她新婚之夜，枱上燃點著的龍鳳寶燭，照著自己心愛的丈夫那張興奮發光的面，她把動人的胴體驕傲地挺直，讓他恣意輕薄，生命已達到最高的境界，房外仍然遠遠傳來客人的歡笑聲，這裏卻是另一個溫暖和封閉的世界，一切看來是那麼不眞實，在高挑的情慾底下，她獻上了自己，在丈夫破體的一刹那，她痛極而叫，霎時間整個靈魂，又扯回傳鷹的腦海上，傳鷹緊閉雙目，全身顫抖，只覺八師巴和自己緊緊聯在一起，他似乎聽到八師巴在自己內心的深處中呼叫，不要怕，勇敢地去接受這超越時空的經驗，我們正探求千古之秘，讓我們携手前進。

他又坐在一條長街的一角，發現了自己，變成一個肥大的婦人，在「她」懷中抱著一個才八個月大的女嬰，身旁還有三個由三歲至八歲的兒子，一種偉大的母愛充塞在她的心房內，想著自丈夫去世後，自己在三個月後誕下女嬰，便四處流浪，帶著幾個兒女，乞食爲生，一股傷悲從中而來，天地雖大，竟無容身之所，自己是那樣孤獨無助，不由緊緊摟著幾個兒女痛哭起來，三個兒子不知何事，見母親痛哭，也一齊哭起來，一時哭聲震天。

傳鷹大喝一聲，似乎從惡夢中醒來，雙目卻又不能睜開，刹那間只覺無數不同的經歷，一一呈現眼前，他驚醒大叫，只覺自己的聲音轉化爲一條大龍，自己正跨龍而行，向著一大火球衝去，自己竟已變成戰神。

思想的領域是那樣無邊無際，在刹那間可超越億萬里外，感應到不同的時空，不同層次的奇異事物，轉瞬間戰神乘著大龍已衝到火球，高度的熱能將自己化成無數的微點，分解爲另一股存在的能量，和火球每一點都緊緊結合起來，但以前那廣闊無邊的思想，現在已收縮爲只限於某一層次內的活動，從無限轉變爲有限，沒有了戰神，沒有了大龍，「轟」一聲大响，整個火球爆炸起來，全速向各方面爆炸開去，傳鷹只覺自己也隨著爆炸開來，變成千千萬萬股的力量的其中一股，隨著爆炸開來其中的一個小火球，向外衝射出去，也不知經歷了多少年代，傳鷹渾渾沌沌，又是一聲巨响，小火球再次爆炸，彈出無數大大小小的圓球，在虛空內繞著火球而行，傳鷹再次解體，隨著小火球和分解出來的球體的運行，形成種種不同的力量，只覺最小的一點，藏有最大的一點，每一點也是一個極獨立的宇宙，就在那時間，他感覺到八師巴，他也感覺到自己，自己便是八師巴，八師巴便是自己，是最小的一點，也是最[illegible]的一點。

傳鷹緩緩睜開雙目，三尺外八師巴盤膝而坐，正面向著自己，面上滿是淚痕，他發覺自己也是盤膝坐地，身體出

奇的虛弱，面上濕濕的，也是一面淚痕。月亮高掛在八師巴身後，月色灑遍孤崖。整個天地沉寂無聲，只在百丈下的急流，傳來流水的聲响。

八師巴道：「謝謝！」

傳鷹道：「何去何從！」

八師巴道：「我們雖有福緣以窺天地之秘，日後將有路徑可尋，返本歸原，但還需無數的艱苦力行，中國古籍每言天地之始，在於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連鎖效應，又曰物物一太極，你我均有一太極在心中，這一太極，亦包含了無極之智慧在內，故我佛有言，人皆有佛性，便是指此，我倆今日機緣巧合，將深存在太極內的智慧和記憶引發，故重歷宇宙之始，但這便是如看戲，看戲時無論怎樣的顛倒投入，出來時還不過是本來的那個人，只不過腦海多了一個經驗。當然我們這個經驗非同小可，他日有成，必基根於此。」八師巴面上放光，站起身來，在月色下直如神人，寶相莊嚴，道：「傳小弟你我此敍，乃千百世之福緣，今晚我便即趕回西藏，覓地修行，他日有成，自當見告。」

傳鷹也站直身子，彷如再世爲人，原來全身已被冷汗濕透，本來以他這等武功通靈之士，縱使大熱天時，也不致流汗，剛才的經歷，必已耗盡了他大量的能量。

八師巴走了幾步，見傳鷹不作一語，便又回轉頭來道：「若非你得見戰神圖錄，今次我們亦必無此奇遇，但一利一弊，你今次也將惹來世俗之煩惱，尤其你擊傷畢夜驚，此人回報思漢飛，思漢飛必將不擇手段致你於死，也是相當頭痛。況且如果惹出了蒙赤行，以你目前的成就，雖可一拚，但卻勝算不高。」

傳鷹道：「生亦何歡，死亦何懼。」

八師巴大笑而去，聲音遠遠傳來道：「成又如何，敗又如何。」只聽回音在空山來回激蕩：成又如何，敗又如何……

* * *

一隊一隊的蒙古兵馬隊操入杭州城，這批蒙古兵估計最少有三千人以上，人強馬壯，都是百中選一的精銳，兵馬隊護著幾輛馬車，車窗簾幕低垂，透著幾分神秘。

兵馬隊行動迅速，轉眼間便已進入了一所高牆圍繞著的宅內，大宅前站了一羣人，當先一人神采飛揚，正是號稱色目第一高手，現爲蒙人駐此最高指揮卓和，他身後立著一衆色目親信高手和漢人高手烈日炎，另外還有幾位漢人。

馬車停在正門前，當下連忙有人上前打開車門，一人大步踏出，風采照人，且有一股帝皇的尊嚴，雙目神光如電，正是思漢飛。其餘幾輛馬車內的人相繼出來，除了顏烈射、赤扎力、崔山鏡外，畢夜驚赫然也在其中，另外還有一個身材高大、面目俊美的年輕漢子，只見他未語先笑，洋洋自得。這些人特別乘車而來，當然是想行踪保密。

卓和連忙迎上，一番致意後，便一齊進入大廳內，大廳早已排了兩行酸枝椅桌，正中是一張鋪了虎皮的太師椅，卓和和思漢飛分左右坐定，立即有侍女來獻上洗面的毛巾和香茗，一番擾攘後，閒雜或身份低微的人，都自動退於廳外。

思漢飛微微一笑，有種說不出的威風和信心，環視了衆人一眼，道：「各位辛苦了，本座特別要感謝座中兩位，第一位是卓和統指揮使，他使我們對現今的情勢瞭解如指掌，掌握了致勝的機會。」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衆人連忙趁機歌功頌德一番。

思漢飛續道：「第二位便是畢老師，他孤身犯險，與我們的頭號通緝犯傳鷹相遇，使我們得知此子功力更見精進，得以從容安排，應記一功。」

那隨思漢飛而來的高大年輕漢子道：「白刃天向皇爺請命，願往取傳鷹的首級。」只聽一人嘿然冷笑，另一人則冷哼連聲。第一個自然是烈日炎，這白刃天此舉不啻暗指他比畢夜驚更有本領。另一冷哼連聲的，便是崔山鏡，原來這白刃天爲少林棄徒，後隨東海派的邪王歷冲習藝，故身兼正邪兩派之長，近年聲名鵲起，名震黑白兩道，加入了思漢飛旗下，亦只是近年之事，故未能參與驚雁宮之役，爲人心高氣傲，與崔山鏡最是不和。

思漢飛也暗中不悅，看了畢夜驚一眼，只見此公面無表情，絲毫不露喜樂，暗驚此人深沉莫測，由此更推測出傳鷹的可怕。

思漢飛道：「傳鷹冒犯了畢老師，白刃天你急於出手，也是人之常情，但這傳鷹的武功，實已到了宗匠的境界，我敢說在座各人，包括本人在內，單打獨鬥，都是負方居多。」衆人都曾看過畢夜驚的報告，又深悉畢夜驚的蓋世武功，都覺得這是合理的結論，只有白刃天連連搖頭，顯然仍是不服。

卓和不發一言，完全沒有邀功自誇，極有修養。

卓和的漢人高手中，其中一個身形適中，鼻如鷹的人道：「未知可有發現傳鷹的行踪，現在離七月十五，便只有十五日，他亦應該正在途中。」衆人都對他相當注意，連烈日炎這樣狂傲的人，也專心細聽，這人的地位必是非常特別。

思漢飛道：「程載哀老師問得正好，國師和他的四大護法弟子，自從追踪傳鷹之後，便似在空間裏消失，這奇怪之極，因爲他們都衣著怪異，追查起來相當容易，除非他們蓄意隱瞞行藏，否則必難逃我們耳目。」

卓和接道：「本座曾經發動千人去搜索，在五日前搜遍千里崗，但直至目前爲止，除了發現有一條索橋被斬斷了一條繩，和在靈山古剎發現了十條男屍外，再也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程載哀提及古廟所遇之西域人，必是赫天魔，可知事情發展的複雜，已到了非常離奇地步。」

突然間大門被拍了兩下，一個小將走了入來道：「大汗有急事求見。」思漢飛一愣。

一個蒙古壯兵，大步踏入，一面風

塵，立即呈上一封以火漆密封的密函。

思漢飛親手拆開，轉眼間便看完，將信納入懷中，淡淡道：「已有國師的消息。」眾人一齊愕然。

思漢飛離座起身，在大廳中間負手來回踱步，眾人心急知道蒙古大汗密函的內容，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思漢飛道：「國師弟子鐵顏，已於昨日把國師身穿的紅袍，送回大汗。」眾人錯愕之極，對八師巴這一舉動，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思漢飛續道：「鐵顏帶來了幾句口訊給大汗，就是國師等待了六十年的日子，已經來臨，所有俗世之事，一刀斬斷。」眾人默言無語，事情變化之離奇，超乎常理，這八師巴一向行事均出人意表，但卻處處露出智慧的極峯，雖然今次在不明不白下，拂袖而去，眾人估計必有深義。

畢夜驚首次出聲道：「國師可能深知戰果不利，致有此舉。」眾蒙人及色目人紛紛反對，要知國師八師巴在他們心目中便如神人，豈有失敗的可能。

思漢飛道：「鐵顏告訴大汗國師親自出戰傳鷹，他和宋天南兩人在二十里外的一個小山頭遵照國師的指令等他，直至七日後的一個晚上，才見他出現，神采飛揚，露出了從未有過的歡欣，把紅袍交給他們後，囑咐了幾句，便飄然而去，一點也沒有透露勝敗的情況。」

卓和道：「這就奇怪，據我們所得的資料，傳鷹三日前在長江出現過一次，但瞬即失去影踪，顯然並沒有被殺，國師與他的一戰，誰勝誰負，實在耐人尋味。」

思漢飛道：「這個中玄虛，現在也不必追究，現在最要緊的是搏殺傳鷹此子，卓指揮便由你指派人手，組成一隊最強勁的隊伍，一掌握到他的行踪，便需不擇手段，務求將他格殺當場。另一方面，我們亦要進行籌備已久的『雷霆行動』，給予眾叛逆嚴重打擊，使他們潰不成軍。」這思漢飛不愧大將之風，幾句話便再次把眾手下的士氣提高了不少。

思漢飛續道：「現在各位先養精蓄銳，務求一擊成功，將來論功行賞，決不食言。」眾人一齊散去。

這時廳內，剩下思漢飛和卓和。

思漢飛正陷於沉思裏，卓和在旁耐心等候。

思漢飛道：「蒙赤行，將在本月十五日趕來此地。」卓和全身一震，目定口呆，蒙赤行在他們心目中，不啻天上魔神，兼且他一向獨來獨往，即使蒙古大汗，也不敢對他有絲毫約束。

思漢飛道：「大汗使鐵顏把國師的紅袍送到他處，他問明一切後，仰天狂笑起來，但同時又流出眼淚，跟著便告訴來使，說他將會在七月十五日，搏殺傳鷹於長街之上。」

卓和心神皆震，那一戰必將在江湖上千古流傳。

思漢飛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蒙赤行之前，取得傳鷹首級，否則我們在大汗前，豈有容身之地。」

＊　＊　＊

在杭州城南的一所小房子內，向無踪不安地來回踱步，神態有點兒不耐煩，一副等待的神情。

屋外傳來彈琴的聲音，三長一短，向無踪立時精神奕奕，滿臉歡喜，只見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從窗戶穿了進來，也不等待，乳燕投懷般便撲進了向無踪的懷裏，兩人立即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來一個熱吻。

良久，那美麗的少婦抬起俏臉，竟是當日向無踪仗義出手從烈日炎的魔爪下救出的許夫人。

許夫人道：「無踪，你清減了。」

向無踪道：「衣帶漸寬終不悔。」這一句接著是「為伊消得人憔悴」，向無踪精通文學，借此以喻自己此心不二。

許夫人俏臉發光，在愛情的滋潤下，散發著驚人的艷態，這許夫人身為飛鳳幫的副幫主，芳齡雖已二十五，卻還是未嫁之身，原名許傲菊，卻自稱為許夫人。

許夫人道：「無踪，我很是担心，形勢對我方甚是不利。」

向無踪道：「難道我們又折了很多人手?」

許夫人道：「不是，所以我們才覺得大為不利。因為蒙人掌握實權的一班人，除了幾個有限漢人外，幾乎清一色也是蒙人，少量色目人和其他西域人，我們的情報網幾乎完全不能打入這內圍的圈子，反觀他們，各家各派的人也有，品流複雜，誰也不敢保證誰不會因為保障龐大的親族財產，甘作鷹犬。就這樣比較敵我形勢，我們實已處於有敗無勝的局面。」聽了許夫人所說的這番話，向無踪幾乎立刻升起官捷的面容，此人正符合許夫人所說的，有龐大的親族和財產需他保護，而且此人之所以能積功至復尊旗的副幫主，正全仗消息靈通，屢屢立功，既然漢人這樣難打入蒙人的權力中心，消息又是從甚麼渠道而來，不問而知內中定有原委，向無踪決定要仔細調查。

許夫人見向無踪陷入沉思裏，續道：「就是因為除了那次我們遇伏外，便再沒有其他事故發生，這才顯得情形有點不安，蒙人必是待最有利的時間，才一舉攻破我們。」其實她還懵然不知，卓和指揮的「雷霆行動」，已於當夜的子時開始，情況已萬分緊張。

向無踪雙手一緊，把許夫人豐滿的肉體緊摟向自己，鼻子同時貪婪地嗅着許夫人身體發出來的女性幽香，似乎生怕這使自己刻骨銘心的可人兒，一不小心便會隨時失去，幾乎便想和她立即遠走高飛，那管他國仇家恨，但他深悉自己決不會這樣幹，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許夫人俏面緋紅，呼吸急促，顯然不堪肉體接觸的刺激，已激發起原始的春情，在這漆黑的平房裏，一時間春色無邊，像他們這等久歷人事的男女，思想都傾向實質的收穫，所以幾乎一是沒有動情，否則都必是肉慾的關係，尤其是在這朝夕不保的亂世，情況尤甚。

許夫人離開了向無踪，已是次日的清晨，她不敢展開身形，以平常的脚步

，走回自己隱身的平房。當她走進大門，只見一人閃出，原來是武當派夏侯標。許夫人面上一紅，作賊心虛，覺得自己的事給他看破。夏侯標一笑道：「許夫人，我有位老朋友要給你引見。」

許夫人見他不問自己整夜在外的原因，心中稍定，欣然道：「究竟是誰？」只見夏侯標望著自己的後面，她自然地轉頭向後，忽感腰下一麻，一股內力迅速侵入，封鎖了自己所有的穴道，全身一軟，向後便倒，一雙粗壯而有力的手，從後緊摟著自己的腰部，自己便軟綿綿地倒在他懷裏，背與臀都給他的緊貼著，跟著感到男人熱烘烘的呼吸已噴到臉上，夏侯標的面孔湊了上來道：「這樣的尤物，眞捨不得送出去。」許夫人方自盤算這句話的用意，一陣馬蹄聲已停在耳際，還有馬車的聲响。夏侯標把許夫人攔腰抱起，向門外行去，許夫人見到一輛灰色的馬車正停在門外，一個馬伕坐在車前馭馬的位置，正在等待著，馬車的門窗都以布簾遮蓋，絲毫看不見內中的玄虛。

夏侯標把許夫人抱至車前，車門打開，一個人伸出手來接，許夫人一見，登時整個腦海轟然一震，有如墮入了萬丈深淵，痛苦不復的十八層地獄，原來這人竟是烈日炎。

許夫人心中狂叫！原來這夏侯標竟是內奸，怪不得那次圍攻烈日炎，幾乎全軍盡墨，他卻安然無恙，今次烈日炎大模大樣來接自己，與自己同匿於此的其他八個各派好手，必已凶多吉少，而自己即將遭遇的命運，可能比死還要可怕一百倍。

烈日炎一把抱起許夫人，便放了她在車廂的座椅上，把車門一關，與這美麗的許夫人相處在這六尺見方的世界，馬蹄的的答答，又開始起行了。

許夫人閉上雙目，只知烈日炎拍打了自己身上的幾個地方，又封閉了自己的幾個穴道，現在就算她嚼舌自盡，也是不能辦到。

烈日炎一雙手急不及待游進了許夫人的衣服內，肆意活動起來，許夫人暗嘆一聲，只覺這採花老手熟練地挑逗自己，兩行熱淚直流出來，心中喊道：「無踪，我不能爲你保持貞潔了。」

* * *

向無踪繼許夫人離開之後，也離開駐脚之所往赴官捷之約，通過官捷所留下的暗記，他知道復尊旗第一把交椅的任天文，已親率旗中的精銳，抵達此間的一處神秘處所，現時他就是趕往相會。

他向著目的地趕去，心裏也有點焦急，他因爲與許夫人纏綿，一再延誤，已遲了兩個多時辰，剛轉過一條街，突然一驚抬頭，只見前方天空上有一股黑煙，散在地上，還有少許白煙冒升，正是自己和官捷約好之處。

向無踪心中一凜，連忙提起脚步，只見前面圍滿了人，他冲入人羣之中，只見任天文和全幫精銳駐紮的大宅，已變成了大火之後的災場，一羣羣的蒙古精兵，不斷從火場拖出焦黑了屍體，排滿了一地，向無踪略略估計，最少有七十人之多，旁邊有一堆兵器，任天文著名的七尺龍拐，赫然在內，向無踪只覺手脚冰冷，腦中霎時一片混亂，他不斷向自己呼叫，必需冷靜，看來復尊旗已全軍覆沒。

突然間，他感覺到有一股銳利之極的眼光罩在自己身上，他也是老江湖，不敢即時回望，怕敵人見自己反應迅速，而起懷疑。

向無踪知道自己身在險地，必需立即逃離，否則必再成犧牲品。他扮成好奇的路人，緩緩轉身，不徐不疾的走向轉角處的一條橫街，幸好大街看熱鬧的人極多，敵人當下不會隨便出手，但轉入橫街，就要各展神通了。

橫街已在兩丈之外，向無踪的耳中已聽到幾個人的脚步聲，從後面幾個不同的角度攻上來，步伐穩定而有節奏，一聽便知這從後迫來的幾個人，都是受過訓練，武功高强的硬手。向無踪身形一展，箭也似的衝入橫巷，全力逃亡。

背後衣袂飄飄，敵人啣尾追來，一入橫巷，向無踪心下一寬，估計以自己的輕功，除非追來的是蒙古一級好手，否則自己逃出的機會很大。他展開身形，竄上牆頭，躍入了一戶人家的後院，又再從另一邊牆躍出，掠高伏低，迅速離去。

走了約半盞茶的時間，向無踪竄入了一條窄巷，誰知不單只沒有將敵人甩下，反被敵人愈迫愈近，向無踪心下大駭，知道遇上勁敵。

一股勁風從後襲來，向無踪一咬牙，一手拔出長劍，便反手刺去，只見滿天矛影，蓋頭壓來，向無踪施展從凌渡虛學來的手法，一拖劍瀉去敵方一矛，敵人「咦」的一聲，鐵矛再次攻上，每一擊力逾千斤，向無踪苦苦抵擋，暗幸若非近日功力大進，早已落敗身亡，但還是處於捱打的局面。

敵人追來的只有一人，是個身形短小，但面目精悍的色目人，向無踪認得他是卓和座下號稱四大金剛的悍矛斜常，不覺暗暗叫苦。這個斜常也不打話，矛矛殺著，存心置向無踪於死地。

斜常矛勢忽變，不斷施展精妙的手法，挑向向無踪持劍的右手，在這樣的窄巷之內，長矛這等擅長於長距離的攻堅利器，自然佔了莫大的便宜，斜常到了這處地方才展開殺手，的是深悉戰術的厲害能手。

「噹！」的一聲，向無踪長劍已被挑飛，斜常面上不露喜樂，一矛當空刺來，向無踪死中求勝，施展凌渡虛的手法，一手竟把矛尖抄在手中。

如果這一下是凌渡虛親生施爲，必能拗斷矛頭，將矛桿反板刺入敵手的胸膛，但向無踪卻是有力未逮，借一矛之力，向後急退，斜常見他手法精妙，居然能空手化去他這必殺的一矛，面上初現驚容，但他仍穩佔上風，第二矛幻出七重矛影，如影附形，緊緊迫上。

向無踪只見面前無數矛影，實難再重施故技，立時激起兇厲之心，便是拚死也要與敵偕亡。

滿天矛影化出十四條矛影，封鎖了向無踪可以出手的每一個角度，這一戰已到了生死立決的地步，向無踪一聲悲嘯，正要施展全力的一擊，就有此刻，一道紅影，帶著漫天寒芒，閃電般從向無踪左後方的高牆，撲進了漫天矛影裏，一連串金鐵交鳴的聲音，漫天矛影散去，斜常肩頭血光暴現，急速倒退，紅影現出了一個紅衣女子，長髮垂肩，雙手各持精芒閃射的一長一短兩把利劍，有如仙女下凡。

向無踪的角度只能看到她驕傲而美麗的側面，眞是肌膚勝雪，綽約動人，向無踪心中閃過一個人，難道竟是龍尊義手下左右護法之一的左護法紅粉艷后祁碧芍。

祁碧芍也不轉頭，沉聲道：「走！後面有人接應。」

＊　＊　＊

陽光從厚厚的窗帘透了進來，車廂內烈日炎急速地呼吸，他並不想立即佔有許夫人這個動人的尤物，盡量在滿足自己手足之慾，許夫人橫躺在他懷裏，滿佈淚痕的俏臉一片緋紅，一頭秀髮散跌下來，肉體半露，不斷挑逗着這成熟的美女，許夫人只覺羞愧交集，這烈日炎確是摧殘女性的魔鬼。

突然間全車一震，停了下來。烈日炎一生經歷過無數風浪，霎時間從熊熊慾火中驚醒過來，低聲喝道：「陳成，甚麼事？」車外聲息全無。烈日炎心下嘀咕，將車窗前的通氣口打開一線向外窺視，駕車的陳成已不知去向。烈日炎大感不安，一手抽出伏以橫行的水刺，不捨的看了許夫人一眼，「轟」的一聲大震，車廂後碎木橫飛，烈日炎硬生生撞破車尾而出。

一股驚人的殺氣迫來，烈日炎提着水刺，只見馬車左側一名大漢卓然而立，左右手各握一拐，氣勢沉凝，如高山嶽峙。

那大漢長笑一聲，氣態豪邁之極道：「烈兄別來無恙？」

烈日炎只覺魂飛魄散，竟是自驚雁宮一役之後失踪已久的碧空晴。

＊　＊　＊

「篤！」「篤！」「篤！」三下輕响，把傳鷹從龜息大法驚醒過來，這種秘技能把人帶進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態，口鼻呼吸之氣停止，改以皮膚吸氣，所以當日赫天魔自埋土內，傳鷹在地底的河流內，都因土壤內和水裏的空氣而生存，當然，要施展這等秘技，除了氣功精湛，還要有堅定的意志和禪心，就像冬眠的動物，將生機調到似有若無間，傳鷹已是宇內有數的高手，些微異响，也能使他驚醒過來。

傳鷹緩緩運轉體內的眞氣，張開雙眼，四周一片漆黑，耳中聽到水底內各種奇怪的聲音，登時記起自己依韓公度當日的安排，找到大江幫幫主飛魚恭慶，在他的秘密安排下，藏身在船底這一個密倉，現在傳來的訊號，顯然已抵達杭州。

傳鷹推開關閉密艙的開關，微弱的燭光傳了下來，傳鷹略一提氣，整個人便已站在一個艙底模樣的地方。一個留著八字鬍子，年約五十的瘦削男子，正恭候著他。

傳鷹認得他是恭慶的親信梁湖，這人既精明又仔細，當日的細節就是他一手安排。

梁湖道：「傳大俠，這是杭州西北二十里的一個小碼頭，根據我們的資料，蒙人的搜索在這裏並不嚴密，正是下船的好地方。幫主已發動了所有人手，調查杭州現時的局面，根據最新得來的消息，於我漢方大爲不利，復尊旗、存漢會、鐵騎幫和各派衆多精兵高手，超過五百人已於過去十日遭蒙人格殺，首級都被掛在當眼處示衆。」頓了一頓，兩上現出興奮的神色，聲音也因而提高了一點道：「但人人痛恨的惡魔烈日炎，不知被誰所殺，首級高掛於城門之上，實在大快人心。」

傳鷹沉吟不語。只聽梁湖又道：「據說大俠直力行曾現身於西湖畔，之後便影踪全無，但已教蒙人大爲頭痛。」

傳鷹思索了一會，梁湖肅立在一旁，不敢打擾，他能得到這當世的蓋代高手出力，已是大爲榮幸。

傳鷹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梁湖答道：「是清晨丑時末，離天亮還有個半時辰，這船泊在貨倉旁邊，對秘密上岸極爲有利。」

傳鷹點了點頭，表示甚爲滿意，說了幾句多謝的話，便上岸而去，岸上靜悄悄一片漆黑，傳鷹展開身法，向著杭州的方向馳去。

＊　＊　＊

七月八日晚，杭州著名妓院飄香樓。

華燈初上，熱鬧更勝平時，傳鷹來到飄香樓院前，摸了摸懷中陸蘭亭寫給高典靜的私函，大步踏入門中，一個中年美婦迎了出來，見傳鷹長得一表人才，氣度不凡，連忙恭敬地道：「大爺請上雅座奉茶。」

傳鷹道：「這裏是否有位高典靜姑娘?」

婦人道：「高小姐的確長駐在此奏琴，但卻非本樓姑娘。」

傳鷹哦了一聲，心想原來是賣藝不賣身的操琴女子，便道：「我也久聞高姑娘琴藝出衆，不知可否請她來爲我奏琴?」

婦人面現難色道：「公子！眞是對不起，高小姐除非是熟人代約，已沒有再應邀而操琴，況且儘管能通過熟人代約，也須排期，不如讓我介紹一位彈箏的姑娘與你，她也是技藝精湛的能手。」

傳鷹心想這高典靜也可算是紅極一時了，正自盤算應否要把這函件要這婦人轉交了事。一把雄壯的聲音响起道：「這位兄台必也是知音人士。」傳鷹轉頭一看，只見說話者神態飛揚，身旁站了幾個人，一看便知是好手。目光全都盯在自己身上。

中間那高大商賈打扮的漢子向自己一抱拳道：「小弟官捷，我左邊這兩位一位是以詩劍雙絕名動江南的鄭崖公子，另一位是以俠義稱著的馬臨江大俠，右

邊這位是當今江湖上的新星白刃天。」鄭、馬兩人都向傳鷹恭手為禮，他們見傳鷹乃人中之龍，氣質尊貴中帶著無限瀟洒，都起了結交之心。惟有那白刃天狂傲無比，兩眼一翻，一副完全不把傳鷹放在眼內的神態。

傳鷹當然不把白刃天放在心上，他乃武學的宗匠，一眼便看出白刃天已可進入一級高手之列，而且他身上散發着殺氣，顯然精通先天眞氣那一類奇功，連忙暗自收束本身的眞氣，以免白刃天察覺到自己的虛實。

傳鷹答道：「小弟楚行雨，今日得遇衆位江湖上赫赫名士，至感榮幸。」傳鷹說話溫文儒雅，令人生出好感。

官捷道：「相請不如偶遇，我等今日特來此聆聽高小姐天下無雙之琴技，楚兄如不嫌棄，便請一齊熱鬧一番。」傳鷹正中下懷，豈會推托，幾人便即登樓進入官捷的包廂。

衆人坐下便閒聊起來，官捷何等樣人，巧妙地探查傳鷹的家世和來此的目的，傳鷹一一應對，官捷也沒有對他虛構出來的身世，起了絲毫懷疑。

鄭崖道：「高姑娘早應來了，不知何事延遲。」那白刃天已現出不悅之神色。

馬臨江較為忠厚道：「高姑娘從不爽約，必是因事延誤。」白刃天一聲冷哼。官捷眉頭一皺，對白刃天這種神態也頗感不滿，但他對這白刃天有倚仗之處，硬生生吞下這口氣。馬、鄭兩人對白刃天亦極顧忌，不想惹上他。

一個婦人走了入來道：「官爺還望你多多包涵，高姑娘今日身子不適，不能前來奏琴。」

白刃天一掌劈在桌上，硬把那堅硬的酸枝枱拍下一角，霍然站起身來，衆人一齊色變，傳鷹見那枱角斷處，平滑整潔，暗忖此人果有驚人絕技。

白刃天望著那幾乎嚇得暈去的婦人道：「如果在一炷香之內，不見高典靜，我就拆了你的飄香樓。」官捷等人見他動了眞怒，也不敢上前勸阻。

傳鷹推測高典靜有意迴避這白刃天，不過此人狂傲自大，絕非善類，這人除了憑仗武功外，必還有所恃，否則絕難在這等京城大邑，橫行如此，心下登時有了計較。

驀然一個身形優美的絕色麗人，手抱古琴，盈盈走入房中，也不望廳房內衆人，便把古琴放在廳中已佈置好的琴枱上，席地坐下，這才抬起頭，衆人眼前一亮，清麗脫俗的臉上，帶著無限的愁容。

高典靜眼光掃射到傳鷹身上，微微停了一停，便轉到白刃天身上道：「白爺平日見你儒雅溫文，善體人意，原來卻是這樣火爆的脾氣，我等弱女子養命之所，也難以保存。」她聲線極美，語氣中暗含深意，軟硬兼施，就是白刃天再狂傲，也啞口無言。

官捷圓滑之極，急忙道：「白刃天思念高小姐，脾氣自然變得暴燥。」

就在這時，傳鷹突然聽到很多輕微的聲响，略一估計，最少有二十個以上的高手，正迅速迫近自己處身的廂房。其中有幾個人，步聲若有若無，足可擠身一流高手之列。

當來人已迫近至三丈許的距離，白刃天才警覺，大喝道：「有人！」房門已給人一脚踢開，幾道寒芒直刺而入，分取房內各人，高典靜也成目標之一。

白刃天大喝一聲，雙掌劈出，把向他刺來的雙劍迎住，只見一個紅衣美女劍如鳳舞於天，洒出一片綠螢螢的光芒，倏然而來，忽然而去，以白刃天的武功，一時間也被攻個措手不及，身子一退，硬生生撞破板牆，跌出了廂房外的長廊，勁風襲體，一片刀光劍影，突襲上來。每一個角落也有敵人出現。

官捷正坐在窗前，見勢不對便欲躍出，勁氣撲面，一把長劍從窗外閃電刺來，官捷側身一避，只見一人乘機躍了入來，陰惻惻的道：「叛賊！你也有今日！」官捷心中一凜，這人竟是向無踪。

房內兩方丈許的空間，一片刀光劍影，勁氣縱橫，向傳鷹攻來的是一對判官筆，分取咽喉和下陰，手段毒辣之極，毫不留情，在外人看來這對判官筆迅疾之極，但在傳鷹眼中只覺雙筆勁道不足，速度遲緩，兼且來人腰脚之配合破綻百出，實在不堪一擊，他關心的只是那當胸刺向高典靜的長槍，他還可以看到面色煞白的高典靜，在這生死一刻，是那樣出奇的平靜，一副坦然受死的樣子。

傳鷹一移身，便從一對判官筆中穿過，同時拍中了使判官筆的老者身上最少八個穴道，一閃便已到了高典靜旁邊，左手施展他最擅長的慣技，抄起高典靜的小纖腰，只覺入手柔軟之極，右手一把抄著槍尖，略一運力，槍把反撞持槍人兩邊肩井穴，持槍人雙手即時軟垂無力，魂飛魄散下，向後急退。只聽嘩啦一聲，傳鷹摟著高曲靜，衝破屋頂，一飛沖天，竟然離開了屋頂有五丈之高。屋頂早已埋伏了四個黑衣人，一時間都目定口呆，只見傳鷹向遠方落下，倏忽便隱沒在黑暗裏。

一聲慘叫從屋中傳來，那鄭崖已給一個手持雙矛的壯漢當場刺斃。

＊　＊　＊

傳鷹挾着高典靜，穿房過舍，一會兒便到了天下聞名的西湖湖畔，天上一彎明月高掛，把整個湖沐浴在一片金光裏，蟬的叫聲，使整個大地充滿了生氣。

傳鷹放下高典靜，貪婪地吸著新鮮空氣，一時間兩人都呆呆地凝視這迷人的夜景。

還是傳鷹先開口道：「我救了你一命，為什麼竟全無多謝的意思?」別人講求施恩莫望報，傳鷹卻完全不管這一套。

高典靜道：「如果你把我和我的琴一齊救出，我或者會多謝你。」

傳鷹一聲長笑，沖天而去，聲音遠遠傳來道：「這又有何難?」

過了片刻工夫，傳鷹一躍而下，雙手遞上一個已斷裂了的古琴，似乎是被兵器擊毀。

高典靜一哂道：「還是救不了。」

傳鷹失笑道：「琴雖毀人卻在，只要

琴心未毀，身外之物，何足道哉？」

高典靜眼中閃過一點光芒，覺得這人眞是與別不同。

傳鷹從懷裏掏出陸蘭亭寫給她的函件，遞了過去，道：「這是給你的。」語氣態度，都隨便之至。高典靜也不以爲怪，接過一看，一手便把信函撕個粉碎。高典靜見傳鷹頭也不轉過來看，心中有氣，起身道：「大爺，請問我可以回家嗎？」

傳鷹道：「讓我送你一程吧！」

高典靜又回復她優雅動人的風姿，淡淡道：「不用了，小女子的蝸居就是前面那所綠色房子，貴客請便吧！」傳鷹見她語氣冷淡，也覺沒趣，他爲人瀟洒之極，並不放在心上，道：「高小姐珍重！」轉頭便去，高典靜望著他雄偉的背影，逐漸遠去，心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這時才醒起連他高姓大名，仍是未知。

傳鷹沿湖緩步而行，在月色下，西湖的夜，格外溫柔。心中想著剛才爲高典靜回飄香樓取琴，那官捷和馬臨江二人伏屍房內，其他的人，已不知踪影，腦海中泛起一幅鮮明之極的圖畫，一個身穿紅衣的女郎，手上一長一短兩把寶劍，迅速移動，手上化出千百道劍光，傳鷹心想，這女郎武功之高，確是生平僅見。

就在那一刻，傳鷹看見在里許外一所大宅屋頂，紅影一閃而沒，錯非傳鷹有驚人眼力，如何能在這樣遠的距離視物。傳鷹不由一喜，全力向紅影出現的方向追去。

剎那之間，傳鷹已站在剛才紅影出沒之處，在視力可見的範圍內，杳無人跡。傳鷹推算紅衣女郎必已出了問題，否則他們謀定而動，若一擊成功，必應迅速退去，怎會還有這點閒情逸緻，在此飛簷走壁，欣賞夜月。傳鷹仗著絕世輕功，以立身處爲中心點，迅速地繞圈而走，一圈比一圈擴大開去，這方法果然湊效，走到第三圈，離那中心點已有四里之遙，傳鷹聽到東北角傳來幾下金鐵交鳴的聲音，傳鷹心中一喜，冲天而起，像夜鷹一樣，向那聲音傳來的方向撲去。

兵刃聲從一所大廟中傳出，傳鷹認得是著名的關帝古廟，平時香火鼎盛，這時兵刃碰擊之聲倏然停止，傳鷹躍落瓦面，一閃身便潛了入內，緊伏橫樑之上。那紅衣女郎已給迫得背脊貼牆，左手短劍不翼而飛，只剩下右手一把長劍，高聳胸前，一雙美目，射出堅定的神色。

圍著她的共有四個人，都不是中原人的模樣，一人持矛，兩人持刀，另外那名大漢手持鍊子槍，這時衆人都停了手，傳鷹一看便叫糟，這四人所採的位置角度，均無懈可擊，傳鷹心想即使換了自己落場，也不能於一時三刻內突圍，這紅衣女郎當然更不可和自己相比。這時廟內還分散地站了幾個人，一個人鷹鼻深目，正是卓和，他旁邊站的，便是傳鷹的「老朋友」畢夜驚，他兩人身後站了三個人，其中一個赫然是官捷。傳鷹一見之下，頓然明白，這女郎必是反蒙的一路，看她的裝扮風姿，不是龍尊義的座下高手紅粉艷后祁碧芍還有誰？

卓和朗聲道：「祁姑娘，我看你還是放棄負隅頑抗，我們若非不忍傷你，就算你有九條命，亦已盡數賠上，我們思漢飛皇爺，對你心儀已久，若得姑娘大駕光臨，當以禮相待。」祁碧芍貼牆而立，深深調息，也不答話，不用說是要拚死突圍。

畢夜驚沉聲道：「此女功力極高，還是待老夫出手吧！」

卓和一聽，心中極其不滿，暗忖我座下四大金剛，名震天下，豈會錯失於一女子之手，便道：「畢老師德高望重，豈敢有勞！」剛要發出暗號，命四人出手攻擊，那知祁碧芍手上精芒暴現，迅速刺向那持矛的色目人。戰事再起。

這時長嘯自天而降，一道人影向拚鬥的五人撲去，卓和與畢夜驚見這人撲下的聲勢，勝於千軍萬馬，氣勢强大，暗呼不妙，連忙撲前相助，卻遲了一步，幾顆頭顱隨著鮮血的噴濺滾落地上，那人順道一刀向冲來的畢夜驚和卓和劈去，兩人一齊出手封架，但見那刀如羚羊掛角，破空而來，使人根本無從捉摸其角度與變化，卓和掣出鐵鐧，施出壓箱底的本領，連續變化了數次，才勉强擋了這一刀，只聽噹的一聲大震，傳鷹的內力無邊無際的湧來，卓和向後一連退了七步，這才站得住脚，全身血氣浮動。

畢夜驚一見是傳鷹，便乖巧得多，忙縮回雙手，一個倒翻退出一丈開外，同時立即躍出天井，手一揮，一股煙花冲天而起，面對這等大敵，畢夜驚豈敢掉以輕心。

其他人見卓和站立不動，畢夜驚躍出天井，自己比之這兩人萬萬不及，豈敢輕舉妄動，看看卓和座下四大金剛，適才還是厲害之極生龍活虎的好手，但現在都在傳鷹刀下身首異處，傳鷹一出手，便已鎮住廟內各人。

其實傳鷹也在暗叫僥倖，這色目人居然能接著自己全力的一刀，功力比之畢夜驚是只高不低，因爲自己的刀法講求氣勢，勝敗立決於數刀之內，假設這卓和與畢夜驚捨命攻來，自己雖不致落敗，但只要纏上自己一時三刻，應是絕無問題，現在畢夜驚不戰而退，自己確是可以還神作福。

傳鷹朗朗大笑：「各位如不反對，傳某就此告辭。」他一邊說，一邊把龐大的刀氣，向卓和催迫過去，卓和苦苦運功抵抗，那敢開聲，畢夜驚只求己方强援速至，要他入來「挽留」傳鷹，那是休想，這兩位絕世高手毫無表示，其他各人那敢出聲。

傳鷹向身後的祁碧芍一招手，兩人一先一後，大步走出廟外。

甫一踏出廟門，長劍噹然墮地，畢夜驚向地上倒去，傳鷹一手抄起這紅衣美女，見她雙目緊閉，已然昏迷了過去，傳鷹估計她損耗過度，剛才在廟內敵人前苦苦支撐，現下心神一鬆，再也支持不住，暈了過去，可見這美麗的女子

，內心實在堅強之極，否則也不能在這以男性稱尊的社會，取得這樣的地位。

傳鷹抱起祁碧芍的同時，身形如箭矢般向前躍出，剛飛過了幾個屋頂，忽然大感不妥，原來以大廟為中心點，已經全給包圍了起來，四方八面里許遠處一排排都是光點，正是成千上萬的火把，向著自己立身之處迫來，能在刹那間調動這樣龐大的人力，除了思漢飛還有誰？此人精於兵法，看來無論向那個方向逃，也將陷入蒙人的重圍之內，敵方已洶湧而出。兼且自己還要照顧這昏迷的紅衣美女，今晚實在凶險之極。

傳鷹雖面對如此場面，反而士氣高昂，他一手把祁碧芍移向身後，從懷中抽出一條長索，將祁碧芍緊緊紮縛在身後，抽出長刀，一聲長嘯，直向西湖奔去。

傳鷹背著祁碧芍，霎眼間便已奔上橫跨西湖的白堤，這一着大出思漢飛意料之外，這時他正站在一座築於西湖的高樓，高樓上又搭起了一座木枱，使他高立其上可以指揮全局的進退。這樣的高點在杭州市總共有六處，所以只要敵人在杭州任何一處地方，他也可以因敵人的所在而登臨不同的高點，指揮己方大軍。這等佈置，確是高明。

思漢飛心下正重新對傳鷹加以估計，因為換了任何人，在這等情形下，都必會試圖在人口密集，屋宇相連處逃走，如果走上白堤那樣一望無際的走道，蒙古人素以騎射名震天下，衝鋒陷陣，天下聞之色變，在這等平陽之地，如何能有逃生之理。思漢飛的佈置正是針對這種心理而設，假若敵人設法從屋宇密集之地逃走，情形反更為兇險。

思漢飛一揮手號，高枱上的火把便依某一特定的方式揮動，思漢飛調兵遣將，務求取得傳鷹首級。

傳鷹已奔上白堤的中段，只見前後也有蒙古騎兵追來，蹄聲踏在堤上，轟天動地，傳鷹抬頭看了天上明月一眼，心想剛才和高典靜一齊看明月的心情，和現在是多麼不同。勁風撲面而至，漫天箭矢疾射而來，煞是好看，傳鷹暴喝一聲，衝進箭雨裏，長刀上下封閉，射來的長箭全被挑開，他閃高竄低，一忽兒便已和蒙人短兵相接。前排騎士的滿天長矛，當面刺來，傳鷹長刀劃了一道弧旋，七八枝長矛，連著七隻斷了的血手，一齊掉在地上，傳鷹跟著閃入馬底，長刀從下向上攻，蒙騎雖大聲呼喝，仍然不斷跌下馬來，數百蒙古鐵騎，亂作一團，蒙兵雖然兇悍之極，但對穿插於馬底的傳鷹，卻是有力難施。

思漢飛所處的高台上燈火緩緩移動，兩隊步行的蒙兵現身兩端，手上持著鐵斧利刀等攻堅之器，兩邊夾迫而來。把數百蒙古騎兵和傳鷹都夾在中間。同一時間白堤的兩邊出現了無數快艇，艇上佈滿蒙人，彎弓搭箭，聲勢驚人。

傳鷹已竄過了騎兵隊，但卻不損一馬。騎兵隊受命不准追擊，只剩下傳鷹二人往蒙古步兵處奔去。

傳鷹知道好戲尚在後頭，敵方高手一個人也未見，顯然要待自己體力消耗得七七八八，才出手撿便宜，幸好自己從戰神圖錄悟得陰陽互易之法，氣脈悠長之極，尚有一拚之本錢。只見黑壓壓的蒙古步兵團，千百利斧長刀在月色下閃閃生光，正以急速的步伐向自己走來！這些均為蒙軍精銳，步伐一致，生出一種千軍萬馬的氣勢，使人心胆俱喪，傳鷹反手輕拍祁碧芍一下，一緊手中厚背刀，亦以穩定的步伐，大步向迫來的蒙軍走去，厚背刀發出强大的殺氣，配合著脚下堅定的步伐，竟比迫來的千軍萬馬，氣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場面悲壯。

就在這時，背後的人兒呵了聲，緩緩扭動，動人的肉體和傳鷹的後背磨擦著，這眞是個要命的時刻。同一時間第一排的蒙軍已揮斧劈來。傳鷹一刀橫掃，寒芒暴閃，蒙人紛紛在血光飛濺中倒跌向後，傳鷹每一刀也貫滿眞力，中刀者必難保命，刀法兇厲絕倫。雖然在敵人刀山斧海之內，傳鷹仍以驚人的快速在移動著，每一霎眼便已到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位置，一方面使敵手無法傷害背上的祁碧芍，另一方面使面對自己的敵人永遠是一小撮，不能形成圍攻的死局。這是最耗力的打法。

傳鷹刀光寒芒到處，蒙人紛紛斃命，但敵人的援手源源而來，看來傳鷹要力盡而亡，乃是遲早之事。思漢飛臨高遠望，露出滿意的笑容道：「叫卓和集中高手，在傳逆衝出白堤是攔截。」戰況已到了最後階段。這時快艇上的蒙兵亮起火把，火光照亮了半邊天。防止傳鷹躍入湖中遁去。思漢飛對傳鷹估計甚高，認為他可殺出重重圍困，衝破這十丈距離，離開長堤，到達沿湖而建的民居，那處才是思漢飛重兵所在。

傳鷹刀光縱橫開合，他又改了一種打法，緩緩向前移動，但帶起的刀氣，任何人進入半丈內的範圍，必被他在氣機牽引下，迅速擊斃，即使兇悍如蒙古人，也已在傳鷹不世刀法之下，心胆俱裂。

思漢飛站在高台上，遙遙鳥瞰全個戰局，背後一陣脚步聲傳來，赤扎力奔至身旁道：「皇爺，西湖東岸的民居全都疏散了，沿湖東面整個區域，全部被封鎖，今次他插翼也難飛。」

思漢飛道：「給我備馬，你代本座在此主持大局，待我親自領教他的絕藝。」

在西湖東岸一座平房的樓頂，以卓和為首密密麻麻站了三十多人，遠遠觀看着白堤上的戰況，除了畢夜驚、白刃天、程載哀、崔山鏡和其他幾個漢人高手外，還包括蒙人和色目人的高手，陣容强大之極。

卓和道：「此子功力高絕，刀法自成一家，並不依循已知的成名刀招，但每一刀都如妙手天成，似乎依從著某一天地之至理，令人無跡可尋，與天地一體相承，不露絲毫破綻，確已得窺刀道的最高境界。」

崔山鏡道：「卓兄請勿忘記，我們這裏還有一位武林新星，足以與這傳鷹抗手。」他語氣尖酸，矛頭指向白刃天。

白刃天如何不知，冷哼一聲，他也

是武學的大行家，一見傳鷹刀法，便知自己和他還有一段距離，但他心高氣傲，不堪一激，向卓和一恭手道：「卓指揮，請讓在下出戰。」

卓和道：「白老師務需萬分小心。」

白刃天狂怒之極，他原意是希望卓和會阻止他出戰，又或會加派高手配合，那知卓和平日也不滿他的狂傲，今番來個順水推舟，他難以下台，惟有硬着頭皮出戰。

傳鷹在蒙軍的步兵團內，來回衝殺，刀勢如虹，擋者披靡，就在此時，只覺背後的紅衣美女，手脚一緊，纏了上來，耳邊一把低沉而充滿磁性的聲音道：「謝謝！」蚊蚋般的語聲，似乎又帶有無限羞澀。背後的美女已經回醒過來。

傳鷹只覺全身一輕，原來當祁碧芍未醒之時，全身放軟，重量下墮，背負起來極之不便，但當她雙手雙足一齊纏實傳鷹，傳鷹自然背後一輕，轉動倍增靈活，傳鷹大發神威，將四週的蒙兵劈得血肉橫飛，忽然間，傳鷹在千萬兵馬的廝殺聲中，聽到一下細微之極的破空聲，似是某一種利器從背後刺來，但因爲祁碧芍身體所隔，所以不能產生感應，但傳鷹聽覺靈敏之極，這一下偷襲，依然不能逃過他的雙耳，他從破空聲的尖厲和速度，迅速分類，最後把偷襲者歸納入一級好手之列，心下已有計較。

偷襲者正是白刃天，他自知正面進攻傳鷹，自己落敗的成數極高，惟有利用祁碧芍這弱點，希望一石二鳥，縱使沒有這般理想，但若能傷得祁碧芍，再乘機退卻，也不算失面子。

白刃天這一劍迅快而無聲，轉瞬已刺至離祁碧芍身體一尺之處，剛要再發內勁，加强劍勢，突然眼前一花，傳鷹已換轉了位置，只見傳鷹雙目瞪着自己，寒芒一閃，厚背大刀已當胸劈來，白刃天也是了得，一收長劍，不求有功，但求保命。傳鷹長刀一閃而下，正劈在白刃天長劍的護手上，白刃天全身眞氣被傳鷹這無堅不摧的一刀幾乎震散，正要後退，但覺頸項處一涼，全身精血急洩，割斷了咽喉的屍身，被傳鷹踢得倒飛出去，把後面十來個蒙古兵撞得骨折倒地，其勢才止。可見這一脚之威力。

卓和等人面色大變，絕估不到白刃天一個照面便已當場斃命，卓和一揮手，身後二十餘名高手，緩緩向傳鷹迫去。傳鷹刀勢又變，厚背刀的寒芒在火把光照下如乳燕翔空，自己一躍便踏在一個蒙古兵頭上，只聽頭骨爆裂一聲，蒙兵七孔流血，他又已踏上另一蒙兵頭上，該蒙兵雖極力擋駕躲避，但傳鷹脚法精妙，踏破該蒙人的刀幕，一脚便踏在他頭上，蒙兵立時身亡，傳鷹借力一躍，離岸邊更遠。

剛才白刃天一劍刺來，祁碧芍只覺一股寒風襲體，她暗叫：我命休矣，但又不想驚擾傳鷹，下意識把身體緊向傳鷹擠去，只覺傳鷹身體輸入一股眞氣，與自己內力融合運行，刹那間體力恢復了大半，鼻中嗅著傳鷹男性的氣味，渾渾沌沌，再也記不起身處險境，就在此時，傳鷹的聲音傳入耳中，不知怎的，祁碧芍只覺在這男人的虎威下，自己的高傲，心甘情願的聽他吩咐，誠恐漏了一字。

卓和見傳鷹似欲逃進民房密集之處，心中冷笑一聲，一揮手，衆高手便四散攔截。

傳鷹自知剛才搏殺白刃天那一刀，耗用了極多眞力，若不能於短時間內逃出，實是有死無生，但敵人高手除了白刃天外，均全未現身，自己現在雖然縱橫不可一世，但好景卻是難以長存，敵人的戰略非常高明。

傳鷹身法極快，轉眼間還有四丈便可躍上最接近湖邊的一所民居，正要全力竄上，眼前精芒忽現，三支勁箭，從非常巧妙的角度射來，剛巧把自己所有前進之路封死，而且箭和箭相差的距離，看似無甚道理，但在傳鷹這等高手大行家眼中，便知若避開第一箭，第二箭射至的時間，便剛是舊力未消新力未發那刹那空隙，傳鷹暗讚一聲，從蒙兵的頭上倒翻下去，暗忖若不能殺此射箭的好手，今晚休想生離此地，脚才踏地，一把長槍，兩柄巨斧便已襲到，蒙方的高手已親自出擊，傳鷹頓陷險境。

攻來的長槍在一個色目人手中揮舞，此人五短身材，精悍之極，一枝長槍刺掃之間，勁氣飛旋，另一蒙古大漢形相威猛，一看便知是勇不畏死之士，兩柄各重上百斤的大斧，在他手中使出來輕如無物，手法細膩之極，使人在心理上已感到難以對抗。

傳鷹知道這兩人均是敵方好手的頂尖人物，雖未及卓和和畢夜驚之輩，但比之白刃天卻是大致相若，容或只差一線，但今次兩人已有白刃天作前車之鑑，自己眞力又大爲損耗，現在兩人雖被自己的刀法攻得左支右絀，但一時三刻還未能脫身殺敵。突然間殺氣撲面而來，卓和一對鐵鐧，已迎面攻來，傳鷹頓陷苦戰，剛才一路殺來，祁碧芍並不成爲一個問題，但在這等高手交鋒下，傳鷹處處被人利用她來加以牽制，傳鷹形勢危殆之極。

傳鷹肩頭鮮血飛濺，被一個在旁虎視眈眈的瘦削漢人，覷準機會，一矛建功，在場之蒙人一齊喝采，這還是傳鷹第一次受傷，傷勢雖無甚大礙，但對蒙方士氣，卻有極大激勵。

傳鷹一聲長嘯，決意全力突圍，暗吸一口氣，長刀迅速劈出，這幾刀在空中劃出美麗之極的線條，旁觀者只覺刀法優美自然之極，但在場與傳鷹血戰的四大蒙方高手眼中，長刀在兵器的空隙穿行無阻，自己便像赤手空拳一樣，手中兵器絲毫起不了阻擋的作用。

首先是那使長矛偷襲的漢人慘叫一聲，胸前鮮血四射，當場倒斃，跟着使雙斧的蒙古大漢右手齊肘而斷，使長槍的色目人斗大頭顱，整個飛上丈許的高空，斷頸處噴出一股鮮血，直達兩丈開外。只有卓和功力最高，迅速退入蒙軍裏，避過此劫。傳鷹再殺入蒙軍中，只覺全身已呈乏力之象，暗幸方才一刀，已鎭住蒙方高手，一時間沒有人敢跟來，傳鷹迅速移近最接近那所民房，心想

一進屋宇，自己雖可利用房屋免受蒙軍波浪式的進攻，但對蒙方高手攻擊自己，反更爲有利，況且對方有個技藝驚人的神箭手在高處虎視眈眈，極可能成爲致命的因素，形勢於己實在大爲不利。傳鷹已殺至那民房的大門前，當下使出刀法，迫開身邊蒙兵，一脚震開大門，便衝了進去。

轟天動地一聲大喝，門內前院的天井站了十數個蒙古大漢，赤着上身，運氣揚聲，每人手上的鐵矛，像十多道閃電一樣向傳鷹擲來，十多個人動作一致，喝聲一致，便如一人大喝一聲，並同時擲出十多支長矛。

而每一支長矛，都貫注了每一名壯漢全身之力，即使以傳鷹的蓋世武功，也不敢硬攖其鋒銳，何況在這力戰身疲之時，但他卻又勢不能退後，背後蒙軍如狼似虎，高手如林。傳鷹當機立斷，在長矛襲體前一瞬，突然向橫一移，貼著牆的內圍迅速滑翔，全部長矛均告落空。這一下移動純靠一口眞氣，傳鷹只覺一陣心跳，這是眞力耗盡的先兆，其實錯非他戰神圖錄悟得陰陽互易，循環不息的大法，早已在白堤處力盡而亡。傳鷹本來是要向這十數個矛手進攻，使他們沒有機會作第二輪擲矛，但眞氣運轉不靈，傳鷹一提氣踢開一道側門閃了進去。這次反而給了他有喘息的機會。原來十幾個矛手後湧出無數手持鐵盾穿有重甲的刀斧手，這等戰士最擅堅守，正是針對傳鷹不能再消耗內力的缺點，但在室內，卻是難以發揮所長。傳鷹這一避剛好躲過這批重甲手的鋒銳。

傳鷹一衝入室門，只見門內是個偏廳，佈滿了如狼似虎的蒙古悍兵，一見他進入，都不顧生死的撲來，傳鷹一提氣便躍上屋樑，嘩啦一聲，撞破屋頂。跳了上去，只見一彎明月之下，有一人提矛卓立，身穿蒙古皇服，正是蒙古三大高手之一的思漢飛。

思漢飛道：「傳兄今日能闖至此處，已足可名留史册，本人也來湊興，何不先放下背後美人，在如此月夜之下，你我一決雌雄。」

傳鷹哈哈一笑道：「這又有何不可？」緩緩解開身上長索，一邊運功內視，知道自己正接近油盡燈枯的階段，這一戰有敗無勝。傳鷹將祁碧芍慢慢放好，只見她一雙美目，深如大海，內中貫注著深刻無邊的感情，好像要藉一注目間，完全傳達給自己，兩人其實整晚共進共退，出生入死，到現在才是第一次正式照面，傳鷹泛起刻骨銘心的感覺，實在不捨得讓這動人的女子離開自己。

祁碧芍的功力經傳鷹輸入內力，加上自己本人一番調息之後，幾乎已盡復過來，但她遵照傳鷹吩咐，依然假裝軟弱無力，她現在已是他最後一著棋子。

傳鷹提刀立在屋脊上，下面火把密佈，附近幾個屋頂，亦稀稀疏疏站滿了卓和、畢夜驚等高手級人物，整個湖畔民房區域，給照得明如白晝，思漢飛負矛而立，雄偉如山，確是大家風範。

思漢飛道：「傳兄人中之龍，爲我生平僅見，可惜各爲其主，不能握手言歡，確乃人間憾事。」

傳鷹一邊借機調息，一邊道：「思先生這等情形下，仍給傳某放手一搏的機會，傳某甚爲感激。」

思漢飛道：「若不能與傳兄一較高下，本人豈能心息，誓將成終生憾事。」他見傳鷹絕口不提力戰在前，自己挑戰在後，佔了莫大便宜，使自己更有顏面，足見傳鷹廣闊的胸襟。傳鷹雖在這等生死關頭，依然予人滿不在乎的印象。

思漢飛長矛在頭頂揮舞出萬道光芒，在火光閃耀下，忽又化成一矛，橫在胸前，傳鷹放開雜念，輕提厚背刀，遙指着兩丈外的思漢飛，天地忽然陷入一片肅殺之中，雖是夏末秋初時份，但彷似嚴冬忽至。四周圍著上萬的蒙古精兵，但卻聽不到絲毫聲音，只有火把的松油給燒得劈拍作响。

在正這千鈞一髮之時，一把雄壯之極的聲音在十丈許外一個屋脊响起道：「傳兄弟別來無恙。」隨著聲音，一名神態威猛的壯漢在屋脊出現，展開手中雙枴，眞是擋者披靡，原來佈滿屋頂的蒙兵紛紛跌下街上，一片混亂。

就在這時，只聽一聲慘叫，一個高大蒙人在左邊高樓直跌下來，隨他同時下墮的還有一把大弓，跟著，高樓現出一個高瘦的身形，手執雙尖長矛，竟是矛宗直力行。跌下來的，正是顏烈射。傳鷹心內歡呼一聲，只覺除去此君，便如去其眼中之刺，因此人箭術蓋世，對自己逃走有莫大威脅。

直力行立於高樓之上，夜風把他的衣衫刮得獵獵作响，脚下七八丈處顏烈射伏屍街頭，心下百感交集。但能爲好手韓公度報卻一箭之仇，仍是大快。

「噹！」一聲大震，只見碧空晴迅如電疾的身形掠空而過，直往傳鷹所立脚的屋脊撲來，卓和躍上半空迎擊，半空中枴鐧相擊，碧空晴繼續撲來，卓和斜向下墮，顯然吃了暗虧，碧空晴的武功比之當日驚雁宮之役時，又更上一層樓。其他蒙方高手，紛紛攔截。

傳鷹大喝一聲，長刀緩緩向思漢飛劈去，附近的氣流隨著刀勢逐漸加强旋轉式的對流，氣壓加重，思漢飛長矛虛刺，化去長刀帶起的氣流，心下奇怪之極，因爲傳鷹這種打法最是耗力，以傳鷹目前的狀態，更是不宜，傳鷹此舉，無疑自殺。

思漢飛只覺力氣愈來愈凝聚，傳鷹這一刀，已達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全無痕跡，自己除了退後避其鋒銳外，實再無他法。這退後亦是大有學問，必需封死敵人的下著變化，否則敵人受氣機帶動乘勢前擊，自己便難逃即場敗亡的命運。

傳鷹一刀去勢未盡，突然一聲長嘯，只見本躺著不動的祁碧芍從屋邊一躍而前，傳鷹向後急退，剛好退到躍高的祁碧芍脚下，連忙雙掌齊拍，全力擊在祁碧芍脚下，只見祁碧芍像一隻紅色小鳥般冲天飛起，越過蒙軍築成的人牆，直向二十丈外的黑夜投去，轉瞬不見，傳鷹橫刀立在屋邊，如天神般卓立著。

思漢飛正欲撲前，只覺剛才傳鷹那

一刀帶起的刀氣，有若實質，久久不去，自己便如和一個隱形的刀客決鬥，難作寸進，心下駭然。就在這時，碧空晴已躍落屋脊，雙拐橫胸，擋在傳鷹之前，一陣大笑，以蒙方高手之衆，竟然攔他不住。

傳鷹暗呼碧空晴你來得及時，原來他已油盡燈枯，幾乎連站直身體也感到困難。突然碧空晴語聲傳來道：「田過客即將出現，你務要隨他而去，這處讓我倆應付。」

思漢飛正要發言，直力行已在高樓上道：「畢夜驚，你有種便與直某在這樓上決一死戰。」

畢夜驚一聲長嘯，隔著一間屋頂向思漢飛躬身道：「思皇爺，畢某受你禮遇一生，無任感激，但望能准畢某與此人單打獨鬥，則畢某再無憾事。」

思漢飛略一沉吟道：「畢老師必能殺敵取勝，謹此先賀。」蒙人最重英雄，若畢夜驚縮頭不出，實再無他容身之地，思漢飛也不能不答應。

畢夜驚一掠直撲往高樓，衆人一齊喝采，便知此老陰沉之極，平日總收起幾分功夫，保留實力，直力行一代宗師，連忙退至一角，絲毫不佔畢夜驚陣腳未穩的便宜。畢夜驚展開架式，雙爪遙罩直力行，一時成對峙之局。

卓和突然厲喝道：「傳鷹！剛才祁碧芍是否帶走了岳册？」這一句話轟動全場，使人覺得路轉峯迴，摸不著頭腦。

傳鷹沉聲道：「一點不錯，傳某終不負韓公度大俠之托，已成功將岳册由祁女俠交予龍尊義。」全場嘩然，有人登時估到傳鷹必已先將岳册覓地收藏，只要他將藏册之所，告之祁碧芍，再由祁碧芍告知龍尊義，便大功告成。

思漢飛仰天長笑道：「儘管有神兵利器，但若用者不得其人，施行不得其法，神兵利器，與廢物何異？宋室百年積弱，氣數已盡，我大蒙如日中天，縱橫千萬里，未嘗一敗，亂臣賊子何足道哉？」卓和把握時機，將這番話用蒙古話大聲向四週密佈的蒙兵說了一番，只見衆蒙人一齊高呼喝采，聲震屋瓦，天地也為之色變，思漢飛寥寥數語，已爭回失去岳册的聲威。

碧空晴和傳鷹對思漢飛的氣度頗為心折，這兩人均極為英雄了得，不會因與思漢飛對立而故意貶低他。

這時街上傳來一陣呼喝，蒙人一片騷亂，只見十幾隻蠻牛，拖着一輛烈焰冲天的牛車，正以驚人的速度，從長街的一端，直向傳鷹和碧空晴立足的屋脊下衝來。牛車上放滿木材，似乎倒滿了松油，火勢强猛，聲勢駭人。一名胖子執着一柄長約三丈的大旗，在急奔的牛背上來回縱躍，揮舞得虎虎生風，擋路者給他撞得東倒西歪。牛身上插有長箭，牛羣受傷後更是瘋狂，將蒙人撞得倒飛而起，田過客這一手實在漂亮之極。轉瞬間，狂牛和火車已衝破了蒙軍的重圍，來到傳、碧二人腳下。

碧空晴一掌拍在傳鷹後，跟着反手一枴，把攻來的思漢飛迎開。傳鷹只覺碧空晴掌上轉來一股大力，整個人凌空撲出，一直躍至離田過客還有兩丈許遠，其勢已盡，急往下跌，傳鷹只覺渾身乏力，暗叫我命休矣，大喝一聲，大旗捲來，接過傳鷹，連旗帶人，衝破了蒙人的鐵筒圍困，帶着滿天火焰，望西而逃。蒙方高手卓和等紛紛追去。

田過客把傳鷹放上一隻狂牛的背上，他知道逃過蒙軍容易，但要甩掉卓和等高手，卻是絕無可能，連忙躍下街心，只見十多名以卓和為首的高手已在十丈外迅速追來，田過客耳中聽到牛車帶着傳鷹奔去，聲音漸遠，當下稍覺安心，一揮手中大旗，已決意死守此地。

* * *

傳鷹摟緊其中一頭狂牛，身後是烈焰冲天的牛車，也不知身在何處，狂牛以驚人的速度狂奔，很快便遠離戰場。

經過這一陣調息，傳鷹氣力稍回，雖仍未能提氣動手，但要逃走，還是可以，這時轟天動地的蹄聲已愈來愈近，大批追兵正啣尾追上，傳鷹奮起意念，一躍離開牛背，跌進街角的暗影內。

* * *

高典靜立在窗前，觀看著另一邊湖岸上的火把光芒，聽著那震天的殺聲，心如鹿撞，不知是否與那冤家有何關連，驀地傳來拍門聲。

大門打開，一個血人撲了入來，不是傳鷹還有誰人。

傳鷹道：「快將門外血跡抹去。」高典靜急忙遵從。

傳鷹躺在地上，連動一個指頭的力量都沒有，高典靜的俏臉又轉過來。傳鷹微微一笑道：「高小姐，小弟特來聽妳彈琴。」

高典靜一皺秀眉道：「你再不休息，那就要來世才可聽我奏琴了。」

傳鷹閉上雙目，只覺從留馬平原山虎君古廟之會開始，從未有過現在那種平靜。岳册已成功轉交龍尊義，此後的成敗，已不是他傳鷹所能干預，那是日後的事了。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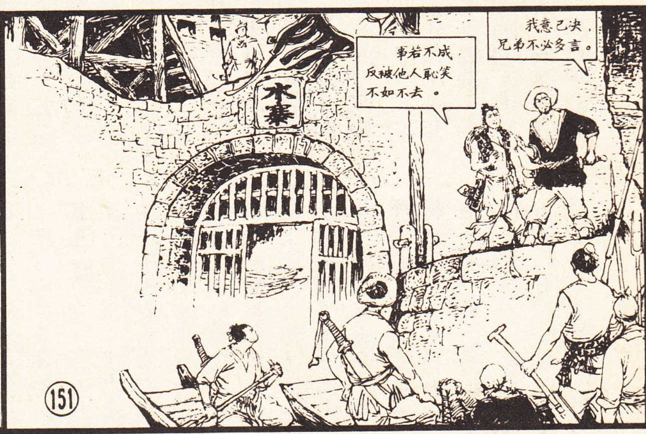
有根底的人

近來我想將吳稚暉先生，他平日對我的指導，及所有的書信，蒐印出來，以供我們同志修養的借鏡，他彌留時囑咐：第一，要把他死後骨灰，沉葬到台灣海峽裏去，第二，希望把他自己尚有一些未曾燒掉的作品焚燬，第三，他幽默的表示，一個人赤裸裸的生了下來，而在死時却穿着衣服歸去，這筆欠債已經夠了，還要什麼榮華富貴？像吳稚暉先生這樣的人，其學問之淵博、修養之深厚、人格之完美，我們若與之相比，實在相差得太遠了！他向盜名竊世者挑戰，他視富貴榮華如烟雲，以他這樣做人的道理，才是個有根底的人，才是徹悟宇宙人生，才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偉人。（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九

高石・編繪

大名府（四）



151 晚上，梁山水寨內頭領張橫，要去劫寨，他兄弟張順勸阻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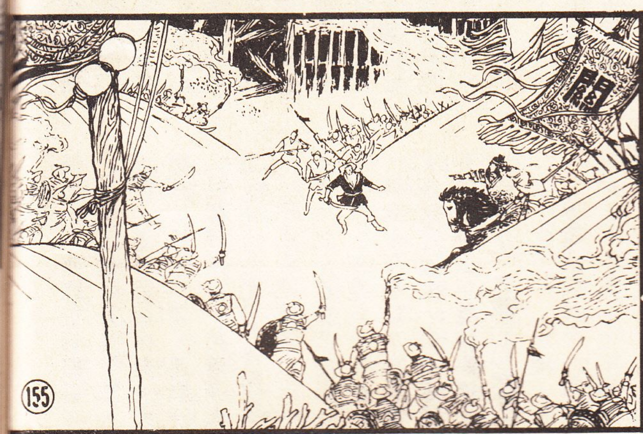
152 當晚，張橫帶領五十條小船，去偷營劫寨。



153 關勝在帳中聞報蘆花蕩中伏了四五十隻小船，已知有人前來劫寨，就定計要捉劫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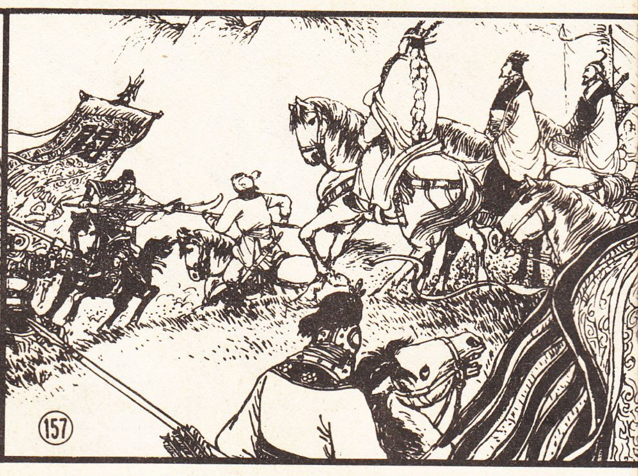
154 張橫奔到中軍，只見關勝一人在帳中看書，就帶領二三百人直奔大帳而去。



155 來到帳前，只聽得一聲鑼响，四下伏兵齊出，張橫等人少力單，抵敵不過。



156 張橫同帶去的二三百人，全被關勝捉去。這消息傳到梁山水寨，阮小七要去救回張橫，也被關勝捉了去。



157 却說宋江人馬回到梁山，被關勝人馬擋路不得上山；又聞知張橫、阮小七被擒，就派林冲、秦明和關勝交戰。宋江在陣前看到關勝確是一個英雄，就決意收服關勝。



158 當晚宋江和吳用、呼延灼等人商議收服關勝之計。定計之後，呼延灼馬上動身。



159 却說關勝正在帳中和宣贊、郝思文計議軍情，忽見軍校來報，有個鬍子將軍匹馬雙鞭，前來求見。



160 呼延灼見了關勝，說他是被迫投降梁山的，今願投奔關勝帳下，同滅梁山。他又把關勝捧了一陣。關勝因呼延灼原是朝廷將領，是攻打梁山被擒的，便信以爲眞。



161 第二天在兩軍陣前，關勝令呼延灼和梁山頭領交戰。呼延灼故意將鎭三山黃信打落馬下，被梁山人馬救回。關勝更是深信不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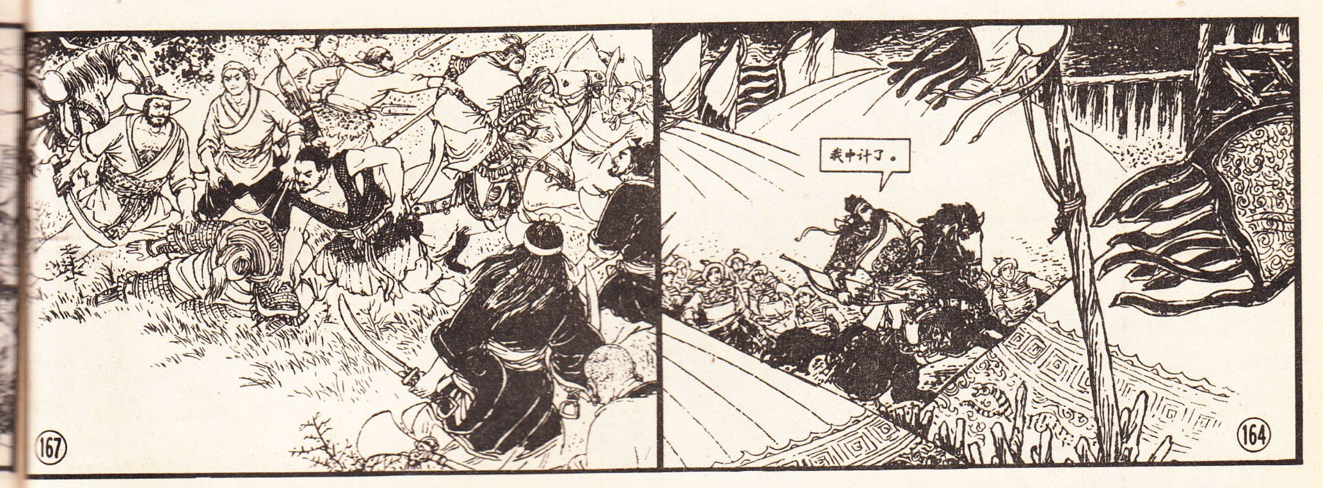


162 當夜二更時份，關勝自引五百軍馬，輕弓短箭，由呼延灼領路，去偸襲宋江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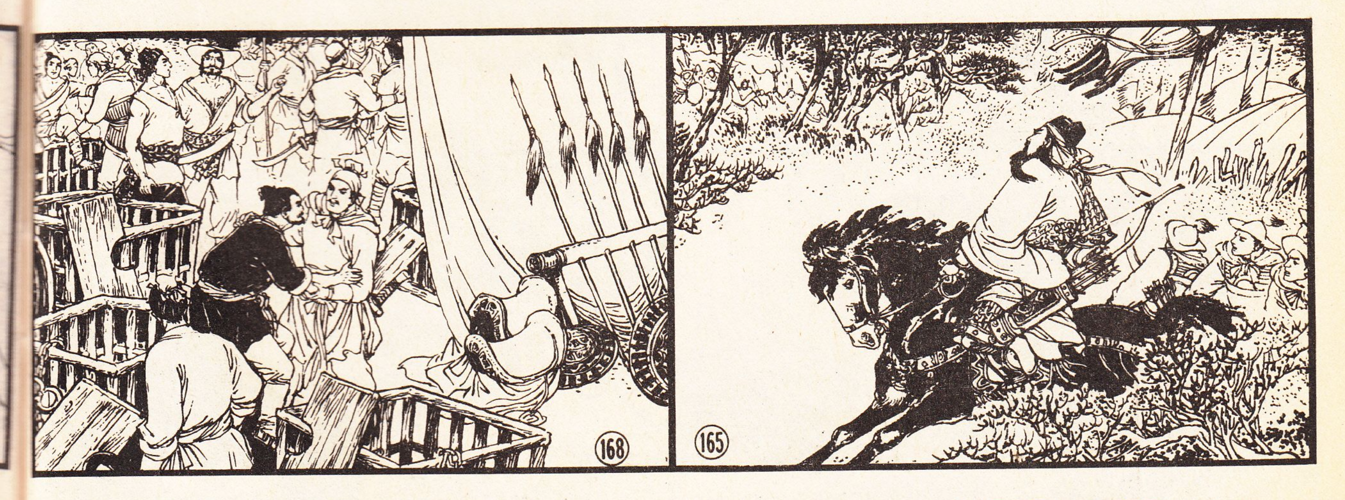
166 關勝被伏兵捉住。

163 轉過了兩個山嘴，遠遠看見一盞紅燈。



167 宣贊、郝思文帶領人馬前來接應關勝，也被梁山好漢捉去。

164 關勝一心要捉宋江，催動人馬向紅燈處趕去，到了那裡一看是個空寨，不見一人；再找呼延灼時，也已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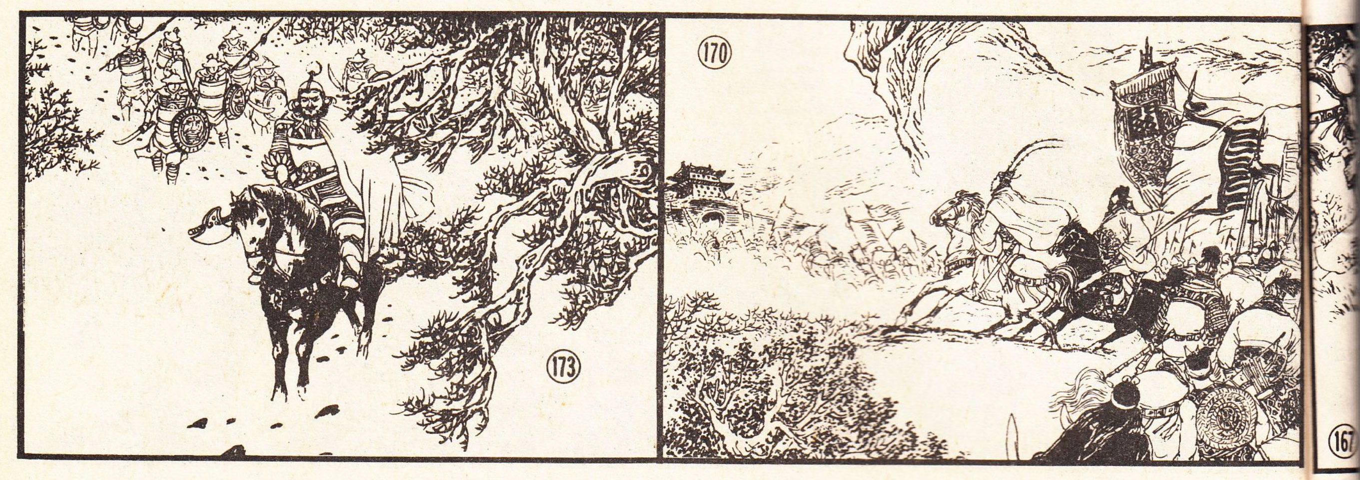
168 李應奪了關勝營寨，救出張橫、阮小七和全部被擒軍士。

165 關勝正想回兵，只聽得一聲炮响，四邊山上殺來無數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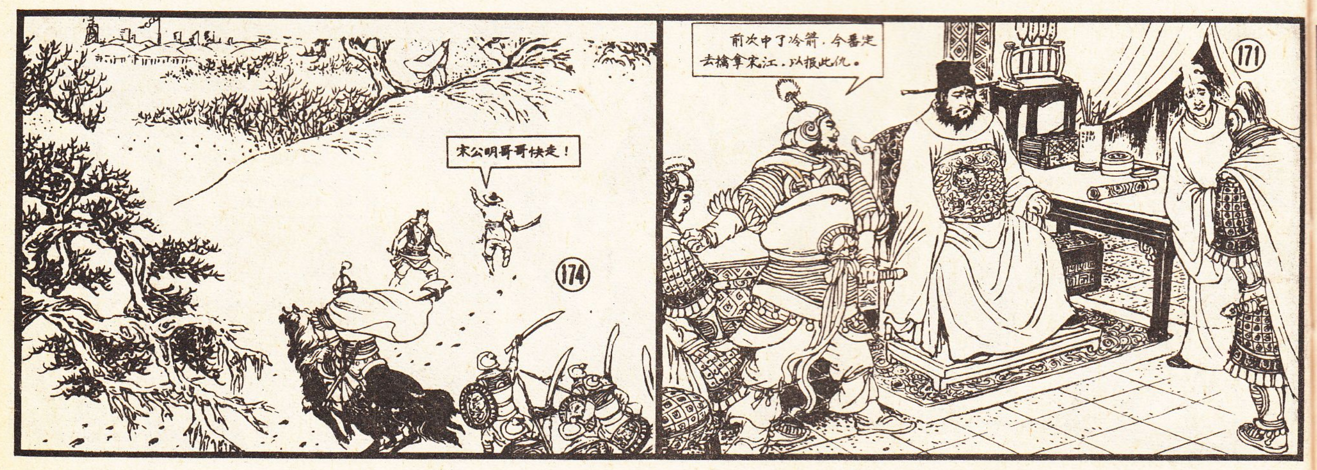
172 白天，索超、李成和關勝、宣贊、郝思文殺了一陣。索超、李成被關勝等殺得大敗。

169 關勝、郝思文、宣贊被押到忠義堂，宋江下了座位，親自解去他們身上的繩索，並用替天行道、爲民除害的道理，説服關勝等三人，歸順了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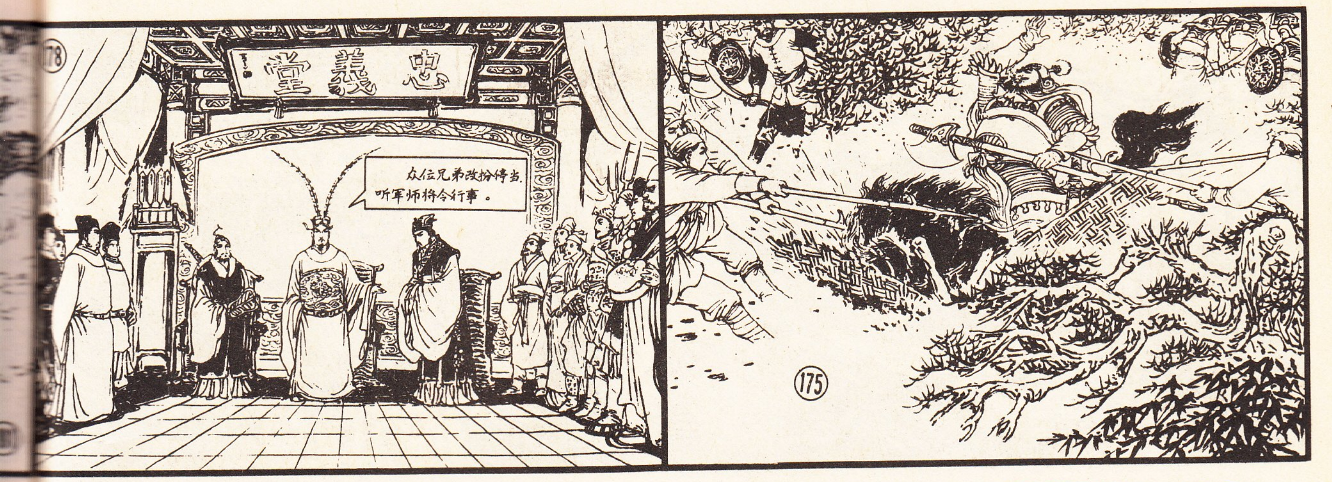
173 李成、索超敗回城中。索超報仇心切，趁着晚上下雪之時，又帶了一支人馬，去打宋江營寨。

170 梁山人馬，休息幾日，就由宋江親自率領，再去攻打大名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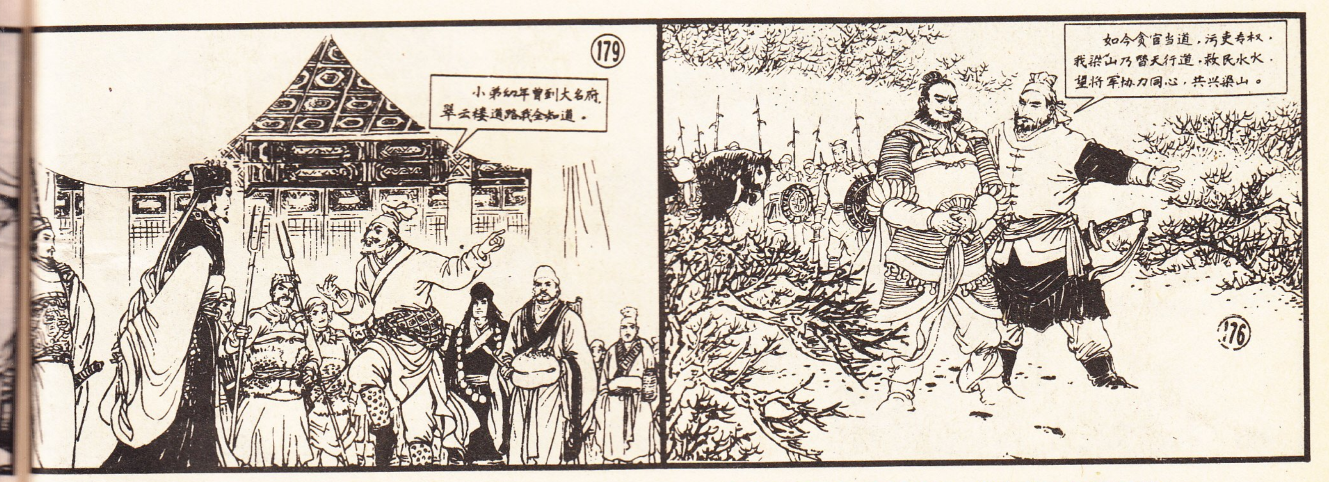
174 宋江令李俊、張順前去迎敵。李俊、張順且戰且退，引誘索超到那沒有陷坑的陣地。索超看到宋江在山上走過，就拚命追趕。

171 却說梁中書在城中剛剛得知關勝等兵敗歸順梁山之事，中軍又報宋江領人馬攻城。急得他目瞪口呆。索超却要報一箭之仇，願前去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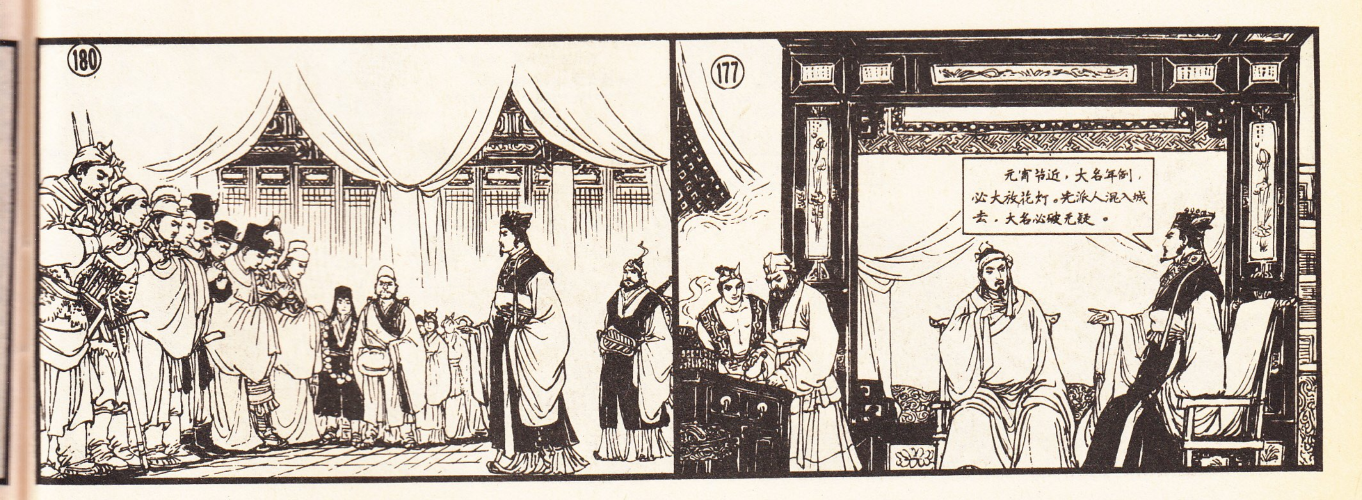
178 宋江在忠義堂上點了將領，各將依照吳用的計策，化裝成各種人物，準備分頭混入城去。

175 索超一心要捉宋江，不提防脚下有陷坑，落坑被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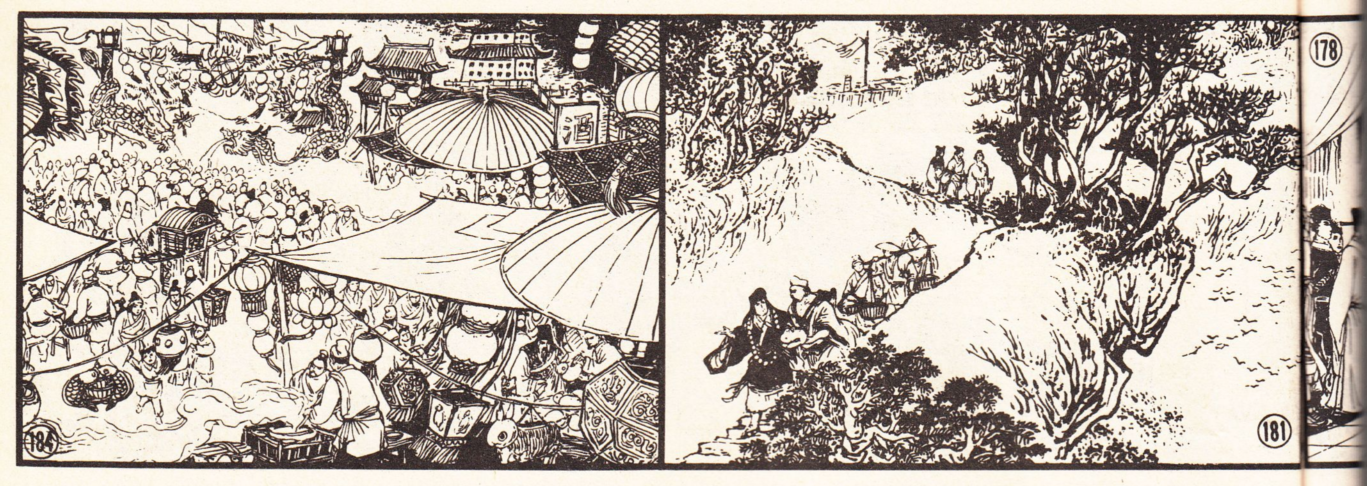
179 吳用派時遷混入城中，去翠雲樓放火。

176 楊志原和索超相識，勸得索超歸順了梁山。



180 解珍、解寶扮做獵戶；杜遷、宋萬扮做販米客人，劉唐、楊雄扮做公差；柴進、樂和扮做軍官。各聽吳用將令下山去行事。

177 大名府一時攻打不下，宋江又突然得了重病。梁山人馬只得暫回山寨。張順到江南請得名醫安道全，把宋江的病醫治好了。這時新年已過，宋江又與吳用定計，要發兵三打大名府。



184 元宵節已到，大名府城內異常熱鬧，府留守司前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紅黃兩條大龍，口內噴水，鰲山上點燈無數。

181 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王英、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鄉村夫妻，先後下山而去。



185 大名府城內翠雲樓，是全城的中心。樓高十丈，有大小百十間房子，內有酒樓、茶館、各式買賣，是全城最繁華的地方。

182 大名府梁中書和王太守、李成、聞達等商議元宵放花燈之事。梁中書怕放燈惹事，主張不放，聞達等堅決要放，梁中書也就同意了。



186 時遷扮了個賣紙花的小販，混入翠雲樓來。他看到兩個乞丐，認出是山寨頭領孔明、孔亮。

183 梁中書派聞達領兵在城外駐紮，又派李成引騎兵繞城巡邏。他以為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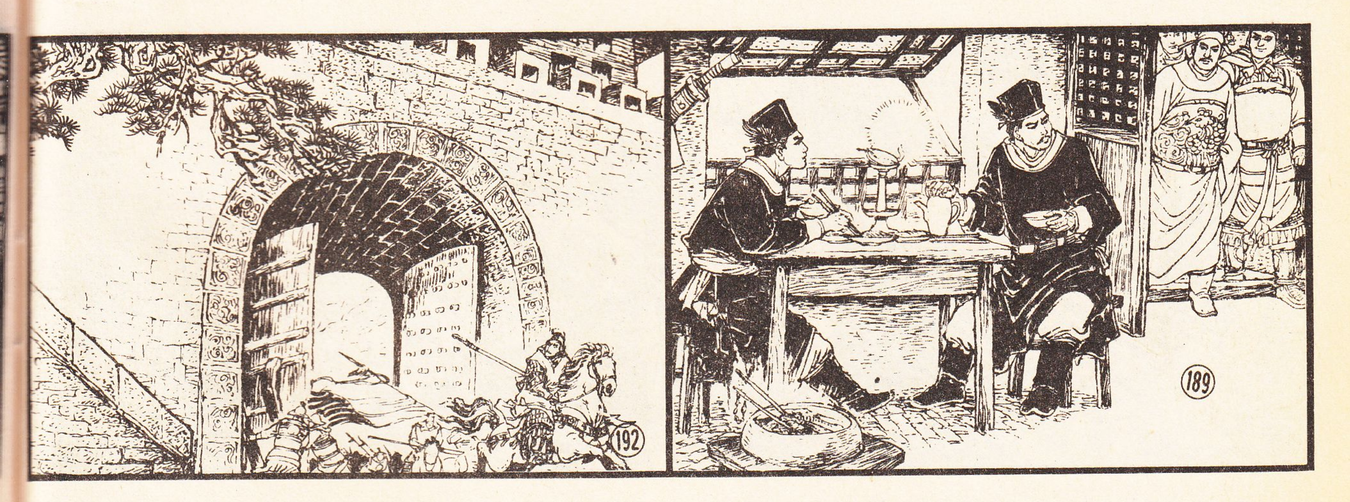
190 柴進說明身份後，說要在今晚到獄中探看盧俊義和石秀。蔡氏兄弟對柴進探監之意，心中已猜出七分，爲了交結梁山好漢，也就答應了。

187 公孫勝扮作了算命先生。他看到兩個和尚在一廟內，認得這是武松和魯智深。雙方也不答話，只當不認識。



191 到了二更時份，城內還是異常熱鬧。時遷在翠雲樓上聽得街上有人大吵大嚷，說是梁山人馬已到西門外了，就從籃中取出引火之物，在翠雲樓上放起火來。

188 黃昏時候，一輪明月升了上來，照得滿街燈花，格外好看。李成巡視全城，絲毫不敢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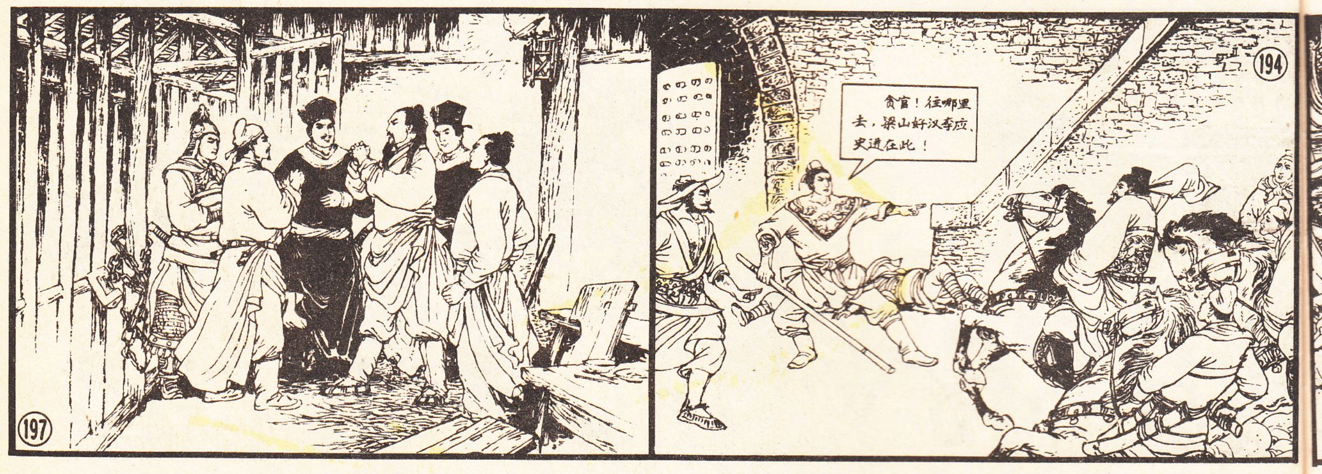


192 聞達在城外的營寨已被梁山人馬攻下，他只得帶了殘兵敗卒退進城來。

189 却說大名府管監牢的蔡福、蔡慶兄弟，正在家中吃晚飯，忽見一個軍官和僕人走了過來。原來是梁山好漢柴進和樂和。

196 李成在西門被梁山好漢殺敗回來，正好遇到梁中書，就保護梁中書投南門逃命。這時，聞達領着敗兵也在那裡尋梁中書，雙方就合兵一處，衝出南門逃走了。

193 梁中書聽到聞達兵敗的消息，又見翠雲樓火起，慌忙帶了幾個侍衛上馬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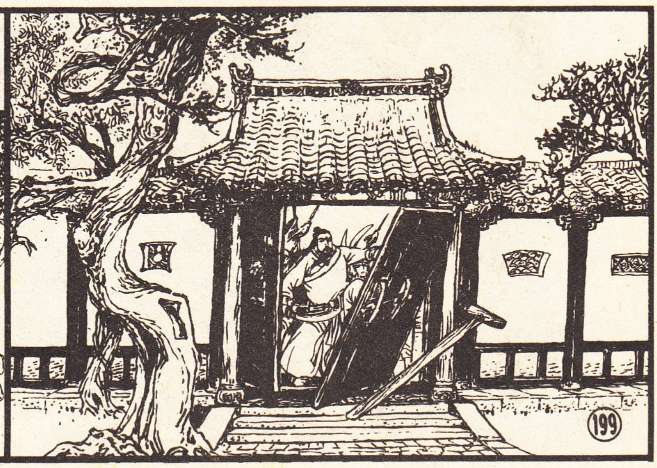
197 這時，蔡氏兄弟已把柴進、樂和帶進大牢，把盧俊義、石秀救了出來。

194 梁中書往樂，見梁山好漢已奪了樂門，他只得回身往南門去。



198 却說李固在家中聽得梁山人馬打進城來，急忙和賈氏收拾金銀財寶，準備逃走。

195 到了南門，却又被魯智深、武松攔住。這個貪官只得又回身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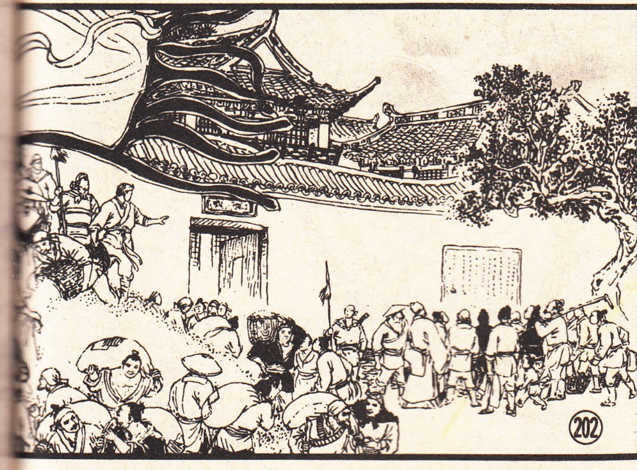
199 忽聽得門口嘩啦一聲巨响，大門已被推倒，只見盧俊義領了幾個梁山好漢衝了進來。



200 李固、賈氏急忙從後門逃走。他們來到小河邊，見一小船，大喊艄公救命。



201 上了船，只見船艙中站出一個人來，李固認得是燕青，早已嚇得魂飛天外。燕青一刀結果了李固的性命。賈氏正想上岸逃命，也被撑船的梁山好漢張順殺了。



202 梁山人馬已奪得大名府，吳用出榜安民。並把糧倉打開，將糧米救濟城內窮苦百姓。



203 盧俊義、燕青、蔡慶、蔡福一起隨同梁山衆頭領回山寨而去。大名府百姓成羣結隊把梁山人馬送出城關。

（本段完）

下期預告

會頭市

敬請留意參閱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　飛·圖

金槍無敵

戰勝槍神　成為奇人

七月十四日，盂蘭節。

白馬鎮上，人潮洶湧，盛況空前。人潮中，大部份都是武林中人。

那些武林人大都是從外地趕來的，要不，白馬鎮雖然是一個大鎮，也不會忽然間出現這麼多人，令到鎮上如此熱鬧，就像趕廟會那樣。

那當然不是趕廟會，那些武林人沒有那種興緻。

原來，那是一個比武盛會。

也只有這樣的盛會，才能吸引到那麼多的武林人趕來參與。

而能夠吸引那麼多武林人觀看的，當然是一場精彩絕倫的比武了。不然，若比武的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那些武林人才沒有這個興緻。

白馬鎮不但是一個大鎮，在武林中更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地方。

因為白馬鎮上，出了一位使鎗的高手，武林中人送了一個槍神的外號給那位高手。

那位高手就是名重武林的槍神董舒舞。

董舒舞能夠被武林中人公認為槍神，其槍法造詣之精奇高絕，可想而知。

而他一手創立的神槍門，實力與當今武林的五派一帮不遑多讓，在武林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門派，因此，在武林中大大有名，而事實上，武林中人已將神槍門與五派一帮并列，視之為一大門派，也所以，神槍門能夠威鎮一方，而白馬鎮亦因此而大大出名，武林中幾乎沒有什麼人不知道白馬鎮這個地方的。

試想一下，名頭與當今五派一帮的掌門人齊名的槍神董舒舞與人比武，那怎會不哄動一時？

與董舒舞比武的人，雖然很年輕，據說年紀不到三十，而且出道不到兩年，但却是最令人矚目，也是最多人談說的一個使槍高手，名叫夏侯長纓。武林中人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他的師承來歷，只知道他一出現江湖，便憑手中一桿金槍，擊敗了有槍王之稱的林尚斌，頓時令其名傳江湖武林。

接下來，他先後向槍霸楚江天，鐵槍無敵王猛，一槍擎天海浪濤等名動一時的使槍高手挑戰，結果，槍霸楚江天等人均敗在他的一桿金槍之下，令其聲名大噪，成為近期武林中風頭最勁的人物。

這樣的一位使槍高手，挑戰神槍門的掌門人，有槍神之稱的董舒舞，那簡直是武林中的一件盛事，那些武林人當然不會錯過這次精彩絕倫的比武盛會。

＊　＊　＊

比武的地方就在鎮西郊外那一塊畝許大小的空地上，時間是在午後一個時辰後。

晌午才過，那塊空地上已有人圍站着，等待比武開始。

那些人這麼早來，當然是要佔到一個有利的位置，好清楚地看到那一場精彩絕倫的比武。

而神槍門的弟子亦已在那塊空地上維持秩序。

還有半個時辰，比武便要開始了。

觀戰的人越來越多，幾乎都是武林人，少說點，也有二三百人。

在等待中，那些武林人都在議論紛紛，猜測這一次的比武誰勝誰負。

大多數的武林人都看好董舒舞。

只有少數人看好夏侯長纓。

有些人甚至認爲夏侯長纓太狂妄了，乳臭未乾，居然不知天高地厚，挑戰有槍神之稱的一門之長——董舒舞，那簡直是不自量力。

但也有人認爲，後生可畏，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就算夏侯長纓敗在董舒舞的槍下，也是雖敗猶榮，畢竟，夏侯長纓只是一個初出道的後生晚輩，而董舒舞却是一位名震武林的一門之長，要是夏侯長纓勝了，那就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成爲武林中一位名人。

因此，那些人認爲，夏侯長纓這一次挑戰董舒舞，無論勝敗，都會大大地露面，是有賺無賠的買賣了。

當然，亦有一些老成持重的人，對於夏侯長纓這一次挑戰董舒舞的事情，大不以爲然，他們認爲，夏侯長纓太狂妄，太不自量力了，因此，他們以爲，夏侯長纓這一次的挑戰，目的只是想在武林中揚名露面，那太輕浮了。

也所以，那些人都希望董舒舞能夠好好地教訓他一頓，好讓他知道，在武林中，決沒有一步登天這回事的。

數百人站在那塊空地議論紛紛，雖然說話的聲音不太大，但滙聚起來，便嗡然有如雷鳴一樣，老遠便可以聽到那嗡嗡的人聲。

好賭的人，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可以大賭一番的機會，賭那一個在比武中獲勝。

當然，大部份人都是買董舒舞會勝。

只有少數人買董舒舞會敗。

賭注是一比十。

買董舒舞勝的，下注一兩，只能夠贏一兩，但若是他敗了，那麼，買夏侯長纓勝的，買一便賠十。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大部份人都不看好夏侯長纓。

還差一刻鐘便到比武的時候了，空地的周圍已站滿了一層層的人牆，有些人甚至爬上附近的樹上，居高臨下，倒也自在，免受擠迫之苦。

從那黑壓壓的人羣看來，圍觀的人雖然不過千，大概也有六七百之數。

而這時候，仍有人趕來。

但槍神董舒舞及夏侯長纓却仍未到來。

所有的人都在翹首以待。

忽然間，有人大聲叫道：「來了，董大俠來了。」

人羣立時「哄」地引起一陣騷動，所有人的目光皆移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槍神董舒舞果然來了。

看清楚，只見槍神董舒舞年紀不過四十五六歲上下，身材頎長，精神奕奕，五綹長髯，隱隱有武林名家氣派。

在他的背後，跟隨着已得他六七分眞傳的五大弟子。

這五大弟子在江湖上亦已聲名卓著，被同道公認神槍門的五杰。

五大弟子的後面，是兩個青衣漢子，扛着董舒舞那桿仗以成名的烏金槍。

據說，那桿烏金槍有五十斤重。

能夠舞得動這麼重的一桿長槍，并且使得出神入化，董舒舞的膂力可想而知。

而他這樣氣派，也有先聲奪人之勢。

董舒舞一行人還未走到人羣前，人羣已自動讓開一條路來，讓董舒舞一行走入當中的空地上。

董舒舞含笑抱拳向人羣舉手環揖一匝，穿過人羣，走到空地上。

人羣中有不少發出歡呼聲，向他揮手致意。

董舒舞顯得很興奮，走到空地上，又向圍觀的人羣環揖一圈，卓然挺立着。

這時候，距比武的時間大約只有半刻鐘左右。

夏侯長纓却仍未到來。

人羣中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聲。

「那小子好大的架子，這個時候還不到來，眞他媽的混賬！」

「夏侯小子簡直目中無人，也不秤一秤自己的斤兩，居然要董大俠等候他大『駕』光臨！我呸！」

「說不定，那小子忽然胆怯了，不敢赴約比武！」

正當人羣中叫罵之聲不絕於耳的時候，一條人影有如從天而降般，「颯」地飛掠入當中的空地上。

那人飛掠的身法異常美妙。

不少人看到，那條人影是從空地外一棵高大的樹梢上，以燕子掠波之勢飛掠落空地上的。

有人喝起彩來。

那人足才沾地，馬上抱拳朝董舒舞抱拳一揖，說道：「董大俠，有勞久候……」

董舒舞一眼看清楚那人，頓時雙眉飛揚，眼睛倏睜，盯着那人，急不迭還禮道：「夏侯少俠，別多禮，董某也是剛來不久。」

在那人現身的剎那，人羣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他就是夏侯長纓，他終於來了！」

「嘿，我以爲他有三頭六臂，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眞不知他憑什麼向董掌門人挑戰比武。」

「嘿，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倒是一表人材的，只不知他是不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董大俠，請恕在下來遲了一步。」那個飛掠落入空地上的人毫不理會人羣中發出的哄叫聲，神色自若地朝董舒舞抱拳一揖。

董舒舞這一次是第二次看到這人，他馬上便認出，來人正是在這年多以來，風頭很勁的夏侯長纓。

看到夏侯長纓那種鎮定的神色，董舒舞不由在心中暗讚一聲：「年紀輕輕的，面對這麼多人的起哄，居然臉不改色，單是這份鎮定的功夫，很多人便及不上，此子將來必有一番作爲。」

心裏那麼想，却還禮道：「董某也是剛到，少俠不需向我道歉。」

衆人這時候都已看清楚夏侯長纓的長相，都禁不住暗讚一聲：「好個一表人材的夏侯長纓！」

不少人頓時對他改觀。

夏侯長纓抬頭望一眼天上的太陽，對董舒舞道：「董大俠，該是比武的時候了吧？」

董舒舞點點頭，道：「是時候了。」

跟着，他環顧了圍成一圈的人羣一眼，作了個環揖，高聲道：「各位前輩同道，董某人今日與夏侯少俠比武爭勝負，董某是本着切磋之意，才答應夏侯少俠，與他比武的，因此，董某希望夏侯少俠能夠點到即止；希望不要弄出血流五步的場面，當然刀槍無眼，若是出現那種場面，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董某特此公告一聲。」

夏侯長纓接着也對圍觀的人環揖一匝，朗聲說道：「諸位前輩先進，區區不自量力，挑戰董大俠，在下在此聲明，在下若不幸死在董大俠槍下，那是在下命該如此！」

說完，他便從背後取下那兩截槍來，將之接合起來，成爲一根長槍。

那只是一根很普通的鐵槍，不過，槍纓特大，若抖開來，只怕比一個大海碗還要大很多。

「拿槍來！」董舒舞目光一凝——注視着拿槍在手的夏侯長纓，沉喝一聲。

那兩個扛着烏金槍的靑衣童子立時應諾一聲，來到董舒舞的面前。

董舒舞一伸手，便抓起那桿据說有五十斤重的烏金槍，瞧他那麼輕鬆，彷彿抓起的不是一桿槍，而是一根稻草那樣。

一槍在手，衆人都只覺董舒舞有一種「大宗師」的風範，不由在心裏暗道一聲：「果然不愧槍神之稱。」更加看好董舒舞必會打敗夏侯長纓，有幾個本來買了夏侯長纓勝的人，甚至馬上改買他會敗。

夏侯長纓一槍在手，也是雄姿勃勃，亦有一份穩重如山的氣度，但與董舒舞比起來，仍然差了一大截。

「請。」兩人幾乎是同時說一聲，隨即各自擺開門戶。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兩人的身上，甚至連呼吸也放輕了。霎時間，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夏侯少俠，請。」董舒舞自恃身份，當然不會先發招。

「董大俠，有僭了。」夏侯長纓也不客氣，招隨槍發，一招毒龍出洞，直刺董舒舞的心胸。

董舒舞斜踏一步，烏金槍一撩，便撥開了夏侯長纓刺來的一槍，接槍勢疾變，紅纓暴展，「颯颯颯」，連向夏侯長纓刺出三槍。

那三槍分別刺向夏侯長纓身上三個不同的地方——頭、胸、腹，但在圍觀的人眼中看來，仿似是三桿長槍同時刺向夏侯長纓的身上那樣，看得圍觀的人不由發出一陣讚嘆聲。

夏侯長纓身形暴退，急忙擋撥，同時身形左閃右晃，才能應付了董舒舞那三槍，但已退了三步，樣子顯得有點狼狽。

董舒舞槍勢一頓，并沒有緊逼着攻上去，反而退了一步，好讓夏侯長纓喘息一下。

圍觀的人不由喝起彩來。

夏侯長纓却不領這份情，喝一聲：「董大俠，請看我幾槍試試！」聲落人躍，槍花抖散中，「刷刷刷」一連向董舒舞攻出五槍。

那五槍居然勢道凌厲奇詭，看得圍觀的人眼花撩亂。

那些買了他勝的人頓時喝起彩來。

但馬上便有人喝倒彩。

那些人當然是買了董舒舞勝的。

董舒舞喝一聲：「好槍法！」急展烏金槍，只聽一陣「叮噹」之聲响起，紅纓飛閃，從容地接下夏侯長纓那五槍。

緊接着，只見兩桿槍就像兩條飛騰纏搏的蛟龍那樣，隨着兩人閃挪躍跳的身形，鬥作一團。

圍觀的人頓時屏息下來，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激鬥中的兩人。

兩人這一番激鬥，確是精彩絕倫，令到圍觀的人看得如痴如醉，大開眼界。

大約三十招過後，激鬥中的兩人各自從地上躍跳起來，在空中攻出了三槍後，墜落回地上，又戰作一團。

驀地，只聽董舒舞發出一聲沉喝，槍勢倏緊，急驟如暴雨，直逼得夏侯長纓連退數步。

接下來，董舒舞有如狂風暴雨驚濤駭浪，逼得夏侯長纓只有招架之功，連連後退。

圍觀的人中，立時有人喝起彩來。

夏侯長纓在董舒舞的狂暴攻勢下，雖然還能夠招架，不過，却很狼狽，完全沒有反攻之力，圍觀的人都看得出，不出二十招之內，夏侯長纓便會敗在董舒舞的烏金槍下。

那少數買了夏侯長纓會勝的人，不禁大聲咒罵起來。

——夏侯長纓若是敗了，也就是說，他們輸了，那怎不教他們氣急心痛？

眨眼間，十招又過去了。

夏侯長纓被壓逼得繞着場地退走了一圈，任何人也看得出，他已左支右絀，雖然還咬牙不認敗，但那是遲早間的事。

算一下，董舒舞與夏侯長纓交手已有六十招過外。

能夠接得下槍神董舒舞六十招，以夏侯長纓這種年紀，又是初出道的晚輩，若是敗了，也不算丟臉，甚至可以說得上雖敗猶榮。

因爲，近這五年來，凡與董舒舞交手過招的高手，都接不下他五十招，而夏侯長纓居然接下六十招過外，雖然敗象已呈，也算得上是一個使槍的高手了，難怪他能夠連敗槍霸楚江天，鐵槍無敵王猛等使槍高手，他確是有眞本領的。

就連董舒舞也在心裏暗暗讚賞夏侯長纓年紀這麼輕，槍法造詣却這麼高，

確是一個有眞材實料的人，不由起了愛材之心。

但那並不表示他不想打敗夏侯長纓，爲了他本身的名聲及地位，他一定要將夏侯長纓擊敗，不然，他這張臉往那裏放？他以後也別想再在江湖上立足，他亦沒有臉面再當神槍門的掌門人了。

所以，他決不能輸給夏侯長纓這個後生晚輩，他一定要勝，否則，武林中再沒有人瞧得起他。

在第六十七招上，他終於施展出他那套仗以成名的天龍槍法中的一招殺着——天龍三現。

剎那之間，只見紅雲三展，精芒閃吐，令人驚異的是，就連圍觀的人也看不出那一招三式刺向夏侯長纓身上的那三處地方，其招式之奇詭，可想而知。

不少人在董舒舞施展出那一招天龍三現的刹那，一顆心都不由提起來——不忍看到夏侯長纓濺血當場。

而董舒舞那一招天龍三現確是很霸道，據說，此招一出，必然見血。重則身亡，輕則受傷。

不過，董舒舞由於生了愛才之心，因此，他那一招只是打算將夏侯長纓刺傷，擊敗他便算了。

那知道，令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却在那刹那發生了。

眼看着已無法招架那一招天龍三現的夏侯長纓就在那霎間陡地發出一聲短促的嘯聲，身子猝然往上拔騰起來，那速度之快，令到圍觀的人只覺眼前一花，他的人已拔騰起丈許高，根本看不到他是如何拔騰起來的。

只有董舒舞看得很清楚，夏侯長纓是以槍挑地，藉力彈拔起來的。

他那一招三式，便都刺了個空，只有最後那一式，將夏侯長纓的靴底刺出一道淺痕來，却沒有傷到他的脚板。

董舒舞做夢也料不到夏侯長纓能夠避過他那一招天龍三現，一招落空的刹那，不由微微怔了一下。

拔騰在空中的夏侯長纓就在那刹那，一槍疾刺而下。

圍觀的人只見紅纓暴散，仿似一團紅雲般，罩向董舒舞的頭臉。

那些買了夏侯長纓勝的人，看到這裏，都不由舒了口氣，喝一聲彩。

其餘的人看到夏侯長纓居然能夠避過董舒舞那一招殺着，都不由傻了眼，緊接着看到夏侯長纓還能夠出招反擊，更是驚詫不已，不少人頓時刮目相看。

董舒舞不愧有槍神之稱，處變不驚，身形一矮的刹那，烏金槍有如蛟龍翻騰般，迎擊向那一團飛罩下來的紅光。

只聽一陣急激的交擊聲響起，紅光散碎，人在空中的夏侯長纓身法美妙地一個側翻斜掠，落在董舒舞身後丈外的地上。

董舒舞就在那刹那身形疾轉，有如一股龍捲風般，槍勢如輪，疾攻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猛地舌綻春雷，暴喝一聲，腰身微挫，槍出如電閃長虹，以攻對攻。

圍觀的人只覺董舒舞人槍有如一個尖銳的齒輪般，旋刺向夏侯長纓的身上，根本看不出一共刺出了多少槍，只看到銳光閃閃，紅光吞吐。

他們都替夏侯長纓捏了把汗。

因爲有不少人都知道，董舒舞施展出來的那一招，乃是天龍槍法中，厲害無比的一招殺着——「天龍旋轉」絕技。

據說，武林中能夠接得下這一招的，不超過五個人。

夏侯長纓當然不會是那五個人當中的一個。

只怕在場圍觀的數百武林中人，也沒有一個有把握接得下董舒舞那一招「天龍旋轉」。

但令人驚奇的事情却發生了。

只聽一陣急密的激响聲响起，「槍輪」驟散，夏侯長纓雖然退了一步，但却硬是接下了董舒舞那一招威力無比的天龍旋轉絕招。

董舒舞被夏侯長纓的身手驚呆了。

因爲他很清楚，他那一招「天龍旋轉」一共刺出九九八十一槍——就在一瞬間刺出的，只怕換轉是他自己，也不可能接得下那迅如電閃般的刺擊，但夏侯長纓却是全部接下了。

在那一瞬間，接下了他刺出的八十一鎗！

這怎不教他驚異？

但這一來，更激起了他非要擊敗夏侯長纓的決心。

——武林中人最重的是名，而且好勝心特强，正因這樣，董舒舞才生出非要擊敗夏侯長纓的決心！

倘若他輸了，所有的一切便都隨之毀了。

因此，他只能勝，不能敗。

這就是盛名之累。

沉喝一聲，董舒舞欺身進招，刹那之間，一口氣向夏侯長纓刺出三十六槍。

那三十六槍分別刺向夏侯長纓身上三十六處穴道。

夏侯長纓槍發如電閃，居然與董舒舞硬碰硬。

刹那之間，兩人激鬥在一起。

這一次，夏侯長纓不但越戰越勇，並且還攻多守少，與剛才的情形，簡直判若兩人，圍觀的人甚至還發現，夏侯長纓所施展的槍法招式，與先前所施展的不同，更令他們驚異的是，他的槍法中，居然夾雜着董舒舞的天龍槍法，但却一點也不感到生硬彆扭，仿佛渾然天成。

董舒舞也看出來了，他驚異的程度，比圍觀的人更甚。

更令他駭異的是，他從夏侯長纓的眼中，看出他眼中閃漾着的必勝光芒。

那刹那，不知怎的，他的信心忽然像被一柄無形的鐵錘擊碎了。

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以前，他每一次與人動手，都是抱着必勝的信心的，也因此，他從未失敗，更贏得槍神的稱號。

但這一次……他不敢想下去。

圍觀的人這時候却緊張得不由自主

捏緊拳頭，幾乎是屏息着看場中激鬥的兩人，都替董舒舞捏了把冷汗。

因爲這時候，董舒舞已節節敗退，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那少數買夏侯長纓勝的武林人，不禁眉飛色舞起來，大聲呼喝助威。

其餘大部份的武林人都緊張得在心裏大叫，有的還用力跺脚，恨不得衝出去，助董舒舞一臂之力。

董舒舞的五大弟子也緊張得一顆心吊到嗓子眼，若不是懍於門規師命，他們肯定會衝出去助師父一臂之力。

董舒舞這時已被壓逼得退了大半個圈，雖然絕招連出，卻無法扳轉劣勢，他的心更虛了。

陡地，他只覺夏侯長纓刺來的那一槍奇幻莫測，根本看不出那一槍會刺向他身上那一處，只覺滿眼盡是槍影紅光，心中駭然之下，猛地一咬牙，一招風雲驟湧，槍勢驟展，硬封夏侯長纓那一招。

那知道他那一招卻封了個空，同時間，執槍的左手腕臂上一痛，五指一鬆，槍頭墜落地上。

夏侯長纓即時跳開一步，橫槍於胸，向呆若木雞般的董舒舞抱拳道：「董大俠，承讓了。」

這一刹那，圍觀的人都爲之目定口呆，簡直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董舒舞的五大弟子，也看得目定口呆，不相信師父會敗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上。

——在他們的心目中，董舒舞是一個不會倒下台的巨人，是一個神，也因此，他們根本不能接受眼前看到的情形。

但事實卻冷酷無情地擺在眼前，槍神董舒舞輸了。

確確實實地輸了。

輸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上。更將他從「神」打回人的地位。

他並不是一個打不敗的「神」。

* * *

董舒舞好一會，才能夠接受這個冷酷但卻是眞實的事實，他先前的神彩一下子消散殆盡，原本挺直的腰身，忽然變得佝僂起來，他並沒有理會左手腕臂上的傷口，有氣無力地道：「夏侯少俠，你剛才那一招叫什麽名堂？」

夏侯長纓神彩飛揚地答道：「那一招叫幻影七星！」

「幻影七星……」董舒舞本來有如死人一般的臉上，忽然一陣激動：「你莫非是魔槍秦其痴的傳人？」

夏侯長纓卻搖搖頭。「秦前輩已在十五年前死了，這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事情，在下又怎會是他的弟子？」

「那你怎會那一招幻影七星的？」董舒舞道：「那一招幻影七星，乃是魔槍秦其痴的獨門絕技……」

「董大俠，在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秦前輩遺留的天魔槍法槍譜，因而習會了天魔槍法，如此而已。」夏侯長纓坦然說道。

「原來是這樣的。」董舒舞一下子又變得萎靡不已。

這時候，圍觀的人終於從震驚中回過神來，發出一陣哄動聲。

最高興的，要算那少數下注買了夏侯長纓戰勝的武林人了，忍不住歡呼起來。

董舒舞的五大弟子卻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更不甘心師父敗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槍下，因此，他們怒喝一聲，挺槍撲向夏侯長纓。

師父敗了，他們當然也顏面無光，那當然要掙回面子了。

董舒舞卻疾喝一聲：「不准動，否則以門規處置。」

五大弟子頓時身形窒住，不敢莽動。

「夏侯少俠，董某人敗在你槍下，無話可說。」董舒舞不愧是一位人物，並沒有輸不起而翻臉，幹出有失身份的事情。「長江後浪推前浪，果然後生可畏，董某從此退隱江湖，閉門苦練槍法，終有一日，董某會再找你一決高下的。」朝夏侯長纓抱拳一揖，接向門下弟子一揮手，大步往外走去。

五大弟子狠狠地盯了夏侯長纓一眼，才跟在董舒舞的身後往外走。

這時候，沒有人吭一聲，都在看着董舒舞一行往外走，不少人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心頭重重的。

沒有人向董舒舞發出嘲笑聲或是噓聲，畢竟，他的威名猶在，萬一他惱羞成怒，向嘲笑他的人動手，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人羣自動讓開一條路，讓董舒舞及其門下弟子通過，有些人還向他打招呼。

董舒舞只是點頭爲禮，帶着門下弟子很快便走得遠遠的。

這時候，終於有人忍不住歡呼起來。

那是少數下注買了夏侯長纓戰勝的武林人發出的。

自古以來，多的是錦上添花，其餘的武林人看到有人歡呼，不少人也跟着歡呼起來。

一時之間，歡呼之聲震耳。

董舒舞這時候若還在，不吐血才怪。

不過，也怪不了那些武林人「趨炎附勢」的，武林中人從來都是崇拜英雄人物的，夏侯長纓打敗了董舒舞，那當然是英雄了，反之，董舒舞就是狗熊了。

夏侯長纓看到那麼多人向他發出歡呼聲，不由意氣風發，神彩飛揚，擧起手上那桿鐵槍，接受衆人的歡呼。

忽然間，不知是誰帶的頭，一羣人「呼」地湧向夏侯長纓，將他抬了起來，歡呼着拋向空中。

其他的人唯恐落後，亦跟着蜂擁前去，夏侯長纓志得意滿地被那些武林人簇擁抬捧着，往鎮上走去。

* * *

夏侯長纓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他不由一骨碌坐起身來，掀被欲下床。

但卻一陣欲裂的頭痛令到他不禁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身子一仰，躺回下

去。

他不但感到頭痛欲裂，也感到很口渴。

他記得，昨晚被那些武林人抬到鎮上那家陶然居，便喝起酒來，在那些武林人物的讚頌聲中，他一杯接一杯的喝，幾乎沒有停過，就連他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杯，雖然他酒量很好，但終於醉倒了。

以後的事，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既然是在酒樓醉倒的，那怎會置身在這間房中？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一念及此，他忙又一骨碌坐起來，雖然頭痛不減，他却支撐着掀掉身上的被子，欲下床。

以往，他也曾喝醉過幾次，却從未試過頭痛得這麼厲害的，他雖然不知道喝了多少酒，却猜到，必是喝了很多很多，不然，不會頭痛欲裂，口乾舌焦的。

才掀掉被子，還未下床，房門驀地被人自外面推開來，走進一個人來。

夏侯長纓目光一移，落在那個人的身上。

那剎那，他不由目光一呆。

他從未看到過一個如此嬌嬈動人的少女，那怎不敎他瞧得呆住了。

那少女身穿一套薄羅衣，將一身曲綫表露無遺，配上那嬌媚的樣子，就算是八十歲的老翁，也會爲之「怦」然心跳。

那少女手上捧着一個精緻的小木盤，盤上放了一個蓋碗，她一眼看到夏侯長纓正欲掀被下床，口裏「噢」了一聲，扭着那水蛇般柔軟的腰肢，三步併作兩步地急走到床前，忙將手上的盤子放下，急急說道：「夏侯公子，您大醉初醒，一定頭痛口乾了，請您別下床，先喝了這碗解酒湯，躺一會再下床，好麼？」說時嬌媚地瞟着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被她瞧得臉上發熱，渾身不自在的，垂下眼瞼，不敢看那少女。

他的心却一直「卜卜」跳個不停，只覺得喉頭更加乾渴。

原來，那少女那件薄羅衣內，若隱若現兩截雪白修長的腿脚，以及兩條粉藕般的玉臂，最要命的是，還有那誘人的酥胸。

如此惹火的衣着，怎不敎年輕氣盛的夏侯長纓心跳臉熱，不敢再多看一眼。

——若再多看一眼，只怕便會把持不住了。

「這……裏是什麼地方？」夏侯長纓艱澀地道。

「夏侯公子，先喝了這碗湯，婢子自會說出這裏是什麼地方。」那少女柔媚地一笑，將木盤放在床前的那張檀木圓桌上，接拿起那個碗盅，將盅蓋揭開，端起來送到夏侯長纓的唇邊，要喂他喝。「公子請喝。」

夏侯長纓只覺眼前一眩，目光直直地瞧着那少女露出衣袖外的那一截粉白潤滑的手腕，口一張，却說不出話來。

那少女便將盅子凑到他的口邊，喂他喝下去。

夏侯長纓就像個傻子一樣，任由那少女喂他喝，那少女喂他喝完了，他仍不知道。那少女嬌聲道：「夏侯公子，你覺得好點麼？」他才霍然從痴呆中回過神來，臉頰上像是火燒般發熱，一顆心更是狂跳不已，爲了掩飾自己的窘意，他急忙吶吶地道：「姑娘，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少女媚笑着說道：「這裏不是客棧，乃是我家主人的宅子……」

「你家主人……是誰？」夏侯長纓咽了口唾沫，眼一抬，又接觸到那少女在薄羅衣下隱約的酥胸，才平復的一顆心又「卜」地劇跳起來，忙將目光垂下。

「夏侯公子，我家主人是誰，待會你就會知道，請不要心急。」那少女說着輕巧地偎近夏侯長纓的身邊。

夏侯長纓只覺鼻端嗅到一股如蘭似麝的幽香，禁不住心神一醉，靈魂像出了竅般，不知身在何處。

「夏侯公子，你覺得好多了麼？」那少女將身子輕輕地偎靠在夏侯長纓的臂膀上，斜乜着一雙媚眼，看着滿臉火燒般通紅的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接觸到那少女柔若無骨的肌膚，那剎那彷似觸了電般，心弦震盪，只覺全身一陣發熱，丹田下更似有一團火在燃燒那樣，有一股壓抑不住的衝動。

「我……我……」

「是不是感到像火燒一樣，全身發熱？」那少女笑得更媚，嬌軀也跟着一滑，偎向他的懷中。

夏侯長纓不自覺張臂將她一把摟住。

那少女發出一聲銷魂蝕骨的蕩笑，「用力抱住我，等一會你就不會再感到全身發熱的了，而且會感到很舒暢……」身子一軟，將夏侯長纓推得往床上倒下去。

以後的經歷，夏侯長纓只覺一會兒有如狂風暴雨，一會兒又飄上了雲端，那份美妙的感覺，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

* * *

暴風雨過後，照例是一片平靜。

夏侯長纓伏在那少女赤裸的身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氣直到這時候，他才驚覺到自己剛才做了什麼事。

他馬上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從那少女柔滑美妙的身子上「跳」開去，伸手抓起一件衣服，胡亂地往身上披掩。

「這……怎會發生……的？」他驚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婢子承蒙公子錯愛……公子你不是後悔吧？」那少女蜷縮着赤裸的身子，幽幽地看着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却不敢再看一眼那少女誘人的胴體，因爲他那個又起了强烈的反應。「妳……爲什麼要……這樣做？」夏侯長纓這時已從瘋狂中清醒過來，他不是一個傻子，馬上便想到，這其中有點蹊蹺。

「因爲老夫要她那樣做的。」接話的不是那少女，而是驀然從房外走來的一

個人說的。

夏侯長纓一聽那話聲，只覺頭腦「轟」地一聲，忙縮了縮身子，恨不得床下有一個洞，好讓他立刻鑽下去。

——他有一種無地自容的羞窘。

那少女身子縮得更緊，但臉上却沒有一絲羞窘之色。

那人一直走到床前，滿臉邪笑地看了床上的夏侯長纓及那少女一眼，欣賞地道：「夏侯少俠，剛才快活麼？」

夏侯長纓羞急得無地自容，有一種被人任從宰割的感覺。

「呵呵呵……」那人看到夏侯長纓那狼狽羞窘的樣子，禁不住笑起來。「夏侯少俠，你果然不愧是一個使槍的高手，剛才的情形，比你昨日與董舒舞比槍時，還要犀利得多！」跟着又敞聲大笑起來。

夏侯長纓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羞辱，但却發作不出來，因爲，他在人家的地方幹下了那種事，理虧的是他。

「雲姬，還不穿回衣服出去？」那人淫邪地看着那少女羊脂白玉般的赤裸胴體。「莫非妳還想與夏侯少俠再糾纏八百回合麼？」

那少女被那人這麼說，不但沒有一點羞窘之色，反而朝那人媚笑，并且就在那人的面前，將衣裳逐件穿回身上，居然毫無羞恥之意。

夏侯長纓看在眼內，感到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

那人一直以欣賞的神情看着那少女穿回衣服，眼中色迷迷的，那少女在他身邊走過的時候，還狎邪地伸手在她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夏侯長纓就算是個白痴，也看得出，那人與那少女的關係一定不尋常，他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并且，感到憤怒。

「夏侯少俠，你也該穿回衣服，才好說話啊。」那人捉狹地看着夏侯長纓。「我這個人可沒有龍陽之癖，只對女人有樂趣，對於男人，一點興趣也沒有。」

他口裏雖然這麼說，却并沒有退出房外或是轉過身，好讓夏侯長纓穿回衣服，一直看着床上的夏侯長纓。

看來，他是想令到夏侯長纓難堪及在他面前抬不起頭來，這對於他的意圖，是極爲有利的。

夏侯長纓在此人走入房內的刹那，已猛省到，自己墮入了一個陷阱中，只怕剛才的一刻風流，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夏侯長纓在那人的注視下，難堪而又狼狽地草草穿回衣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但也感到在那人的面前，似乎矮了一截——抬不起頭。

「夏侯少俠……」

那人才說話，夏侯長纓却猛地抬起頭，直視着對方，截道：「你是誰？」

那人頭微揚，傲然道：「顧盼之。」

一頓又道：「夏侯少俠，你不會沒有聽聞過我的大名吧？」

夏侯長纓當然聽聞過顧盼之的大名，但却萬萬想不到，眼前的人，就是臭名傳江湖中的邪道中第一位人物，因而，他禁不住驚異地脫口道：「你就是顧盼之？」

「如假包換。」顧盼之自傲地道。

夏侯長纓不禁微退了一步，重新打量顧盼之一眼。

眼前的顧盼之，年約四十上下，相貌不俗，看上去頗爲倜儻，要不是目光不正，時不時閃現出一抹邪惡之色，眞不敢相信，此人會是邪道中的第一位人物。

夏侯長纓自出道江湖，便聽聞顧盼之的大名，但却是第一次見識到他的眞面目。

據江湖傳說，顧盼之這個人武功了得，但却喜好女色，江湖上被他「征服」的女子，不知凡幾，而每一個都是甘心情願的，他也從來不用那種下三濫的手段對付被他看上眼的女子，也因此，江湖上的人找不到藉口對付他，據說此人天生異稟，能夠令到那些被他釣上手的女子對他如痴如醉，死心塌地，甚至不惜爲他而死，也正因爲這樣，有不少女子被他撇掉後，自殺而死，終於令到江湖中人有了藉口對付他，他雖然武功高强，畢竟衆怒難犯，幸好他一向都是獨來獨往，爲人又溜滑，趕緊躲匿起來，自此，他便在江湖上消聲匿跡，失踪了好幾年。

想不到的是他原來躲匿在這白馬鎭上。

白馬鎭乃是神槍門的勢力範圍，他選擇這裏躲匿，倒是會選擇地方，有誰會想到，他會躲藏在神槍門之「下」，怪不得那些找他晦氣的江湖人，都找不到他了。

* * *

「我怎會在你這裏的？」夏侯長纓生氣地問。

——當他知道眼前的人就是邪門第一號人物顧盼之之後，便不再感到抬不起頭，恢復了他的自尊，甚至有點瞧不起他，因此，他的語氣也硬起來。

「你大醉之後，被我的手下弄來這裏的。」顧盼之含笑道。

「你有什麼企圖？」夏侯長纓直接了當，毫不客氣地問。

顧盼之顯然料不到夏侯長纓兩三句話便說到本題，因此，不免怔愕了一下，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

夏侯長纓哼了一聲，又道：「你先答我，是否在那盅解酒湯內做了手脚？」

「是。」顧盼之直認不諱。「我在那盅解酒湯內，放了我獨門創制的神仙快活散，要不，你剛才怎會那麼快活。」臉上露出曖昧的笑容。

「卑鄙！」夏侯長纓鄙視道。

「你怎麼生氣了？」顧盼之一點也不生氣。「你應該感謝我才是，若不是我在那盅解酒湯內放了神仙快活散，你怎會領略到那種快活過神仙的銷魂滋味！」

「那個……姑娘是誰？」夏侯長纓想到剛才與那少女銷魂蝕骨的滋味，一顆心不禁卜卜直跳起來。

「雲姬乃是我最寵愛的侍姬之一。」顧盼之笑得好邪。「我連最深愛的侍姬也讓你分享，你應該知道，我對你是如何

看重了。」

「你到底有什麼企圖？」夏侯長纓問。

「我想你加入本帮。」顧盼之一正臉色。「本帮極之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一頓，又道：「我不會虧待你的，你若答應加入本帮，我讓你做副帮主這個職位，待以後本帮壯大雄霸一方之後，那我們就大大地風光了，總勝過你這麼成天找人比高下的。」

不等夏侯長纓說話，他又說道：「你這麼整天找人比武的，還不是爲了在江湖上成名立萬麼，你若加入本帮，同樣可以成名立萬，却比你那個辦法簡捷多了，而且，也風光多了，你不會蠢到拒絕我一番好意吧？」

夏侯長纓眨眨眼，道：「你那個什麼帮叫什麼名稱？」

「銷魂快活幫。」顧盼之淸楚地一口說出來。

「這個名稱是什麼意思？」夏侯長纓一時間弄不清楚，眨眨眼，問道。

「這還要我說明嗎？」顧盼之臉上又露出曖昧的笑意來。「顧名思義，你不會想不到吧？」

夏侯長纓不是個笨人，聽他那麼說，頓時恍然明白，心裏暗罵一聲：「下流！」口裏卻說道：「你爲什麼要找上我？」

「因爲你身手高强，槍法犀利。」顧盼之直說道：「你能夠連有槍神之稱的董舒舞也打敗，相信江湖上能夠與你匹敵的，沒有多少人，有你加入本幫，相信不出半年，本幫就能在江湖上發揚光大，雄霸一方！那時候，相信沒有誰敢找本幫的痲煩。」

頓一下，邪笑道：「只要你加入本幫，我可以割愛，讓雲姬侍候你，怎麼樣？」

夏侯長纓聽得「怦」然心動，吸口氣卻問道：「要是我不答應呢？」

「那我不會勉强你。」顧盼之陰陰一笑：「不過，我會將你與雲姬的好事，向江湖宣揚開去，令到你顏面無存，甚至無法在江湖上立足。」

「嘿嘿，原來你以此來要脅我。」夏侯長纓冷笑道。

「隨便你怎麼說。」顧盼之一副不在乎的神色。「你是個聰明人，而且，挾打敗槍神董舒舞之威，名聲大盛，如日方中，相信你不會自毀前途吧。」

「顧盼之，那你想錯了。」夏侯長纓道：「我這個人，從來不受人要脅的，而且，那個事也根本要脅不了我，因此，我不會答應你，加入那個銷魂快活幫。」

「好，好，有骨氣！」顧盼之冷笑道：「你大可以離開這裏。」

「請將我那根鐵槍交還給我！」夏侯長纓顯然不是說大話。

顧盼之目光閃動了一下，才說道：「你那根鐵槍就在那裏。」說着一指房門右邊的牆角。

夏侯長纓往那邊看一眼，隨即緩步走過去。

顧盼之的神色在那瞬間接連變動了幾次。

夏侯長纓將那根鐵槍拿在手中，走前幾步，朝顧盼之一抱拳，說道：「多謝欵待，告辭了！」

接轉身往房外走去。

顧盼之神色一動，疾聲道：「你會後悔終生的！」

夏侯長纓聞言猛地一停步，扭頭看着顧盼之，冷冷道：「顧盼之，你聽清楚，你若將那回事向江湖上傳揚出去，我也會將你意圖網羅我加入銷魂快活幫的意圖及你匿居在這裏的事情，宣揚出去，相信那些欲找你晦氣的武林人在聽聞之下，一定不會放過你，只怕就連江湖上那些以衞道自居的武林人，也一樣不會放過你，哼哼，那時候，江湖雖大，你也無處可以躲藏！」

「你——」顧盼之臉色遽變，戟指着夏侯長纓。

「我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夏侯長纓冷笑道：「你若井水不犯河水，我保證不會將你的事情洩漏半句，我才不管你的閒事。」

接又丟下一句話。「你是個聰明人，相信不會不知輕重利害吧了。」轉回頭，大步走出房外，揚長而去。

顧盼之看着夏侯長纓的身影揚長而去，臉上陣青陣白，好一會，才像洩氣的皮球般，嘟喃一句：「我低估了他，這一次眞是偸鷄不着蝕把米。」

但隨即又咬着牙，狠聲道：「夏侯小子，我不會讓你白佔便宜的！」

＊　＊　＊

走出顧盼之的宅院，抬頭看一下天色，夏侯長纓這才發覺到，時候已快近晌午了。

這個時候，也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夏侯長纓覺得肚子空空如也，大概昨晚只顧喝酒，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下肚，因此，才會覺得肚餓。

於是，他便向大街上那家陶然居去了。

——不知那些武林朋友還在不在？

夏侯長纓邊走邊想。

跟着，他便又回想起昨天那種熱鬧的情形。以及被那些武林人抬捧讚頌的那種風光感受，想着，想着……禁不住興奮起來。

——那種飄飄然的感受。是他從來沒有試過的，簡直形容不出來。總之，那種風光是很受用的。

興奮中，他不覺嘟喃出聲：「我要永遠受人尊崇讚頌，那多風光啊。那樣，才不會被人忘記。」

不自禁的，他渴望在陶然居內會見到昨晚與他一起狂歡的武林人，他想聽到那些武林人對他的歡呼與讚頌聲，他感到有點飄飄然了。

來到陶然居，還未走進去，他一雙目光便急急往內掃視，好教他失望，店堂內雖然有不少客人，但卻沒有一個武林人。

那刹那，他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遲疑了一下，他還是走了進去。

一個店伙計可能認出他就是昨晚被那些武林人簇擁着抬進來的那個勝利者，急急趨前去。

（未完・一）

千門奇術之二／江隱・文　可飛・圖

千門高手



麻將老千　無處不在

(2)吳興街隱居的千門高手。

民國四十幾年，吳興街還是台北市的邊緣地區，談不上繁榮，但却住了很多軍眷和大陸逃難來台的人，那時流行打十三張的麻將，大陸逃難來台的人，不一定都是窮人，有的很富有，他們帶來了大批的黃金、美鈔，在那裏自成了一個生活天地。

那時，最流行的麻將牌局是一千元逛花園，就是一千元打八圈，一千元輸完了，不用再加注付錢，你胡了牌，照樣可以收錢，八圈打完，再重新開始，這樣的牌局使賭注有了限制，不會造成太大的輸贏，但如在牌局中三家(即三位牌友)都乾了鍋，(即三人的賭資都被一個人贏去)就不再計算圈數，要重新開始了。但一個人要把三家都贏乾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當然，也有兩仟元或三千元一鍋的，即使打開的(不限賭資，胡牌就付錢)最高的清一色雙龍抱，大四喜等，也限於十四翻內，放冲的人二百伍拾陸元，另外兩家減半，所以，廿圈麻將打下來，最後輸個伍陸千元，那算是很壞的手氣了。

但那時候的一千元，也算是一個數字了，可以供三口之家過一個月的生居。當然，那是很簡樸的生活。

吳興街住着一位大陸來台的吳老太太，是那裏最受人歡迎的牌搭子，她家中人口簡單，只有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孫女，據說是她的兒子、兒媳都未有來台，祖母孫女相依爲命，所以，吳老太太有着絕對打牌的自由。

她似是由大陸帶來了相當的財富，生活雖不是很豪華，但祖孫二人從未爲金錢煩惱過，生活得無憂無慮，小孫女白天讀書，放學後就跑到奶奶打牌的地方，不是幫奶奶搥背，就是靜靜坐在一側看書，她美麗嫻靜，嘴巴又甜，是一位到處受人歡迎的小姑娘，如果她有缺點，那就少了一份小姑娘應有的活潑。

但四十年代的女孩子，和現在不同，安靜比活潑，更受人歡迎。

吳老太太對打麻將的邀約，從不讓人失望，一千元逛花園，她打得很有興趣，二仟元、三仟元一鍋，她也打得很愉快，打開的(不受一定金額限制見胡就付錢)，她也一樣奉陪，不管大小，她都願入局，這樣隨和的牌搭子，你說，是不是受人歡迎呢？

吳老太太受人歡迎的程度，愈來愈高，幾乎每天都有人約她打牌，有時約她打牌，時間要排在一個禮拜之後，因爲，預約她的人太多了。

江隱見過吳老太太幾次，她的衣服式樣不新，但却都是很名貴的衣料，想來，都是由大陸帶來的衣服，也證明她是出身很富有的家庭。

凡是和她同桌打過牌的人，都很喜歡她，有她在桌的麻將賭局，沒有人大輸，當然，也不會有人大贏，使得氣氛一直十分融洽。

可惜，江隱沒有和她同桌打過麻將，現在想來，眞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她那種高水準的千門技術，永遠保持了

麻將牌局在愉快的氣氛中進行。

她常常輸錢，譬如說，兩千元一鍋的麻將，第一鍋打完，她輸了五百元，第二鍋又輸了八百元，第三鍋却贏了三千八百元，扣除前兩鍋輸的一千三百元，還贏二千五百元，也許是一上來贏上二千元，以後，每次輸去三四百元，最後還贏個一千元左右。

弱水三千，她每次只取一瓢，所以，和她打了十幾年麻將的人，也感覺不出她的牌打得好，也感覺不到她贏了多少錢。

其實，她輪流參加多處麻將賭局，今天在此家輸了一千，明天在李家贏了三千，後天又在李家輸了二千，第四天却又在張家贏回了三千五百元，就這樣，她每天平均贏三四千多元，每個月六七萬元，這些錢，平均分配在十個或二十個人的身上，每個人，都感覺不到什麼傷害。

最重要的一點是，她具有平衡牌局的能力，保存了千門弟子的任俠精神。

事情發生在一位軍眷王太太的身上，丈夫是一位中校營長，由大陸帶了一點積蓄來台，王太太喜歡打牌，而且自信牌技不錯，平常的小牌，輸輸贏贏，生活過得節儉一些，還可以應付，不傷元氣，但她竟然參與了幾場大賭，其中有一場，江隱也參加了會戰，那是提高翻數的牌局，也就是不限於十四翻內，可以算到三十二翻，你若胡出一付大四喜或清么兩數、三十二翻的滿貫自摸，每人要付你二萬五千陸佰元，連莊時，還可拉莊三分之一，幾場大牌打下來，王太太輸完了所有的積蓄，三十多両黃金。

爲此，夫婦大吵了一架，王營長非常不諒解太太，王太太痛定思痛，哭紅了雙目，積蓄完了，又面臨着夫婦離散的悲劇。

王太太想到了吳老太太，立刻就去拜訪老太太，訴說出內心的悲傷痛苦，她只是想找一個人發洩一下心中鬱忿，想到了吳老太太的和藹仁慈，可能會聽聽她的訴說。

吳老太太果然聽得很用心，還拒絕了一個牌局的邀約，留下王太太吃晚飯，飯後，告訴王太太說，一個人打牌手風很重要，你連輸了三場，手風應該好轉才對，爲什麼不再去打一場呢？

王太太苦笑着搖搖頭，說：「積蓄輸光了，現在連菜錢都沒有，那裏還能去打那麼大的麻將？」

吳老太太拏出三萬元，借給了王太太，並且告訴她輸了不要她還，贏了要吃紅，唯一的條件是，約她一起參加，這麼大的牌局，她也很想開開眼界。

王太太當然一口氣答應，邀約了原班人馬，抱歉的是，這一場江隱沒有參加，牌局一開始，王太太就手風奇順，二十圈麻將一直在贏，還摸了一付絕無僅有的十八羅漢，這一場麻將打下來，王太太一吃三，獨贏了二十幾萬，吳老太太也輸了三千多元。

第二天王太太把借的賭本三萬元，奉還給吳老太太，還給吳老太太吃二萬元的紅錢，吳老太太只肯收一萬元紅錢，但却勸告王太太說，麻將太大了，不適宜再打下去，還是打打一千、兩千逛花園的麻將好玩。

我想讀者心中都該明白了，那不是王太太的手風好，而是吳老太太運用高級的千術在幫助她，讓她由頭到尾一家獨贏，一場牌贏回了百分之八十的積蓄。

我事後聽說這件事，竟然也沒有想到這是吳老太太的任俠精神，但我却知道另兩位參與那場大賭的朋友，手脚一向不太乾淨，一場牌每人輸了十幾萬，是從未有過的事，心中還暗笑他們陰溝裏翻船，報應當頭，因爲，吳老太太多年的麻將經歷中，從未有大贏的紀錄，更想不到她是長江幫出身的千門高人。

直到有一天，我打完一場麻將回家，在吳興街一處巷口，遇了一位老先生堵住了吳老太太要錢，吳老太太付他一千元，他仍不肯罷休，一定要五千元才行。

那時，是凌晨三點左右，眞是夜深人靜，我路見不平，出面架樑，拖住了那位老先生，放走了吳老太太後，責罵那位老先生欺侮一個老婦人，算什麼男人，那時，年輕氣盛，越說越火，打了那位老先生一個耳光，還要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老先生爲了脫身，才說出一個驚人的秘密，他說，吳老太太是出身長江幫的大老千，他們在大陸時就認識，到台灣又碰了頭，雙方約好，老先生不能說出吳老太太的秘密，吳老太太每月付老先生五千元保密費，這一次，他爲一個朋友的兒子籌學費，要求多付五千元，吳老太太不肯多付，雙方爭執，老先生說出了秘密之後，反而求我不要洩露，因爲，揭穿了吳老太太的秘密，他也沒法混的了，每個月五千元，在那個年代，是一筆很像樣的錢。

我終於明白了，王太太能夠一場贏回二十多萬原因了，李老先生曾經告訴過我，長江幫只有兩個高人在台灣，却沒有說明什麼人，一個明顯的說他自己。吳老太太大概是李老先生所指的另一位高人了。

三天後，我去拜訪吳老太太，但她已擧家他遷，行踪不明，吳興街有無數人在想念她，那位王太太每提起吳老太太，更是哽咽不已，但是伊人已杳，芳踪何處，此後，他未再聽人說過，現在，那位吳老太太的小孫女，也該步入中年了。江隱敬祝她美麗如昔，幸福快樂。

(3)陽明山別墅中的一場麻將疑案。

陽明山某一座別墅內，是一處小型高級賭場，專打十六張的台式麻將，江隱受邀參加過幾次牌局，最小的是伍千元一底，可插可飄，使一底升高到二萬伍千元。

那一天，江隱又受邀晚餐，飯後自然是開桌子打牌，一則是那次晚餐的客人多了一位，二則是一萬底、三千一台的牌局大了一些，江隱沒有參戰，也不好意思吃完就走，就留下來喝了一杯飯

後酒。

常打麻將的人，都會知道，除非打牌的四個人都是熟朋友，或是特別受託掠陣，不得不看外，平常都不會在牌桌旁邊插旗湊熱鬧，我喝完兩杯酒，正要告辭，牌桌上突然起了爭執。

原來，爲了一張九索九筒，起了爭吵，坐在北風的周先生摸過那張牌，清楚的記得它是九索，坐在東風的曾先生摸起來時却變成了九筒，自摸二花，南風三台胡牌，周先生不肯認賬，雙方就吵了起來，麻將打得很大，一萬底對插對飄，坐在西風的楊先生和坐南風的高先生，都沒有看過那張牌，無法證明它是九索或是九筒，也無法參加意見。

現在，我把過程說出來，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它的經過是坐在西風的楊先生打了一張一索，周先生伸手抓了牌，但坐在東風的曾先生叫碰，周先生又把牌放回去，曾先生一索開槓，摸了一張六萬打出去，西風的楊先生也叫碰，又打出一張三索，開的是一三索搭子，周先生摸過了那張牌知道是九索，所以就不再摸牌，用二四索吃下了坎三索，曾先生伸手摸個九筒，六九筒自摸胡牌。

周先生認爲曾先生偷牌出千，不肯認賬，曾先生却把周先生的牌推開來看，周先生手中是六七八九索，如果那張牌是九索，周先生摸上牌，九索作將，等胡坎三索，現在周先生吃了上家的坎三索、變成了六、九索兩頭吊將，周先生手中有一俱四五六筒，摸九筒是完全沒用處，曾先生笑一笑說，周兄，吃三索，吊六、九索胡牌，是不是想九索想得太厲害，錯把九筒當九索了。

就牌理上說，周先生在投機，吃坎三索，等六九索，胡牌的機率，自然是高了很多，如果那張牌確是九索，曾先生等胡六九筒，自然會打出去，那是放冲給周先生胡了。

但周先生一口咬定他記得很清楚那是張九索，使牌局無法再繼續下去，四個打牌的人，都有相當的身份，也都是主人家的朋友，由主人家出面和解。

我不知道結果如何，因爲主人家一出面，我江隱就先行告退了。

其實，事情很簡單，明明是有人在出千，只是沒有被抓到把柄。

我江隱把這件事列入麻將小記，主要的用意，是告訴讀者，麻將老千無所不在，有很多有相當地位的富豪，照樣會在麻將中出千，也許他們不是正式的千門弟子，但輸錢太多了，下功夫學套千術來保護自己，千術是學會了兩套，但還不會選擇出千的時機，眞正的老千，不會在第一冲就千術出籠。

(4)台南市某舞廳女大班藍妮的千術傳奇。

十幾年前是台灣舞廳業的黃金時代，那時候，地下舞廳還沒有氾濫，也很少有可以跳舞的西餐廳，喜歡跳幾下舞的朋友，只有到舞廳去混了。舞廳都是高消費的娛樂，到舞廳去玩，還眞得有點鈔票才行，台北的幾家大舞廳，每家都擁有數百名舞女，因爲到舞廳玩的朋友，大部份是志不在舞，選一個喜歡的舞小姐帶出場，才是目的，這就形成了舞女和舞客之間的另一種戰鬥，舞客要登堂入室早作入幕之賓，舞小姐是欲迎還拒，吊盡了舞客的口味，有點手腕的紅牌舞女，能收放自如，撒嬌飾情，投懷送抱，裝出了無限的溫柔，可是鈔票付不到一定的數字，絕不讓你眞個銷魂，春風楊柳花嬌艷，只是難渡玉門關。

大多數的男人都有一個怪毛病，越是難到手的越想要，何況，肉在口邊晃，就是吃不到，只好大把大把的付鈔票了。

所以，那時候紅牌舞女，眞是日進斗金，但眞正能把錢存下來的，却是極爲少數的人，因爲，她們十之八九，都喜歡賭，錢來得太容易，輸起來也不心疼，一場麻將輸個三五萬連眉頭都不皺一下，所以，有幾個開賭場的人，立即把腦筋動到紅牌舞女的身上，他們花錢僱請一些年輕英俊又會跳舞的小伙子，到舞廳去把馬子(找女人)，帶她們到賭場去打牌，錢由她們脚上來，手上去，眞是一還一報，女以色騙錢，男以賭詐財。

台北×××大舞廳有一位紅牌舞女，藝名叫月兒，年輕貌美，手段凌厲，下海伴舞不到一年，就聚積了一筆相當的財富，房子、車子之外，還有二百萬以上的存款，自然也成了賭場老闆的重要目標，投資了十幾萬元，才把她拉下賭場，月兒迷上了麻將，越賭越大，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輸了六百多萬，房子、車子，加上所有的積蓄，不夠還債，只好廉價出賣身體。

倒是便宜了一些垂涎她美色的火山孝子，過去，捧場半個月，花了五六萬，也只能夠約她吃個宵夜，連香閨也難踏入一步，現在是現金交易，一萬元就可以帶到飯店，任君銷魂。

月兒一陣放縱的結果，賭債是還完了，但人却患上了風流病，風聲傳揚開去，生意一落千丈，紅牌小姐，立刻變成了湯團舞女，月兒受不了這種打擊，只好停止上班，住在一個租來的小套房中，專心養病。

這時，台南×××大舞廳的一位女大班藍妮(假名)北上挖角，久慕月兒之名，打聽之下，才知她因病綴舞，立刻登門拜訪，看到了艷名動舞國，紅極一時的大牌舞女，竟是住在一個不足八坪的小房間裏，而且花容憔悴，大感奇怪，交談之下，才知月兒爲賭所害，落得如此下場，藍妮立刻拏出五萬元交給月兒，約好再休息一個禮拜，到台南上班，保證全力捧她，但最使月兒動心的是藍妮告訴她，在賭場輸的錢，一定會想辦法幫她撈回來。

有了錢，月兒精神也振作起來，打針吃藥，兩路夾攻，很快使病情好轉，一個禮拜的醫療、休養，身體復元了不少，洗過頭化粧一番，又恢復了美麗的形貌。

爲了擺脫台北留下的陰影，月兒在台南上班時改了藝名，把月兒改作燕兒，一切從新做起。

半個月後，燕兒已完全復元，藍妮果然盡力捧她，加上燕兒本身的條件，和靈活的手腕，很快的成了××舞廳的第一紅牌，拜倒石榴裙下的火山孝子，莫可計數，聲勢之盛，尤過台北。

有過上次的教訓，燕兒變得更爲心機深沉，每個請過她坐枱的舞客，都覺得她明媚溫柔，嬌俏多情，在舞池中倚肩偎懷，不勝依依之感，但想約她出場吃個消夜，却又被婉言拒絕，堅持不去。

開始時，有些胳膊粗、拳頭大的客人，很不諒解，摔茶杯，敲桌子，大發雷霆，一則有藍妮從中斡旋，代她解圍，二則公司也視她如寶，給予支持，舞廳裏也有拳大臂粗的保鏢，眞要有人鬧得天翻地覆，自有保鏢出面對付，燕兒心中明白，只要忍受客人幾句話，不被客人當面衝突，就可以安然過關，公司的保鏢不會讓她眞的挨揍。

藍妮冷眼旁觀，發覺了燕兒的深沉厲害，大爲欣賞。

二個月後，××舞廳的客人，都知道了這件事情，燕兒是賣藝不賣身的玉女，跳舞時，任你摟摟抱抱，甚至揩點小油，她都忍受，仍然笑容如花，但如想帶出舞廳，那是棉花店裏失火，免談。

想想看，這麼一位別樹一格的紅牌舞女，對火山孝子是多麼誘惑。

她按時上班，打烊離開，從不早退，也不出場，這名聲一傳出去，不是她迎合客人，而是客人迎合她了。

於是，有個舞客送了她一個外號，叫她聖女貞德。

藍妮觀察了三個月後，才請燕兒搬到她家裏同住。

那是一座四房兩廳的高級公寓住宅，佈置得很高雅，燕兒發覺藍妮也是小姑居處獨無郎，除了一間臥室之外，還佈置得了個很漂亮的麻將房間，藍妮住一間，還空了一間作客房。

藍妮雖是舞女大班，但年紀只有廿八歲，正是女人花樣的年華的時候，比起一般的舞女還要漂亮，不過，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氣。

燕兒佈置好臥室之後，笑一笑道：「大姐，這層房子不少錢吧？」

藍妮道：「我不吃舞女，不收她們的禮，所以，我是舞廳裏最好的大班，跟過我的姊妹們，沒有一個願意離開，單憑我作大班這點收入，買一層這樣的房子，你說說看，我要幹多少年？」

她說的不錯，燕兒也孝敬過藍妮，但却被她原封退回來，她不吃舞女的錢，不收禮，這個大班就幹個很辛苦了，但最讓燕兒不能瞭解的是，像藍妮這樣年齡的女人，沒有丈夫，竟然也沒有同居的男人，這和一班的舞女大班不同，一般的舞女大班不是有丈夫孩子，就是有拼頭。所以，藍妮叫她搬來時，她還有點猶疑，但因身受藍妮恩情很重，咬着牙搬了過來，看到現在這樣的情形，雖然放了心，但又覺着十分奇怪。

藍妮笑一笑，道：「燕兒，妳看大姐這個樣子，下海伴舞，會不會紅起來？」

「一定會紅……」燕兒說：「我一直覺得奇怪，以大姐的條件，肯下海，一定是數一數二的紅牌，爲什麼大姐一定要作大班呢？還要把自己打扮得十分老氣，直是把一顆夜明珠埋到土裏了。」

「我聽過妳的事情……」藍妮嘆息一聲：，說：「人在環境迫逼下，那是無可奈何了，大姐不是貞節烈婦，但是，要男人，一定要自己眞心喜愛的才行，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拏一把鈔票，就拉我上床，大姐受不了這個氣，所以，我選擇大班這個行列，可以逃避開男人們的糾纏，舞廳裏還沒有客人買大班出場的規矩。」

「大姐是從沒有交過男朋友的？」燕兒好奇的問。

「交過，到目前爲止，他是唯一跟我上過床的男人，也算是我的師父……」

「師父，什麼師父？學校的老師，還是……」燕兒大感奇怪的說：「這層房子，可是他買給妳的？」

「算是他買的，也算不是……」藍妮神情凝重，無限悵惘的說：「他早有了太太孩子，我不忍心破壞他的家庭，他也盡心的培育了我，花了三四年的時間，教會我出千的本領，這層樓子，是我打麻將贏來的。」

「啊！他是麻將老千……」燕兒失聲叫了出來，但立刻改口：「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沒有關係……」藍妮吁一口氣說：「他本來就是正式拜入千門的弟子，他的賭技很高明，我在二十歲時學會了打麻將，沉迷不悟，輸去了父親留給母親的兩幢房子，母親早年守寡，只有我一個女兒，不捨得打我罵我，自己却氣得上了吊，我打了兩天麻將回來，母親已經死了一天一夜，埋葬了母親，哭了半個月，心情不好，又去打牌，輸光了所有的鈔票，又欠了叁萬多賭債，人家逼着要錢，我却無法籌還，那時刻，誰要能替我還債，要什麼我都會給他。」

「我懂，大姐，爲了還賭債，我曾經夜夜陪男人上床，自己弄出了一身病，苦不堪言，現在，我不肯答應他們出場消夜，一半是有意裝作……」燕兒泫然欲哭的說：「一半也是眞的討厭男人，他們留給我的傷害太深了，他們追你的時候，大把大把的付錢，當妳眞的需要他們幫忙的時候，他們却掉頭而去，看也不肯多看妳一眼。」

「他倒是有點情意，我被賭債迫得快發瘋時，他替我還了賭債，我感激她，自己送上門去……」藍妮笑一笑說：「我奉獻了一個清白的身體，他教我麻將出千的技術。」

「大姐，出千是不是很容易學？」

「不容易，我每天練習，學了一年多，出千時還被人抓到，被人家打兩個耳光，攆出賭場……」藍妮淡淡一笑，說：「他很耐心的教我，整整花了三年多的工夫，才算練成了出千的本領，現在是技術純熟，大概不會再被人看出破綻了。」

「現在，他在那裏……」

「他是香港人，爲了我每個月都來台灣住上十天半月，前年一次，住在太久

了，四個月沒有回去了，他太太來台灣，找到了我們，沒有爭吵，而且，他太太還跟我交上了朋友……」藍妮黯然說：「我們三人遊歷了台灣一週，他們才回到香港。」

「那位太太，倒是很有風度的……」

燕兒笑一笑，說：「我在台北上班的時候，有一位大凱子的老婆，僱徵信社的人跟踪老公，找上了我的家，摔了我一個花瓶，十幾瓶香水，揪着他老公的耳朵出去，害得我兩三天不敢見人，老凱子過意不去，一個禮拜後又跑到舞廳，偷偷的送了我一張支票式拾萬，賠償我的損失。」

「咬人的狗不叫，什麼好風度，他們回到香港，他太太就辦移民手續，六個月後一家人移民到加拿大……」藍妮苦笑一下：「我等了八個月，才接到他一封信，要我自己保重，就這樣分開了，現在已經兩年多了，我一氣之下，下海伴舞，受不了男人的糾纏，才改作大班。」

燕兒笑道：「原來如此，大姐，今後作何打算呢？」

「我想先弄一大筆錢再說……」藍妮說：「一時之間，還無法把他忘去，以後遇上喜歡的人，再作打算，現在，要你決定了……」

「我聽大姐的，妳怎麼說，我怎麼作。」

「不行……」藍妮搖搖頭，說：「咱們商量決定，以妳這三個月在舞廳的表現，不但把客人唬得一楞一楞，連總經理也佩服得不得了，你如想開戒下刀，已經是時候了，找幾個血多油厚的凱子，一陣快斬，弄個三兩百萬，不是難事……」

「奇怪的是，有錢的人，都有一身銅臭氣，腦滿腸肥，言語乏味，小白臉靠不住，他要了人還要錢……」燕兒苦笑說：「滿肚子學問，有些書卷氣的人，可愛是可愛，但大都是窮光蛋，八刀子扎不出血來，妳就是情話當飯，養着他，他還覺得自己吃了軟飯，一腔牢騷委屈，過去的創痛猶在，我實在有點害怕男人，我拏自己的身體去換他們的鈔票，想一想不知道是吃虧還是佔光。」

藍妮說：「這種事要兩情相願，心理上擺不平，就太委屈自己了，賺多少錢也不痛快，第二個辦法是，咱們動腦筋約他們打牌，麻將桌上，痛宰他們，最多讓他們碰碰手，摸兩下，反正還隔着一層衣服。」

「對！就這樣辦，咱們明日就注意找對象……」

「這個，我已經注意很多了，有五六個大凱子，都是妳的裙下之臣，咱們計劃一下，就可以下手了。」

＊　＊　＊

兩個小女人擬訂了計劃進度，燕兒依計進行，告訴客人說，她唯一的嗜好就是打打小麻將，對別的都沒興趣。

好了，聽過這些話的客人，立刻自動入彀，要陪燕兒打牌，而且，還有些聽到消息的人，自動請纓，希望能借此機會一親芳澤。

兩個小女人，計劃進行很順利，四個多月，已經刮進了七百多萬，藍妮施展千術，大都是幫助燕兒上張，贏錢。

牆無百日不透風，燕兒十賭九贏的戰績，傳入了黑社會某老大的耳中。

某老大親赴舞廳拜訪燕兒，一見之下，驚為天人，約吃消夜，被燕兒婉拒，改約定周六牌局，某老大單身赴戰，果然，燕兒連胡大牌，某老大一夜輸了二十多萬，開一張即期支票，約定改日再戰，一笑而去。

三天後，某老大又是單身赴約而來開枱雀戰，藍妮施展千術，又贏了十幾萬元，到凌晨二時，突有兩個大漢登門求見老大，藍妮已生警覺，不再出千，但為時已晚，老大翻臉掀了桌子，而兩個訪客也亮出了刀子，就在家裏強暴了燕兒，事畢之後，老大又發覺藍妮之美，不在燕兒之下，乾脆一箭雙鵰，又強暴了藍妮。

此後，兩個小女人在某老大的威逼之下，變成了某老大的詐財工具，也變成了老大的洩慾情婦。

這時候，自然暴出眞象，眞正能出千的不是燕兒，而是藍妮。

在某老大的安排之下，藍妮賭遍了台灣南北，她千術高明，能玩到二十張牌，替老大贏了數千萬的財富，原本談好的條件，兩人替老大詐賭兩年，期滿後，各走各路，互不相涉，但到期老大食言自肥，不肯履約，藍妮曾找一間電影公司，願意現身說法，說出詐賭眞相，但因公司畏懼某老大的勢力，不敢接受。

藍妮精湛的賭技，已傳遍各處賭場，在一次出千中，被人抓到了把柄，砍斷了藍妮右手一條經脈，右手殘廢，自然難再出千，某老大才放走了藍妮、燕兒。

兩個小女人也存了不少的錢，現隱居南部某一小鎮，開了一家小型的百貨店，日子過得很平靜。

有人說，藍妮在那次出千中是故意讓人發覺，目的只在脫離某老大的控制，是耶非耶，化作蝴蝶，讀者先生們，自己去判斷吧？

眞要說起來，麻將小語，還可寫個十幾篇不同的故事出來，但本文旨在暴露千門的賭術，小語停下，下文談一談台灣流行一種更可怕賭術「梭哈」。（二）

上文提要： 應天青和陰魔柔柔匿藏在幻波池的另一邊，他得到柔柔的陰氣灌輸而元氣恢復，相反她却眞氣損耗，臉容憔悴，需要天地間的陰氣補充自己的眞元，天地間陰氣一流動，羣妖發現柔柔，便隨陰氣而來，陷空老祖和玄門正派高手亦發現羣妖，便追踪而來，羣妖起來反抗，被羣俠殺得慘叫連聲……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陰魔種情根　衞道難寬恕

金神君長歎一聲。「完全是因爲我這種自欺欺人，害死了你這個好徒弟。」

「我的命是師父救的，爲師父而死也是應該。」啞巴凄然淚下，「只是我現在死了，師父以後便得小心，沒有人可以保護師父的了。」

「放心，有師父在，你是不會死的。」金神君抓着啞巴雙臂，力竭聲嘶的。啞巴只是笑，不再說話，金神君看着看着，一雙眼不由瞪大。啞巴的笑容已僵結在面上，不再有變化。

「徒弟——」很突然的，金神君大叫出來，「跟我說，你還活着。」

啞巴沒有回答他，金神君也沒有再叫，腦海中盤旋着盡是啞巴的說話。

一直以來他的確在自欺欺人，救啞巴的時候懲罰幾個小流氓當然是輕而易舉，而天下太平，也根本不會出什麼亂子，所以江湖上東奔西走，從來都沒有危險，一直到羣妖出現。

騙了自己這麼多年，他連自己也已騙信，以爲自己的武功已登峯造極，不是當年可比。

啞巴的表現也是令大家以爲徒弟這樣出色，師父當然更加了不起。所以他幾乎完全忘記了自己有多少本領，每當羣妖迫近，非獨毫不退縮，而且裝腔作勢。

啞巴替他解決危難他是知道的，却經已有一種感覺，即使啞巴不出手他一樣也解決得來。

也就是這一份信心，令他在陷空老祖等玄門正派的高手面前談笑自若，大發議論，令得陷空老祖等人刮目相看。

也所以這一段日子他實在很快樂，這啞巴當然知道，也因而不忍揭破他，這一份尊師重道感恩圖報的心情，並不難了解。

這樣下去，啞巴也知道很危險，大敵當前，金神君是必不會閃避，以他的身手，一動手便會給砍翻，所以啞巴只有寸步不離。

也果然不出他所料，金神君若不是不知厲害，絕不會那麼接近羣妖，而羣妖突然發難，啞巴一個冷不提防，雙拳難敵四手，要保護金神君便唯有犧牲自己，終於難逃死劫。

也就因爲早已有這種心理準備，雖然難逃死劫，亦若無其事，唯一不放心的就是這樣下去，金神君總有一天再吃大虧，所以拚着金神君不快樂，他也要將這個秘密說出來。

金神君也不是笨人，一說便完全明白，只是騙了自己這麼多年，要他突然承認這個事實，的確不容易。

他終於還是接受了，這一份失落比起啞巴爲他慘死的慘痛當然遠遠不如。

啞巴非獨是他的心血結晶，也是他的榮耀，不可能再有一個這樣的徒弟的了。

一番心血因爲自己的自大而付諸一炬，他實在痛心之極。

他呆了一會，突然又叫出來。「該死，你爲什麼不早說清楚？」

啞巴當然沒有反應。金神君繼續罵。「你以爲我會再有一個你這樣的徒



弟？不可能的啊。」

「你這樣爲我死了，你以爲我會高興？笨蛋，你這是白費我一番心血！」金神君罵着反手一巴掌摑在自己面上，然後丟下啞巴，撲上前去。

玄門正派的高手這時候已佔盡上風，將羣妖殺得節節敗退，金神君一衝而入，立時找上一個妖人，大喝大叫，揮劍砍去。

這樣用劍已經不是高手的所爲了。

玄門正派的高手並不知道金神君那許多，看見他殺奔前來，很自然便讓開一個空位。

那個妖人生死存亡，當然全力以赴，一道妖光直迫金神君。

金神君一劍砍在妖光上，霹靂一聲，一個身子立時被震得倒翻開去，連翻數個觔斗，摔翻地上，一口鮮血噴出來。

旁邊的玄門正派的高手皆怔住，他們怎也想不到金神君竟然不堪一擊。

金神君一樣感到意料，啞巴雖然已告訴他事實，可是隨便一個妖人他竟然也對付不來，而且不堪一擊，實在做夢也想不到。

那刹那他不禁一陣悲從中來，這也是他第一次認清楚自己。

那個妖人跟着撲前，便要取他性命，却被兩個玄門正派的高手截下，兩個高手劍光祭出，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將那個妖人解決。

他們以奇怪的目光看着金神君才動身上前，那些妖人在他們阻截下根本衝不過來。

金神君沒有再上前，他知道即使再賣力，根本就幫不上忙，反而變成累贅。

他呆了一會，抱起了啞巴的屍體，悄然移步離開，不再回頭。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也沒有理會他，繼續發揮威力，誅殺羣妖。

其餘的玄門正派的高手這時候却包圍着應天青，不讓應天青有回去非人間的機會，這也是陷空老祖的意思。

＊　＊　＊

陷空老祖一動身，應天青便迎前，他知道陷空老祖的意思，要趁柔柔調息的時候殺進非人間，將柔柔置於死地。

柔柔雖然已吸收天地間的陰氣，到底不能夠這麼快恢復本來的功力，以目前的情形，應該不是陷空老祖的對手，這一點應天青雖然不能夠肯定，却也不能不担心柔柔的安全。

他一道劍光截住了陷空老祖。「有話可說。」

「你經已入魔，還說來幹什麼？」陷空老祖探手截住應天青。

「老祖，柔柔一心向善，你何妨網開一面？」應天青繼續向陷空老祖求情。

陷空老祖冷笑。「你心中有魔，自然是她說什麼你也相信。」

「她不已經是叫羣妖躲起來嗎？」

「這不叫做躲，是養精蓄銳，靜待時機，有所行動，好好對付我們。」陷空老祖瞪着應天青。「大家都看出這個陰魔居心叵測，你就是爲這個魔神魂顛倒，不

去對付她還要爲她分辯。」

應天青沉着聲。「她若是無心向善，又怎會爲我犧牲，變成現在那樣子。」

「這你還不明白？」陷空老祖又冷冷一笑。「她是看見你是一塊材料，一心要將你收歸己用，多了你這個高手，還不是如虎添翼？」

「老祖，她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應天青怎也不相信柔柔要利用他。

「你以爲她目的在救你？眞的不知道她救你一命，你陰氣入體，便有了魔性。」陷空老祖忽然搖頭。「你着魔已深，我看怎樣說也沒用的了。」

「老祖這樣說不覺太武斷？」應天青沉下聲。「只要過一段時日，柔柔是怎樣，大家一定會明白。」

「再過一段時日，天昏地暗，陽氣無存，我們玄門正派便只有等死的份兒。」陷空老祖冷冷的。「你快快讓開，念在一場同道，我饒你一次，讓你有機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老祖一定要硬來，不講道理，我只好得罪了。」應天青一道劍光護在胸前。

「早便該這樣說，迷途不知返，我只好下辣手。」陷空老祖目光一掃，發現玄門正宗方面已佔盡上風，更加放心，舉步迫前。

應天青深深的吸一口氣，那道劍光更盛，森寒一片，在身外迴環，只要陷空老祖一動便發動，怎也要將陷空老祖截下來。

陷空老祖上前三步，長長的鬚髮飛舞着，猛喝一聲：「小心——」一團白色的棉絮也似飄舞起來，迴環滾動着便要射前去。

應天青面對着這個玄門正派的第一高手，如何敢托大，一口眞氣運行，劍光包裹着全身，一觸即發。

陷空老祖飄舞着突然射前，射出了三尺，突然倒飛回去。

與陷空老祖射前同時，應天青的劍光亦向陷空老祖射出，陷空老祖一退，應天青的劍光便進前，被陷空老祖牽引出三丈外。

眼看這道劍光便要射在陷空老祖身上，應天青心念一動，連忙收回去，他是看見陷空老祖沒有抵抗的意思，唯恐劍光傷了陷空老祖，不知道這一來便陷進陷空老祖的圈套。

他的劍光一回，陷空老祖面上便有了笑容，與之同時百禽大師、極樂眞人、果然和尚、半邊神尼四樣法寶便向應天青這邊罩過來。

他們顯然早有默契，看似在與羣妖廝殺，可是一見陷空老祖引出應天青的劍光便倒射出來，纏住了應天青。

半邊神尼的紅綫金梭更就迫向應天青的要害，她一向嫉惡如仇，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

應天青知道上了陷空老祖的當，便要化作一道劍光射向那邊，可是其他人的法寶已飛捲過來，尤其是半邊神尼的一份，直迫要害。

他劍光擋開了半邊神尼的紅綫金梭，極樂眞人、果然和尚、百禽大師三件法寶已然纏住了他那股劍光。

以他目前的功力，他們單打獨鬥，絕不是他的對手，以二對一也不是，但四個加起來，已足以將應天青暫時困在原地。

除非棄劍而去，否則應天青不可能馬上離開，但此際他若是棄劍而去，那三股法寶勢必緊迫前去，取他性命。

他雖然知道陷空老祖一心要對付柔柔，急切要去搶救，但也明白，若是命也沒有了，一切都變得多餘。

他回劍擋住了追截前來的法寶，一面振吭大呼：「老祖，卑鄙——」

陷空老祖已到了非人間的岩洞前，聽得呼叫，呆一呆，回身一聲：「除魔衞道，顧不得那許多的了。」

應天青再要說什麼，極樂眞人四個的法寶已又迫近身來，他們四個也就將應天青包圍在當中，除了半邊神尼，每一個手上都留有分寸。

半邊神尼馬上感覺，立即叫起來。「除魔衞道，你們還在猶疑？」

極樂眞人搖搖頭。「老祖的意思，只是要將這個人困在外面，並沒有叫我們殺他。」

百禽大師接一句：「這個人也不是魔，是我們玄門正宗的同道。」

半邊神尼冷笑。「你們是要看見他屠殺玄門正宗，才確定他是魔道中人的了？」

「那是最好的。」極樂眞人認眞地。「到時候，不用叫我們也會把他除掉。」

「就是不知道到時候會有多少玄門正宗的同道死在他手下。」半邊神尼發狂的繼續向應天青進攻。

「現在他可是仍然好好的。」百禽大師實在看不出應天青有什麼不妥。

「好好的便不會幫助那個陰魔。」半邊神尼下手更狠。

「果然有道理。」果然和尚接着一個「殺」字抖出來，一連向應天青殺了很多次。

極樂眞人看着搖頭，「什麼時候他們才明白陷空老祖的心意？」

百禽大師亦搖頭。「有種人天生偏激，我看是永不會明白的了。」

半邊神尼聽着心頭冒火。「我就是不明白你們兩位所謂前輩高手還在猶疑什麼？」

她一連向應天青進攻多次都是徒勞無功，不能不承認應天青的功力遠在自己之上，看見極樂眞人、百禽大師仍然不肯盡全力，當然生氣。

極樂眞人若無其事的應一句：「該眞正動手的時候我們是會眞正動手的。」

百禽大師點點頭。「這也是老祖的意思。」

「放屁——」半邊神尼破口大罵。「這你們到來幹什麼，看熱鬧？」

果然和尚旁邊應一聲：「他們目的果然是將應天青困起來，老祖也果然是這個意思，也必定有他的道理。」

「少廢話！」半邊神尼喝住了果然和尚，長身直入，紅綫金梭直擊應天青的要害。

她本來也配合果然和尚、極樂眞人、百禽大師的動作，這下子一怒之下，

孤身犯險，全力一搏。

這出其不意，極樂眞人三個要配合他的行動如何來得及，叫也叫不住，眼看應天青的劍光一折，疾向半邊神尼擊去。

應天青那股劍光原已受四人影响，在固定的範圍內迴環飛舞，保持固定的速度力道，也只有這樣才可以將外來的攻擊力暈卸開，現在半邊神尼突然闖越這個範圍，那股劍光的力道速度自然集中起來，要將這股超越範圍的力暈驅逐出來。

由於有足夠的空間時間，應天青這股劍光當眞是既快且勁，閃電也似疾擊上半邊神尼的紅綫金梭。

霹靂聲中，紅綫齊皆斷折，那枚金梭亦被震得飛射出去，另一股强勁的力暈同時撞上半邊神尼的身子，將半邊神尼撞飛出去。

這一種力道可眞不輕，半邊神尼飛出三丈，摔在地上，再打了三個滾才停下來。

她一張臉立時鐵青，雖然沒有受傷，但這樣被擊倒，當眞是顏面無存。

果然和尚回頭一瞥，呆一呆。「你果然不是他的對手。」

他手中的殺字同時纏向應天青，接一句：「你若是狠得下心腸，這下子已可以奪圍而出了。」

這句話是對應天青說的，也是事實，應天青若是狠下心腸，劍光的力道速度也必定更凌厲，半邊神尼不難重傷，而果然和尚、極樂眞人、百禽大師勢必來不及補上半邊神尼那個缺口，他大可能從容離開。

極樂眞人當然更明白，接上口：「果然說的果然是道理，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明白的了。」

「也有人不明白的。」百禽大師一聲歎息，繼續纏着應天青，配合果然和尚、極樂眞人的行動。

他們三個人合力發動法寶，一樣發動最適當的威力，將應天青困在當中，有沒有半邊神尼在場也顯然沒有多大的分別。

半邊神尼聽着心頭不舒服之極，她本就是小器，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極樂眞人三個當然清楚她的脾氣，唯恐她一怒之下胡來，索性三個人組成一股勢力，封住了應天青，也阻止半邊神尼再進來。

半邊神尼當然看得出，等了一會仍然不能夠混進去，更加憤怒，一頓足，轉而向非人間那邊奔去。

應天青看在眼內，不由焦急起來，極樂眞人闖進去，也許會留有餘地，可是再加上半邊神尼，不難就弄僵，不可收拾了。

他這邊一急，極樂眞人等那邊馬上感覺，唯恐應天青突然發難，一個個悉力以赴，法力發揮至盡。

應天青果然全力突圍，也總算極樂眞人三個來得及時，沒有被應天青闖出來。

「你們知道那個尼姑是怎樣性子的了，還不讓開，難道一定要弄僵了，不可收拾？」應天青掙扎着警告。

極樂眞人一聲歎息。「將你放進去，更加不可收拾，趁着陰魔力弱，老祖再加上一個半邊，足以將她制服，怎會不可收拾？」

「你們全都是不可理喻。」應天青咬牙切齒的。「本來可以好好的坐下來談談——」

「正邪不兩立，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坐下來談談。」極樂眞人搖頭。「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百禽大師點頭。「不錯，有些地方經已冰天雪地，鳥獸絕跡，走不及的俱都難逃死劫，再下去，天地間也不知變成怎樣了。」

果然和尚看着應天青。「看你果然已着魔甚深，不可理喻。」

「你們才是不可理喻。」應天青奮力掙扎，劍光暴盛。

極樂眞人、百禽大師、果然和尚早有準備，全力施爲，怎也不肯讓應天青有機會闖出來。

* * *

陷空老祖終於進入非人間，一路上百花盛放，却嗅不到百花的香味。

「如此地方，難怪應天青被迷惑了。」他搖頭歎息。「若說這地方是世外桃源，可是騙人。」

說着他拂袖，那些盛開的花朵便玻璃也似碎落，陰魔以魔力將花朵種植到這兒來，原就不太眞實，那些花朵其實已失去花朵的特性。

再前行，陷空老祖終於看見柔柔，雖然柔柔一頭秀髮仍然雪白，陷空老祖也不能不承認她仍然很美麗。

細看柔柔的秀髮，接近髮根部份已轉回黑色，顯然功力在吸取天地間的陰氣下已逐漸回復。

陷空老祖立即明白到底是什麼回事，雙手刀一般揮斬，截斷了那湧向柔柔身上的陰氣。

柔柔在陷空老祖進來的時候已感覺，也知道以目前的狀態，不是陷空老祖的對手，只想盡可能吸取陰氣，快些恢復本來功力。

陰氣被截斷，她便張開眼，看着陷空老祖一聲歎息。「老祖何必迫人太甚？」

「你是魔——」老祖沉着聲。「邪魔外道，爲禍人間，不得不加以消滅。」

柔柔苦笑。「眞是無話可說，到現在爲止我仍然沒有害人之心。」

「你一來便釋放羣妖，不是與玄門正派作對？」陷空老祖目光如電。

「老祖的意思，要將他們囚到什麼時候？」柔柔奇怪的回問。

「要看天意如何，若是要他們永不超生，那便永不超生的了。」

「若非天意我也不會出現，也不會破鼎將他們放出來，這你還不明白？」

陷空老祖一怔。「果然巧言善辯。」

「天意如此——」柔柔搖搖頭。「他們出來以後，不是找地方躲起來。」

「邪魔妖怪，看清楚環境，不也是會再爲禍人間？」陷空老祖一揮手。「總之，無用多言，我們只是替天行道。」

柔柔不由笑了。「我不明白，天意要我出現，然後又要你們來消滅我，到底有什麼目的？」

陷空老祖又是一怔，這個問題他一直都想不透猜不透，有時他的確也覺得天意實在莫測。

柔柔歎着氣，「羣妖也已答應我找地方藏起來，可是你們一些機會也不給他們。」

陷空老祖很認眞的。「只有他們才能找到你的所在。」

「天青說你們不擇手段，果然是。」柔柔歎息再歎息。「他是一個老實人，當然不是你們的對手。」

這樣說她是連應天青被誘開也已清楚了。

陷空老祖一些也不奇怪，看着柔柔再搖頭。「應天青也是自作孽，不將你弄成這樣子，也根本不會着迷，弄到這地步。」

「他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你們却是這樣對付他，不覺得過份？」柔柔人在非人間內，仍然知道非人間外的情形。

「他是自找苦吃，應該跟我們合作，除魔衞道。」

「我做過什麼壞事？」

「現在沒有，可是將來便很難說的了。」陷空老祖歎息，「也許你無心爲惡，可是只要你存在，天地間便大受影响，生機不難盡絕。」

「未來的事情你怎能夠如此肯定。」柔柔歎息着。「大家難道不可以稍等？」

「不能等，到你勢大不可收拾的時候後悔便莫及的了。」陷空老祖一口眞氣隨即運行。

柔柔無可奈何的站起來。「當眞是正邪不兩立啊。」

「天道循環原就是這樣。」陷空老祖一股眞氣迫到雙手中指上，霹靂聲中，一道毫光射向柔柔。

他這也不可以說是出其不意，柔柔却早已感覺到，身子飛舞，避開了那一道毫光，「老祖修道之人，想不到也如此心狠手辣。」

「除魔衞道，不顧得那許多的了。」陷空老祖說話間眞氣又射出，都是射向柔柔的眉心，當眞是心狠手辣，只想一下子打破柔柔的命脈。

柔柔一再閃避，從陷空老祖手指射出來的氣光却越來越多，一張巨網也似罩來，柔柔仍然不還手，大有希望陷空老祖手下留情的意思，事實她元氣未復，以目前狀態，根本不可能與陷空老祖硬拚。

陷空老祖多少也猜想得到，那張光網迴環旋轉，企圖將柔柔網個正着。

柔柔在網外飛舞，一面想着應付的辦法，冷不防一股金光射來，正中身上。

那正是半邊神尼的金梭，她進入非人間，正好看見陷空老祖在對付柔柔，暗伏一旁，看準機會偸襲，果然一擊便中。

柔柔一心在閃避陷空老祖的光網，的確是沒有料到有人偸襲，即使她發現了半邊神尼，亦未必會想到半邊神尼會用這種手段。

半邊神尼的功力雖然不如陷空老祖遠甚，但全力一擊，也不是易受，柔柔一個身子立時被擊得凌空飛滾，摔落在地上。

陷空老祖的光網即時落下，也總算柔柔反應敏銳，及時從網底下滾出來，半邊神尼的金梭緊接向她射到。

柔柔急急閃避，動作已沒有方才的敏捷。

「卑鄙——」她冷笑，「玄門正派的人就是用這種暗算手段，這與邪魔外道，有什麼分別？」

陷空老祖一怔，目光一轉。「半邊——」

「老祖，跟這種邪魔外道，多說什麼？」半邊神尼的金梭再出手，襲擊柔柔的要害。

柔柔也就把握陷空老祖說話的機會，滾身向外面逃去，在非人間這個地方，沒有足夠的空位讓她閃避，實在是吃虧很多。

陷空老祖的反應當然快，緊追在柔柔身後，光網一罩再罩，都是間髮之差，半邊神尼亦追前去，金梭一股接一股，也是只差少許便射在柔柔身上。

出了非人間，柔柔目光及處，更加氣憤，她看見應天青被極樂眞人三個人包圍着，羣妖更就是在玄門正派的追殺下傷亡慘重。

她也看出應天青在竭力掙扎，要向非人間這邊衝過來，深深感覺到應天青心底那一份焦急。

「應大哥——」她叫着向應天青那邊飛去。

「柔柔，不要傷害他們。」應天青一眼瞥見，立即這樣叫一聲。

他這邊一分神，那邊極樂眞人的劍氣便乘隙而入，擊在他身上，將他擊得凌空一個翻滾。

極樂眞人也這才能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不禁一陣內疚，應天青這個時候應該不會說謊話，衝口而出就是叫柔柔不要傷害他們，他們却是去傷害應天青。

百禽大師却沒有這種感受，跟着追擊，接連兩道劍氣擊在應天青的身上，果然和尚亦抽冷子乘虛而入，撿一個便宜，將應天青以「殺」字變出來的氣力連砍兩下。

應天青在半空如何避得開，連挨了三下，一個身子跌撞在地上。

極樂眞人不由喝一聲：「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這般奸狡魔人，你別要被他騙倒——」百禽大師繼續向應天青進攻，他傷痛雀鳥死亡，對柔柔、應天青多少已有些偏見。

果然和尚當然跟着百禽大師行動，在他們這些修行更低一層的心目中，柔柔應天青都該死，天地間陰陽不調，已令他們感覺到有些不舒服。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一次比一次沉重，他們甚至有一種感覺再這樣下去他們就是不凍僵，也會窒息身亡。

所以他們要殺柔柔、應天青之心比陷空老祖、極樂眞人、百禽大師還要濃

厚。

應天青一念仁慈，立時只有挨打的份兒，他的功力雖然在百禽大師、果然和尚之上，可是先機已失，百禽大師果然和尚已緊接出手，一時間當然應付不來。

極樂眞人看着搖頭，轉向柔柔那邊掠去，他始終認爲柔柔才是罪魁禍首，只要將柔柔消滅，一切便迎刃而解。

柔柔那邊這時候當然悲憤，她看見應天青這樣維護那些人，一片好心，那些人却是恩將仇報，這口氣如何嚥得下，脫口一聲：「應大哥！」又往前撲去。

她顧得了應天青，便忘記了自已在陷空老祖的追擊下，一個冷不提防，連挨了幾下衝擊，半邊神尼的金梭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以現在她的功力，應付一個陷空老祖才剛好，加上一個半邊神尼，已不是她能夠應付得來。

陷空老祖這已經看準，當然不會錯過這可以出手的機會，接連幾下子，只打柔柔的命脈所在。

柔柔雖然是天降陰魔，但以人爲形，要害命脈當然亦與人一樣，她心裏明白，一股眞氣早已護住了要害，但身子連挨幾下重擊，亦不由飛摔出去。

陷空老祖看準機會再襲，一股劍氣集中擊向柔柔的眉心。

柔柔知道危險，身子在半空中翻滾，陰氣齊聚將眉心要害保護着，以防不測。

陷空老祖果然是老奸巨滑，那股劍氣未到柔柔身前便四散迸射，四方八面的向柔柔襲擊。

一股劍氣終於從旁射入了柔柔的眉心，在這股劍氣割破保護眉心陰氣的時候，柔柔已閃開。

可是她護身的陰氣亦因而洩出來，她立時也大受影响，那陰氣原是由她體內透出來，一洩散她本已漸黑的頭髮立時已漸轉回白色。

她驚呼着仍然撲向應天青那邊，一心要救應天青，爲了應天青，她連本身的危險也忘記了。

極樂眞人迎面而來，看見她這樣子，很自然的一股劍氣襲向應天青，誘柔柔分神。

應天青仍然在半空中翻滾，要閃開極樂眞人這一股劍氣是絕沒有可能的。

這是因爲，以應天青在目前的情形，無疑即使被劍氣擊中也不會受傷，但肯定也不會好受。

柔柔當然明白，只是一縷情深，實在不想應天青受到任何的傷害。

她雖然是天降陰魔，天賦魔性，却是全無機心，根本看不出極樂眞人的陰謀詭計，她這邊想撲過去救應天青，身子才動，極樂眞人的劍氣便一折而回，擊在她身上，將她擊得倒翻回去。

陷空老祖那會錯過這個機會，劍氣飛揚，將柔柔束在當中，半邊神尼另一股紅綫立時射出來，束住了柔柔的足踝，牽制住柔柔的行動。

極樂眞人緊接回過身來，劍氣一股接一股射向柔柔，全力以赴。

柔柔騰身要起，又被半邊神尼的紅綫拉下來，極樂眞人最後一股劍氣還是射在她身上。

陷空老祖配合半邊神尼的行動，以劍氣束住了柔柔的身子，在他兩個牽制下，柔柔根本不能夠脫身，要化作龍捲已不可能，只有挨打。

半邊神尼隨即大叫：「大家過來集中全力，先誅殺這個陰魔。」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聽說立時都向這邊聚來，祭起所有的法寶，一齊向柔柔攻擊。

羣妖這時候大都傷殘，足以一戰的所餘無幾，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棄下他們轉去對付柔柔，他們並沒有趁機會離開，反而向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進攻，企圖將柔柔救出來。

那些傷殘的一樣上前，奮不顧身，前仆後繼。

無疑他們必須救柔柔才有生機，可是那刹那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問題，一心只想將柔柔救出來，完全是忠僕護主的心情。

柔柔絕對感覺到他們的這種心情，心中更悲憤。

應天青也一樣感覺羣妖那一份義氣，心中更感慨，更覺得那羣玄門正派高手的過份。

百禽大師、果然和尚這時候亦丢下他，轉去對付柔柔，在他們的心目中，應天青就是起來，也不敢怎樣。

應天青雖然連遭重擊，但仍然清醒，清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不用走近去也清楚那羣玄門正派的高手怎樣對付柔柔，也看見柔柔在諸般法寶下的痛苦。

「大家停手——」他終於忍不住大叫起來。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怔一怔，陷空老祖隨即一句：「不要管他，除魔要緊。」

半邊神尼接一句：「你若是再幫這個女魔，連你也殺掉。」

應天青厲聲大呼：「你們這樣做是玄門正派的所爲？不覺得卑鄙？」

極樂眞人應一聲：「我們一切所爲都是爲了正義。」

半邊神尼馬上一句：「跟這種迷戀女色的小人多談什麼，他會明白？」

應天青越聽越是悲憤。「難道沒有妥協的餘地，沒有解決的辦法？」

百禽大師冷笑。「正邪不兩立！」

半邊神尼又一句：「是知趣的便走開，念在一場同道，饒你一命。」

說話間他們一面誅殺羣妖，一面繼續向柔柔攻擊，只將柔柔擊的一個身不住在半空中翻滾。

柔柔强忍着痛苦大叫：「應大哥，你帶他們離開這裏，別管我了。」

應天青尚未回答，羣妖已大叫起來。「我們拚了命也要救頭兒出去！」

他們眞的在拚命，只是拚了命也沒有用，强弱懸殊，他們已是久弱之身，幾乎是只有等死的份兒，可是他們沒有一個後悔。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張阿大被幾名漢子打傷，剛巧爲丁少秋遇上，當丁少秋知道張阿大被打的始末，心中大怒，立即趕到柯家莊，找柯大發算賬，……丁少秋來到一處小店吃喝，發覺店內老闆是個相貌奇醜的老婦人，另有一位醜姑娘在幫忙，丁少秋無意間還發現那醜姑娘可能身懷武功，就是不明白何以在此荒野開店。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醜母女力戰强敵　少年俠暗中相助

丁少秋自然相信，解開先前那人的穴道，揮揮手道：「你們回去吧，就說我們已離此而去。」

那人唯唯應「是」，急匆匆的往林外鑽了出去，騎上馬背，催馬速行。

丁少秋當然不甘心就此放過柯金芝，何況自己一走，柯金芝也絕不會放過張阿大，因此準備等天色黑了，再找上柯家莊去。這時才不過午未之交，自己不如就在這片松林裡歇上一回，這就倚着松樹，閉上雙目打起盹來。

夏日炎炎正好眠，林外烈日當空，林內清風徐來，丁少秋正在朦朧入睡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極輕的衣袂飄風之聲，似有十幾個人在自己四周數丈外緩緩圍了上來，心中暗道：「柯大發又能奈我何？」

他忽然想到自己竟然相信方才兩人說的謊言，他們跟踪自己明明是爲了盯住自己，好讓後面的人追上來，自己却把兩人放過了。

他仔細數着四周圍上來的人，一共有十八個之多，他們由五丈而四丈、三丈、兩丈、現在已經逼近到一丈左右，所有的人全已停了下來。

這時只聽正對面响起一個老而帶沙的聲音喝道：「喂，朋友，你可以起來了。」

丁少秋微微睜眼，故作不解，哼道：「什麼事？」

另一個人大喝道：「咱們副長老叫你起來，你還不起來？」

丁少秋懶洋洋挺身坐起，才發現圍在自己四周的竟是十八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化子，每人手中抱一支青竹打狗棒，心中不由一楞，迅速忖道：「他們竟然會是丐幫的人！」一面疑惑的問道：「諸位……」

對面一個五十來歲的化子，似是這些人中的領頭，他不待丁少秋說下去，一擺手，截住丁少秋的話頭，冷冷喝道：「說說看，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因對方是丐幫的人，本待說出眞姓名來，但心念一轉，還是沒有說出來，只是笑了笑道：「諸位既然不認識在下，何用擺出這副陣仗來，把在下圍在中間？」

站在右首邊上的一個喝道：「小子，咱們副長老問你話，你還不老老實實的說？」

丁少秋不覺對丐幫心生極大反感，忖道：「原來丐幫的人竟然如此蠻不講理！」

一面哼道：「在下自問並沒得罪貴幫，諸位把在下圍在中間，這是什麼意思？」

爲首的副長老臉色一沉，揮手道：「不用和他多說，先把他拏下了，不怕他不說。」

他這一揮手，立即有兩個化子從左右兩邊走出，朝丁少秋欺來，他們身法極快，也不打話，一個出左手，一個出右手，一下挾持住丁少秋臂膊。

丁少秋也不掙動，任由他們扣住，抬目問道：「在下不想和諸位傷了和氣，諸位找在下究竟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見告了吧？」

爲首副長老沉哼道：「你見了咱們長老，自然就會知道。」接着又揮了下手，喝道：「帶走。」

捉住丁少秋臂膊的兩人齊聲吆喝道：「走！」

丁少秋站着不動，問道：「你們要把在下帶到那裡去？」

那兩人挾持着丁少秋，竟然拖不動他，左首一個怒聲道：「小子，你還敢在咱們面前倔强！」

隨着喝聲，飛起一脚，朝丁少秋腿彎就踢。

砰，這一脚不折不扣踢個正着，丁少秋依然站立不動，但左首那人就像踢在堅硬的石頭上，就像五個脚趾一齊折斷了一般，口中「啊」了一聲，痛得蹲下身去，再也站不起來。

這下也把丁少秋激怒了，冷笑一聲道：「在下說過不想和諸位傷了和氣，沒想到諸位不問青紅皂白，既說要把在下挐下，又說要把在下帶走，還趁在下不備，一脚踢中在下脚彎，在下到底和諸位有何過節？」

右首一個還揪着丁少秋臂膊，這時把手一緊，扣着丁少秋脈腕把手臂往背後扭去，口中喝道：「小子，少嚕囌！」

他這一手正是擒拏手法，被擒住的人應該無力反抗，怎知丁少秋雙眉一挑，右手突然朝前揮出，喝了聲：「去！」

右首那人明明已反扭住丁少秋手臂，不知怎的一個人忽然被凌空摔了出去，飛出一丈多遠，砰然一聲，跌墮落地，這一下摔得不輕，一時之間，坐在地上幾乎站立不起。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本來挐住丁少秋臂膊的人，一個右脚痛得蹲在地上，一個被摔了出去，此一情景，看得對面爲首的副長老爲之一楞，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漢子，身手會有如此高明，口中嘿了一聲，左手朝上劃了一個圓圈，喝道：「列陣！」

喝聲甫出，本來圍成一圈的十六個人立即進退紛陳，前前後後一陣閃動，看去確然像是列下了一個陣勢，連蹲着的一個和摔出的一個也忍痛湊上，補足了人數，每人手抱打狗棒，嚴陣以待。

丁少秋看不出他們這個陣法有何奧妙，心想：「丐幫列出來的陣法，大慨是打狗陣了。」

他原是亂猜的，但却被他一口說中了。

這個陣勢正是丐幫的「打狗陣」，在武林中被稱爲三大陣法之一，（其餘兩陣爲少林寺的「羅漢陣」和武當派的「太極劍陣」）「打狗陣」原先叫做「打虎陣」，據說從前有十八個化子赤手空拳打死一隻老虎，所以丐幫相傳有一套「打虎拳」。後來經過歷代長老修增，陣法益臻完美，也使用了打狗棒，遂把「打虎陣」改稱爲「打狗陣」了。

丁少秋望着他們攢攢眉道：「你們到底要如何呢？」

爲首副長老厲聲喝道：「小子，你再不束手就縛，就得喪命於此。」

丁少秋道：「你們總該說個原因吧，在下幾時得罪了你們？要出動諸位來對付在下，這是爲了什麼？」

爲首副長老不耐的道：「告訴你吧，咱們是奉長老之命來挐你的，長老交代，你如敢頑抗，只管格殺勿論。」

丁少秋疑惑的道：「你們長老是誰呢？」

爲首副長老喝道：「你是不是束手就縛？」

丁少秋朗笑一聲道：「在下不遠千里而來，就是去大名拜會貴幫主的，你們長老要見我，自可去大名相見，要縛着我雙手去見你們長老，這事只怕辦不到……」

爲首副長老沒待他說完，就大喝一聲：「上！」

這個「上」字，簡短有力，也是發動陣勢的口令，十八個人同時揮動打狗棒，朝中間逼了上來。

丁少秋雖然不識陣勢，但也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他左手拿着青布劍囊，連長劍也不想拔，右手一抖，一支馬鞭掙得筆直，屹立不動。

那知十八個化子剛一逼上，就三三兩兩的分散，有的斜退，有的側進，人影錯綜凌亂，看去毫無章法，却會使人目不暇接！

十八支打狗棒，雖然同時擊出，也極其凌亂，有的從上而下，宛如烏雲蓋頂，有的從左向右，有的從右向左，有的襲向腰背，有的橫掃下盤，還有直搗面門，正面挑戰，有的側擊旁敲，近乎偸襲，總之十八支打狗棒各使各的，三三兩兩，招式各自不同！

這是經過精心設計而成的，正因每一個人的招式不同，甲使出來的一招，如有破綻，（其實任何招式或多或少都會有破綻的）就可由乙和丙相輔，加以彌補，乙的破綻，就由他左右前後的人給他補上來了。

要知雙方動手，就是要覷準你的破綻出手，於是一個進攻，一個破解，一個由破解對方攻勢，予以還擊，一個進攻的招式被破解後，急忙再破解敵人的攻勢，這就是一般攻拒之間的必然情形，如果進攻的一方，一點破綻也找不出來，被攻的人，就無法化解，無法還手了。

現在丁少秋就有此感覺，對方十八個化子雖然只攻了一招，但自己簡直被十八支打狗棒交叉如網的一擊，居然找不出一絲空隙來！

他學會的「避劍身法」，要有空隙才能施展，如今左右前後都被堵死，使他沒有地方可以閃避，而且也算定他在無可閃避之下，他還可以騰空躍起，因此大約有四五支打狗棒交叉封住了他頭頂的上空。

這樣一來，他除了硬拚，幾乎已經沒有選擇餘地！

丁少秋心頭大感驚懍，這還是他從下山以來未曾遇上過的事，就在這瞬息之間，只好奮力施爲，右手揮出長鞭，左手沒有出鞘的長劍連同青布囊一起朝外格出。

但聽一陣噹噹連响，把攻到身邊的十來支打狗棒震退，有此一點空隙，立即身形展動，朝人叢中閃入，心中暗道：「原來他們手中的青竹打狗棒，竟是鐵打的。」

十八個化子被他一招硬拚，震退了七八個，其餘的人因他身形閃動，擊出的打狗棒也落了空，但他們居然變招極快，不待丁少秋還擊，人影迅速移動，此退彼進，錯落紛紜，陣法立變，第二招又緊接着

攻出，十八支打狗棒再次遞出，依然綿密無間，朝中間攻到。

陣法變換了，攻出的招式也變換了，但他們互相掩護，各具威勢的一擊，還是十分凌厲，找不出一絲空隙和破綻！

丁少秋無暇思索，右手長鞭再次揮出，左手連鞘長劍同時往上格起，又把攻近身來的八九支打狗棒震退，身形閃動，避了開去。

但對方十八個人組成的「打狗陣」，一經發動，隨時在變換陣法，方才從第一招被震退到第二招出手，因作者須敘述他們發動時的情形，經過一番描寫，看來好像第一招到第二招之間，有着一段距離，其實這是小說中有二句老話，叫做說時遲，那時快，第二招是緊接着第一招出手的，中間根本沒有讓你看清楚的時間。

若非丁少秋練成「乾天眞氣」，休想把他們震退，若非練會「避劍身法」，把他們震退之後，隨着閃動身形，還有八九支打狗棒就閃不開了。

十八個化子有半數以上的人被丁少秋兩次震退，自是更把他們激怒了，一退即進，第三次攻勢，發動得更快，從四面八方攻到。

丁少秋沒想到他們這一陣法竟有這般厲害，根本就像連續出擊，一波又一波的攻到，最厲害的還是他們閃移的身法，似乎別有奧妙，譬如自己把他們震退之後，就施展「避劍身法」，已經閃到他們中間，不在原來的地方，(原來的地方是被他們包圍的中心)但一經他們二三兩兩的錯落遊走，等到十八支打狗棒攻來，自己依然在他們包圍的中心，自己好像方才並沒移動過一般！

丁少秋第三次出手，把當前八九個人震退，身形一閃，乘隙欺進，仔細觀察他們的身法和陣勢變化，但見十八個人人影淩亂移動，十八支打狗棒又排山攻來，根本無法看清楚，只好再次雙手齊發，把攻到身前的打狗棒格出，一面大聲喝道：「在下不想和貴幫傷了和氣，故而一忍再忍，諸位再不住手，休怪在下出手傷人。」

只聽爲首的副長老怒聲道：「小子，你死在臨頭，還大言不慚，落入咱們打狗陣裡，你還能活着出去嗎？」

十八支打狗棒挾着淩厲風聲，一齊攻來。

丁少秋心裡有數，他們打狗陣法定然個個都久經訓練，有一定的進退步法，組織嚴密，沒有一絲空隙，只要落入他們陣中，除了硬拚之外，他們陣勢沒被破去，你只有挨打的份兒，休想越出雷池一步！

一念及此，不覺發出一聲龍吟般長笑，說道：「諸位既然不肯停手，在下只好得罪了！」

話聲出口，但聽一聲錚然劍鳴，一道清如秋水的晶瑩劍光，矯若遊龍，從他身邊飛起，剎那間劍氣暴漲，森寒逼人，緊接着响起一陣嗒嗒輕响！

十八個化子揮棒擊出，但覺手上一輕，還不知道自己手中精鋼鑄製的打狗棒已被人家長劍削斷。

丁少秋早已施展「避劍身法」，在這一瞬間，閃出「打狗陣」，還劍入鞘，朗聲道：「在下被逼如此，諸位多多原諒。」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十八個化子直到此時，低頭一看，才發現大家手中的打狗棒全已被人家長劍削斷了。

有幾個人大聲喝着：「小子，你往那裡走？」

「大家快追！」正待朝林外追去！

爲首的副長老一擺手喝道：「大家站住，不用追了。」

只聽林外傳來一聲馬嘶，丁少秋早已順着大路馳去。

其中一個道：「難道咱們由他逃走不成？」

爲首的副長老道：「其實憑咱們打狗陣，也只能把他困住而已，若非他有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就休想破陣而出，何況現在已經追不上了，就是追上了，他手中有利器，咱們也奈何他不得，只可惜連他姓名也沒問出來。」

* * *

初更，萬里無雲，銀河如洗，今晚的月色更是皎潔，照在地上，就像舖了一層輕霜！

這時正有一個人手持長形劍囊，奔行而來，這人身法輕靈，在月光下，眞像踏雪無痕，草上飛行。

他，就是丁少秋，正朝柯家莊去的，當他快行近中午打尖的酒店之時，瞥見幾條人影疾如飛鳥，朝一片綠楊林中投去。

丁少秋心中暗道：「附近並無人家，只有酒店母女二人，這幾個夜行人朝林中投去，顯然不懷好意，自己遇上了豈可不管？」

心念一動，立即捨了大路，朝綠楊林中的小徑撲入，緩緩走近酒店。

這時酒店早已打烊了，兩間茅棚間，黑漆漆的，不見一點燈光，裡首和茅棚相連的兩間小屋，就是母女兩人的家了，這時候當然也沒有燈火了。

漆黑的茅棚下，走進七八條黑影，迅速散開，像佈崗似的站停下來。爲首的一個已經大馬金刀的在一張空桌旁坐下，手掌朝桌上一拍，喝道：「叫姓艾的母女出來。」

丁少秋隱身一棵綠楊樹下，早已看清楚了，這爲首之人，正是下午包圍自己，列入「打狗大陣」爲首的副長老，那麼跟他來的八人，不用說也是丐幫的人了。

這小酒店的母女二人，怎麼會和丐幫扯上什麼事的？

就在他思忖之際，只見兩個丐幫漢子走近茅屋門口，右首一個抬起一脚，蓬的一聲，就把兩扇板門踢開，口中喝道：「姓艾的婆娘聽着，妳們還不快出來見過咱們副長老。」

丁少秋看得暗暗怒惱，心想：「丐幫一向自稱忠義傳家，是江湖上的第一大幫，想不到幫中弟兄却是如此恃勢欺人！」

只聽屋中响起一個婦人聲音，問道：「外面是什麼人？半夜三更破門而入，意欲何爲？」

左邊一個大聲道：「咱們是丐幫來的，副長老叫妳們出來。」

接着只聽婦人聲音冷冷的道：「丐幫又不是官府，你們半夜三更破門而入，咱

們母女難不成是江洋大盜？」

說話聲中，响起窸窣兩聲，屋內打着火石，點起燈盞，母女兩人才從房中走出。

醜婦人目光冷厲，打量着門口兩人，冷冷的道：「你們副長老呢，找我母女有什麼事？」

右首一個用大拇指朝後一翹，大聲道：「副長老就在那裡，有什麼事，妳們去見過副長老，就會知道。」

醜姑娘披披厚咀唇，哼道：「一個丐幫副長老，到了咱們這裡，就變成土皇帝了，那麼李幫主到了這裡，那還得了，不把咱們兩間茅舍都拆了？」

醜婦人道：「青青，妳說話可得小心些，得罪了君子，還沒什麼，得罪了小人，咱們母女就會吃不完兜着走。」

醜姑娘哼道：「誰敢到咱們艾氏酒店來撒野，一樣要他們吃不完兜着走。」

醜婦人道：「青青，娘一直怎麼告訴妳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又沒犯着咱們，又何必和人家計較？」

這一番話，雖是她們母女倆說的，但可以聽得出口氣極硬！兩句話的工夫，醜婦人已經走近那個副長老坐着的桌子面前，冷然道：「妾身母女見過副長老，不知副長老如何稱呼？」

那副長老依然端坐不動，一手摸着下巴，說道：「兄弟劉源長，妳們母女兩個就是艾氏酒店老闆娘母女兩個，很好。」

醜婦人道：「劉長老夤夜來找我母女，不知有什麼事？」

劉源長陰笑道：「兄弟奉柯長老之命，請妳們母女兩個，立即離開這裡。」

醜婦人道：「總有個原因吧？」

劉源長道：「因為敝幫要在這裡辦事。」

醜婦人哼道：「你們辦事，關咱們母女什麼事？」

劉源長陰笑道：「咱們辦事，自然不能有外人在場，所以要請妳們立即離開這裡。」

醜婦人道：「咱們不離開呢？」

劉源長哼道：「丐幫要徵用的地方，妳們不離開也得離開。」

醜姑娘冷哼道：「姓劉的，你少狗仗人勢，你們憑什麼要咱們離開？」

劉源長霍地站起，喝道：「好個丫頭，妳敢對劉某這樣說話？」左手猛的一揮，喝了聲：「上！」

八個化子早已在醜婦人母女走出之際，遠遠圍了上來，聽到副長老這聲「上」，不約而同「刷」的一聲從身邊抽出鋼刀，正待一擁而上！（他們打狗棒已被丁少秋削斷了）

丁少秋看得心頭暗暗怒惱，忖道：「這幾個惡叫化如此仗勢欺人，看來真是饒你們不得！」隨手折了一枝柳條，拗成幾段，握在掌心，只要他們出手，立時可以發出。

只聽醜婦人喝道：「慢點！」

八個持刀化子不覺略為停得一停。

劉源長陰笑道：「怎麼，妳同意離開了？」

醜婦人道：「我想知道你們柯長老大名如何稱呼？」

劉源長道：「柯長老大名上大下成，怎麼，妳認識咱們柯長老？」

醜婦人問道：「不知柯長老和柯家莊的柯大發有何淵源？」

劉源長大笑道：「柯長老是柯家莊主的胞兄，江湖上盡人皆知，妳……」

醜婦人眼中寒芒連閃，寒着臉道：「柯老賊原來有丐幫撐腰，難怪他作惡多端，沒有人敢動他了！」

說話聲中，突然雙手一翻，寒光乍閃，手中已經多了兩柄短劍。醜姑娘可也不慢，和她娘差不多同時掣出雙劍來。

丁少秋心中暗哦一聲，啞然失笑，心想：「醜姑娘方才送麵來的時候，自己早已看出她身手不弱，正該瞧瞧她們是否應付得下來？等她們應付不下，自己再出手不遲。」

劉源長不愧是丐幫的副長老，身手也不含糊，醜婦人雙手一翻，剛亮出雙劍，他已經一下往後滑退出去三四尺遠，哼道：「蛾眉出岫，瞧不出妳們還是峨嵋派的高人！」

一面揮着手喝道：「今晚不論何方高人，說不得只好把妳們留下了。」

八個化子剛才雖然停下手未發，但一個個手持鋼刀，伺機待發，因此劉源長這一揮手，立即揮刀撲上。他們經過雙方說話的這段時間，早已分配好動手的對象，八個人正好分作兩組，一下就把醜婦人母女分隔開來，四個人圍住一個，動上了手。

丁少秋聽劉源長說出這母女兩人是峨嵋派的人，自然要瞧瞧峨嵋派有些什麼絕活。

劉源長有他八個手下出手，他就用不着出手了，只是手下不濟時，才需要他出手，於是背負着雙手，後退了幾步，作起壁上觀來。

醜婦人母女各自展開雙劍，和圍上去的四名化子展開搏鬥。

八名化子使的雖是單刀，但是一種厚背的朴刀，刀勢沉重，施展起來，刀風呼呼逼人，尤其他們都精擅「打狗陣法」，善於聯手攻敵，有四個人圍攻一個，左右同伴，會隨時加以支援。

譬如你攻他（甲）一劍，他左邊一個（乙）如果和你攻出的一劍較為接近，就隨時替他（甲）封架了，他（甲）不用顧慮你的攻勢，自可全力對付你了。

就因四人互相照應，你的攻勢，對他們的威脅，可以說已減到最低的程度，但戰爭是相對的，你對他們的威脅減到最低，也就是他們對你的威脅，相形提高了。

所幸醜婦人母女劍法純熟，使的又是雙劍，在攻拒上比單劍有利，使出來的是峨嵋派「亂披風劍法」，看去亂劈亂刺，毫無章法，就像風吹柳葉，千絲萬縷，忽東忽西，不可捉摸，兩支短劍劃出一片劍影，前後左右，守護謹嚴，連水都潑不進去，任你四個化子聯手合擊，刀勢沉重，也休想佔得半點便宜。

但這只是表面如此，實際上化子們還是佔了上風，因為醜婦人母女在他們圍攻之下，已是守多攻少，尤其是醜姑娘，已經完全屈居守勢。

沒有攻勢，就沒有克敵致勝的機會，

只有守勢，就完全陷於挨打的局面。對方是四個身强力壯的漢子，使的朴刀勢沉力重，採取守勢的女子，先天體力就較男子爲弱。在這種情況下，目前雖分不出勝負來，但豈能持久？

丁少秋看了一陣，心頭已是不耐，暗想：「這要打到幾時去？自己還要趕去柯家莊辦事，但自己如果一走，這醜婦人母女必然落敗無疑！」

就在他思忖之際，爲首的副長老劉源長也不耐了，口中喝道：「對付兩個婆娘，還要這許多時間，你們眞是越活越回去了！」

刷的一聲，掣出朴刀，大步朝醜姑娘逼去，口中厲笑道：「小丫頭，妳認命吧！」揮刀迎面劈去。

他因醜姑娘已經屈居守勢，容易制服，只要制住醜姑娘，再對付醜婦人就可事半功倍。

丁少秋看他朝醜姑娘欺去，心中暗暗罵道：「這姓劉的好生狡獪！」

他手中早就握着幾小段折好的柳枝，這時候沒待劉源長欺近，便已揚手打出，一下制住了圍攻醜姑娘的四個化子。

醜姑娘在四個化子的圍攻之下，早已屈居守勢，雙劍開闔，上下飛舞，也僅能護住全身，每一記和對方四人的兵刃交接，都會震得手腕發麻，心頭這份焦急，當眞不可言宣！

這時瞥見劉源長揮刀加入，更是又驚又急，咬緊牙關，奮起全力，雙劍交叉，朝上格起，噹的一聲架住朴刀，右脚飛起同時一記「裙裡腿」，踢向劉源長小腹。

這一記如果四個化子沒被丁少秋制住穴道，她雙劍架住扑刀之際，正好及時出手，把她拏住了。

劉源長老奸巨猾，他朴刀落下，就是把機會讓手下拏人，那知四個化子因自己（副長老）親自出手，反而停了下來，他並不知道四個手下已被丁少秋制住，心頭暗暗怒惱，罵了聲：「飯桶！」

眼看醜姑娘乘架住自己朴刀之際，飛足踢來，只得身形閃動，避了開去。

醜姑娘也只當是劉源長親自出手，他四個手下才停手的，但他們這一停手，對自己總算是解除了威脅，不管劉源長有多厲害，總是只要對付一個人就好。

心念一動，精神也爲之一振，口中一聲嬌叱，雙劍齊發，朝劉源長撲攻過去。

丁少秋一舉制住四個化子，心中暗暗得意，隨手又折了一枝柳條，拗成四小段，再次揚手朝圍攻醜婦人的四個化子射去。

醜婦人一身武功，果然十分了得，力戰四個化子聯手合擊，依然雙劍飛舞，有攻有守，毫不遜色！

正在激戰之際，四個化子却在同時突然住手，這一突如其來的行動，使得醜婦人驀的一楞，也急忙住手，她究竟見多識廣，一看四人舉刀欲砍，又呆若木雞的情形，分明暗中有高人相助，制住了他們的穴道，心頭又驚又喜，再看圍攻女兒的四個化子，也同樣被制住了穴道。

這時女兒正在和劉源長拚鬥之中，這就雙足一點，縱身飛撲過去，喝道：「姓劉的，你束手就縛，還是要老娘動手？」

聲到人到，雙劍如虹，飛刺而至！

劉源長做夢也想不到醜婦人會從四人圍攻之下，突圍而出，大喝一聲，揮刀硬接，但聽「噹」「噹」兩聲，把對方雙劍撥開。

醜姑娘見機不可失，陡地身形一矮，雙劍如輪，朝劉源長雙足掃去。

劉源長剛剛撥開醜婦人雙劍，急忙吸氣提身，朝上拔起，大聲喝道：「你們還不出手，把她們拏下，還呆着作甚？」

在他喝聲中，醜婦人業已落到地上，揮動雙劍攻了上來，冷然笑道：「姓劉的，你八個手下全動不了啦，我看你也乖乖的束手成擒算了。」

劉源長聽得不由乍然一怔，再看八個手下果然定在那裡，一動不動，分明着了人家的道，心頭一驚，口中大喝一聲，朴刀一緊，一連三刀猛力攻出，把醜姑娘逼得連連後退，他乘機雙足一頓，一下衝出蘆棚，接連幾個起落，飛掠而去。

醜姑娘清叱一聲：「你往那裡走？」要待追出。

醜婦人急忙叫道：「青青，讓他去吧！」

醜姑娘頓脚道：「娘，妳怎麼啦，這種人還能放過他？」

醜婦人含笑道：「青青，妳知道什麼，今晚要不是有高人暗中賜助，咱們母女兩個只怕早就被人家擒下了。」

醜姑娘驚奇的眨眨眼睛，問道：「娘是說這八個賊人不是妳老人家制住的？」

醜婦人笑道：「那時候娘自顧不暇，那有能力把他們制住？」

醜姑娘看看八人問道：「娘，那麼咱們如何發落他們呢？」

醜婦人走近一個化子身邊，仔細察看了一遍，才發現這化子「肩井穴」上插着一支寸許長的柳枝，連衣衫都陷了下去，看其他幾個，也都是「肩井穴」上插着柳枝，心中暗暗驚異，這位暗中相助的高人，以柳枝打穴，竟能隔着衣衫把人制住，光以這份功力看來，至少也是各大門派中長老級的人物無疑了。

慌忙向空襝衽道：「今晚多蒙前輩高人路過援手，暗中賜助，請受賤妾一拜。」

一面回頭朝醜姑娘道：「這些人讓他們留在這裡，咱們進去收拾一下，此地已不能再住，再說，這姓劉的一回去，咱們身份已洩，一不作，二不休，咱們不如乘其不備，找姓柯的算帳去，也好替妳爹報了血海深仇。」

* * *

丁少秋在劉源長掠出茅棚之際，也跟着走了。他是要去柯家莊找柯金芝的，那知前面的劉源長一路飛掠，也是朝柯家莊奔行。

丁少秋心中暗哦一聲：「方才曾聽他說過，柯長老名叫大成，是柯大發的胞兄，可見中午自己離開柯家莊之後，丐幫長老柯大成就趕到了，柯大發才會派出兩個莊丁一路綴着自己，沿途留下記號，好讓劉源長率同的十七名化子隨後找來，用丐幫的「打狗陣」把自己擒回去，自己不如將計就計，跟在劉源長身後，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心念轉動，就跟在劉源長身後，保持了數丈距離，不徐不疾的跟踪下去。

不過頓飯工夫，便已趕到柯家莊，劉源長並不知道有人跟踪，他也沒想到會有人跟踪他，奔近圍牆，縱身越牆而入。

丁少秋藝高胆大，跟着越過圍牆，眼看前面的劉源長並沒落地，一連幾個起落，是朝東首一處院落飛掠過去，也就跟着撲去，搶先落到左首一處屋脊上隱伏下來。

只見劉源長飛身落下之處，是一個自成院落的小天井，階上一排三間，隱隱射出燈光。

就在他堪堪落到地上，只聽屋中已响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問道：「是劉副長老回來了嗎？」

劉源長走近階前，連忙躬下身去，恭聲道：「正是屬下，有事要向長老面報。」

那蒼勁聲音道：「進來。」

劉源長應了聲「是」，舉步朝屋中走去。

丁少秋立即飄身落地，掩近窗下，悄悄朝裡望去。

屋內像是一間起居室，陳設精緻，正有兩個人在一張紫檀小圓桌對面坐着品茗，右首一個正是柯大發，左首一個面貌和柯大發有幾分相似，略見蒼老，面頰間皺紋較多，一看就知此人比柯大發更陰險，更狡猾，不用說，他就是柯大發的胞兄，丐幫長老柯大成了。

只見柯大成轉過身去，朝匆匆走入的劉源長問道：「事情辦妥了嗎？」

劉源長朝柯大成躬身行了一禮，尷尬的道：「屬下無能，特來向長老請罪的。」

「你說什麼？」柯大成目光驚奇望着劉源長不信的道：「把事情辦砸了？那母女兩人不肯把酒店讓出來？」

劉源長道：「屬下沒想到那母女兩個竟是峨嵋派的高手！」

「峨嵋派的高手？」柯大成問道：「你把經過情形說出來聽聽？」

劉源長一五一十的說了。

柯大成道：「八個弟兄全被他們制住了？僅祇你身免？如此說來，這母女兩個的武功，豈非高不可測？」

劉源長囁嚅的道：「但依屬下看來，她們的武功，也並不見得如何高明……」

柯大成一楞道：「你的意思是她們另有幫手，躲在暗處相助？」

「是的。」劉源長道：「不然，僅憑他們母女兩人是無法制得住八個弟兄的。」

「唔！」柯大成沉吟着道：「她們隱姓埋名，在這荒郊野地開設酒店，又有何目的？」

他目光不覺朝乃弟投去，問道：「老二，你有沒有查過？」

柯大發道：「她們是一年前才從一個姓王的老頭手裡接下來的，小弟也曾派人去查過，據說這母女兩個原是江陵人氏，丈夫死後，投親不遇，正好遇上開酒店的王老頭，和她們是同鄉，王老頭手裡有點積蓄，早就要回江陵去，於是把酒店讓給了她們，之後，兄弟又幾次派人去試過，都說這母女兩人不會武功，並無可疑……」

柯大成哼道：「但偏偏在這節骨眼上出了事！」

丁少秋剛聽到這裡，突覺身後有了警兆，急忙閃身隱入暗角，舉目看去，果見兩條人影翩然掠來，心中暗道：「會是她們！」

正好屋中傳來柯大成的聲音，說道：「劉副長老，你去叫弟兄們在門口集合，隨我同去！」

劉源長剛應了聲：「是。」

突聽窗外天井中，响起醜婦人的聲音冷冷說道：「你們不用去了，咱們母女已經送上門來了！」

柯大成霍地站起，瞋目喝道：「外面是什麼人？」

劉源長道：「回長老，這說話的就是艾氏酒店的艾大娘。」

「哈哈！」柯大成大笑一聲道：「來得好，二弟，咱們出去！」

小天井中，凜立着一身勁裝背插雙劍的醜婦人母女。

這時忽然燈火通明，從角門湧進十數名手執單刀的莊勇，迅速把醜婦人母女圍了起來，醜婦人母女也各自撤出雙劍，背對背貼在一起，正準備出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正好柯大成偕同柯大發、劉源長一起走出。柯大成朝乃弟柯大發道：「你叫他們退下去，我有話和艾大娘說。」

柯大發立即一揮手道：「你們退下去。」

十幾名莊勇果然依言退下。

柯大成目光一抬，朝醜婦人頷首道：「妳就是艾氏酒店的艾大娘了，兄弟沒想到賢母女竟是峨嵋派的人，方才兄弟派去的劉源長不會說話，以致引起一場誤會，因為敝幫近日有事，自不能有外人在場，因此想和大娘情商，把酒店讓出，兄弟願意付一百兩銀子，請賢母女另遷他處營業，不知艾大娘意下如何？」

艾氏酒店只有兩間小屋，一個蘆棚，最多也不過值個十幾兩銀子，他一開口就是一百兩，這已經是大手筆了！

艾大娘冷笑一聲道：「你價出得很高，但我不是為了賣酒店來的。」

柯大成一怔，說道：「那麼大娘不妨說說來意。」

艾大娘鐵青着臉，冷冷的道：「第一件事，你手下八名弟兄還留在酒店蘆棚裡，他們是被一位過路的高人所制住的穴道，我無法替他們解開穴道，你派人去替他們解開穴道，就可無事。」

柯大成含笑點頭道：「多謝艾大娘見告，第二件事呢？」

艾大娘嘿了一聲道：「我母女今晚行藏已露，無法再躭下去，找上柯家莊來，是要和柯二莊主了斷一場過節。」

柯大成又是一怔，說道：「妳找我二弟？」

「不錯！」艾大娘冷厲的道：「我要找的正是柯大發。」

柯大發一頭霧水，望着艾大娘奇道：「大娘是不是找錯了人，兄弟和大娘素不相識，過節從何而來？」

艾大娘重重哼了一聲，切齒道：「柯大發，你記不記得十年前，用黑掌擊傷的柳子明，就是我丈夫，你結義兄弟外號金

毛虎的土匪頭子在臨城五里外作案，刼殺過路商旅，正好我丈夫經過，看他太過凶殘，才出手廢了他的武功，已是手下留情，不料你在三天後追上我丈夫，乘人不備，一記黑沙掌擊中後心，還說；看你以後還管不管閒事？

「我丈夫回家不久，就重傷不治身故，那時我女兒才七歲，我茹苦含辛，等到現在，就是等她長大成人，我才能替丈夫報仇，所以要在離你柯家莊不遠的地方住下來，今晚我母女行藏既已洩露，就只好提前向你索還這筆血債了。」

柯大發發出一聲沙啞的沉笑，說道：「不錯，妳提起這件事，兄弟倒想起來了，不過事實稍有出入，那天妳丈夫在酒樓喝酒，兄弟找到他，就問他金毛虎的武功是不是你廢的？妳丈夫坦然承認，問我要不要找個地方較量。我說較量何用另找地方，你只要接得住我三掌，這筆帳就可勾銷，當時就在酒樓上動上了手，兄弟第一掌，被他閃開了，但在他閃開之時，兄弟已經到了他身後，第二掌就這樣擊中他後心……」

艾大娘怒聲道：「老賊，你承認就好！」

柯大發嘿嘿笑道：「我擊中他一掌，當時就沒有再發第三掌，曾說：你要報這一掌之仇，儘管找我柯大發，但並非如妳所說乘人不備，我姓柯的行走江湖，豈會出手偸襲……」

艾大娘手中雙劍一緊，喝道：「我丈夫總死在你手下，今晚就要你償命，你兵刄呢？咱們就在這裡放手一搏。」

「很好！」柯大發一抬手，喝道：「你們去取我刀來。」

一名莊丁領命匆匆往裡奔去。

醜姑娘柳青青叫道：「娘，父仇不共戴天，由女兒和他動手。」

艾大娘轉臉低聲道：「妳不是他對手，站在這裡，替娘掠陣，不到萬不得已，不准出手，知道嗎？」

柳青青點着頭。

這時那莊丁已匆匆奔入，走到柯大發面前，雙手送上一柄綠鯊皮鞘的金刀。

柯大發右手握住刀柄，刷的一聲抽出一柄刀光如雪的厚背金刀，意氣飛揚的目光一抬，呵呵笑道：「艾大娘，妳要替丈夫報仇，柯某會成全妳的，現在妳可以出手了。」

他一刀在手，就有一股逼人的凶悍之氣！

艾大娘早已等得不耐，冷聲道：「那你就接着了！」

身形直欺而上，雙劍乍發，宛如兩團白色匹練，飛輪般朝前輾去！

十年血淚交織的深仇，一朝化悲憤爲力量，這股子聲勢，當眞非同小可，劍勢如虹，凌厲無匹，恨不得一劍把柯大發劈了！

柯大發識得厲害，立即移身換位，避開來勢，橫刀掃出。

艾大娘劍勢如輪，第一劍落空，左手劍勢隨着轉動，右手長劍又疾發而至，她雙劍輪替，一派急攻招式。

柯大發看她一味猛攻，倒也不敢大意，却也不肯退讓，厚背金刀大開大闔，舞起一片刀光，和艾大娘以攻還攻，在天井中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

艾大娘捨棄迷離飄忽的「亂披風劍法」，是嫌劍法太過輕盈，以刺爲主，傷敵不夠重，她使出來的是峨嵋派另一套純走陽剛的「伏虎劍法」，雖是劍法，却以劈爲主，頗像刀法路數，只要被劈中，一樣可以把人劈成兩半。

這套劍法，就是使的雙劍，守少攻多，雙劍輪飛，一派急進，但在急攻之中，身形忽左忽右，劍光紛披，雖是攻勢，但身法極快，但聽雙劍呼呼有聲，兩丈之內，已被一片劍影所籠罩，當眞把柯大發視作一頭凶猛惡虎，大有宰之而後快的氣概！一個女子能練成這樣剛猛的劍法，實屬罕見！

轉眼之間，已經打了二十幾招，柯大發大開大闔的刀招，一直被對方雙劍緊逼，發揮不出制敵之策。

因爲劍走青，以避敵鋒，不主格擋，刀走黑，直來直往，其勢如虎，虎無回頭之勢。艾大娘使這趟「伏虎刀法」，就是專門對付使刀的敵人，忽左忽右，就是要使你首尾不能相顧。

柯大發久經大敵，但刀法上一出手就受制於人，心知對方矢意報仇，早就針對自己的刀法下了相當功夫，自己一時不察，才上了對方的當，心頭不禁大怒，口中暴喝一聲，金刀掄動，猛地向前推出，這一刀他全力使出，一道白濛濛的刀光，有如匹練般飛捲而出，濃重殺氣，森寒刀氣，直砭肌骨，立把艾大娘逼得迅疾後退了三步。

柯大發一招得手，連環進擊，刀光如雪，一刀快過一刀，一口氣劈出了一十八刀。

艾大娘幾乎沒有還手機會，雙劍迴環，連封帶格，護住全身，步步後退！刀劍交擊，响起一陣陣震懾人心的金鉄交鳴，艾大娘擋開他這一十八刀，已被震得血氣翻騰，雙臂痠麻無力！

柳青青看得心頭大急，正待撲身而上，耳邊突聽有人細聲喝道：「姑娘不可出手，快準備後退！」

就在此時，但見一條人影突然從暗處飛起，朝柯大發身後撲去。

站在階上的柯大成也在此時大喝一聲：「什麼人胆敢出手偸襲？」

艾大娘耳邊同時也响起一個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艾大娘還不和令嬡速退，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這一連串的事，差不多是同一時候發生的，柯大發正待乘勝追擊，突然聽到老大的喝聲，同時也發覺一道勁風從身後襲來，勢道極强，他不假思索一記大掉身法，趁勢回砍，由上斜劈而下。

這一刀不愧是刀家上乘身手，刀光如雪，快如閃電，但聽撲去那人發出一聲淒厲慘嗥，連頭帶肩被犀利刀鋒劈落，跌墮在地。

柯大發根本連人影也沒看清，就把撲到身後之人一刀斃命，但這一聲慘嗥，却聽得他胆顫心驚，連握刀的手都顫抖起來，睜大雙目，淒厲的喝道：「金芝，怎麼會是金芝？」

原來撲到他身後的正是他柯家一脉單

傳的兒子柯金芝，這也是他淫惡滔天的報應。

柯金芝怎麼會向乃父身後撲去的呢？這自然是丁少秋的傑作了。他今晚原是找柯金芝算帳來的，柯大發和艾大娘動手之際，他悄悄朝後進撲去，擒住柯金芝，原打算當着柯大發的面歷數他罪數，然後把他誅殺。

沒想到退出來的時候，柯大發揮刀如風，把艾大娘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情勢顯然十分不利，心中一動，就舉起柯金芝用力朝柯大發身後投去，以他目前的功力，這一擲之勢，力道何等沉猛，任何人都會把他當作有強敵從身後襲到。

這在柯大發發出淒厲驚叫之際，艾大娘耳邊又响起極細的聲音催道：「艾大娘，妳們還不快走？」

艾大娘也心知自己尚且不是柯大發的對手，何況還有柯大成、劉源長三個高手和十幾名莊丁都尚未出手，一旦圍攻而上，自己母女確實難以脫身，今晚報仇既已無望，自以全身而退方為上策。

一念及此，立即低喝一聲：「青青，咱們快走！」

話聲一落，雙足一點，縱身往牆頭躍起。

柳青青方才聽到有人「傳音入密」叫自己準備後退，心裡已有準備，聽了娘的話，自然很快就跟踪掠起，朝牆縱去。

柯大發心痛兒子被自己誤殺，雙目盡赤，大喝一聲：「妳母女留下命來！」頓足縱起。

柯大成雙肩一晃，人如穿簾之燕，從階上飛掠而起，越過天井，搶在乃弟前面追出。

就在他快要飛到圍牆之際，突然間發覺有一道強勁無匹的掌風迎面撞到。

柯大成猛吃一驚，但此時要待閃避，已是不及，那知掌風來勢雖猛，到得身前只是輕輕一擋，把柯大成逼落地上，似無傷人之意，耳中也同時聽到一個極細的蒼老聲音喝道：「柯長老，請看老夫薄面，不用追她母女倆了。」

在這同時，和柯大成先後追出的柯大發，也同樣被掌風逼落下來，他宛如瘋了一般，仰首厲聲喝道：「是什麼人，你給我出來，柯某和你拚了！」

柯大成怔得一怔，廢然回頭道：「老二，不可無禮，這位前輩很可能是峨嵋派的高人，他並無傷人之心，咱們不用追了，由她們去吧！」

他並不知道這發話的是丁少秋，（丁少秋跟老哥哥學的變音術）只當是峨嵋派的前輩高人。

柯大發咬牙切齒的道：「金芝死於非命，這仇我非報不可！」

＊　＊　＊

丁少秋離開柯家莊，走出三里光景，從一棵大樹下牽過拴着的馬匹，正待上路，突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那是有人拖着鞋後跟在跑路，而且還跑得相當快，接着聽到一個尖沙的喉嚨喊道：「喂……喂……你等一等……」

丁少秋回過頭去，看到正有一個小老頭聳着雙肩拚命的追了上來，不覺喜道：「會是老哥哥，你怎麼也會到這裡來了？」

老哥哥嘻的笑出聲來，說道：「這就叫有緣咯！」

他吁了口氣，又道：「老哥哥老遠就看到你，所以一路緊追，總算給我追上了，只要再慢上一步，等你上了馬，要追上你，那就得跟牲口比賽腳程了。」

丁少秋道：「老哥哥找我有事嗎？」

老哥哥嘻嘻一笑道：「也沒什麼，只是有一個天大的便宜，給老哥哥碰上了，所以老哥哥要請你去好好的喝一頓。」

丁少秋看他一副高興的樣子，問道：「老哥哥，看你好像很開心，到底碰上什麼天大的便宜？」

「嘻嘻，老哥哥自然很高興！」

老哥哥聳聳肩，神秘一笑道：「天機不可洩漏，你跟我來！」

丁少秋知道他的脾氣，你越問他，他越不肯說，一面問道：「遠不遠？」

老哥哥道：「近得很，老哥哥給你帶路，很快就到了。」

說完，果然拖着鞋跟梯梯他他的搶着走在前面。

丁少秋只好牽着牲口跟在他身後走去。

老哥哥雖然拖着鞋跟，但却走得很快，普通人就算跑步也未必有他這麼快法。

丁少秋道：「老哥哥，你幹嗎跑得這麼急？」

老哥哥邊走邊回頭道：「老哥哥想起還有一件大事要做，所以還是走得快些好。」

丁少秋道：「你老那有這許多大事？」

老哥哥嘻嘻的笑道：「到了地頭，你就會知道。」

這一陣急走，足足走了十六七里路，前面的老哥哥忽然捨了大路，朝一條兩邊綠楊垂地的小徑中走去，一面回頭道：「到了，老哥哥沒騙你吧，不是很近嗎？」

現在丁少秋明白了，老哥哥原來是約自己到艾氏酒店來喝酒的，他還不知道艾大娘母女已經離此而去。

老哥哥當先跨進蘆棚，回頭道：「這裡地方清靜，賣的又是上好紹酒。」

丁少秋心裡暗暗好笑，也沒說穿，繫好牲口，跟着走入。

老哥哥一擺手道：「坐，坐，你先坐下來，咱們好好喝幾杯。」

丁少秋道：「你老方才一路急趕，不是說有一件大事要辦的嗎？」

「嘻嘻，小兄弟，你真是初出道的雛兒！」老哥哥聳肩笑道：「事大如天醉亦休，天下事兒還有比醉更大的事嗎？」

丁少秋笑道：「那麼老哥哥方才會說遇上一個天大的便宜給你碰上了，不知是不是也和酒有關？」

「哈，好小子，你果然一點就通！」

老哥哥喜孜孜的道：「事情是這樣，方才老哥哥路過此地，看到酒店的老闆娘母女兩個提着小包裹走出。還聽她女兒說着：『娘，咱們這一走，不知那一天再來了？』

「老闆娘笑道：『傻丫頭，這裡也只是咱們暫時落腳之處，看妳這般留戀！』

「她女兒道：『娘看，這些綠楊長得多美？』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南宮白一干人與混沌教的魔頭兩陣對壘，唐飛暗中相助，而綠毛幫幫主竟借意携着天魔傘離去；斯時，南宮白為了要除去武林大害混沌叟，向其挑戰……未幾，綠毛幫幫主突折回，向混沌叟施突襲，這以下犯上之擧，嚇得衆人目瞪口呆，混沌叟唯有帶着司馬英敗退，其餘魔頭都不願相隨……綠毛幫幫主誓要手刃風雷客南宮柳，南宮白願代父與他決一生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你虞我詐求魔傘　人性醜態盡表現

南宮白一臉正氣，早將生死置諸度外，他更清楚，一旦綠毛幫幫主放棄交換之事，司馬英會怎樣對付他。

但這些不足動搖他的決心，因為他只求於心能安，肉體的痛苦，乃是有限度的。

綠毛幫幫主道：「我意已決，你不必固執！事在人為，此傘落在邪惡之人手中，未必能發揮至大至剛的威力！司馬英，把你的滅火粉交過來！」

司馬英道：「我們以傘換人，並無其他條件，為什麼要交出此粉？」

綠毛幫幫主道：「此林大火，非三五日不能熄滅，本人把天魔傘交給你之後，有此傘在手，你可以安然逃出火場，但我倆如何脫險？」

司馬英道：「好吧！你先把天魔傘放在地上，我也把滅火粉放在地上，我把南宮白交給你，然後，兩人一個取傘，一個取滅火粉，這辦法如何？」

「使得，就是這樣！」

兩人各自將交換之物放在地上，司馬英仍然扣著南宮白的脈門，兩人迎面走近。

綠毛幫幫主伸手去接南宮白，司馬英早已心生毒念，鬆了南宮白，却向綠毛幫幫主脈門扣去。

綠毛幫幫主所受之內傷，不下於南宮白，況且他全神貫注在南宮白身上，唯恐司馬英玩花樣，沒想到司馬英會向他下手，脈門立被扣住。

南宮白不由大驚，正要抖手掙開司馬英，去搶那柄天魔傘，那知司馬英早已成竹在胸，手上一加勁，南宮白全身力道盡失。

南宮白恨聲道：「司馬英，你能算是一個人麼？」

司馬英狰獰笑道：「在你們的心目中，我早就不是一個人了，何必把我看得太高——」

高字未了，兩手齊鬆，以閃電之勢，點了兩人的穴道，將地上的天魔傘和滅火粉取在手中，不由仰天大笑道：「除去你們兩人之後，我司馬英從此可以橫行天下，為所欲為了！哈……」

他把玩著武林至寶，又獰視著地上兩人一眼道：「你們兩人可算是『一發如雷，不敗成灰』，算不上一代之雄才，嘿嘿！今後只有看我司馬英的了！」

司馬英獰視著南宮白，厲聲道：「南宮白，最使我不能忍受的是，你縱容兩女，將我的生殖器毀了，使我不能人道！」

南宮白和綠毛幫幫主都閉上眼睛，讓痛苦噬嚼著心肺，在綠毛幫幫主的身份來說，可算是『三十老娘倒綳孩子』了！

司馬英道：「我本想就地宰了你們，但我決定再進行另一次計謀，掃除世上最後一個障碍，那時我司馬英當眞是獨步武林了！」

他撐開魔傘，挾起兩人，足尖一點，騰空而起，四週大火立即向外分開。

他上昇數十丈之高，已經超出林梢十餘丈，下瞰森林，一片火海，金蛇萬道，照耀得附近數十里之內如同白晝。

天魔傘所以為武林至寶，乃能將人帶上高空，任意操縱，當然也需要具備深厚

的內力，如果武功太差之人，有了此傘也不會發生多大的威力。

司馬英長嘯一聲，在漫天紫芒中，掠出火海，站在一根數丈高的石筍之上。

他現在眞有睥睨天下，唯我獨尊的感覺，只要再略施小計，除去最後一個厲害人物，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只見一條黑影疾奔而來，司馬英醜惡的臉上閃過一絲獰笑，掠下石筍。

來人乃是「混沌叟」，乍見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都已成擒，不禁怔了一下，這固然是値得高興的事，然而，在他的心底深處，却升起一種妒意，忖道：「此子毒絕天下，雄心勃勃，如果天魔傘在他的手中，連老夫也岌岌可危，我得設法把他除去！」

兩人都像肉架子下的餓狗，伺機對方，但誰也不動聲色。

「混沌叟」呵呵笑道：「徒兒，爲師果然沒有白疼你，從今以後，領袖天下羣雄，非你我莫屬！」

司馬英道：「師父你太誇獎徒兒了，徒兒有此成就，都是師父一手造成，徒兒不敢或忘師父栽培之恩！」

「混沌叟」道：「徒兒，你也和師父我客氣起來了，眞是……」

「哈……」

「哈……」

兩人相視大笑，聲震四野，迴音震蕩，發出雄壯的迴音，好像四週有無數憤怒的武林中人，一齊引吭暴喊，向他們聲討。

兩人笑了一陣，眼中已充滿了淚水，互相打量著。

在司馬英的心目中，這老魔頭絕無資格獨霸武林，只配爲他拾履隨蹬。

在「混沌叟」心目中，司馬英陰險有餘，穩沉不足，不能成其大事，一日不除，必爲心腹大患。

薑是老的辣？也未必盡言，看吧！他們開始行動了。

司馬英道：「師父，這兩人都和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請師父發落！」

「混沌叟」道：「徒兒，武林中人最娛心之事，乃是快意恩仇，南宮白把你弄成這等模樣，你可以隨心所欲，報仇雪恨了，師父交給你處理！」

司馬英道：「好吧！我要叫他們受盡世上最殘酷之刑後，再殺死他們！」

「混沌叟」道：「那是應該的，你就動手吧！」

司馬英道：「且慢，徒兒把武林至寶交給師父！」

說著，把天魔傘遞了過去。

「混沌叟」呵呵笑道：「眞是好徒兒，師父保管此傘，比較穩當些——」

語音未畢，司馬英振腕一戳，那傘尖不偏不倚戳在「混沌叟」的乳根穴上，「混沌叟」「勒」地一聲，倒在地上。

「哈……」司馬英獰笑一陣，道：「老狐狸，饒你再精，也逃不出我司馬英的計算！嘿嘿！我知道你心中早起毒念，在你第一眼看到這兩人成擒，及天魔傘在我手中之時，你的臉色和眼神，已經告訴了我，你不懷好意！老魔！你橫行一生，死不爲過，也該瞑目了！」

「混沌叟」閉目不語，但那削瘦的臉上，却未顯露出一絲驚悸之色。

司馬英冷笑道：「老魔，你眞沉得住氣，我可不信你不怕死！」

「混沌叟」仍然閉目躺著，臉上一片篤定之色。

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都看在眼裏，不由暗自慨嘆，在南宮白來說，他十分後悔，本有幾次殺死他的機會，終以婦人之仁，放了他而種下今日之禍根。

在綠毛幫幫主來說，他早知司馬英心術極壞，却未想到壞到如此程度。

他們知道好戲未完，後果如何，尚不可預卜，但綠毛幫幫主已經下了決心，必須用點心機，挽救自己和南宮白的生命。

他這時和南宮白發生了深厚的感情，也許是南宮白豪氣干雲，惺惺相惜，他認爲自己死了不足爲惜，南宮白如果死了，那才是武林一大遺憾。

司馬英手持天魔傘，邁著四方步在地上三人四週轉了一匝，得意的獰笑，迴蕩於黑暗的蒼穹之中。

司馬英走到「混沌叟」身邊，道：「我要先宰了你，因爲你是一個危險人物！不過，你我並無深仇大恨，我給你一個痛快就是——」

說著，以傘尖向「混沌叟」的眉心穴點去。

司馬英抱著十分篤定的心情，只用了三成眞力，傘尖堪堪點到「混沌叟」眉心之處，突然「混沌叟」的身子向上一挺，傘尖錯到他的口部，倏然開口，咬著傘尖，一式「龍蛇起陸」，身形躍起的同時，奪下天魔傘，將司馬英踢出三丈之外，寂然不動，原來已點了司馬英的海底穴。

這一連串的動作，簡直俐落已極，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都看在眼裡，不由暗自叫絕。

他們深知「混沌叟」早已猜出司馬英的心計，在他把天魔傘交給他的時候，「混沌叟」已算定司馬英必定襲他的胸前數大要穴，因此，早將穴道易位，因此，他雖然被制，却未顯出驚惶恐懼之色。

「桀……」「混沌叟」獰笑一聲，道：「司馬英，來這一套你是孫子輩！不是老大誇口，當今之世，論心機，無人是老夫敵手！」

此言一出，綠毛幫幫主暗自哼了一聲，心道：「現在你未免言之過早，我倒要找你鬥一鬥！」

「混沌叟」走到司馬英身邊，把他踢起一丈多高，「叭噠」一聲摔得灰頭土臉，道：「小子，既然你瞧得起老夫，要先宰了我，我也要另眼相看於你，我先打發你上路！」

說著，舉起天魔傘，向司馬英的丹田穴上戳去。

堪堪戳到，他突然收回天魔傘，心道：「此子和另外兩人都會天魔傘絕學，而當今之世的絕學，能和老夫的『混沌罡氣』比美的，也只有天魔傘絕學，我必須將此學心法套出，加以利用，才能無敵天下！」

他以傘尖抵在司馬英的靈台穴上，然後解了他的海底穴，道：「司馬英，你想不想活命？」

司馬英道：「不必枉費心機，你所要的東西，在我的身上絕對得不到！」

「混沌叟」又點了他的穴道，走到綠毛幫幫主身邊，以傘尖貼在他的璇璣穴上，然後解了他的穴道，道：「你若能心眼活動一點，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綠毛幫幫主道：「說吧！我的心眼早就活動了！」

「混沌叟」道：「說出天魔傘絕學的心法及口訣，我相信你也會此學。」

綠毛幫幫主道：「可以，但你也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混沌叟」道：「你必須先回答我！」

綠毛幫幫主閉上眼睛沉聲道：「那麼算了！你快動手吧！」

「混沌叟」獰笑道：「你的骨頭還眞硬呢！好吧！反正你逃不出老夫之手！」

綠毛幫幫主道：「第一，你要先給我一點水，因爲我流血過多，口渴欲死，解了渴之後，才能講話！」

「混沌叟」取下水壺，放在他的口中，綠毛幫幫主「咕嘟咕嘟」將一壺水全部喝下，接著道：「可以了，我現在要問你了。」

他想了一下，道：「昔年孫寒香前往朱芳芳處盜取天魔傘秘笈，而且將朱芳芳震於絕壑之下，據孫寒香說，他當時僅出了五六成力道，以朱芳芳當時的功力，絕不會落於壑中，是不是你暗中下手的？」

「混沌叟」不由一震，厲聲道：「你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不必多費唇舌，我絕不是朱芳芳及孫寒香諸人的親信，我只是想知道這件事！」

「混沌叟」冷笑道：「以你的功力，昔年絕非泛泛之輩，老夫怎地不認識你？」

綠毛幫幫主道：「芸芸武林，高手無數，尊駕敢說盡人皆識麼？」

「混沌叟」陰笑連連，道：「你總也應該有個名字！」

綠毛幫幫主道：「在下姓仇名復，綽號『綠巾恨叟』！」

「混沌叟」和南宮白不由同時一怔，這人的姓名和綽號都十分奇特，聞所未聞，顯然仍不是眞名。

尤其南宮白心有所悟，「綠巾恨叟」，似乎是暗示頭戴綠巾之意，此人一定有不賢之妻子。

南宮白心中一動，他記得綠毛幫幫主曾當面罵過朱芳芳，有一次說：賤人，妳可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句話？另一次他對朱芳芳說：我要把奸夫淫婦集在一起，同時下手！

南宮白前後一想，不由陡然一震，記得近來綠毛幫幫主曾聲明絕不放過爹爹南宮柳，莫非他說的奸夫淫婦是指爹爹和朱芳芳？

不對，爹爹和媽媽情感甚篤，自不會愛上朱芳芳。

然而，他又想起朱芳芳罵媽媽是一個專門搶漢子的女人。由此推斷，爹爹南宮柳昔年與朱芳芳一定有一段情感，那麼綠毛幫幫主定是朱芳芳的丈夫了？

如果這種猜測不錯的話，綠毛幫幫主就是朱芳芳之夫軒轅斌了。

南宮白前後印證，越想越對，不由駭然，由他這個化名來看，姓仇名復，一定不會放過爹爹和朱芳芳。

但奇怪的是，他好像對媽媽另眼相看，手下留情，這是怎麼回事？

這不過是轉念之事，綠毛幫幫主道：「請回答我的問題！」

「混沌叟」道：「告訴你也不妨，昔年老夫和我師兄『滿天星斗』洛華生兩人，確在附近，將朱芳芳打下絕壑是不是我師兄，則不得而知，老夫可沒有動手！」

綠毛幫幫主道：「昔年軒轅斌和一個蒙面人在動手，兩人武功相等，而軒轅斌却被那蒙面人一掌震出一丈多遠，反被那蒙面人所救，顯然旁邊也有人暗中下手，這件事是否——」

「混沌叟」道：「這件事是我師兄『滿天星斗』洛華生所爲！」

綠毛幫幫主道：「昔年『風雷客』南宮柳被人羣毆，也可能被人自一旁暗算，此事諒也是你師兄所爲了！」

「混沌叟」獰笑道：「老實告訴你，那是老夫所爲！」

此言一出，南宮白心頭大震，敢情昔年有人造謠，聲言天魔傘秘笈在爹爹身上，以致引起了一千敗類覬覦之心，包括柳浩然之父，「南海酒客」宇文高，「血手財神」吳興與及「七嫁寡婦」方君等人，但這些人物要想擊傷爹爹，仍不可能，原來又是「混沌叟」在一旁暗算。

「混沌叟」道：「你問完了吧？」

綠毛幫幫主道：「你的師兄『滿天星斗』洛華生是否仍在世上？」

「混沌叟」道：「當然，此番我本想去找他，如今又獲得天魔傘，找不找他也不關緊要了！」

綠毛幫幫主道：「好吧！我可以告訴你有關天魔傘絕學的心法及口訣……」

訣字未了，暗運眞力，張口吐出一道水箭，直奔「混沌叟」的面門，前胸及下體，口中水箭出口之後，一分爲三，力道之大，無與倫比。

「混沌叟」做夢也想不到他還有這一手，只得抽身疾退，暴退一丈。

綠毛幫幫主武功別走蹊徑，能在說話之時，運行眞氣，他早已將內傷穩住，準備下手，此刻他一躍而起，解了南宮白的穴道。

「混沌叟」雖然上了大當，但他却不怕他們兩人，深知他們內傷未癒，況且他手中還有天魔傘。

「混沌叟」獰笑連連，緩緩欺近，道：「就讓你們兩人聯手，也非老夫敵手，結果還是一樣……」

語音未畢，只聞「嘩啦嘩啦」之聲疾掠而來，只見三個身著盔甲之人，被燒得破洞處處，但却未受傷，站在司馬英身軀之旁。

「混沌叟」自知難敵這五六個高手，況且他被綠毛幫幫主打了一傘，內傷還未恢復，回頭疾掠而去。

就在「混沌叟」轉身逃走，綠毛幫幫主同時一怔之時，那三個身著盔甲中人之一，把司馬英抱了起來，哈哈一陣大笑，回頭疾奔而去。

綠毛幫幫主和南宮白你看我，我看你，楞了半天，也哈哈大笑起來。

笑了一陣，南宮白張口吐了一口瘀血

，身形又搖晃起來。

綠毛幫幫主一掠而至，要想抱他，南宮白疾退兩步，道：「尊駕自稱姓仇名復，綽號『綠巾恨叟』，顯然仍是假名，如不直言相告，在下不能接受你的援手！」

綠毛幫幫主道：「你小子簡直混賬透了！老夫乃是一片好意！」

南宮白道：「好意心領，前輩你請吧！」

綠毛幫幫主脫下一件長衫，道：「你衣衫不整，太不雅觀，把這件衣服穿上吧！」

南宮白並未接長衫，却沉聲問道：「前輩，你既然不想說出你的身份，晚輩也不便相強，但我猜想，你可能是朱芳前輩之夫軒轅斌前輩？」

綠毛幫幫主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微微而笑。

南宮白道：「晚輩仍有一事相問，請前輩據實相告！」

綠毛幫幫主道：「問吧！除了本人的眞正身份尚不能告訴你之外，我必能使你如願！」

南宮白道：「記得前輩曾對三個銅人之一施以『冬眠復元大法』，不知那被施大法的銅人是否已經復元？」

綠毛幫幫主道：「沒有！他只能恢復六七成功力，如不再進一步施行最後一次手續，今生無法達到巔峯。」

南宮白道：「那個銅人是不是家父『風雷客』南宮柳？」

綠毛幫幫主道：「是不是他我也弄不清，反正不是他就是『逍遙先生』呂逸民！」

南宮白道：「前輩一切舉措，都使晚輩十分敬佩，只是這件事令人失望！」

綠毛幫幫主道：「此話怎講？」

南宮白道：「前輩既答應對銅人施行『冬眠復元大法』，就要有始有終，爲何要留一手？這是遺憾之一，據晚輩猜想，前輩留此一手，無非是恐怕家父功力恢復，與你爲敵！前輩既不放過家父，却又不使他的功力恢復，顯有取巧之意，將來不論誰勝誰敗，都非常不公平，前輩此舉，豈不令人失望？」

「好小子，眞有你的，老夫可不吃這一套！」

南宮白道：「晚輩並非激你，事實如此，像前輩這樣豪氣干雲，吐氣如雷之人，也會做出這種事來，實屬美中不足，令人可嘆！」

「哈哈……」綠毛幫幫主朗笑一聲，身軀搖晃，顯然又觸發了傷勢，肅然地道：「不管你是不是激將，老夫成全你這份孝心就是……」

說著，自懷中掏出一張紙箋，擲在南宮白面前，道：「這上面是『冬眠復元大法』最後一道手續，你拿去吧！但老夫鄭重聲明，我絕對不會放過南宮柳，一旦遇上，再作一次公平合理的決鬥！」

南宮白肅然地道：「前輩如果以爲晚輩此舉是一份孝心，而非站在秉公立場，晚輩拒絕接受此法，請前輩收回就是！」

綠毛幫幫主動了眞火，厲聲道：「小子，你想找死麼？」

南宮白道：「晚輩曾熟讀聖賢之書，深知『有所不爲』的做人道理，前輩誤解了晚輩之意，晚輩不便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

綠毛幫幫主厲聲道：「你要怎樣？」

南宮白肅然道：「只要前輩承認，這是最公平合理之辦法，晚輩才能接受！」

綠毛幫幫主一肚子仇火，已經抑制了數十年之久，他本來想把南宮白父子通通殺死，後來發現南宮白一代奇材，生了憐才之意，才手下留情，況且，他對孫寒香仍有一種愛慕之情，藏在心底深處，愛屋及烏，自然不忍對南宮白下手，如今南宮白百般刁難，使他的一腔仇火無法抑制，厲聲道：「小子，你眞想死，老夫就成全你！」

南宮白兩手倒剪，泰然的道：「前輩對我有恩，吾輩中人有一句格言：大丈夫受人一滴，當湧泉以報。前輩要成全晚輩，此其時矣！晚輩絕不還手！」

綠毛幫幫主冷峻的道：「小子，你以爲我眞的不敢殺你？」

南宮白閉目泰然地道：「晚輩不便以自己的大好生命當兒戲，自不能作如是之想！」

綠毛幫幫主冷哼一聲，大步走近，力貫掌心，向南宮白天靈上劈去。

綠毛幫幫主雖然身負重傷，但盛怒之下，力道仍然十分驚人。

南宮白閉目倒剪雙手，紋風不動，臉上一片聖潔之色，綠毛幫幫主頹然一嘆，收掌退了一步，道：「小子，老夫一生未曾服人，今天竟栽在你的手裡！」

南宮白道：「前輩不必自貶身價，前輩不殺晚輩，足見前輩的胸襟非泛泛之輩可比！」

綠毛幫幫主道：「小子，你再得便宜賣乖，老夫寧願做一件違心的事，也要斃了你！」

南宮白道：「晚輩有知人之明，前輩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因爲大英雄大豪傑不會做出使自己遺憾終身的事！」

綠毛幫幫主忍無可忍，出手逾電，「啪」的一聲，打了南宮白一記耳光。

南宮白踉蹌退了兩步，口角淌下血漬，道：「既然如此，晚輩絕不接受你的大法，前輩，咱們再見了！」

說畢，轉身大步而去。

綠毛幫幫主從未見過這等倔強的年輕人，不禁呆了，他望著地上那片紙箋，不知如何是好。

他現在心中的情緒非常複雜，愛與恨交織著，他愛南宮白，却又恨他是南宮柳的兒子，他恨南宮白，但南宮白却又是孫寒香的獨子，恨不能恨，愛不能愛，他激動得鬚髮皆張。

終於，他長嘆一聲，撿起地上的紙箋，幾個起落，追上了南宮白，道：「小子，把這個拿去！」

南宮白默默接過紙箋，綠毛幫幫主又遞過那件長衫，南宮白也接受了，問道：「前輩，晚輩還有一件事要問你！」

綠毛幫幫主道：「問吧！我不會使你失望！」

他的語氣是那麼慈祥，絕非以前那種虛僞的「嘻嘻」假笑，因爲以前他要以怪異的舉措來掩護他的身份，所以常常怪裏怪

氣地「嘻嘻」而笑。

南宮白道：「不久以前，在銅人大會上，共有八個銅人，其中一個是晚輩，一個是前輩，另一個是『混沌叟』，還有五個，其中兩個是『龍僧』『虎道』，最後三人，其中兩人極可能是家父南宮柳和家師呂逸民，另一個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就是最早持有天魔傘之人！」

南宮白道：「這個我知道，我是問你，他到底是誰？他既會天魔傘絕學，必與前輩有淵源！」

綠毛幫幫主道：「他就是那個身穿土布衣衫的老頭！」

南宮白不由連連點頭，道：「晚輩早已猜想可能是他，但那土老頭又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他就是『烏雲追月』黃哲夫！」

此言一出，南宮白驚呼一聲，暴退三步，失聲道：「他就是黃前輩，也就是軒轅斌前輩的老友？」

綠毛幫幫主哼了一聲，道：「不錯！」

南宮白黯然地道：「晚輩一時大意，將他的元嬰衝散，破壞了他老人家一甲子的苦修，迄今心中難安！」

綠毛幫幫主又重重地哼了一聲，顯示他對「烏雲追月」黃哲夫並不同情。

南宮白道：「據說黃前輩與軒轅前輩是知交，上次晚輩失身火山口中，朱姑娘曾托我留意尋找黃前輩，足見兩家有深厚的情誼，你怎地不滿黃前輩？難道你和他有仇？」

綠毛幫幫主冷峻地道：「這些事暫時不能告訴你，不過我要鄭重警告你，『混沌叟』雖然不足以威脅武林，但他的師兄『滿天星斗』洛華生却是一個危險人物，武功之高，誰也無法做正確的估計，據說『混沌叟』的武功，是由他代師傳授的，由此就可見一班！」

南宮白道：「他的武功是……」

「『混元烈火兩儀罡』！」

南宮白不由一怔，問道：「這種武功名稱太怪了！」

綠毛幫幫主道：「這是他昔年武功的名稱，如今又進入另一境界，叫『三星罡』！」

南宮白道：「什麼叫做『三星罡』？」

綠毛幫幫主道：「天地初開，混沌一片，萬物不生，然後才有日月星三光，普照大地，有了三光之後，世上才有生物出現，而他的武功，正是依照宇宙演變原理參悟而成，較之過去的『混沌烈火兩儀罡』更加厲害！」

南宮白道：「他那綽號『滿天星斗』，是不是與他的武功『三星罡』有關係？」

綠毛幫幫主道：「不！因爲他生了一臉痲子，乃被賜號『滿天星斗』。」

南宮白道：「前輩是否仍回綠毛幫？」

綠毛幫幫主道：「當然，那是我一手所創，目前尚不願放棄！小子，咱們再見了！」

說畢，掉頭疾馳而去。

南宮白穿上那件長衫，正好合身，前後一想，覺得綠毛幫幫主必定是朱麗葉之父，朱芳芳之夫軒轅斌，不知綠毛幫幫主和「烏雲追月」黃哲夫有什麼仇恨？此人不放過他的爹爹南宮柳，却對他愛護無微不至，使他百思不解。

南宮白心想，此人和爹爹之間的仇恨，一問朱芳芳必然知道，再者，此人對母親還有好感，敬佩有加，不知是何道理？

突然，他又想起了三個身穿盔甲之人搶走了司馬英，他們到底是何居心呢？如果其中兩個確是爹爹南宮柳和師父呂逸民，他們搶走司馬英，可能會再給他一次活命的機會。然而，此賊天良已泯，心如蛇蝎，爹爹及師父和他在一起，必然有殺身之禍。

他悚然一震，必須馬上去找他們，同時他又想起孫寒香諸人生死不明，立即到火場找了一遍，火勢已滅，却找不到一具屍體，而現在他內傷未癒，即使找到也幫不了他們的忙，必須先覓地將內傷治好才行。

於是，他又想起那個幽谷，那裡與世隔絕，正是療傷的大好去處。

他準備了一些飲食，第二天來到幽谷，因他內傷頗重，無法縱下幽谷，乃以藤蔓做了一條長索，順壁而下。

幽谷一切如舊，唯有那小樹變了樣子，原來葉子已經脫落，却結了一個奇大的菓子。

這菓子大逾海碗，色作橘黃，略扁，好像一個大柿子，看起來已經熟透，即要落下。

南宮白心想，此樹之葉即是人間聖品，這菓子更加珍貴，自無疑問。

他仔細一看，這菓子裡面好像有液汁氤氳流動，流汁之中又有無數黑點，好像無數隻黑色小蟲在裡面蠕蠕而動。

陣陣郁香撲鼻而來，而且那菓子的根蒂，已經裂了一縫，即將脫落。

他兩手捧着大菓子，以牙齒輕輕咬了一個小孔，用力一吸，「呼嚕」一聲，菓中的液汁順喉而下，清涼甘冽，非常可口，絕無那葉子的奇怪味道。

南宮白連吸數口，菓子皮已經起了皺紋，癟了下去，而且他這時才隱隱覺出汁中似乎有種子，用牙一咬「嘎吱嘎吱」直響。

同時他覺得口中和肚裡，蠕蠕而動，好像有千百隻小蟲在爬，不由吃了一驚。

兩手一擠那快要乾癟的大菓子，不由驚呼一聲，放手暴退一步，心中一陣噁心。

原來那菓汁之中有無數黑色小蟲，通體漆黑發亮。

南宮白想嘔又嘔不出來，他知道自己肚中不下千百條之多，原來這菓子生了蟲子，心中十分懊喪，暗自責怪自己粗心大意。

此刻他感覺肚中蠕蠕而動的小蟲已經停止，而樹上那個半癟的菓子，已經掉落地上，變成一灘汁液，滲入土中，連菓皮也消失不見。

南宮白心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立即走到小池邊，喝了一些泉水，然後走入岩洞之中。

他正要坐下運功療傷，然後再進一步修練「金剛嬰」時，突然心中一動，想起上次「龍僧」、「虎道」也在這裡練過元嬰。那麼除了這個岩洞之外，一定還有一個隱秘

之洞府。

他不假思索的出了岩洞，向另一邊走去，不久就發現了一個較大之洞。

進入洞中，深約三五十丈，竟感覺燠熱起來，且傳來「呼呼」之聲，好像烈火被吹動的聲音。

洞徑立呈下陡之勢，而且越來越熱，一摸洞壁，奇熱炙手，不由吃了一驚，心想，外面和暖如春，這洞裡竟如此之熱，莫非是火山口？

他估計向下走了約里許，出了一身大汗，烤得頭腦有點昏眩，像置身大火爐中一般。

但他的個性，一向是有進無退，只要有疑難之事，非弄個清楚不可。

再往下走，簡直是置身火爐之中，但却感覺體內有一道涼氣在川流不停地迴轉，因此，外面熱度再高，仍然不會灼傷或烤焦。

突然，他驚得楞住了，只見身上的衣衫，隨風吹動，變成片片灰屑，飄落地上，不一會工夫，變成一絲不掛。

這一來他幾乎失去勇氣前進，然而，已經深入洞中，怎能半途而廢？況且，雖然洞中熱得連衣衫也被炙爛，但身體仍未發覺不適。

走！他又向前走去，不久，連鞋子也化成灰燼，變成赤足了。

南宮白不由哭笑不得，心想，幸虧這裡無人，否則，人家一定以爲自己是一個無恥的狂人呢！

他身上只有虬龍角了，他用虬龍角向洞壁上一戳，白石瑟瑟落下，變成一蓬石粉，隨風飄散。

再往前走，身上的汗水像洗了澡似的，只聞「嗤啦嗤啦」之聲過後，地上冒起一陣陣青烟，還有點人肉的氣味。

然而，南宮白的脚心並未被灼傷，他深信絕非汗水抵消了熱度，而可能是剛才那個奇大的菓子發生了妙用。

再走百十步，面前豁然開朗，只見一個巨洞中火舌吞吐，方圓不下五六丈，連洞邊的石頭也燒成火紅通明。

此火洞在洞壁之下，附近三丈之內無法接近，只見那洞壁上有一塊光亮的大理石，上面寫了許多字跡，深入三寸，上面寫道：「此洞爲地心之火山口，亦爲清涼世界之出口，世人多趦趄不前，失去了一探『地心別府』之良機，懦弱之人，生離此洞後，尚暗自慶幸，倔強之人，則十九功力不高，或因身受重傷未癒，鋌而走險，失足地心烈火之中，嗟乎！世上詬病懦弱之人，而鼓勵倔強之士，殊不知倔而不強者，乃自取滅亡，猶如暴虎之憑河。奉勸吾道中人，若無驚人之技，勿作非份之想，『地心別府』雖在咫尺，却有如陰冥陽關之隔，當今之世，能進入『地心別府』之人，僅有一人，此人即『滿天星斗』洛華生，但此人善惡不分，爲害武林……」

字跡到此，模糊不清，好像被人以石擊去。

南宮白不由好奇心起，看前面的字跡，好像「地心別府」就在這火洞之中，又說這火洞又是清涼世界之出口，不知所謂清涼世界是不是「地心別府」？而「地心別府」的主人又是誰？

南宮白估計這火洞直徑約五六丈，對面是洞壁邊沿，不能立足，必須在空中劃過半弧再折回來，這樣等於平掠十丈以上。

以他現在的輕功，在未負傷以前，眞是輕而易舉之事，但現在他不得不考慮一下了。

他暗運眞氣，好像暢行無阻，不由大爲興奮，深信是那大菓子發生了妙用。

他心念一定，拔起身形，掠向火洞上空，向下望去，他只是想看看火洞之中到底是什麼樣子，並不一定要進入「地心別府」。

那知這火洞之中所冒出的火苗，乃千百年未滅的眞火，其熱度之高，即一塊鋼鐵也必立刻熔解，南宮白功力再高也是血肉之軀，只感一陣奇熱，痛徹心脾，而且頭昏目眩，全身力道盡失。

這一下不由心胆皆裂，深知落下火洞，連骨屑也找不到一根，父母生死下落不明，武林大害未除，自己這樣死去，太不值得。

一個人就是在這種時候才能看出他的慧根和毅力，他雖然驚駭，却未慌亂，閃身向下一看，這才看出這火洞之中一分爲二，左邊是火紅通明的火口，右邊是個黑黝黝的斜洞，深不見底。

他的身形已往下落，方向正是那個火洞，心想，落在火洞之中，絕無生望，如果落入黑洞之中，或有一線生機。

這僅是他轉念間之事，兩臂一抖，身形一偏，以手中的虬龍角在空中一掄，身軀向右移了五六尺，竟向黑洞中落下。

一入黑洞，又是一個世界，涼徹心脾，有如置身水底，但却不凍，正是冷暖適中，令人通體舒泰。

下瀉速度極快，風聲呼呼，南宮白有目而不能視，心想，不知下面是岩石還是水，不管是石是水，也都完了。

因爲此洞太深，估計不在數里之下，不要說大喊大叫上面之人無法聽到，即使能聽到，誰能來救？況且，這幽谷十分隱秘，當今之世也僅三五人知道。

「完了！」他暗暗一嘆，突感視覺明亮起來，而且身子已經在斜壁上滑行，可以隱隱看到這壁上數寸厚的青苔，因此，他好像在天鵝絨上滑行一般，十分舒服。

但滑行仍然極速，若不設法減速，即使下面是水，也必摔個半死。

他此刻又有了生機，以手中的虬龍角在那青苔上疾戳，連戳數十下，下行速度果然緩慢了許多。

只聞「卜嗤」一聲，他的身子竟栽入一池軟膩的球形物體之中，而且口中灌滿了許多球狀物體，順喉滑入肚中，有一股腥味。

南宮白爬出水潭，覺得摔了一下並未受傷，只是感覺喝下一些魚卵似的東西，有一種鹹鹹的味道。

四下一看，不由暗自驚奇，原來這小潭之旁竟有一個大水潭，方圓不下數十丈，深不見底，陣陣寒氣砭骨生寒，原來此洞涼爽主要原因是這水潭散發出的涼氣，竟抵消了隔壁火洞的燠熱。

突然，南宮白發現一件怪事，只見兩條通體金黃的大鯉魚，停在大潭與小潭之

間，肚下冒出魚卵，流入小潭之中。

南宮白這才知道小潭中的卵狀物體乃是大鯉魚的卵，但像這樣大的鯉魚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每條都有一丈多長，背上有三道紅線。

奇事尚不以此爲足，只見大水潭之旁，有一片長約一尺，粗逾兒臂，尖逾銳錐的石筍林，方圓不下五六丈。

石筍林中央，有三個赤身露體的老人，鼎足而三坐石筍林中，面色紅潤，閉目垂簾，但身上却是枯黃之色。

若光看他們的臉色，顯然仍舊活着，若看他們乾枯蠟黃的身子，證明這三人早已死去，因爲他們身上的衣衫早已腐爛，變成灰屑，落在他們身軀四週。

南宮白凝目望去，突然失聲厲叫一聲，原來隱隱看出這三人的心臟，仍然微微跳動，又證明三個老人未死。

顯然，三人屁股中都已戳入數根石筍，恐怕都深入肚中，這怎能不死？但心，南宮白再仔細看了一下，不錯，三人的心臟確在微微跳動。

怪事！南宮白看看那兩條大鯉魚和那些魚卵以及這三個不知死活的老人，不由大搖其頭。

這三人鼎足而坐，各伸出一手，貼在一起，最下面那隻手心向上，上面兩隻手心向下，不知是什麼意思？

突然，一陣「蟋蟋嗦嗦」之聲自附近傳來，南宮白駭然一震，心道：「難道這古洞之中仍有怪物潛伏？」

他立即閃於一塊大石之後，循聲望去，只見一條通體漆黑閃亮的巨蛇，仰首蜿蜒而來。

此蛇全身沒有一點雜色，可算是少見的蛇，長逾三丈，粗如水桶，長信吞吐，發出「咻咻」之聲。

南宮白雖有絕技在身，也不由直冒涼氣，因爲怪蛇的樣子太可怖，全身油黑光亮，身形一弓一伸，數丈之遠，一會工夫就來到石筍林之旁。南宮白心想，莫非這怪蛇要吃三個屍體？

但仔細一看，却又不像，此時那怪蛇挺著頭，注視著三個老人，一點兇甦的神態也沒有，只見那蛇眼之中滾下兩顆淚珠。

南宮白不由一怔，忖道：「難道此蛇已經通靈，能掉眼淚，由此看來，此蛇可能是三個老人所養的了！」

那怪蛇看了一會，掉頭向小水潭滑行，到了潭邊，張口一吸，三顆魚卵飛入牠的口中，又向石筍林游去。

牠游到石筍林之旁，猶疑了一下，終於下定決心游進石筍，只聞「嘶嘶」之聲不絕於耳，有如裂帛之聲。

刹那間，奇事出現，只見牠的肚子，被那些較短而尖銳石筍劃開了肚皮，血水直淌。但牠並未停止游行，仍然向三個老人游去，只聞「刷刷」之聲傳來，怪蛇的肚子被劃得稀爛。

南宮白不由目瞪口呆，難道這怪蛇爲了主人竟能身殉？

牠游到三個老人身邊，肚皮已經翻了起來，血水在石筍林中流濺，形成一個動人心肺的畫面。

只見牠首先探頭至一個老人面前，以尺餘長的蛇信，撬開老人的牙關，將一顆魚卵吐入老人口中。

南宮白在這刹那間，心中昇起無比的崇敬，人爲萬物之靈，必要時能否做到怪蛇這種地步呢？他深信一萬個人中也找不出一個。

就以司馬英來說，不但不報父母養育之恩，而且時時想殘殺手足，侮辱父母，與此蛇相比，令人有人不如蛇之感。

怪蛇將三顆魚卵分送三個老人口中，然後又游出石筍，顯然牠已堪不支了。好歹游到小潭邊，身形一滾，翻入小潭中，接著張口大吃魚卵，不一會工夫，被牠吃了一半。

南宮白連連搖頭，心想，此行雖然兇險萬分，能見到這許多奇事，也算不虛此行。

那怪蛇在魚卵中滾了一陣，約半個時辰，游了上來，南宮白差點驚呼失聲，原來牠的肚子已經復原了。

南宮白大爲驚奇，由此看來，這些魚卵乃是人間至寶，而那兩條奇大的鯉魚，定是數千年的靈物了。

怪蛇仰首蜿蜒游去，一會不見。

南宮白正自驚疑不定之時，突見三個老人腹部微微動了起來，顯然已經有了呼吸，而且蠟黃枯乾的皮膚上也逐漸有了血色。

突然，其中一個老人吁了一口氣，道：「又是三年！」

另外兩個道：「屈指算來，已經是十個三年了！」

南宮白大吃一驚，十個三年是三十年，難道這三個老人已經這樣坐了三十年？簡直聳人聽聞。

其中一個睜開眼來，沉聲道：「兩位聞到生人味沒有？」

另外兩個老人嗅了一下，道：「不錯！而且是個年輕男人！」

南宮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人的嗅覺再靈，也不能聞出藏在暗處之人是男是女，況且又指明是個年輕男人！

第一個說話的老人道：「小子，你還不出來？」

南宮白硬著頭皮走了外來，向三個老人兜頭一揖，道：「晚輩拜見三位前輩！」

三個老人向他看了一會，都顯出驚奇之色，其中一個道：「小子，你是從火洞口下來的？」

南宮白道：「不錯！」

那老人道：「你是抱著什麼目的下來的？」

南宮白道：「晚輩身負重傷，本欲在上面幽谷中運功療傷，後來發現了此洞，一時好奇，想看看火洞口之下到底是什麼樣子？不料竟被烈火烤得忍受不住，落了下來，尚幸晚輩臨危不亂，身子一偏，落入這個洞口之中。」

其中一個老人對另外兩個道：「兩位認爲他有沒有說謊？」

另外兩個道：「並未說謊，不過這小子心高氣傲，絕非吾輩中人！」

其中一個道：「兩位準備如何處置這小子？」

另外兩個道：「把他插在石筍之上，

陪我們再坐上三年！」

南宮白不由暗自哼了一聲，那知其中一個老人端的厲害，道：「他還不甘心呢！」

另外兩個道：「不甘心也不行，反正老黑能制服牠！」

南宮白又是一震，深知他們所說的「老黑」，定是那一條大黑蛇，但他對三個老人的自說自話，大起反感，沉聲道：「三位前輩憑什麼處置晚輩？」

其中一個老人道：「你私闖『地心別府』，偷食了我們的紅線鯉魚之卵，而且發現了我們的殘酷遭遇，自然不能放過你！」

南宮白大聲道：「晚輩落入此洞，乃是無意，至於吃了幾顆魚卵，迄今還有點噁心呢！絕非有意佔便宜！」

那老人道：「你可知那紅線鯉魚之卵如何珍貴麼？」

南宮白道：「晚輩不知，請道其詳！」

老人道：「這兩條紅線鯉，爲大禹治水時遺留之靈物，昔年大禹在洛陽縣以南的伊闕處疏導洛水時，發現成千成萬的鯉魚，向孟門山的崖壁上躍去，躍上的都化龍而去。大多數都未躍上，只有兩條紅線鯉躍在峯上，當時大禹手下大將蒼舒，覺得這兩條鯉魚與衆不同，乃偷帶在身上放入此潭之中，因此孟門山改爲龍門山（至今仍爲龍門山，且河南陝縣城北，尚有一個鐵牛，相傳是大禹用以鎭壓妖怪，迄今仍在），這就是千古傳說鯉魚跳龍門的故事！試想，這兩條鯉魚已有數千年之壽命，早已通靈，所產之卵，可助道基，可起沉疴，練武之人若吞一顆，可抵二十年功力！」

南宮白不由駭然，道：「晚輩並非有意偷食靈品，尚祈前輩恕罪！」

其中一個老人道：「你是何人門下？」

南宮白道：「『逍遙先生』呂逸民！」

三個老人互視一眼，搖了搖頭，道：「此人名不經傳，可能是武林小卒！」

南宮白心中不快，沉聲道：「三位前輩的口氣未免太大了些！」

老人輕哂了一聲，道：「你被何人所傷？」

南宮白道：「『混沌叟』！」

三個老人陡然一震，道：「他現在何處？」

南宮白把近年來之事說了一遍，三個老人面面相覷，突然同時放聲大笑起來，直到笑出了眼淚才停了下來。

其中一個老人道：「小子，你可見過『滿天星斗』洛華生？」

南宮白道：「晚輩只聽人說過此人，卻未見過，前輩提起此人，不知有何見教？」

那個老人道：「記住！天魔傘向未落入『滿天星斗』洛華生手中之先，必須設法獲得，反之，就不堪設想了！」

南宮白道：「請問三位前輩的大名，前輩與『滿天星斗』有何關係？」

三老又是狂笑一陣，其實他們的笑聲比哭聲更加淒厲懾人，道：「不必多問！你過來把這東西拿去！」

三位老人鬆開手，最下面那隻手托著一顆白如脂玉、霧氣氤氳的小球。繞掌游走，十分好玩。

南宮白道：「這是什麼東西？晚輩對三位前輩的身份迄今未明，不便接受別人的贈與，尚請見諒！」

「哈……」三個老人相視一笑，其中一個道：「咱們眞是命該如此，這小子若早來三十年，咱們何至於受此人間酷刑？」

另一個老人道：「你這話豈不是白說？這小子不過二十歲右右，咱們罹難時他還沒出娘胎，不過『亡羊補牢』，現在仍然未晚！」

南宮白聽三個老人交談，似乎他們昔年被人所害，禁在這地心之中，而且都插入石筍之中，竟能不死，眞是天下奇聞。

但他觀察這三個老人的相貌，都略帶暴戾陰騺之色，因此，他暗自下了戒心，絕不接受他們的贈與。

其中一個老人道：「二位意下如何？」

另外兩個道：「咱哥們一生也沒有做過幾件好事，也許這就是報應，但那兩個賊子不除，實在不能甘心，大師兄看著辦吧！」

那老人點點頭道：「不錯！我們絕不能叫他逍遙法外，以此子的功力基礎，爲我們完成心願當無問題！」

南宮白暗哼了一聲，心想，你們倒是一廂情願，你們連眞實姓名都不告訴我，分明不是光明正大之人，我豈能被你們利用？

那老人沉聲道：「小子！你想不想活著出去？」

南宮白道：「武林大害未除，自不能輕言生死，若有一線生望，晚輩自不能放棄！」

老人道：「好吧！我們設法送你出去就是了，你閉起眼睛，大叫三聲『日月星』，讓我們看看你的內力如何？」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日月星』是什麼意思？爲什麼要叫日月星，難道叫別的就不行，晚輩必須弄清楚這點。」

老人道：「行！隨便你叫什麼都行，只是『日月星』這三個字發音不同，『日』字是入聲，『月』字是平聲，『星』字是上聲，可試出你的內力之深淺，以便決定以何種方法送你出洞。」

南宮白疑信參半，但他也想不出三個老人叫他喊日月星三字的眞正企圖是什麼？心想，我就喊那「日月星」吧！

但他仍然不免懷疑，爲什麼又要閉上眼睛呢？這三位老人會不會偷襲於我？他立即沉聲問道：「不閉眼睛行不行？」

老人道：「當然也行，只是閉起眼睛之後，由於目不視物，心神不分，內力可完全發揮，你如果懷疑我們暗算於你，不閉也行，因爲我們不願使你提心吊膽！」

南宮白大聲道：「好吧！晚輩閉上眼睛就是了！」

他閉上雙目，大叫三聲『日月星』，當第三聲剛剛喊出之時，突感一道勁風迎面射到，不由大吃一驚，向旁邊疾閃一步，同時睜開眼睛來，那知仍然慢了一步，只感一個奇涼且滑的圓球，順喉滑入肚中。

他吃了一驚，不由大怒，道：「以這種鬼蜮技倆暗算於人，乃是下三濫的行徑，眞是令人齒冷！」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錢純純被翁明山姦汚誘騙去苗疆，翁明山被點的鬼胎穴，受陰陽交泰而化解了……大笨牛終於找到食人部落的聚居處，在廣場的看台上見到了芝蔴公主玉蓮花和她的父親老酋長，廣場上正進行比賽遊戲，其實是大赦囚犯，人背負着牲口趴行，還有人鬥牛，勝者恢復自由和減刑。此時自大暗助鬥牛犯戰勝蠻牛……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師徒臭味相投　夫妻賭坊受辱

司徒雷道：「判斷可能是他，但未照面，不敢確定。」

多多道：「丐幫向來神通廣大，尋人的本事天下第一，爲何不設法查証清楚？」

司徒雷道：「消息顯示，此人行踪十分詭秘，飄忽不定，無人能接近到他的身邊去。」

張小仙道：「就他單獨一個嗎？」

「是的。」

「可有阿巴達、烏克拉等禿驢的動態？」

「沒有。」

「這個獨臂人往何方逸去？」

「是往苗疆的方向走。」

「苗疆？苗疆乃是通天竺的必經之地，看來哇加西在担任殿後的任務。」

多多急聲道：「沒錯，事實可能是如此，阿巴達眼見陰謀敗露，心知在中原已無法立足，欲返回天竺避風頭，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追下去。」

事關重大，當然應該採取行動，張小仙却另有顧慮：「但是，留下皮蛋一人在此，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老蓋仙跟阿郎平輩論交，算起來是司徒雷的長輩，立道：「師叔請放心，白吃大樓的安全，小侄願負全責。」

多多亦道：「再說，還可以請來我爹我哥哥來幫幫忙。」

西門小仙道：「別再麻煩丈人爸，純純姐如石沉大海，行方不明，已夠他老人家傷腦筋了，不能再增加負担。」

多多道：「那就我們兩個人去好啦，正可藉此機會去拜訪一下天魔教，看秋阿姨是否有需要咱們效勞之處，只要一旦與大笨牛他們會合在一起，就不怕天竺野和尚逃出掌心去。」

事到如今，阿郎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只好依多多之意行事，跟皮蛋招呼一聲，告別司徒雷，踏上往苗疆的路。

*　*　*

吃人小館。

這樣的店名太刺眼，若在別處，準會笑掉別人的大門牙，也絕對不會有食客上門，註定要倒閉，關門大吉。

但在吃人族的地盤上，情形却大不相同，反而會覺得格外親切。在此，食人酒樓，吃人茶館，乃至客棧、妓院等各行各業，以此命名者，比比皆是，不足爲奇。

晚膳時分，吃人小館內大約坐滿了七成的座，生意還算不錯。

一張最顯眼，最大，擺滿山珍海味，佳餚美酒的桌子上，却孤零零的僅僅坐着一位食客。

是臭小子自大，尚未動筷，他在等人。

等食人族新出爐的那位大英雄，鬥死十條蠻牛，從死裡逃生的大嘴青年。

來了，自天生的眉宇間掠過一抹不悅之色，正久候不耐間，大嘴青年穿得整整齊齊，洗得乾乾淨淨。手裡還捧着一個漂亮的珠寶盒，及時跨進吃人小館。

自天生的人惹眼，桌子也大，位置

又好，就在正對面，青年一入門就看見了，連忙趨前說道：「請問這位小友可是昨天在暗中相助的恩人？」

昂一下頭，挺一挺胸，還故意咳嗽一下，擺出一副長者的架式，老氣橫秋的道：「沒錯，你要找的人就是我老人家，我老人家就是你要找的人。」

青年見他年紀太小，架子忒大，心裡雖不甚舒坦，表面上仍以禮相見，將珠寶盒往臭小子面前一放，道：「本人是來致謝的。」

臭小子自大愛理不理的冷聲道：「你小子打算怎麼謝？」

大嘴青年指着珠寶盒道：「這是我多年的全部積蓄，願以此相贈。」

自大不看珠寶盒，看人：「是些什麼東西？」

青年道：「金銀珠寶，都是值錢的東西。」

臭小子以命令的口脗道：「先打開來看看。」

大嘴青年未言語，立刻將珠寶盒當衆打開。

哎唷！有元寶，有珍珠，有頸鍊，有手鐲，有戒指，也有金鎖片、玉佩、玉飾、玉器等，珠光寶氣，琳瑯滿目，果然都是價值連城的東西。

吃人小館的其他食客覩狀，齊皆瞪大了眼，貪婪羡慕者有之，竊竊私語者有之，暗中咒駡譏笑者亦有之。

因為，他雖是食人族有史以來的第一號屠牛大英雄，但亦証實他過去的行為，同樣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惡霸、大流氓，多數人仍對他心存忌憚，有人甚至不屑與他為伍，已起身離去。

臭小子自大的臉上首度流露出一絲笑意，緩緩的道：「嗯，知恩圖報，傾囊而出，看來你小子不單是一塊可造之村，而且還挺孝順的，難得，難得！」

一派長者的口氣，尤其「孝順」二字，頗令那青年難堪，但又不便發作出來，兀自站在一旁生悶氣。

自天生又道：「是怎麼弄來的？偷的？搶的？賭錢贏的？」

青年倒很坦白：「都有！」

臭小子對他更加欣賞，臉上的笑意更濃：「好，好，我老人家最喜歡坦白爽直的人，縱然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依舊不失為一條頂天立地的漢子。」

笑容收起，撫摸着珠寶盒，繼道：「但不知這些東西，是拜師的束修？還是謝恩的謝禮？」

大嘴青年正容道：「是謝恩的謝禮。」

這一來，臭小子可火大了：「媽的，你不打算拜師？」

「本人是來謝恩的。」

「你娘，在鬥牛的時候，我老人家已經說得很清楚。」

「那是小友在自說自話，本人並未應允。」

「可是，你却完全照着本少爺的指示行事。」

「有些事，無須小友關照，我照様想得到，做得成。」

「奶奶的，你小子是說我老人家在多管閒事？」

「不完全是，所以才來致謝。」

「小子，別客氣，直說吧，你為何不肯拜小爺為師？」

大嘴青年人粗，性子粗，說話也粗：「小師父，大徒弟，比小丈夫，大媳婦更扎眼，老子丟不起這個人。」

砰！臭小子自大猛地一拍桌子，挑眉瞪眼的道：「說了半天，你他媽的是嫌我老人家太嫩，年紀小有什麼不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只要有眞本事，硬功夫，照樣可以拳打老蓋仙，脚踩白吃教，在少林掌門頭上撒撒尿，叫天下好漢喊爺爺。」

大嘴青年以為他在吹牛說大話，面無表情的道：「這是問題的關鍵，為人師表，不能單靠兩片嘴皮子。」

自天生的火氣更大，吼聲如雷道：「媽的個巴子，人心大變，大變人心，徒弟居然考起師父來了，好，我老人家就破一次例，讓你小子開一開眼界吧。」

就地取材，從湯碗裡取出一粒鵪鶉蛋，氣提丹田，功行指尖，乍然出手擲出，擊向青年眼前的桌面。

乖乖的，眞是匪夷所思，鵪鶉蛋何其脆弱，却硬生生的將厚達寸半的楠木桌面給穿透了。

更絕更妙的是，鵪鶉蛋本身依舊潔白、渾圓、晶瑩、沒有破損，沒有變形，也沒有髒，被臭小子接住，放進嘴裡去。

大嘴青年的臉色變了，是驚！是愕！是楞！是呆！

臭小子自大不曾理會，兀自進行第二項表演，右手拿着一根煮熟的，軟綿綿的粉條，左手拿着一個磁質酒杯，問大嘴青年：「小子，如果我老人家說粉條可以從酒杯下面穿出來，你相信嗎？」

青年精得很，未立即作答，取過磁質酒杯檢查一下，還倒了一杯酒試一試，始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是的，酒杯太硬，粉條太軟，在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

但，臭小子自大是仙嬰，是魔胎，是怪傑，與衆不同，能變不可能為可能，居然被他辦到了。

暗注內力，軟塌塌的粉條，頓告堅硬如鐵，從杯底穿過，還上上下下的抽動幾次，接着用嘴一吸，被自大當場吃掉。

「哦！不得了，不得了！」大嘴青年在心底喊叫。

衆多的食客更是呆若木鷄，忘了喝酒，忘了吃菜，一瞬不瞬的觀賞臭小子比魔術還要神奇的表演。

自大本來就是一個燒包，表演慾十分强烈，欲罷不能猛地把雙手齊出，抓起了兩把珠寶，咻！咻！兩聲，投向丈許之外的一根粗大木柱。

咻！咻！又是兩聲，目標相同，東西也一樣，去勢如風如電。

好傢伙，神奇妙絕，齊聚一堂，所有的珍珠、項鍊、戒指、玉飾等物，全部嵌入木柱之上。

最重要的是，巧妙無比的排列出四個字來：「天下無敵！」

「眞是天人神技！」

「眞是天下無敵！」

「佩服！佩服！」

「失敬！失敬！」

衆食客皆嘆爲觀止，讚譽之聲不絕。

臭小子自大志得意滿的回報了一個勝利的微笑，還作了一個勝利的手勢，轉對大嘴青年道：「小子，你服氣不服氣？」

「服氣！」

「高明不高明？」

「高明！」

「讚不讚？」

「讚！」

「夠不夠資格做你的師父？」

「夠！」

「想不想拜我老人家爲師？」

「想！」

「你娘，別光說不練，想就快拜呀。」

自大絕技驚魂，大嘴青年打從心眼兒裡佩服，當下二話不說，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噗通！一聲跪下去，連磕了三個響頭。

「小子，你磕了幾個頭？」

「三個。」

「拜師要三跪九叩，別偷工減料。」

「是，徒兒馬上補足。」

「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這個道理你懂不懂？」

「懂！」

「懂就快叫呀，別打馬虎眼。」

「是，師父！」

「大聲點，多叫幾聲。」

「師父！師父！師父！」

臭小子眞絕，也眞會把握機會，享受人生，過足了師父癮後，這才笑呵呵的道：「嗯，這還差不多，起來吧，陪爲師的喝幾杯，咱們師徒倆今天要好好的慶祝慶祝。」

大嘴青年遵命起身，坐在自大對面，斟了杯酒，當即陪着小師父吃喝起來。

酒過三巡，臭小子忽然拍起桌子來：「糊塗！糊塗！我們兩個都是糊塗蛋！」

大嘴青年聽得一楞，道：「師父什麼地方糊塗？」

臭小子自大道：「做徒弟的不曉得師父的名諱字號，上下如何稱呼，做師父的不知道徒兒是阿貓阿狗，這還不夠糊塗嗎？」

大嘴青年恭恭敬敬的道：「我們是該自介紹一下。」

臭小子灌了三杯酒，道：「爲師的乳名自大，學名自天生，號臭小子，是現任『金手指黨』的黨主席。」

大嘴青年也喝了三杯酒，頭銜却僅有短短的兩個字「阿邪！」

「阿邪？」

「是的，阿邪！」

「姓什麼？」

「我無姓。」

「愛說笑，每一個人都有姓。」

「我沒有。」

「你爹姓什麼？」

「我無爹。」

「你沒有爹？莫非——」

「我可能是個雜種！」

「你娘呢？」

「我也無娘。」

「難道——」

「我是個棄嬰。」

「阿邪是你自己取的？爲何不取一個好聽的？」

「是別人送的，因爲我從小就邪裏邪氣，愛走邪路，愛做邪事，交往的都是邪道上的邪朋友。」

「爲什麼不自己改過來？爲什麼不把那個人殺掉？」

「已經習慣了，一旦改過來自己反而覺得會邪門。」

阿邪，這個名字的確很古怪，臭小子本來想給他換一個，但唸了幾遍，覺得很順口，於是作罷。

同時，他倆的身世、性格亦頗多類似之處，更因而縮短了不少距離，彼此一見投緣，相逢恨晚，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阿邪，讀過書沒有？」

「書？一摸書，就會輸，很少摸那玩意兒，拳頭大的字識不到一籮筐。」

「今年多大？」

「十八。」

「喜歡玩那一樣兵器？」

「刀槍棍棒都喜歡。」

「有何嗜好？」

「吃喝玩樂樣樣來。」

「這次下獄，你身犯何罪？」

「殺人，殺死了那個給徒兒取名阿邪的傢伙，因爲他企圖給我改名字。」

「改什麼？」

「阿惡。」

「混蛋！該殺！阿惡比阿邪更難聽！」

「所以，我阿邪不但殺了老的，還強姦了他們家的小女兒。」

「幹得好，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對，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來，徒兒，爲我們臭味相投乾五杯！」

「好，師父，爲我們一見投緣乾五杯！」

實在夠邪，夠狂，夠怪，這一對寶貝師徒愈說愈對胃口，邪在一起，狂在一起，也怪在一起了。

酒量也極佳，已經喝掉好幾斤，仍面不改容。

「阿邪，你現在已是食人族的大英雄，今後有何打算？」

「哼，表面上是英雄，實際上還是狗熊，他們依舊把咱當作地痞流氓，在這個鬼地方，很難有出頭天。」

「跟着師父我老人家如何？」

「幹嘛？」

「練功夫，打天下，南征北討，吃香的，喝辣的。」

「好啊，徒兒沒有別的本事，打架最拿手，也是最有心得，十來八個人一起上，我阿邪保証不會皺一下眉頭。」

「乾！」

「乾！」

談的投機，師徒二人又大喝特喝起來。

＊　＊　＊

還是骷髏鎮。

時間約在數日之後。

大笨牛、小和尚、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等人已離開。

阿郎跟多多却來到了食人族的這個中樞要地。

他們是為了追趕一個獨臂人來的。

此時，那個獨臂人就在他們前面不遠，就背影來看，不論身材、體形，與天竺波羅門的長老哇加西極為相似。

穿過了半條街，來到一個十字路口，獨臂人稍稍遲緩一下，忽又加快步伐，走進斜對角的一家賭坊。

賭坊的招牌好大，一張大「紅中」，耀眼生輝。

張小仙看得一呆，道：「翁家的勢力這麼大，連苗疆都有分店?」

多多道：「許是別人冒用吧，蠻荒之地，有多少油水可賺。」

言語間，二人已咬着獨臂人的的尾巴，進入紅中賭坊。

不小，以此地的水準而言，的確夠氣派，麻將、牌九、骰子、輪盤、單雙、寶等等，應有盡有。

賭客也不少，每一張賭桌前，差不多都有人聚賭，呼盧喝雉之聲，此起彼落。

賭注却不大，輸贏有限，不是他們不願豪賭，而是此處地瘠民貧，賭資不豐所致。

人之初，性本賭，況且阿郎亦乃賭國豪雄，自不免見獵心喜，賭癮大發。

但是，他沒有賭，連籌碼也不曾換，一雙夜鷹似的眸子，掃過來，掃過去，正在全神貫注的，尋找他的獵物。

找到了，獨臂人原來也是賭國中人，動作很快，已加入賭局，跟人賭單雙。

阿郎、多多互換一道眼神，一聲不哼的繞到獨臂人的對面去。

一看，傻了，此人一面橫肉，目賽銅鈴，額頭上還有一條二吋多長的刀疤，年約六旬上下，眉毛都白了，根本不是天竺和尚哇加西。

再進一步仔細觀察，也沒有任何戴面具的跡象。

這一驚非同小可，千里追踪，結果却撲了一場空。

阿郎不甘心，上前搭訕道：「閣下打從那兒來?」

刀疤老頭冷冷的道：「內地。」

「往那兒去?」

「苗疆。」

「這就是苗疆。」

「老夫欲往更遠的地方去。」

「有何貴幹?」

「殺人!」

「殺誰?」

「告訴你也不認識。」

「說出來也許知道。」

「哼!」

一聲冷哼，其冷如冰，刀疤老頭多一個字也不肯說，拒人於千里之外。

莊家年約四十出頭，是一個普普通通，十分平凡的人，並無任何奇特之處，這時賭注俱已下好，打開扣着的磁碗，眾賭徒立即爆出一聲驚呼：「哇!是一點，單，好邪好慘啊!」

大多數人都押在雙上，被莊家吃掉。

刀疤老頭押的却是單，贏了十兩銀子，老臉上綻開一絲笑意。

多多小心翼翼的道：「實不相瞞，我們正在追趕一個人。」

刀疤老頭不悅地道：「這與老夫何干?」

「有關係，因為他也是一個獨臂人。」

「天下獨臂之人多的是。」

「此人是個和尚，天竺的和尚。」

「老夫有老婆孩子，還有好幾個姨太太。」

「本姑娘是想請教，閣下可曾見過此人?」

「沒有。」

「可有此人的消息?」

「也沒有。」

「這位是我的朋友，白吃教主張小仙，本姑娘錢多多，白吃教的副教主，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哼!」

多多完全照江湖規矩行事，以禮相待，先表明自己的身份，對方刀疤老頭却相應不理，又回敬了一聲冷哼。

不僅此也，冷哼聲中，乾脆收起籌碼，掉頭而去，不願再浪費唇舌。

並沒有離開紅中賭坊，而是轉移陣地，賭骰子去了。

＊　＊　＊

阿郎知道追過去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留在原地，跟莊家聊上了：「在下張小仙，莊家先生高名上姓?」

莊家正在招呼大家下注，漫不經心的道：「胡滿貫。」

「胡滿貫? 萬一牌不好就胡不了啦。」

「小友來此，就是為了消遣老夫?」

「本教主是想請教一件事。」

「這是賭坊，老夫正在工作，沒有工夫陪你聊天。」

「問完事情，本教主也許會陪你賭，玩大的，或者付鐘點費也可以。」

胡滿貫對阿郎的話發生了興趣，待賭徒下完注，打開磁碗，該贏的贏，該賠的賠完後，抬頭望了張小仙一眼，道：「你想問什麼事?」

多多說道：「首先想請教，閣下可是紅中賭坊的老板?」

「不錯。」

「胡老闆獨資經營?」

「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倘若當眞是胡老板獨資經營，就是盜用他人的金字招牌。」

「其實，」胡滿貫的眼珠子轉來轉去。「本號乃是洛陽紅中大賭坊的一家分店。」

阿郎神色一緊，道：「你們大老板姓翁?」

胡滿貫的精神仍專注在賭博上，聞言點點頭，沒有開腔。

張小仙雙肩一聳，上前數步，靠近到胡滿貫的身邊，朗聲道：「翁明山、翁明珠兄妹是否在此？」

「不在。」

「可曾有來此的計劃？」

「胡某未曾接到指示。」

「奇怪，他們兄妹早已離開洛陽。」

「張教主，要賭就下注，不賭就請一邊站，別妨碍工作。」

阿郎是站得近了些，聞言歉然一笑，退後三步。

並沒有立即下注參賭。

這是正常的現象，一個眞正的賭徒，必須先做好準備的工作，然後才全力出擊，一賭定乾坤。

所謂準備工作，就是觀察對手的賭技、手法。

賭單雙很簡單，只有一張牌，一面是一點，單，另一面是兩點，雙。

輸贏的機率各佔一半，看起來很公平，實則輸贏的關鍵全操縱在莊家的手法技巧上，手法高明的人，往往可以亂人耳目，分明是個單，當磁碗打開時，却突然變成了雙。

莊家當着賭徒的面，不停的翻動那一張牌，時單時雙，忽雙忽單，輸贏全部取決在將碗扣起的那一瞬間。

毫無疑問，胡滿貫是個高手，技術一流，無解可擊，阿郎並無取勝的把握。

然而，還是下定決心，要跟他博一下，道：「胡老板，貴寶號一共有多少銀子銀票？」

「幹什麼？」

「本教主喜歡豪賭，玩大的。」

「多大？」

「賭貴寶號所有的銀票銀子。」

「你的胃口倒不小。」

「這樣才夠刺激！」

這事非同小可，胡滿貫不得不另眼相看，處理枱面上的賭局後，並不着急做牌，仔細盤算一下，不徐不疾的道：「偏僻小店，資金不多，銀子銀票加起來，約莫二萬兩。」

張小仙立從懷裡掏出兩張一萬兩的銀票來，往桌上一放，爽朗的聲音道：「多點少點沒有關係，就算二萬兩吧，請做牌。」

「賭什麼？」

「自然是你胡不了最拿手的雙單。」

這小子又給人家改了名字。

「押多大？」

「你是聾子！瞎子？沒聽見也該看見，兩萬。」

「作一次押？」

「這樣才痛快，才爽！」

「輸掉也很痛苦，很慘。」

「你娘，別貓哭老鼠，做牌！」

在蠻荒之地的骷髏鎮，一次賭二萬兩銀子的豪賭，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連圍觀的賭徒都緊張起來，登時場中一片死寂，一個個皆拉長脖子，引頸以觀，屏息以待。

當然，一來一去就是四萬兩的輸贏，莊家胡滿貫同樣如臨深淵，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施展開他巧妙的手指，立即開始做牌。

手法的確高明，有如鬼怪的魔手，由慢而快，由緩而疾，「卡巴！卡巴！」的翻來翻去，翻至最後，直如風馳電掣，看在眼中的只不過是一個快速轉動的光圈，已經分不清那裡是手，那裡是指，那裡是牌了。

乍然，卡！的一聲，胡滿貫以閃電也似的手法，停止翻動的同時，也將磁碗蓋上了。

胡滿貫陰沉着一張臉：「下注！」

「雙！」

張小仙毫不考慮，將二萬兩銀票押在雙上。

究竟是雙？是單？

沒有人知道。

就是玉皇大帝，觀音菩薩也不知道。

因爲，胡滿貫的手法實在太高明，沒有破綻，沒有線索。

退而言之，就算看出一點破綻來，也無濟於事，在他蓋碗的那一瞬間，憑他那隻絕妙的魔手，仍然可以一變再變。

換言之，是單是雙，壓根兒無從捉摸。

張小仙却毫不遲疑的押在雙上，而且充滿必勝的信心。

多多可一點把握也沒有，碰一下阿郎，小聲道：「小仙，你看到牌了嗎？」

阿郎噤聲道：「沒有。」

「知道幾點？」

「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要押雙？」

「碰運氣。」

「有把握贏嗎？」

「有！」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

說得眞靈，張小仙料事如神，打開碗蓋，果然是兩點，雙！

胡滿貫睹狀驚得面無人色，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邪門，眞邪門，明明是單，怎麼會變成了雙？」

阿郎得理不饒人，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腕脈，厲聲道：「老小子，胡不了，你不打自招，是說你自己在搞鬼，作弊？」

「沒有，絕對沒有，單雙只靠手法、技巧，無法作弊。」

「沒有作弊就好，」阿郎展目一望，見那刀疤老頭仍流連未去，道：「咱們算賬去！」

「張教主不再賭了？」

「貴寶號不是已經輸光了嗎，還賭個屁。」

「哦！哦！」

＊　＊　＊

櫃台後面，掌管錢財的是一個妞兒，一個其貌不揚，噸位很大的胖妞。

胖妞很沉得住氣，輸了二萬兩銀子，紅中賭坊說不定會面臨倒閉的厄運，仍穩如泰山，面不改容，撥弄一下算盤珠兒，柔和而又緩慢的道：「張教主身上

可有銀子銀票？」

阿郎一怔，道：「什麼事？」

胖妞解釋道：「這裡有一個大數目，需要貴客找零。」

「二萬兩的數目也不少啊。」

「比二萬兩還要多一些。」

「多多少？」

「多得多，四萬兩以上。」

張小仙甚感納罕，方才胡滿貫明明說賭坊內的資金不多，銀子銀票加起來也不過二萬兩左右，現在怎會冒出這麼多來？

胖妞好機伶，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思，主動說道：「店裡的實際財務狀況，胡老板並不很清楚，調度的大權操在洛陽總部。」

阿郎不疑有詐，將身上的銀子銀票，約二萬餘兩，全部取出來交給胖妞。

胖妞笑盈盈的道：「還有沒有？」

阿郎道：「沒有了。」

「連一個銅板都沒有了嗎？」

「已經清潔溜溜。」

胖妞凝視着多多，道：「還不夠，希望這位姑娘能再湊一湊。」

多多不假思索，也將身上的銀子銀票，以及自己以前積攢下來的私房錢，全部交出來。

胖妞計算一下，瞥見多多項間還有一條金鍊子，手上戴着兩枚金戒指，立道：「可否將這幾樣金飾也一併抵充？」

多多滿腹狐疑的道：「還不夠？」

「不夠，不夠。」

「還差多少？」

「連姑娘的金飾算進去，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警告妳，最好不要耍花樣。」

「保証是白花花的銀子。」

多多猶豫一下，如言將戒指、項鍊放在櫃枱上。

胖妞仍不放心，重複剛才跟阿郎說過的話：「還有沒有？」

「沒有了。」

「連一個銅板也沒有了嗎？」

「已經清潔溜溜。」

「好，請跟我來。」

* * *

從側門出去，進入一個很大的大房子裡。

是不小，好像大禮堂，可是，除門窗、牆壁之外，空空的却別無長物。

不，正對面，約在房子的中央，立着一件東西。

可惜，以嶄新的紅綾覆蓋着，看不見內容。

弄得阿郎、多多滿頭霧水，默默的跟着胖妞往前行，看她究竟在玩什麼玄虛？

行至紅綾前，胖妞停下來了，慢吞吞的道：「你們所要的銀子，在紅綾裡面，共重四萬二千八百一十六兩，合二千六百七十六斤，比兩位應得的多十幾斤，不必找啦，就當作是紅中賭坊支付的搬運費吧。」

阿郎愕然道：「是什麼東西？」

胖妞神秘兮兮的道：「銀子。」

「世上那用這麼重的銀子！」

「打開一看不就知道了。」

「說的也是。」

不待阿郎動手，多多已搶先將紅綾揭開了。

「多多！多多！」

阿郎不是在叫多多，而是發現，眼前的這一座銀色鑄像，造得維肖維妙，簡直跟眞實的多多一模一樣。

的確，一模一樣，栩栩如生，不論高矮肥瘦，神情韻味，豐滿的酥胸，壯碩的大屁股，楊柳細腰，以及修長而又勻稱的玉腿，每一寸地方幾乎皆分毫不差。

面對自己的裸體鑄像，多多簡直要氣瘋了，咬牙切齒的道：「下流！下賤！卑鄙！齷齪！可惡！可恨——」

所有惡毒的說話，全部罵出了口，還是無法消滅她胸中的怨恨於萬一。

胖妞冷冷一笑，譏誚戲謔的道：「姑娘若是害羞，可以加一條三角褲，一件胸罩，假如缺少盤纏，沒有銀子花，卸一條臂，斬一條腿就可以吃上三五月。」

阿郎虎吼一聲，罵道：「妳好奸詐，設下了這種圈套，等於是妳變相搶劫。」

胖妞鎮靜如恒的道：「張敎主言重了，銀子在此，敝店不欠分毫，請當面點收。」

「臭娘子，少說風涼話，二千六百多斤，少說也要三十個人才能搬得動。」

「你可以請人。」

「老子身上已經一文不名。」

「也可以分解，大卸八塊。」

「臭娘子，少廢話，說，這是誰的主意？」

「是本公子。」

「也是本主席！」

說話的人自然不是胖妞，而是翁明山與臭小子自大，應聲從兩個不同的門闖進來，阿邪就緊跟在自大的身後。

另一度門也衝進來一個人，翁明珠。

緊接着，在他們的身後，又湧進來一羣人，加上胖妞、胡滿貫，大家一陣快速走動，已將阿郎、多多包圍起來。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阿郎一開口就沒好話：「翁明山，你早該炸彈開花，粉身碎骨，怎會活到現在？」

翁明山一點也不生氣，笑容滿面的道：「說起來還應該謝謝你這個大媒人。」

阿郎心頭一震，道：「什麼意思？難不成——」

翁明山截口道：「翁某已經和純純拜堂成親啦，仔細算起來，多多是我的小姨，你小子還是我的妹夫哩，大家都是一家人。」

多多差點沒氣昏，聲色俱厲的道：「翁明山，休得亂開黃腔，我們錢家早已與你水火難容，勢不兩立，我姐姐絕對不會嫁給你。」

翁明山拍一下自己的肚皮道：「事實俱在，沒跟純純上床，陰陽交泰，老子的『鬼胎穴』如何化解？」

錢多多怒不可當的道：「一定是你這個卑鄙的傢伙，强暴了我姐姐。」

翁明山嘻皮笑臉的道：「强暴也好，

結婚也吧，男女之間就是那麼回事，反正妳姐姐已經是我翁明山的人了，妳也——」

故意住口停下來。

多多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迫不及待的道：「我怎麼樣？」

臭小子自大指着鑄像道：「少裝蒜，沒摸過，抱過，玩過，尺寸會如此精確，分毫不差？」

翁明山上前雙手齊出，撫摸住鑄像的雙乳輕輕揉着，不乾不淨的道：「三十六，二十二，三十六，絕對錯不了，妳如果不信，可以脫下衣服來比一比，對一對。」

自大的話更粗更難聽：「這個尺寸，符合世界標準，倘若改行當應召女郎，保証門庭如市，車水馬龍，累得妳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

阿邪也來湊熱鬧，髒話連篇：「我阿邪一定捧場，一天至少三進三出。」

多多從來不曾受過這種屈辱，眼淚都流出來，連聲臭罵道：「你們都不是人，是禽獸，是豬，是狗，是毒蛇，是貓頭鷹，是大色狼，該千刀萬剮，碎屍萬段，死無葬身之地——」

自大冷冷的掃了阿郎一眼，打斷她的話，道：「好啦，好啦，別再罵啦，罵也是白罵，又不痛不癢，留點時間給妳老公發言吧。」

阿郎的憤怒，絕不在多多之下，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是他沒有話說，而是覺得此時多言無益，正在運集功力，準備作雷霆一擊，打算將他滿腔的怒火，化作血，化作肉，將對頭劈成血漿肉泥。

翁明山得理不饒人，冷言冷語的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綠帽子太重，壓得你變成啞巴了？」

臭小子自大也不放過這個消遣他的機會，道：「有可能，男人最倒霉的就是遇上這種事，要是本主席的未婚妻是二手貨，我一定會上吊自殺！」

阿邪亦道：「師父，換成我阿邪也不想活，不是投水，便是跳崖，或者十牛分屍！」

「殺！」

「殺！」

憤怒已達爆炸點，再也無法忍受，只有武力解決，阿郎攻向臭小子，多多攻向翁明山。

怒極而發，其勢銳不可當，「波羅玄功」再加上「大悲掌」，「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三招絕學，連環施出，儘管臭小子自大不簡單，確有眞材實學，也不敢强阻硬接，虛晃一招，退出三身之地。

站在他身後的幾名高手，却作了替死鬼，張小仙勢如破竹，掌風過處，慘嘷聲起，立刻造成一死二傷。驚得阿邪鬼叫道：「我的媽呀，這小子好厲害。」

同樣的功夫，同樣的招式，在多多的手中施展出來，就不免弱了一些，翁明山不曾退避，反手還擊。

二人蓬！蓬！蓬！連拚三掌，多多卓立原地，紋風未動，翁明山則拿樁不穩，蹬！蹬！蹬！連退三步。

「納命來！」

打鐵趁熱，多多毫不放鬆，立又揚掌攻上去，決心要置翁明山於死地而後已。

却被翁明珠强行截下，道：「多多，家兄是妳的姊夫，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算起來我們都是自己人，請勿意氣用事。」

多多根本聽不進去，嬌叱道：「不要臉，你們翁家的人都不是好東西，誰跟妳是自己人。」

阿邪幫腔道：「不要給臉不要臉，來到骷髏鎮，困在紅中賭坊，就放老實點，別耍老大。」

張小仙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麼東西？」

阿邪反唇相譏道：「不是東西，是人，叫阿邪，三天前還是一個殺人犯，連幹掉十條大蠻牛才死裡逃生，拜在師父自大座前爲徒。」

西門小仙冷哼一聲，道：「原來是臭小子新收的猢猻，我看你們是臭味相投，臭在一起了。」

阿邪臉一沉，道：「媽的，死到臨頭了還想咬人，告訴你，你張小仙的時代已經結束，就像肉包子打狗，永不回頭。」

「現在是什麼時代？」

「是我師父自大與我阿邪的時代。」

「你做夢！」

「你放屁！」

「接招！」

「看刀！」

二人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

阿邪的確不含糊，居然在張小仙的手下走了十餘招，而不見顯著的敗象。

不禁激起了阿郎的萬丈豪情，咬着牙齒說：「雜種，準備請長假，回家養傷吧！」

波羅玄功叫足八九分，以一招「風雲色變」劈頭蓋面攻上去。

做夢也想不到，有一股强大的壓力，怒海狂濤般壓下來，阿郎攻勢爲之一滯，氣息亦爲之一窒，身不由己的猛然倒退了五六步。

阿邪自然沒有這個本事。

也不是臭小子自大幹的。

更不是翁明山、翁明珠兄妹。

胡滿貫、胖娃可能差得更遠。

而是剛剛從外面闖進來，一直被疑爲是番僧哇加西的獨臂人——刀疤老頭。

「見過師父。」

「師父你好。」

「見過師祖。」

臭小子、翁明山、翁明珠、阿邪等人一齊出聲問候。

事情大出意料之外，阿郎、多多有一種被人戲耍、作弄的氣憤，張小仙怒眉雙挑的道：「老頭，捉了許久的迷藏，沒料到你會是臭小子他們的魔鬼師父，有其徒，必有其師，從自大的言行擧止，就不難想像到閣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刀疤老頭不怒反喜，哈哈大笑道：「說呀，老夫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倒想聽一聽娃兒的評語。」

多多代答道：「狂妄自負，心狠手辣，眼高於頂，目空一切，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野心勃勃，雄心萬丈，外加卑鄙無恥，無惡不作。」

人家在駡他，還能笑出來，不是修養到家，就是個陰險的傢伙，陰惻惻的笑道：「姑娘的評語很中肯，大概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阿郎道：「你跟天竺波羅門有何關係？」

「跟波羅門沒有關係，與天魔教倒有點淵源。」

「什麼淵源？」

「有一個天魔女秋水寒知道吧？」

「她是大笨牛的娘，本教主叫阿姨。」

「秋水寒叫老夫師叔，你小子應該叫我老人家爺爺才對。」

秋水寒對他關懷備至，大笨牛更是情同手足，但阿郎和多多却從來沒聽說過，天魔女還有一個師叔，大笨牛有一個師叔祖。

不由的心中疑竇叢生，阿郎道：「還沒有請教前輩的名諱是——」

刀疤老頭的聲音轉趨冷厲道：「憑你還不夠資格問。」

多多聽得一呆，道：「那麼，是敵？是友？」

刀疤老頭的答覆好乾脆，只有一個字：「敵！」

阿郎大怒，欲語未語，刀疤老頭招手，又下令道：「把他們幹掉！」

「是！」

「是！」

一呼百諾，齊聲應是，臭小子、翁明山、翁明珠、胡滿貫、胖妞、阿邪，乃至圍在四周的衆高手，立如潮水般撲縱而出，刀光劍影中，包圍圈一下子就縮小了許多。

「多多，咱們跟他們拚啦。」

「阿郎，放手去幹，不必留情！」

二人當即施展出渾身解數，全力拚搏。

不幸，形勢比人强，單憑臭小子、翁明山、翁明珠、阿邪四個人就不易對付，何況還有胡滿貫、胖妞、衆多高手，惡戰一開始便處在挨打的地位，四面楚歌，險象環生。

這還是刀疤老頭作壁上觀，未曾出手，否則，怕不早已血濺當場，命歸九幽。

老頭自視太高，對他的徒子徒孫也要求極苛，這時候還沒有看見到死人，沒見到血，顯然大爲不滿，暴跳如雷的道：「飯桶，飯桶，你們他媽的統統是飯桶，十招之內如果要不了他倆的命，我老人家就將你們全部斃在此地！」

好大的口氣，好狂的豪語，阿郎却偏不信邪，吼道：「老傢伙，別鬼叫，吹大氣，有胆就下來，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好，想死，我老人家就成全你們。」

挑明了要出手對付阿郎、多多，萬不料，身形乍起，居然破窗而出，竄到外面去。

必然有所發現，很快便聽到老蓋仙洪五爺的駡聲，與刀疤老頭就在院子裡幹上了。

張小仙精神大振，揚聲道：「老哥哥，來得好，你在外面殺老的，小弟在裡面殺小的。」

詎料，老蓋仙洪五爺的答覆等於給他澆了一頭冰水：「老弟，快走，帶着你老婆一起走，越快越好。」

阿郎心頭如遇重擊，方待出言問明原委，驀見三絕婆婆從另一道門破門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照面就打出一把暗器，殺出一條血路來，衝至二人身邊，道：「不錯，快走，此非善地，久戰必敗！」

根本不給他們發話的機會，一拉一推，硬將二人推到門外去。

「追，一個也別放掉！」

臭小子一聲令下，率衆一湧而出。

被三絕婆婆搶去先機，在門口截下來。

門外，老蓋仙洪五爺正與刀疤老頭打得難分難解，從攻守進退之間觀察，顯而易見五爺處在下風。

三絕婆婆堵在門口，佔地利之便，眼前雖無敗象，但當臭小子他們分途竄出時，情形可能比老蓋仙更糟。

阿郎與多多互望一眼，方待分頭去支援二老，二老已搶先開口，異口同聲的道：「快走啊，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至此，阿郎深知，這個刀疤老頭，必然是一個了不得，不得了的蓋世魔頭，不然，老蓋仙和三絕婆婆不會如此惶急，當下心念電轉，已決定退走，道：「老哥哥與婆婆能應付得了嗎？」

老蓋仙邊攻守，邊說道：「放心，老哥哥雖然贏不了他，老命還是保得住，你們滾吧！」

阿郎暗道一聲：「罷了！」與多多做出他們生平從來沒有做過的一件事：逃之夭夭。

骷髏鎮上，萬家燈火，炊烟嬝嬝，家家戶戶正是晚膳的時刻。

阿郎與多多沒有離開骷髏鎮。

因爲，一旦離開，就會錯過宿頭，有露宿荒郊的可能。

同時，他們要等洪五爺、三絕婆婆，好歹要弄清楚那個刀疤老頭究竟是何方神聖？爲何對一個老殘廢會如此忌憚？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甘心就此一走了之，無論如何，要設法給老殘廢、臭小子師徒一點顏色看看。

於是，離開紅中賭坊後，便直接來到吃人客棧。

在吃人客棧內，租了一明兩暗，一個僻靜的小跨院，梳洗完畢，就在堂屋裡用過晚餐後，多多突然驚叫一聲：「糟啦，糟啦！」

阿郎楞了一下，道：「什麼事？」

多多急聲道：「你忘了，咱們已經被那個胖妞給乾洗，身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還住跨院，吃大餐，我看如無奇蹟出現，明天非得被店家剝衣服不可。」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司馬洛得黑蛇協助找到鍾公子，知道巨蟹就是李啓明，是靈門的人，且是個邪教，蜘蛛也受到他們追殺，幸未受害；司馬洛跟踪殺手的出發地點，原來又是李啓明幹的，因此，蜘蛛和李啓明都是關鍵人物，尤其是控制靈門決策的人，莫先生在電話中說出有關李啓明的綫索，他現在C市，司馬洛便去C市找他們的女信徒……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靈門

渡假屋受困擾　水牢內遇鱷魚

跟着，忽然一聲大响，司馬洛就一跳跳了起來，幾乎連手中的電筒也丟掉了，是屋中的電話响了起來。

司馬洛又並不是胆小，這祇是一種本能的反應，聲音忽然一响，就會嚇一跳。尤其是電話鈴聲如此刺耳。

司馬洛看着那電話，他並不打算去接，因爲他不能冒充美心，就不可能從電話中聽出什麼有關美心的秘密。但電話响對他是很大的困惑，他祇好看着電話，等聲音停止。這電話却响了很久才停了，跟着又响，似乎打電話來的人是認定屋中有人的。這一次响了幾聲，又不响了。跟着响了起來，又是幾聲又停。這樣一連串。這就不是因爲沒有人聽而收綫，而是一種暗號了。响三聲便收綫又再打，就不是認爲屋中沒有人而收綫的。

司馬洛的腦子立即把那些响聲組織起來。一次是三响，一次是六响。電話响的長短是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能夠計算次數。一次三响，一次六响，亦可以解釋爲三短三長。三短三長——這即是世界通用的求救訊號！

司馬洛把聽筒拿起來，他不出聲，祇是聽。這樣，對方也未必能肯定是有人接聽了的，亦可以以爲是斷了綫。

但對方知道有人接聽。一把女人的聲音說：「司馬洛！你不要亂碰東西！」

「蜘蛛？」司馬洛問。他沒有聽過蜘蛛的聲音，但他可以猜想是她。

對方亦沒有否認。她說：「你可以看她的床底，但是要非常小心，否則就會爆炸起來！」

司馬洛深呼吸一下，說道：「多謝你救了我的命，我們何不見面談談呢？你知道我的能力，你有什麼苦衷，我可以爲你想辦法！」

「不能夠！」她說：「你小心一些。」

她說完就掛斷了電話，司馬洛總算能與她聯絡到了，但是這是由她控制的，她要斷絕就斷絕。

司馬洛沒有辦法，祇好信她所講，去看看美心的床底。蜘蛛說是有炸彈。司馬洛對這種事情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知道情形大約會是如何。這炸彈是不會太容易觸動的，除非是去搜床底。這不應該是炸美心的炸彈，最可能是美心出去之前放下，以消滅任何進來搜查她屋的人。

但是爲什麼怕人進來搜呢？這顯然是因爲她的家裏是收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東西，而且應該是放在床底。否則的話，人家搜到了東西而不搜床底，那炸彈就沒有用處了。

司馬洛用電筒照射着床底，就揑了一把汗。

假如不是蜘蛛打電話來提醒他，他就多數會中計了。

他揭起了床單，蹲在地上就可以望進床底下。他知道他不怕揭開床單，因爲美心回來也是會碰着床單的，假如碰着床單也要爆炸，那對她本人來說就是太危險了。

司馬洛用電筒照，就可以看到魚絲在光中閃耀着，假如他是把房間裏的燈開了，他仍可以看到床底有些什麼，却不易看到這些魚絲。

不過司馬洛反正是用電筒的，他用電筒一照時，多數都是可以照出這些魚絲。

現在他看見這些魚絲乃是從一雙鞋盒內通出來的，而魚絲的這一頭則是縛着魚鈎，魚鈎則是勾住床底的邊緣。這是很簡單的設備，不知的人伸手進去，一碰到魚絲，就會牽動鞋盒裏面的東西，鞋盒裏面是炸彈，一牽就爆炸，如此而已。

司馬洛把那些魚鈎解下了，伸手把那隻鞋盒拉出來。

美心自已回來也會是如此的，她不應該需要整個人爬進床底去弄那麼辛苦和危險。

司馬洛把鞋盒的蓋子掀開，果然看見裏面有一個簡陋的炸彈，就是一塊塑膠炸藥插了信管，信管上繫上了魚絲，魚絲牽動，就把信管牽動而引爆。

炸藥的份量不足以把這屋子炸塌，不過却是會把這屋中的人炸得血肉模糊。

見不得人的東西，原來就是放在這鞋盒的裏面。

有一瓶藥水，一個注射針筒和幾枝針咀。

還有一本書。

那些藥水，司馬洛也早已猜得到大概是什麼了，顯然是用在林義德等人身上的那些藥。

但是那本書呢？

司馬洛把書翻開來看看。那是一本很小的書，表面看來就像是一本袖珍小字典，祇是皮面上並沒有印上書名，而他翻開來時，又看到裏面印的不知是什麼。是一種他所不懂的文字，也可能是一種密碼。

司馬洛想了一陣，就把藥和書都拿了出來，而把鞋盒連同炸彈推回原處，那些魚絲和魚鈎，他亦勾好了。

這之後，他再作了一些佈置，才離開了。

美心在一個小時之後就回來了。

司馬洛知道她去的是什麼地方，因爲她也是受着莫先生手下們的跟踪的。她去的是一間模特兒社，接受模特兒訓練。

這是一個正當的地方，但是她去的目的却不一定正當，許多正當的事情都可以作不正當用途的。譬如，模特兒有機會認識富有的男人；也有機會拉攏其他的美女。

美心獨自一人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神像的面前一揖，然後就匆匆進浴室裏洗一個澡，之後披着一件白色的睡袍出來，她就在床前蹲下，伸手把那些魚鈎解下。

跟着她就把鞋盒拉出來。

她跟着又到那神像面前點了一支蠟燭，仍未知道鞋盒中的炸彈已失去了作用。

司馬洛說：「她看來很是虔心的！她還是要拜神，洗乾淨了身子就拜神，她却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神，她的神力都是用藥的，她却竟然不知道！」

莫先生說：「她自已本身顯然也是受了藥的影響！」

司馬洛與莫先生所說的，美心是聽不到的，他們可以看見她而她看不見他們，他們聽得到她而她聽不到他們。

司馬洛在臨走的時候所作的佈置就是在屋中各隱蔽處裝了電視眼，他們就可以通過電視眼看到她的活動。連她洗澡也看到了。他們雖然不想看這個，也是不能不看，以防萬一。

他們從螢幕中看着她打開鞋盒，就呆住了。

她這時才發覺不見了那本小書及那針筒、針嘴。

司馬洛說：「那是一本經文，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看來他是對的。

她立即走到神像的面前，現出慌張苦惱的表情，轉了幾個圈，却不能向神求助，似乎她是欠了一件溝通的東西，就是那本小書。

跟着她就跑出房中，拿起電話，急急地按號碼。

那是一個按鈕的電話。司馬洛雖然是對正電話(由於電視眼祇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不能跟着她走)，他却仍是可以憑她的手勢而猜出她按的號碼。他立即讀出來。

不過他們亦有一個儀器是與電話線通連的，儀器上亦顯示了這個電話號碼。果然與司馬洛所講的一樣。

司馬洛隨即又咒罵起來：「無線電話！」

他知道號碼，就立即知道那是一個無線電話的號碼，因爲那種號碼與普通不同。

雖是可以憑號碼查出無線電話的主人的身份，却無法肯定這人是在何處，這人可以拿着電話跑到任何地方。

那儀器亦能把電話的對話聲擴大而播出來。

那邊有人接聽，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喂？」

美心說：「我的經文不見了！」

「有人來過？」那人說：「搜過你的屋子？」

美心說：「經文不見了，我不能夠祈禱——」

「藥和炸彈呢？」那人問。

「藥和針也沒有了，」美心說：「祇是留下炸彈，但經文不見了……」

「用炸彈！」那人命令。

「經文都不見了——」美心說。

「快用炸彈！」那人再度命令。

美心呆了一陣，才慢慢地說：「是！用炸彈！」

她就像夢遊似的走回她的房間，低頭看着那鞋盒。跟着她就蹲下來，把魚絲一扯。

本來這樣一扯，炸彈就會爆炸了，但是幸而司馬洛在走之前所作的佈置也包括把那引爆器破壞了，使它失靈，所以無效。美心再拉另一條魚絲，也是一樣。

「快些！」司馬洛說：「行動！」

美心慢慢地走出睡房，走到廳中，就拿起電話。她顯然是又要打電話向那人報告，炸彈失靈了。

但是此時已有莫先生的手下開門衝了進來，把她捉住，奪下了電話。

他們早已作了這個準備了。

他們不能讓她把自己炸死，但又不能讓她打電話通知她那個神秘的上司。

他們却又要有爆炸。

他們其實也不必担心她會打通這個電話，因為這個電話是一定打不通的，他們可以干擾，也可以截綫。不過他們反正是要進來進行爆炸的了，所以就進來。

那個人已經吩咐了美心爆炸，就必須爆炸。

美心給那些人捉住，拖了出去。

幾分鐘之後，爆炸就發生了。

美心的睡房的窗子給炸毀了。

很快，救傷車來了，把整個用白布蓋住，而白布上染了很多血的美心運出去。

美心到了醫院就宣告已經死亡。

其實美心根本沒有進醫院。搬出去的是她，她是被縛住不能動彈而蓋在白布下面的，那些血祇是紅色的顏色水而已。

美心在中途就已經給調換了。並不是從救傷車中給換出來，而是另有一輛救傷車到醫院。裝她的救傷車在僻處轉入一條路，就有一部同樣的救傷車轉出來，開到醫院去，裝美心的救傷車則是開到莫先生的總部。

美心的家有大批警方人員到來調查，他們也是說美心已死去，事實上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以為是真的，他們不知道真相。

那些莫先生的手下把美心留在這大厦中，爆炸之後才運走，這本來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但是由於他們中間有爆炸專家在着，情形就不同了。爆炸專家知道炸藥的威力，減少了份量之後，而且放準了位置之後才引爆，如此就祇是使主要的炸力炸向窗子，窗下是空地，亦在肯定下面無人時才引爆。如此，樓上樓下以及鄰居都沒有危險。

那個無綫電話的主人的身份已查出來了，但這人相信不會回家，要找到他亦是一件相當頭痛的事情。

美心則一直是醒着的，她在莫先生的總部裏才給揭去了嘴巴上封住的膠布，與解掉身上的繩子。

她以非常仇恨的眼光看着這些人。

司馬洛說：「美心你究竟明白不明白，我們是救了你的命？」

美心冷酷地說：「你使我入地獄，你剝奪了我進入靈門的機會！」

司馬洛把那神像和那本小書拿出來，在她面前一放。他說：「現在還能補救嗎？」

美心立即上前奪過來，她四面望望，找不到一個好的地方，就把神像放在地板中央，跪下打開那本小書唸起來，唸些什麼，就不易聽懂了。

唸了好一陣，她才張開眼睛，四面望望。

司馬洛說：「現在好一點嗎？」

她的眼神忽然一變。普通人是不易察覺了，但是司馬洛的豐富經驗則是馬上知道她會做一件可怕的事情，於是他已有了戒心。

他還以為她是要向他襲擊。

他猜錯了。

她並不是向他襲擊，而是一頭向地上撞下去。

她竟是用這個方法自殺！

幸而司馬洛早有所覺，及時一手把她拉住。

他把她一拉一轉，兩手穿過她的腋下按住她的頸後，使她不能動彈。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而司馬洛則是有好身手又有好力氣。她雖然極力掙扎，也是無效。無論如何，她打算做的事情現在是不能做了。

她叫道：「你放我！我一定要去！」

司馬洛說：「去什麼地方？」

「我一定要進入靈門！不然就太遲——太遲——」

「為什麼太遲？」司馬洛問。

「你不會明白！」她說：「你放我！」

「你試試向我解釋吧！」司馬洛說：「你能說服我的話，我不但讓你去，並且我也會跟你去！」

「你不能去！」美心又叫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你們都是罪人！你們不是特選的！你們不能去！你們也不會明白！」

司馬洛說：「看來你的教主的口才一定很好，你讓我去找他，看看我是不是那麼欠資格！」

「放我！」美心叫道。

「你帶我去見你的教主，」司馬洛說：「我們可以理論清楚。他能說服我們，那我們就都是你們的人了！」

「你們是要害他的人！」美心叫道：「你們都是魔鬼！你們要害他！」

美心又並沒有否認她知道教主的所在，她祇是態度强硬。本來司馬洛是有一個好方法的，那就是放她走，讓她逃到教主身邊，他就可以跟踪。

但是困難的是她現在並不是要逃走，而是要殺死自己，那就並不簡單了。一放她她就要自殺。

司馬洛說：「你看來是已經被人催眠了。好，讓你看看我們的神，我們的神也許是你的朋友！」

他把她拉轉，朝着牆上那大螢幕。

「你們的是邪神！」美心叫道。

「你看着！」司馬洛說：「邪不能勝正，難道你不敢面對！」

美心果然凝視着那螢幕。她既然那麼深信自己是正的，那她就也應深信自己是可以勝邪的了。

那螢幕上並沒有什麼。

但是很快就有了。那上面漸漸出現了一團旋轉的彩色。大家都不去看，祇是美心凝視着。

一把深沉的聲音從擴音器中透出來，說道：「你們看着，看清楚些，看着，看清楚！牢牢地看！」

「邪神！」美心叫道。

那彩色繼續旋轉，那聲音間中會提她一句。

漸漸，美心在司馬洛的手中放鬆下來了。

「你現在很疲倦，」那把聲音說：「你快要睡着了，你可以放鬆！」

美心越來越放鬆。

她是正在受催眠，那是司馬洛剛才提到過催眠而作的暗示，莫先生這裡有人亦有設備，可以這樣做。

不是人人都可以受催眠，有些人有了戒心則不受催眠，但是美心現在的神智實在也不清楚，而她以為電視上出現的乃是什麼邪神，她需要極力對抗，她便凝神看

着，這就很易上當了。

「你睡着了，」那把聲音說：「你鬆弛下來！」

司馬洛把她放在一張椅子上，讓她軟坐在那裡，椅子是一個人搬過來的。

美心變成很放鬆，也閉上了眼睛。

那聲音說：「現在你告訴我關於靈門的事情！」

美心說：「靈門……我們要登天成仙，我必須進入靈門……我們是給特別選中的……你們都是罪人……」

「教主在什麼地方？」

「不能講……許多人想害他……」

「他是誰？」

「不能講……許多人想害他……」

「你這書是什麼文？」

「這是天書！」美心說。

「上面的是什麼文字？你怎會唸呢？」

「教主教我唸……」美心說。

這根本不是什麼文字，專家看過也看不出，相信祇是亂塗的而已，教主教她唸的，那就很簡單了。亂塗一些，對她亂唸，唸熟了她就會。

「教主是誰？」

「不能講……許多人想害他。」

「你那藥是什麼用處的呢？」

「這是要使一個我們要拯救的人聽話！」

「用藥？不是神力？」

「他已被邪魔控制得太深，我要給他聖水！」

「你跟他上床？不惜犧牲身體？」

「這是精神工作，生命都可以犧牲！」

「他要出錢救自己？」

「他錢太多了，是刻薄別人而積聚到的，他必須還出來！」美心說。她說的這個道理，倒是對許多人都很有說服力的，世界上總是窮人多，窮人對有錢人總是反感，事實上人之所以富有，乃是因爲錢集中在他的身上多些，把窮人的錢分薄了。世界上之所以有許多窮人，就是因爲有些人很富。但是有些富人的錢是正途而來，這個則是不提了。

「他現在已經一分錢也沒有了，他還是沒有得救！」

「他還有很多錢！」美心說。

「郭以深已經宣告破產了呀！」

「不是郭以深，我不認識這人！」

「呀，我看來是弄錯了，我們談的實在是——是——」

「杜明！」美心說。

「呀，對了，杜明，杜明還有很多錢！」

這樣就騙出了名字來了。郭以深這個名字是作出來的，根本無此人。現在，就知道美心的任務乃是向一個叫杜明的人下手。

杜明，這名字使莫先生的人立即知道是誰，他們也立即去訪查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一提名字就會認得。

「杜明……」那聲音說：「他還有很多錢，所以他還沒有得救，但你又不很落力，你已很久沒見他！」

「現在有很多人要害我們，」她說：「我要暫時停止！」

怪不得她這一段時間沒有什麼異動，顯然是靈門的高層人事已知道受到了壓力，各事都要暫停，但是殺死蜘蛛的事則不能停，而且要盡快。

美心是負責搾取這個杜明的錢，但是憑她所講，杜明應該還未到林義德那樣的地步。針藥還未使用。

那把聲音說：「你就是爲了使杜明得救，所以要替他打針？爲什麼不多打幾針，快一些呢？」

「沒有打針，」美心說：「不一定要打針，假如他太冥頑不靈的時候才打針！」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那即是說這個杜明是不會遭到林義德等人那樣的命運了，林義德等人是給打了針。

那把聲音說：「誰是教主？」

「我不能講……許多人想害他……」

那把聲音與美心談下去，每談一陣就忽然問一句誰是教主以及在什麼地方，美心的回答總是一樣，不能夠使她不提防而講出來。

有人拿一個電話交給司馬洛，那是負責催眠的人要與他說話。那人說：「不能擊破她的防衞，她受了很深的催眠！」

司馬洛低聲說：「你的功力不及對方？」

「催眠通常不是這樣有效的，」那人說：「對方是對她用了藥之後才催眠，不管對她的健康有什麼長遠的影响，我知道大概是用什麼藥，但我不能用這些藥，這是非常危險的，會使她變成一個廢人！」

「做壞人有許多佔優的地方，」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說：「他們可以不顧他人的死活！」

「你現在決定怎樣呢？」那人問。

「你能做什麼呢？」司馬洛也反問。

「我可以使她醒過來，」那人說：「有兩種醒法：一就是使她醒來還是受對方控制意志；另一就是解除對方的控制，使她恢復自我，但這樣會忘記了大部份關於靈門的事。對方對她催眠時一定已經吩咐過了，她一醒就要忘記一切，這是催眠上的保險掣！」

「我們要使她恢復自我。」司馬洛說。

「應該是這樣，」那人說：「我並沒有把握能夠使她再受催眠，她未必會上當！」

「但是你再試試，」司馬洛說：「盡可能利用這段時間！」

那人盡量利用這段時間，但是沒有用，他不能擊破美心在心理的防衞，他不能戰勝藥物。

終於，那人吩咐美心醒過來，恢復自己。

美心醒過來了。

她四面望望，顯得很迷惘，然後就掩着臉哭起來。

有兩個女人上前扶着她安慰她。

司馬洛等她哭完了，拉一張椅子坐在她的面前，溫柔地問道：「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美心說：「我企圖殺死自己，你盡力救我！」

「你記得！」司馬洛說：「你現在還想死嗎？」

「不，」她說：「我受人利用！」

「你都記得？」司馬洛問。

「這——好像一場夢——」她哭泣着：「我怎麼可以做這樣可怕的事情？我給人家利用做妓女——」

「那不是你自己的主意，」司馬洛說：「你是受了迷惑，有人利用你，還有很多像你這樣的好女孩子也是正在受到利用；所以我們急於找到這個主持人。我相信你可以幫我們的忙！」

她忽然又呆在那裡。

司馬洛說：「你知道那個教主是誰嗎！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他嗎？」

「有一個電話號碼……」她迷惘地說：「我……我記不起來，我本來可以打這電話聯絡……」

司馬洛又覺得希望不大了，假如連電話號碼都記不起來的話……

他說：「電話號碼我已經有了。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呢？他是誰？」

「他——是一個沒有面孔的人……他是在……那個地方——一間屋子，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假如我再看到，我會識得——」

屋子即使找到，也許已沒有什麼用處了。那人是會放棄那屋子而走掉了。

「什麼沒有面孔？」司馬洛說：「是一個人，却是沒有面孔的？」

「我——對他的面貌完全沒有印象！」她痛苦地說。

那人倒是眞厲害的，他可以使這些女人記不起重要的細節。

司馬洛嘆口氣道：「好了，你已經很辛苦，現在你去檢驗身體，休息一下！」

美心被扶走了。

莫先生一直在旁邊看着而沒有出聲。這件事情的處理方式他是相當滿意的，得不到理想的效果，也是無可奈何了。

司馬洛對他說：「美心對我們沒有用處！」

「起碼我們也知道靈門的人是如何利用這些女人，」莫先生說：「她們都是受利用的，她們被用過藥之後又受過催眠，老天，假如我們找不到這一些人，她們失去主宰就引爆自殺，那怎麼辦？」

司馬洛咬緊着牙齦。

他們現在是難題越來越多了，他們知道得多，却是不能採取有效的應對方法。

「媽的蜘蛛！」他說：「假如她肯出來講清楚，那就沒事了！」

*　　*　　*

蜘蛛此時又已經躲起來了。她一直是在躲，這一次則不再是躲在城市中，而是躲在郊外，一個特別的地方。這裡是海邊的一座屋子。

這是一座渡假屋，沿着屋前的路走下去有一座小碼頭，而小碼頭的上面還有一間屋子，那是一間船屋，屋子的地板大部份是挖空了的，如此船就可以駛進來停在屋中避風浪。

蜘蛛就在渡假屋的二樓，不是睡覺，也並沒有開燈，遠遠看來，這屋子就像沒有人居住。

蜘蛛望出去則是可以看到人。

她可以看到有兩部汽車駛來。

這兩部汽車在遠遠停住了。

黑夜之中，這兩部車都沒有亮燈，但是從屋子望過去，後面的晴朗夜空則是光亮得多，這樣，就可以相當清楚地見到車子的輪廓了。

蜘蛛立即從床上下來，提着一隻手提袋下樓，出了屋子。她又要走了。

有車子來，而這些車子可沒有亮燈，就可以猜到是來意不善了。

她悄悄進入水邊的船屋。船屋中已放着一艘快艇。她就登上了這快艇，解掉繩子，推着旁邊，要滑向船尾的門口。門雖是關着，假如她低下頭，快艇還是可以從門下出去。而她顯然是打算划槳一段距離才發動馬達的，如此她就可以避免發出聲音。那快艇的馬達响起來是非常之刺耳的。

但是快艇忽然一停停住，震了一震。蜘蛛在黑暗中拔出手槍來。快艇這樣停，顯然乃是另有一條繩子把它拉住了，而蜘蛛知道不應該另有繩子。

「你也要用槍？」一把男人的聲音在黑暗中說。

「噗」的一聲，蜘蛛就不在快艇上了。

那是司馬洛的聲音。司馬洛說：「你不要開槍，我祇是要跟你談談！」

蜘蛛不出聲。司馬洛亮了一隻小電筒，從他的躲藏處出來了。他是躲在碼頭底下的水中。他的身上全副潛水裝備。他是從水路來的。

他從水路來，那兩部車轉移了蜘蛛的注意力。

蜘蛛此時原來已經到了屋樑上了。原來屋樑上垂着一條繩子，人站起來也是碰不到繩子，但是一跳就可以拉着，她就是這樣上了去。

這是她的準備。

司馬洛說：「假如是別人來，你就已經死掉了！」

「是誰告訴你我在這裡的？」蜘蛛問。

「秘密是不能永遠守着的！」司馬洛說。

蜘蛛一翻身又下來了，回到了那快艇上。

她說：「誰告訴你我在這裡？」

「你的另一個追求者。」司馬洛說。

「他……」蜘蛛嘆一口氣：「我祇是對他提過一次，又沒有說清楚是什麼地方！」

「另外加上我們的辦法！」司馬洛說。

蜘蛛手中的槍對着他：「讓我走！」

「這裡祇有我們兩個人，」司馬洛說：「我手上沒有槍，我們也不要把你捉住。我祇是要跟你談！」

「我可以幫你的，我已幫了你！」蜘蛛說。

「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說：「你祇要講幾句就行了！」

「我不能再幫你！」

「那些人要殺你，」司馬洛說：「你不知道嗎？」

「那是我的事情，」蜘蛛說：「假如我死了，你就爲我收屍好了！」

「你的話我不明白！」司馬洛說。

「你會明白的，」蜘蛛說：「你是一定贏的，祇差遲早罷了，用不着我幫你！」

司馬洛說：「遲與早就會差很多了，

我不想太多人死亡！」

「是呀！」她說：「但是我幫不了你，要死的已經死了，還沒有死的就不會死！」

「你能夠保證嗎？」司馬洛問。

「我不需要保證什麼，」蜘蛛說：「你讓我走吧！」

司馬洛說：「我找到了你，就沒有那麼容易讓你走掉了！」

「我沒有什麼好講的！」蜘蛛說。她堅決得奇怪。

她手中的槍也是指着司馬洛，雖然她也不見得會開槍射死他，因爲這樣她也是逃不掉的。

司馬洛說：「你不考慮一下嗎？」

「沒有考慮！」她說：「我也早已用很多時間考慮過了，也不會等到現在才考慮。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以及不應該做什麼！」

「我就是希望你分清楚什麼事應該做和什麼事是不應該做的！」司馬洛說。

「我分得清楚。」蜘蛛說。

接着，蜘蛛又說：「每一件事情，各人的看法都是不同的，你用不着這樣苦心，千方百計找我，假如我有什麼可以跟你講的，我隨時可以找你，我也可以打一個電話給你。我沒有什麼可以跟你講，那你找到我亦是沒有用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好吧，你走吧。我衹是希望你不要太固執，假如你應付不來，你就給我一個電話！」

「我會的，」她說：「但是你們也不要跟着我！」

司馬洛聳聳肩：「我也不打算這樣做，我明知道你這個人，假如要你合作，就必須是你自願的，否則的話，就是把你關起來也沒有用處！」

「是呀，」她說：「現在，請你上去！」她擺擺手中的槍。

司馬洛說：「我游泳怎麼追得上你的船呢？」

「我想你脫下你這一身蛙人衣服！」她說。

「我不脫下來也是對你沒有妨礙的。」司馬洛說。

「我想借用你的！」她說。

「我知道你的船上亦有一套，」司馬洛說：「難道你有兩個人嗎？」

「我不知道我那一套有沒有給你破壞了，我也沒有時間檢驗清楚！」她說。

「我沒有破壞！」

「用行動證明不是最好嗎？」她說。

司馬洛無可奈何，衹好把背上的氧氣筒解下來，連同面罩放到她的船上，說：「這樣夠了吧？」

「多謝！」她說。她要用的，主要也是氧氣筒而已，潛水膠衣，即使破了亦是無礙。

她拔出刀子，找到司馬洛繫住她的船的那條額外繩子，把它割斷了，推動快艇，浮到船屋的向海的門口，開了門閂，把門推開了，然後發動馬達。

那快艇吵鬧地飛馳出去，很快就遠去了。

這個時候，除非空中有飛機，才能跟踪這快艇，但是在黑夜之中仍是沒有用的。

蜘蛛用繩子把快艇的方向盤縛穩了，就在飛馳前進之中穿上了司馬洛給她的蛙人裝備。

她到了大海中之後就忽然一翻身躍進海中，沉了下去。

那快艇則是仍然繼續向前馳行，它會馳到燃料用完了爲止，或者是直到撞到了前頭的岸邊。看來它是會撞到前頭的岸邊爲多，也幸而這裏是甚少有船經過的地方，與船相撞的機會倒是不大的。

蜘蛛本人則是在水中潛行，她可以在任何一處岸邊登岸，這是更難跟踪了。

不過她這個人，却是在需要的時候就會出現。

＊　＊　＊

那邊，美心經過了身體的檢驗以及幾天的觀察之後，是沒有什麼大碍了。她也接受過幾次催眠，仍是不能透露什麼。

那個主持靈門的人是沒有面目的，也不是李啓明。她看到李啓明的照片時認得，但教主不是李啓明，李啓明是把她指揮去見教主的人，而這教主是沒有面目的人，她也說不出她去的是什麼地方。

她到這城市來，衹是應付富有的杜明一個人，杜明並沒有與她去參加靈門的集會，她不知道靈門在C城的集會地點在什麼地方。她每次都是應杜明之召而到杜明的家去陪杜明，她餵他吃葯，使他寫支票給她，他吃了葯之後就能非常馴服，對她言聽計從。

但是杜明又並不是直接打電話到她的家去，總是由李啓明轉達的。相信是另一間空屋，或是另一副無綫電話。

那個用無綫電話吩咐美心自炸的人找不到。他那電話是用假的証件登記的。這人亦顯然已提防了美心在「死」前已被竊聽着電話，所以那無綫電話已經沒有再用，很可能是已經丟下海中了。

至於杜明，他則供出了靈門舉行集會的屋子。

莫先生的人使他供出來了。

杜明在美心出事之後的第二天去看醫生，他知道有爆炸這件事情，却不知道遇事的人就是美心。他在看醫生的時候，醫生把他帶到鄰屋，就有莫先生的人在等着他，與他談話。

在這件事情上，得到醫生的合作並不困難，因爲杜明是他的病人，而杜明被人用了危險的葯物，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醫生必須解決。

莫先生的人員對杜明解釋清楚了情形之後，杜明也大爲恐懼，他供出他最初就是在某一間屋子參加靈門的集會的，那裏的人說還可以介紹更可愛的女人給他，就把美心送上門來，這之後他就沒有美心不歡。

這一揭穿了之後，杜明才省起他是已經損失了很多錢，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身體。醫生則是給他一個好消息，他的身體還沒有事，不過他在家裏放着的葯都要拿來換過及拿去化驗。

杜明在看醫生時，他供出了屋子的所在，但莫先生的手下們去監視着，却看不到有人，顯然正如美心所講，活動是暫時停頓下來了。

他們祇有另一個綫索來源，就是那個昏迷在醫院中，與蜘蛛合作過的人。希望這個追求者能夠醒過來，供出他所知道的。另一個追求者祇提供了蜘蛛可能躲的屋子，却不能再提供什麼了。而另一個追求者則是莫先生的人找到的，這也是秘密找的。

紫薇還是守在醫院中等着。

她睡也是睡在那裏，當她睡着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護士代她看守着。

她就是在等這人張開眼睛。

忽然，這個人醒過來了。

他顯得很清醒。護士馬上去找醫生來，紫薇則是心情仍然沉重。這人可能是痊癒了過來，但亦可能是迴光反照，很難講。

紫薇說：「你覺得怎樣？」

那人說：「很好，你們弄好了這件事情沒有？」

「還沒有！」紫薇說：「你沒有對我們講清楚。你說飛魚，我們找不到這樣一個人！」

「不是人！」那人說：「是地方！飛魚是地方，飛魚山莊！」

「飛魚山莊！誰在那裏面？」

「他……」那人的眼神又散渙下來，說不下去。

醫生盡可能將他搶救，但結果還是救不回來。

儀器顯示他的心跳已經停止。醫生嘆了一口氣道：「他已經離開了我們！」

紫薇輕輕捏了一下那人的手，就離開了。那人在死亡之前也總算有了一些貢獻。

＊　＊　＊

飛魚不是人，而是地方。飛魚山莊，那裏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那裏祇是一間渡假酒店，招牌大大的，就寫着飛魚山莊。也由於太明顯了，他們反而沒有去注意，而且照他們所知，飛魚山莊又沒有什麼古怪。

它是築在山上的地方，很清靜，很多人喜歡到那裏去小住，享受一下清靜。祇要出得起錢就可以住進去，因爲那地方價錢不便宜。

司馬洛與紫薇就開車去到飛魚山莊來。

他們就像進入了未來。兩個人都化了裝，就像大了十年，而司馬洛還戴上了一副眼鏡。

他們扮成到這裏來再渡蜜月的一雙夫婦。

那個掌柜的人是一個年老而經驗豐富，甚爲圓滑的男人。他對他們好好招呼，把他們帶到一間房間去。

這裏一間房間就是一間獨立的屋子，不是現代化酒店那樣，這裏根本就沒有二樓。

司馬洛與紫薇關上了門之後就寬衣，躺在床上休息一下。雖然關上了門，他們仍是在演戲。

他們仍是扮演一雙結婚多年夫婦的角色，也講那種話。

紫薇躺身在床上，批評窗簾顏色不好看，司馬洛笑道：「在自己家裏，一切都由妳做主，妳可以馬上把窗簾換掉。但是在這裏，妳却不能這樣了！」

「算了吧，」紫薇說：「祇是這一點缺點，大致上還是不錯的。」

司馬洛說：「其實這裏也是一個好地方，你看看，風景也眞不差！」

他站起來走到露台前，拉開窗簾，外面的露台就是下臨山坡，風景優美。

他伸手想拉開露台的門，却拉不動。

而且他也發覺窗口都有鐵枝。

他祇是給了紫薇一個眼色，嘴上不提此事，因爲這地方假如有古怪，就很有可能會有人偷聽。現在他就知道果然不對了，這地方的窗子沒有理由需要用鐵枝攔住，假如有人來偷東西，這裏是郊外，簡直防不勝防，鐵枝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但鐵枝却可以使房中的人爬不出去。

紫薇亦是一看就看出了這個可能性，她也是不出聲，祇是說：「我們何不出去散步看看？」

她說着從床上起身，走過去拉房間的門，却拉不開。

那門亦是鎖上了。

他們一來就被困在屋中了。

司馬洛立即跑到床邊，拿起電話，打電話出外面去是不行了，他祇可以與這裏的人聯絡。

一把男人的聲音問道：「什麼事？」

司馬洛說：「你們是逃不掉的，識相的就把我們放出去，我們已有許多人會跟着來！」

「試試看吧！」那人說。

紫薇已拿出了無線電對講機，要向莫先生的人求救，但是她發覺不通，顯然這屋子裏亦有某種設備，使無綫電波受到干擾。

司馬洛說：「我可以把你們炸掉！」

他取出一隻電子計算機的東西。這乃是用以遙控引爆炸彈的，他們來時眞的是在這裏的各處放下了炸彈。那是僞裝成石頭泥土之類的，經過時就丟下，對方的人看見亦不知道是炸彈。

他在那辦事處亦放下了一個。

他想先爆辦事處的一個，却是無效。

他的電波受到了干擾。

「豈有此理。」紫薇說：「這裏的人，胆子眞大！我們炸開墻壁出去吧！」

他們身邊亦帶着炸藥。

司馬洛立即取出來，準備應用。他一面即時掀開一點窗簾看看外面，却看不到有什麼人。

沒有人來包圍屋子，似乎門窗露台都鎖起來就已經夠了。

他不明白對方是在打什麼主意。他們背後有莫先生的組織，莫先生知道他們來了，對方假如危害他們，就決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是輸定的——

忽然，紫薇尖叫了起來。

司馬洛亦是向下一跌。

原來房間的地板忽然傾側了。

司馬洛站的那邊沉下去，紫薇那邊則是升了起來。

司馬洛冷不提防，就跌了下去。

他連忙一手攀住地板的邊緣，但是地板不斷傾斜，那裏也是不能攀住多久了，他亦找不到別的可攀的東西。

房中的小件雜物都跌下來，傢具則不

動，原來是釘牢在那地板上的。

而紫薇跟着也跌下來了。她祇能抓住床單，床單脫離了床褥，她就沿着地板滑下去。

她跌在司馬洛的身邊，跌了下去，本能地伸手一抓，抓住了他的褲子。這樣支持下去，他的褲子可能扯脫。不過也是沒有機會到那個程度。那地板已傾斜到接近垂直，司馬洛亦無法攀住，便直跌下去。

兩個人都是一面跌下去就一面叫喊。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其實可以說是動物之中最脆弱的，跌幾呎都可能受重傷，而他們跌的又不祇幾呎高而已。

不過，他們却不是跌在硬地上，而是跌進了水中，沉了下去，那裏是相當深的水，他們沒有觸到底，又再浮起，冒出水面。

他們看得見周圍，由於上面的房間有燈光射下來。

他們看見這裏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地窟，有一半是水池，另一半則是陸地，陸地通到相當遠。

跟着，頭上那地板又不再傾側，而是移回原位，他們就沒有光綫，看不到什麼了。

但他們已知道岸邊是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們就游上了岸。

司馬洛祇是沒有行李，身上衣服仍在，那亦即是說，許多他們帶來的東西也是仍在身上的。

其中一件就是一隻小電筒。

另一件就是槍。

司馬洛開亮了小電筒，向周圍照射了一下，兩人一面持槍戒備着。他們看見這岸邊的盡頭，也就是地窟的頂垂下與地面連接的地方是有一個出口的，但那裏却有一扇鋼門攔住了。

「這是什麼玩意？」司馬洛說：「什麼怪把戲？這樣也困不住我們的，又不能夠把我們捉起來——」

忽然，黑暗的地方有一塊石頭動了一動，有兩隻小燈泡似的東西反射了一下光芒。

紫薇低聲尖叫起來。

司馬洛也低聲咒罵了起來。

那原來是一條巨大的鱷魚。

這鱷魚向前滑過來，滑向他們。紫薇立即一轉身用背對着司馬洛，兩個人的背脊貼着。

她並不是不敢看，而是合作熟練。她要看看還有沒有同樣的東西，假如前後受敵，那就不妙了。

司馬洛說：「還有沒有？」

紫薇說：「暫時還沒有看見！」

司馬洛說：「這還好一些！」

他放了一槍。射中了那鱷魚的頭部。

紫薇說：「這槍不易把牠打死！」

不過這一槍却是有阻嚇作用，那鱷魚停了下來，厚而硬的頭部中了一彈，雖未受傷，也並不好受。那兩隻眼睛狡猾地看着他們。

「在這裏養鱷魚！」紫薇說：「鱷魚沒有晒太陽的機會！」

「老了就可以支持得下去！」司馬洛說：「祇要有可吃的東西！」

那巨大的鱷魚一轉身就向水邊爬去，那龐大的尾巴却一掃過來。

司馬洛連忙推着紫薇退後避過了。那鱷魚也滑進了水中，沉了下去。

「媽的！」司馬洛說：「這東西老了就狡猾！」

也幸而牠狡猾，並不是一見他們跌下來就攻擊，而是先看定有沒有危險，不然他們的性命可能就已經失去了。

紫薇說：「牠會再來的！」

這是一條老鱷，老就狡猾，牠躲進了水中，並不是逃走，而祇是待機襲擊而已。

司馬洛說：「牠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必須先把牠剷除！」

他這時已經又從身上拿出了一些炸葯，在弄起來了。

他的袋裏有塑膠炸葯和信管，本來他就是在弄，正準備把屋子炸開而逃出時，就跌了下來，現在他又再拿出一些來弄。

幸而這些都是隨身武器，並不是放在行李中，所以沒有失掉。

紫薇則是替他拿着電筒照亮着，一面揮動那個爆炸的遙控掣，把裏面濕了的水甩去，以使之快乾。這東西乾了之後是仍然可以用的。

她說：「我真不明白這是一個什麼主意，我們來，他們不能夠碰我們，祇能夠詐作沒有古怪。即使殺了我們，他們也是一定逃不掉的！」

「也許有些人是不肯認輸的！」司馬洛說：「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贏！」

「總之我們知道這裏有古怪了！」紫薇說：「我們有槍，也有炸葯，假如他們想制服我們，恐怕要先賠上許多條性命！」

她是故意這樣提高聲音說話，好讓對方的人聽到。假如有人想打開那鋼門衝進來，也要三思而後行了。

同時，他們也正在與那鱷魚鬥法。他們故意站得很近水邊。

那果然是一條狡猾的老鱷魚，但到底祇是鱷魚而已，智力仍不及這兩個特別高明的人類。

忽然之間，那鱷魚從水底一衝上來，張大的嘴巴向他們襲擊。

這却是司馬洛預料的事。他與紫薇立即一跳跳後避過了，而他則乘機把手中的那隻炸彈丟進了鱷魚的喉嚨之中。

那是一小塊塑膠炸葯連同信管。

鱷魚却是善吞而不善吐的，牠吞下了一些不對的東西，牠也知道了。牠擺動着身子，然後尾巴一掃過來，但司馬洛與紫薇已走遠了。

鱷魚又鑽回水底。

司馬洛說：「這樣好一些，我們用不着找地方躲了！」

他是指躲避那爆炸。

電筒照着水面，看不到那鱷魚的踪跡，但不久之後，水面就忽然有一陣動盪，一條水柱射了上來，然後就平靜下來了。

這顯然是在深水底下的爆炸，爆炸聲聽不到，不過那鱷魚則必然是已經不再能威脅他們了。

司馬洛與紫薇走到那扇鋼門的前面。那門後面顯然是有一條通到上面去的通道。

（未完・五）

上文提要： 雲開恐蓋天幫大舉侵犯，着俞永浩護衛余青玉等人去鴛鴦寨，在路上遇到白虎寨寨王饒白攔截，要交出琮鈴子，雙方爭持，跟着又來了蓋天幫的雷九峯，孟俊飛則從後車門意圖刺殺凌水雲，雙方激戰，魯義受傷，流星門得吐蕃僧人協助，尚能支持，余修竹趕至雖扳回敗局，帥英傑出現，又兵敗如山倒，只好議降，余青玉不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倔强小子斷親情　痛恨父親投異帮

凌水雲苦笑一聲：「大師說得有理！」心想假如自己不是斷了經脈，豈將東郭西城等人看在眼中，如今有心無力，只能徒呼嗬嗬！

可是他倆的對話却讓萬象聽個一字不漏，只聞他大聲道：「寶相寶樹，你們還站着作甚？」一言提醒夢中人，凌鐵壁與雲開交換了一下眼色，又向廖柏夫及東郭西城走過去。霎時間雙方人馬又再惡鬥起來。

流星門那方因爲身處險處，是故人人悍不畏死拚搏，竟然佔了點優勢！

這情況看在余修竹眼中，心頭又不免活動起來：「看來小畜牲說得不錯，今日並非絕無機會逃生！只是適才我已向帥英傑表明心迹，出爾反爾，恐怕日後會更遭殘暴對付……但我歸付他，終是屈居人下……再說，我再殺他手下，固可逃回風雷鎮，重整旗鼓，可是雲開他們仍否會聽令於我？」

他心情紊亂，一時這樣想，一時又那樣想，左右均難，極難決定，抬頭一望，已方形勢又有好轉，乃因吐蕃僧人內力深厚，最擅久戰，此刻優點盡現，連殺蓋天幫的幫衆，形勢改觀！

再轉頭望向萬象和帥英傑，但見兩人仍未能分出勝負，若論功力，萬象比帥英傑稍勝，奈何他受傷剛癒，未達十足，是故久戰之下，反被帥英傑扳回點攻勢，旁邊之凌水雲和余修竹都是此道高手，估計千招之後，萬象將會因氣力不繼而落敗！

兩人都担心起來，余修竹心情更亂，是戰是降，無從決定，凌水雲既爲萬象也爲己方各人担心，幸而此刻余青玉悠悠醒來，他才被引開視線。

余青玉呆了一陣，忽爾掙扎坐起來，問道：「師父，我爹爹降了蓋天幫不曾？」

凌水雲轉頭道：「余門主，令郎甦醒了！」

余修竹冷哼一聲，道：「余某沒有兒子在此，閣下弄錯了！」其實他也不是堅決不要兒子，只是適才話說得硬，一時間收不回來。只要余青玉哀求幾句，便會收回成命。

不料余青玉表面上隨和，其實亦有其固執的一面，否則怎會學成凌水雲的紫氣神功？聞其父這樣說，忍不住道：「你若仍要降敵，我亦不要這樣的父親！」

余修竹惱羞成怒，罵道：「小畜牲，我白養了你十多年，不與你計較，你反來月且我？就是你跪下認錯，余某也決計不再認你這忤逆子！」

「我何來忤逆？爲人父者，說一套做一套，亦不足爲範，何況我在蓋天幫數個月，亦已報答了你養育之恩！」余青玉越說越激動。「莫忘記，當日你對自己的兒子也用心計，使激將法，佈陷阱，花了無數之心血，才將我送至蓋天幫作人質！」

余修竹老臉發熱，厲聲道：「爲人子女者，不該爲父母兄弟做事麼？」

余青玉氣往上衝，亦大聲道：「爲人父母，不該以德樹威麼？」

余修竹下不了台，霍地抽出長劍，道：「今日我便殺了你這孽畜！」

凌水雲冷笑道：「余掌門尚有氣力，何不再與帥英傑鬥一鬥，欺侮一位後生小

子，尚有何身份可言？」

雲開亦道：「掌門，大敵當前，不可以私廢公！」余修竹臉色大變，登時住步。

萬象亦知自己久戰不利，急道：「凌施主，你們先走一步，貧僧隨後趕去！」凌水雲略一沉吟，知道萬象仍有全身而退之能，何況自己在場亦不但沒有作用，反令他分心，當下向空明等人打了個眼色，一個小沙彌抱起余青玉，魯義與凌水雲互相攙扶，一鳴揹起空明，一行人覓路北上，蓋天幫等人自顧不暇，竟無人阻擋，目送他們離去。

凌水雲等人急急如喪家之犬，路上不敢稍停，走了一程，見路旁有座小山，山上樹林茂密，凌水雲忙令衆人上山，一鳴道：「施主，此處太近，恐蓋天幫追來，山小又躲不了人，屆時只怕再想走，已無路可逃！」

凌水雲微笑道：「若凌某無估計錯誤的話，蓋天幫今日不敢再深入險地，諸位但請上山勿疑！」當下衆小沙彌挾着傷者上山，匿在樹後，過了一陣，不見有人經過，空明恐萬象走錯路，遂派一鳴悄悄回去探個究竟。

凌水雲等人走後，形勢並無改變，帥英傑雖然逐漸佔了上風，但手下那邊廂傷亡漸多，久戰之下，未必能討好得去，帥英傑眼看自己霸業將成，不打無把握之仗，又恐流星門尚有援兵，當下已有了退意。

又過了五六十招，萬象氣勢漸衰，不敢强攻，留力防守，帥英傑覷得眞切，使了一記虛招，抽身後退。由於他所退之方向乃凌水雲之去處，萬象恐他追及凌水雲，不敢稍喘一口氣，縱身躍前，揮掌急攻，喝道：「勝負未分，因何退縮？」

帥英傑冷笑一聲：「帥某不想佔你便宜，欲讓你多活一天，你眞不知好歹！」

萬象怒道：「你眞以爲貧僧是出家人，容易打發！你若有此心腸，當日便不會在黑暗中施毒計！」

帥英傑惱羞成怒，咬牙道：「如此今日帥某便成全你了！」言畢猱身上前直攻！

余修竹在此刻已看清楚了形勢，決定食言，挽回聲威，倏地抽劍標前，刺向孟俊飛！他在背後偷襲，出劍又快，待劍尖離其背後五寸方：「看劍！」

孟俊飛聞聲大驚，心神一亂之下，急不及待急閃，冷不防一位流星門的堂主揮刀自旁劈來，竟被其刀鋒砍進肩膊！

余修竹見傷了孟俊飛，回身又殺了一名蓋天幫之徒，東郭西城不由怒叫起來：「余修竹，你還要不要臉？」

「撕毀和約，過江偷襲，不要臉的是你們！」余修竹掠前五丈，長劍一圈，道：「你們退下，讓本座領教一下東郭先生的絕技！」他劍出如風，一圈之下，已將東郭西城攻向凌鐵壁的攻勢，盡皆封住，東郭西城不敢託大，只好全力應付。

周明見余修竹連殺蓋天幫兩人，喜得叫了起來：「我早說師父不是軟骨頭，他詐降乃是妙計！」

余修竹老臉發熱，喝道：「小心應付敵人，爲師爲人如何怎輪到你來評議！」

凌鐵壁稍喘一口氣，標身再上，與雲開合鬥廖柏夫。

流星門兩大高手合擊，廖柏夫形勢相當危殆，不由道：「兩位總堂主如此看得起廖某，廖某榮幸之至，余修竹反覆無常，何不過來與廖某同事一主？」

雲開道：「你少廢話，今日任你舌粲蓮花，也改變不了命運！」

帥英傑偷眼一瞧，心頭暗驚，若余修竹殺了東郭西城，可不免轉回身與萬象合鬥自己，則自己再無一分勝算，余修竹適才所作所爲有損英名，必然會殺自己來重振聲威！他越想越驚，忽然長嘯一聲，雙脚一錯，伸手抓起一個手下，向萬象拋去！

萬象雖然聰明，但到底是出家人，想不到帥英傑會利用手下脫身，當下不欲殺傷無辜，只好閃開幾尺，帥英傑趁勢向余修竹撲去，他人未至，嘯聲再起，這一次，嘯聲甚爲急促，兩短一長，乃他們蓋天幫撤退之訊號！

余修竹見他向自己撲來，心頭大悸，連忙撇下東郭西城退開幾步，凝神戒備，如臨大敵。

帥英傑長笑一聲：「余掌門不必害怕，帥某暫時將你的首級寄下，日後有機再來取！」話音未落，人又向旁掠去，蓋天幫幫衆紛紛隨後跑去。

周明還待要追，余修竹道：「窮寇莫追！」轉身向萬象抱拳：「今日敝門遭偷襲，幸得大師仗義出手，否則……咳咳，余某感激不盡！」

萬象道：「也許施主心中在怪貧僧多管閒事哩！你何須感激，大不了投降就是，還有一點貧僧須先說明，貧僧鬥帥英傑，一是爲自己，二是爲了余青玉，不是爲施主！」回頭又道：「寶相，咱們走！」他帶着那七個師侄，追趕凌水雲去了。

余修竹吃他冷嘲一陣，臉色極是難看，又不知如何下台，幸好殷志雄知機，大聲問：「師父，蓋天幫全已逃掉，咱們下一步如何行動？」

余修竹向他遞過一個讚賞之目光，道：「先回總舵再說！」

一頓又道：「適才本座施詐降計以迷惑敵人，料諸位都能理解！」流星門上下都歡呼起來，唯獨雲開沉吟不語。余修竹再走幾步，問：「雲賢弟難道疑我？」

雲開沉吟道：「雲某不計較太多，流星門若消失，雲某便將歸隱山林！」

余修竹哈哈笑道：「有汝等這干忠義之兄弟，流星門何懼不興旺，又怎會消失？賢弟莫疑，速隨我回風雷鎮，再從長計議抵禦之策！」

凌鐵壁道：「且慢，蓋天幫既然虎視眈眈，此處不能無人防守！」

余修竹回頭道：「凌賢弟說得是！志雄，周明，你兩人率部屬留守此處，一有任何動靜，便須快馬通知總舵！」

凌鐵壁接道：「尚請裴香主留下協助，有事時也可及時聯絡附近之弟兄馳援！」

* * *

萬象八人一轉入一路，便見一鳴飛馳而來，一鳴緊張地問：「大師，那邊局勢如何？」

萬象道：「余修竹殺了蓋天幫的人，帥英傑見勢色不對，率人離開了，令師及凌施主等人呢？」

「正在前面等候大師！」一鳴道：「因凌施主担心大師安危，故囑晚輩前來打探消息！」

萬象道：「快帶路！」當下一鳴轉身在前帶路，一行人匆匆趕到小山處，凌水雲見萬象平安，又不見有追兵，紛紛露出身來。

「恭喜大師擊敗帥英傑！」

萬象苦笑道：「貧僧內傷未曾痊癒，鬥不過帥英傑，只因余修竹出爾反爾，殺了蓋天幫的人，方驚走帥英傑！」他咬一咬牙，道：「殺不了那奸賊，當眞可恨！」

凌水雲笑道：「出家人戒嗔，大師何恨之有？何況日後仍有機會報仇？」

「貧僧不能在中土久留，特來辭別，不過……」

凌水雲訝然道：「不過何事？」

萬象抬頭道：「令徒身子如何？」

「雖已甦醒，但精神仍差，且受傷非輕，非調養二三十天不可！大師因何問此？」

萬象沉吟了一陣，毅然道：「如此貧僧便多留幾天吧。待教曉了令徒全套『擒龍手』再去未遲！」

凌水雲喜道：「這小子得大師如此青睞，實是他之造化，凌某代他先謝了！」

萬象笑道：「你不怪我奪你之好，貧僧已甚爲安慰！何況還可以與施主多敍幾天！嗯，施主們打算去何處？」

空明見衆人臉臉相覷，便道：「老衲有一位師弟，在啓光寺爲主持，他那裡地方大，倒也可以容身！」

凌水雲問道：「但不知啓光寺在何方？」

「就在桐城，離此約莫三百里路！」

凌水雲道：「無妨，找幾輛馬車代步，並不難也！」

當下派人去買馬車，然後往東北方進發。

* * *

那啓光寺規模果然與啓明寺大許多倍，座落在桐城之郊，寺裡的和尚也有四五十個，且人人均習武，神强力足，凌水雲甚是放心。空明大師之師弟空靈見師兄落難，攜友而至，連忙着人打掃僧舍，熱情招呼。因凌水雲等人不是出家人，恐有所不便，特地空出後院讓他們居住。

羣豪幾乎人人均有傷，分別只是輕重而已，凌水雲待安頓好了之後，便開了幾方藥，囑人去辦。

萬象等人雖亦是出家人，但教別不同，也住在後廂。不過空靈大師對西方的佛法，頗有興趣研究，常來後院請教他。萬象畢生青春浸淫在武學中，佛學研究不深，便着寶相寶樹與他討論。

匆匆七天，受傷者大都甚有起色，就連余青玉也能下床，只是身子仍甚虛弱，凌水雲着魯義到外面找戶人家，燉些鷄鴨，佐以藥物，與余青玉補虛。

再過三天，萬象開始傳授「擒龍手」，這次時間充裕，一切可以按步就班。余青玉經過這番經歷，深明在江湖上行走，武功之重要，因此如飢似渴地學習。

空明師徒，不敢回啓明寺，便在啓光寺住下來，協助師弟主持寺務。也許有了空明這層關係，因此啓光寺的和尚對羣豪都十分客氣，彼此相處融洽，使凌水雲十分放心，也抽時間指點余青玉的武功。寶相寶樹等人也隨余青玉跟師叔學習「擒龍手」。

萬象見衆師徒無一個及得上余青玉，更加喜愛他，若非格於教規，幾乎想傾囊相授。眨眼間，在啓光寺已住了兩旬，余青玉亦已基本上掌握了三十六式「擒龍手」的變化。

眼見余青玉身體亦已大癒，萬象頗感安慰，他離開吐蕃已久，思鄉心切，便向凌水雲、空明和空靈等人請辭。

凌水雲也有點依依，道：「大師何不多住幾天？」

萬象嘆息：「貧僧是次到中土鎩羽而回，談起來……咳咳，又未能達成平生之願，白行一趟！」

凌水雲喟然道：「若凌某非經脈已斷，必不會令大師失望而回，唉，凌某今生已無什麼希望，一切只能留待下生了！」

萬象忙道：「凌施主有令徒繼承衣缽，尚有何憾？再說失去功力亦有好處，可以嘯傲山泉，也少了些閒事，至於貧僧此行與施主同患難，進而化敵爲友，實乃最大之收穫！也許過幾年，貧僧有空會再來中土，屆時準來拜訪施主！」

凌水雲喜道：「無論凌某日後去何處，都會留訊於此，大師來華只須到啓光寺一問即知！」

萬象見几上有茶，遂舉杯邀飲。「貧僧以茶代酒，祝施主早日康復，萬事如意！」

凌水雲回敬道：「凌某亦祝大師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對武壇有所貢獻！」萬象帶著師侄到前殿向空明大師師兄弟告辭，然後取道而回。

萬象離開之後，凌水雲突興寂莫之感，魯義未能替他分担半分憂愁。幸好凌水雲尚有傳授衣缽之願望。每日分上下午傳授余青玉武功。晚上凌水雲又對余青玉講些武學上之心得，並激勵他攀登武學高峯。

眨眼間又過了一個月，這個多月來，余青玉得益良多，對於他來說又進入了一個新境界。余青玉心情逐漸平靜之後，不由想起麗萍來，還有那個與他有一夕之緣，隨後又珠胎暗結之小紅！

余青玉一顆心便顫抖起來，這件事到現在他還未弄清楚，仍似在夢中，凌水雲見他神魂不屬，出言詢之，余青玉告之以實，凌水雲道：「不管如何，你必須找到她，照顧她一生，除非她不願意嫁給你！」

「弟子曉得！」余青玉沉吟道：「弟子離家已久，想回去看看。」

「只怕令尊怒氣未息，不如再過一兩個月才去吧！」

「弟子担心的是家母……」

凌水雲訝然問道：「令堂身子不安乎？」

「不是。」余青玉憂心忡忡地：「帥英傑野心極大，意圖雄霸武林已久，豈能容我流星門？上次失手，彼必不能甘心，大

學進攻之期，料不會太久，屆時恐家母……是故弟子近日來，甚爲担憂！」

凌水雲沉吟道：「玉兒心情，爲師盡能理解，既然如此，爲師也不便阻攔，只是路上須得小心！」

余青玉喜道：「這個徒兒曉得！師父亦須保重！」

凌水雲又道：「到風雷鎮，也須小心，最好不要公開露面，先找個可靠之人通知令堂，萬一令尊不諒你，也還有令堂自中斡旋！」

余青玉點頭稱喜，一頓又問：「師父，您仍會住在此處？日後咱師徒如何聯絡？」

「未知你欲去多久！爲師行止至今未定，不過若離開啓光寺，必會留言，不難找到爲師！爲師不嫌囉嗦，再說一遍，凡事須冷靜處理，萬不可衝動，今日之你已非往日，須愼重！爲師將畢生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余青玉連忙稱謝受教，再恭聲問：「師父要什麼東西的，待徒兒回來時，捎來給您！嗯，徒兒此去，早則半個月，遲則一個月，必然會回來問候師父！」

「你武功尚未學全，早點回來也好，爲師便在此候你！」凌水雲微笑道：「爲師若有需要，自會令魯義代辦，無須掛懷！速去速回！」

余青玉當下又向魯義告辭，並請他代爲照顧師父，最後方到前殿向空明大師和空靈拜辭。一離開啓光寺，余青玉便歸心似箭，先去買馬。可惜這種小地方也沒什麼駿馬，他隨便購了一匹比較健壯的，配上鞍鐙，便向西北馳去。

由桐城至風雷鎮，不過二百餘里，若是駿馬，一日已可到達，但余青玉到第二天才進入大別山區，眼看風雷鎮在望，余青玉心頭反而猶疑起來，担心見到父親，未知該如何處理。

他勒住了馬，想了一忽，決定採取師父指點之良策，於是跳下馬鞍，用泥弄污了臉，再將衣服撕破，丟棄了馬匹，徒步而行。

太陽已掛在西山頂上，大地上一片金光，風雷鎮亦在絢燦的金光之下，可是余青玉却不知爲何，心頭泛上不祥之感！

風雷鎮雖然不是什麼大地方，又非處於的必經之道，但由於流星門總舵設於此處，人口驟然增加，不但熱鬧起來，連帶做生意之人也多了起來，附近的居民也到此趕集，故而日常都鬧哄哄的，人來人往，可是今日的情況却大不相同，靜悄悄的，幾乎不見人烟。

余青玉一顆心猛往下沉，暗道不妙，忖道：「莫非蓋天幫已滅了我流星門？」此念一起，他再也忍不住，提氣向鎮口急馳。

一入鎮，更知不妙，因爲許多商店都關上了門，街上亦不見有人，正在大感困惑之間，余青玉眼尖，見一隊人馬自橫街穿過，看服飾不類流星門的人，他驀地清醒，倏地停下脚來，猛吸一口氣，努力使自己冷靜。

旁邊有爿商店開了半邊門，余青玉認得這是鎮上的老字號楊記瓷器店，當下忙閃進去。

楊掌櫃正坐在櫃後，有神無氣地打着算盤，見到有人上門，微呆了一陣才露出笑容，準備招呼這位稀客，誰知余青玉已口快快問道：「老闆，借問你一件事，今日貴鎮的鋪子，爲何都不開門？」

楊掌櫃上下看了一眼，問道：「客官是外地人麼？唉，別提了，你若是要買東西的，到別的地方吧！」

余青玉心頭又是一沉，却故作輕鬆，乾笑一聲道：「老闆這話怎說？那有不做生意的老闆？若不做生意，又何必開店？」

楊掌櫃離座走到門口，左右望了一下，回頭低聲道：「小哥，趁如今無人，你快去吧，無謂在此招人思疑！」

可是，余青玉却一屁股坐在櫈上，道：「掌櫃的，你不說清楚，在下更加不肯走！」

楊掌櫃頓頓足，把店門關上，緊張地道：「難道你不知道如今風雷鎮已不是流星門的，而是蓋天幫的不成？」

余青玉臉色大變，急問道：「這是幾時發生的事？蓋天幫不讓你們做生意麼？」

「那是七天前的事，蓋天幫派人來攻打流星門，唉……如今說起來老漢心頭尚害怕，總之是十分慘烈，也不知死了多少人！自從血洗風雷鎮之後，莫說外人不敢來，就是鎮上的居民也都紛紛到親戚家避難去了，那來的生意？」

余青玉又問道：「蓋天幫來攻打，事前竟無消息麼？」

楊掌櫃嘆息道：「余掌門兩個徒弟守在江邊，誰知一個被人暗殺，一個投敵去了，因此直至蓋天幫大軍壓境，才如夢驚醒！」

余青玉咬牙道：「投敵的，一定是殷志雄那廝！」

楊掌櫃一愣，低聲道：「小哥對流星門上下，似乎都頗熟悉！」

「不瞞你說，在下與流星門是有點淵源！」余青玉恨恨地道：「若讓我遇到殷志雄那廝，必將他碎屍萬段，方能洩心頭之恨！」

楊掌櫃忽然搖頭歎息道：「這也怪不得他，所謂有其師者必有其徒……」

語音未落，余青玉已大喝一聲道：「你說什麼？」

楊掌櫃吃了一驚，半晌方道：「這可不是老漢背後說他的壞話，當日余修竹携子帶徒投降蓋天幫，是有許多人親眼見到！」

此言一出，彷如在余青玉頭頂上炸開了一個响雷，震得他身子搖搖欲墜，楊掌櫃見狀更驚，忙不迭道：「老漢一時失言，小哥原諒……咳咳，老漢年紀老邁，說話難免糊塗……」

余青玉腦海裡一片空白，良久才有點知覺，急吸一口氣，道：「老丈莫怕，在下非蓋天幫的人，亦非流星門中人！」

楊掌櫃囁嚅問道：「那小哥與流星門有何淵源？」

「在下舅舅是雲開，老丈認識他麼？我聽說他近來頗得余掌門之信任，欲來投靠他，爭一位半職，如今不提也罷！」余青玉問道：「我舅舅也投蓋天幫去了？」

「這個倒無人見到！」楊掌櫃聽了余青玉的話之後才放了心，其實他倒常見到余青玉，只是當日的是紈袴子弟，錦衣寶劍，風度翩翩，那有這副邋遢模樣？故此毫無所疑。

余青玉道：「老丈可否將當日的經過說一下？」

楊掌櫃拉了一張板櫈坐下，道：「那晚老漢已上了床，睡夢正香時，忽被一陣喊殺聲驚醒，連忙披衣下床！開門窺看，只見街上點了許多火把，兩堆人殺作一團，自那些人的話中，知道他們是蓋天幫的，嘿嘿，那幫主可眞厲害，誰遇到他，給他一掌便七竅出血，倒地而死，無人阻擋得住他，後來余修竹便趕來了……」

說到此，楊掌櫃大概喉乾，倒了一杯茶喝，猛地省起，問道：「小哥也來一杯？」

「多謝！」余青玉心急喉渴，老實不客氣，接過茶盅，仰頭一口便喝乾了。「請老丈繼續說下去！」

楊掌櫃繪聲繪形地道：「余門主趕到之後，截住那姓帥的，帥幫主罵他出爾反爾，反覆無常，將無好結果，更將他當日聲稱歸附蓋天幫的往事揚出來……」

余青玉冷哼一聲，楊掌櫃會錯意，忙道：「看來那姓帥的不是胡謅，因爲當時余掌門無話可答！」

余青玉有點不耐煩。「請再說下去！」

「帥幫主的話一傳出去，流星門下的人，鬥志大失，被蓋天幫殺得大敗，余掌門雖然努力，也阻遏不住敗勢，他們便退回大宅內去，準備嚴守，街上只留下無數的屍體和血漬。

「不久，不知因何內宅忽然着起火來，流星門的人又拚命往外擠，秩序大亂，帥幫主跳上屋頂，一面令手下撤後幾丈，仍將大宅緊緊圍住，一面又勸流星門的人投降，就在這性命俄頃之際，果然有人投降，但爲數不多，更多的是不畏生死的熱血漢子，拚命往外面衝殺！」

余青玉聽到此，頗覺安慰，又示意楊掌櫃繼續，楊掌櫃再喝了一杯茶才續道：「那慘況，叫人現在想起來都還心顫！那一夜，鎭上竟無一個孩子發出半响哭聲！」

他又頓了一頓才道：「到後來，大概余修所見大勢已去，便宣佈投降，携了兩個兒子幾個徒弟，拋劍而出，帥幫主居然答應其所求，讓不肯投降的人離去！」

余青玉道：「雲堂主、凌堂主和余夫人可有降敵？」

「只見凌堂主跟隨在余門主背後，不見余夫人與余家小姐和雲堂主！」

余青玉大驚道：「可是被殺死了！」

「事後火被撲滅，找到了許多屍首，但很多都被燒焦，臉目莫辨，不過找不到余夫人、余小姐和雲堂主的！」

話未說畢，余青玉已大叫一聲，身子搖搖欲墜，幾乎暈厥，楊掌櫃大吃一驚，急問：「小哥，你覺得怎樣？」他忙又替余青玉倒了杯熱茶。

余青玉喘息道：「不瞞你，在下是余青玉……」

「什麼？你，你是余三公子？你你……」

余青玉見他那副模樣，忙安慰他：「老丈莫怕，您肯對我說出一切，我很感激！」

楊掌櫃這才鬆了一口氣，道：「公子能體諒，老朽十分高興，不過，這也是事實……」

余青玉搖搖手，悲聲道：「我傷心的只是家母！」

楊掌櫃道：「公子不必担憂……當時情況十分混亂，也許令堂、令姐隨雲堂主自後門衝出包圍也未定！」

余青玉目光一亮，忙問：「當時是否有人自後門逃離火場？」

楊掌櫃倒是有點見識的，沉吟道：「火勢一起之後，宅內的人拚命向外衝殺，蓋天幫退後幾丈，難免會露出空隙，有人衝出包圍圈，絕不奇怪！」

余青玉稍爲放心。「但願如此，未知這幾天，鎭上情況如何？」

楊掌櫃這才省起一件事來，道：「公子，你可得小心，蓋天幫繪圖要捉拿你呢！還有雲堂主。嗯，這幾天鎭上倒也平靜，只是蓋天幫還留下許多人馬，大概是準備捉拿漏網之魚吧！」

余青玉急又再問：「那麼鎭上還有本門中人麼？」

「這個老朽倒不知道了，也許三公子到別處去問問，能打探到也說不定……不過，就怕有人會財迷心竅，到蓋天帮那兒告發你，因爲通風報訊者，可得五十両銀子，而知情不報者，將會……」

余青玉瞿然一醒，道：「如此小可告別了，請老丈不要洩露！」

楊掌櫃苦笑道：「老漢還想多活幾年，怎會去自尋死路？」余青玉拱拱手，拉開店門，向外面看了幾眼，見沒有蓋天帮的人，便閃身出去。

風雷鎭的一切，余青玉都瞭如指掌，可是流星門總舵既然已駐了蓋天帮的人，自然去不得，而往日的朋友，因與本門有淵源，大難之後，料都已不在。此刻他站在十字路口，竟然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感。

半晌，忽然省起一件事來，便向凌水雲的舊居走去。那小院大門關着，余青玉料裡面無人，想也不想，便飛身越過圍牆，跳了進去。此刻天色已晚，小院內光線黯淡，余青玉大步走向灶房取火種，不料剛到門口，忽然一柄刀如風劈至！

這一刀又猛又疾，自灶房門後發出，當眞防不勝防！

好個余青玉，這一個多月的苦練，果然沒有白費，電光石火之間，急使一招「鐵板橋」，上身向後一仰，同時雙脚用力一蹬，倒射落天井！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灶房內跳出一個幪面黑衣漢來，提氣飄身，揮刀再向余青玉劈去。

余青玉反應亦快，雙掌在地上一按，雙脚先彈起，接着整個身體倒飛上屋頂，這一招使來雖險，却妙至巔毫！

黑衣蒙面人亦非省油燈，抱刀飛起，人未到，刀刃已挾風，第三次向余青玉砍去，可是今日之余青玉，已非昔比，只見他脚尖一落屋瓦，便借力一彈，自旁又跳回天井！

這一着大出黑衣蒙面人之意料，待他

立足屋頂，轉頭望下時，余青玉已穩穩當當的站立在地上，同時將長劍掣出來，劍尖遙指自己！

黑衣人心頭一懍，如今輪到他犯愁了，他若貿貿然跳下去，余青玉在地上，隨時可以乘勢凌空截擊，則自己受傷之機會極大。

正在猶疑間，余青玉已冷冷地道：「想不到閣下有胆偸襲，却無胆應戰！」他不說猶自可，一開口，黑衣蒙面人反而轉身向外掠去！

余青玉呆了一呆，決定不追趕，回身又進灶房，這次他小心翼翼，長劍橫胸，不敢有一絲大意，幸而再無別人埋伏。他順利找到火石，將蠟燭點燃，擧高一照，灶房內乾草凌亂，也不見有什麼東西。他轉身進廳，再走向裏面的寢室。

這小院在廳後共有三間房，以前凌水雲居住時，一作寢室，一作書房，一作客房。余青玉打算到凌水雲的寢室內，希望將一些較有價值的東西帶回去。

可是他來到門外，心頭忽生警覺，遂立定凝神屏息靜聽，半晌，發覺房內有個輕微的呼吸聲，不由冷笑一聲：「相好的，行藏既然已敗露，還能躲在裡面偸襲麼？乖乖出來吧！」

房內仍無反應，余青玉稍爲提高聲浪道：「閣下再不出來，在下可要放火燒了！」大概這還有點威嚇作用，房門倏地拉開，赫然又是那位黑衣蒙面人，原來這人精明，故意兜了一圈，再由後面潛進來，匿在房內！余青玉沈著聲道：「眞是寃魂不散，閣下與在下有仇？」

蒙面人沉吟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余青玉怒極反笑。「閣下不問青紅皀白，不問敵友，便銳意殺人？到此才問姓名，豈不荒唐！」

蒙面人似乎有點慚愧，退了半步，乾咳了一陣方道：「我以爲你是蓋天幫的人，不過後來又覺不像，所以……」

余青玉聽其語氣，亦非蓋天幫中人，臉色稍霽，問道：「閣下憑何認爲在下不是蓋天幫的人？」

「你若是蓋天幫的人，剛才必會追我，甚至會高聲呼喚同伴！」

余青玉暗讚他一聲仔細，反問：「如此閣下到底是何人？」

蒙面人猶疑了一下，道：「閣下未答在下之問，反來問我，豈有此理？」

余青玉一緊手中劍，一字一頓的道：「在下乃流星門之余三余青玉！」

蒙面人身子一抖，隨即道：「分明胡說八道，吃我一刀！」話畢刀已劈出，余青玉橫劍將刀挑開，誰知那人刀法極快，翻腕振臂，刀刃劃了半個弧圈，又斜劈余青玉之肩膊，口中接罵道：「瞎了眼的狗賊，憑你這副尊容，也敢冒認余三公子！」

他一口氣連攻六七刀，幸而余青玉的劍也不慢，見招破招。「哈哈，余三又不是什麼英雄好漢，有誰肯冒認？正如閣下要蒙面一般，余某少不免也得做點手脚！」他心頭忽然一動，道：「咦，閣下莫非是快刀門的人？」

蒙面人忽然後退，喝道：「且住！你因何這樣問？」

余青玉更添幾分信心，笑道：「閣下若非出自快刀門，出手豈會這般快！」

「但你使的却非流星劍法！」

余青玉在他面前演了六七招流星劍法，蒙面人一把扯下罩巾，道：「你眞是余三，我是郝虎威！」郝家第二代共有四子，以龍虎豹彪排行，余青玉雖未與他謀面，但快刀門重要人物的名字，却是熟悉的。

「原來是郝二哥，未知二哥因何來此？」

郝虎威雙眼射出光芒，道：「余三，令尊是否眞的已投降了帥英傑？」

余青玉如被人抽了一鞭，苦笑道：「事發時小弟不在場，適才小弟方至，情況亦不清楚……咦，郝二哥爲何到家師舊居？」

「此處是令師舊居？小弟見此宅無人，故而進來躲躲。」郝虎威又問道：「令師是那一位？」

余青玉恪守師父命令，道：「家師是位世外隱士，不許小弟洩漏其姓名，請諒之！」

武林忌諱之事甚多，郝虎威亦不再問道：「家父聞令尊降敵，特意派小弟來試探眞僞！不想在此與你相遇！」

「貴門被蓋天幫……未知郝掌門與二哥等人現時居於何處？」

「四處漂泊，不敢在餘杭一帶走動！」

郝虎威悲聲道：「想不到帥英傑這般厲害，蓋天幫如此强盛！幸好那天帥英傑沒有親自出馬，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余青玉亦有同感地道：「放眼天下，無一門派可與之頡頏，即使少林武當也未必能制服之，除非由幾個門派聯手，方有可能……」

郝虎威截口道：「聯手談何容易？」他咬一咬牙，恨聲道：「不過咱們父子却不甘心失敗，一定要與蓋天幫周旋到底！」

余青玉目光一亮，急問：「不知郝掌門有何良策？」

郝虎威苦笑道：「不甘心而已，尚未有辦法對付！嗯，貴門已滅，未知三公子有何打算？」

余青玉喟然道：「小弟心情與二哥一般，也誓與帥賊周旋到底，郝二哥可有家母及家姐之消息？盼能相告！」

郝虎威搖搖頭，忽自懷中取出一包乾糧來，道：「三公子料尚未裹腹，適才小弟正想燒點水喝，不料你進來了……」言畢尷尬地一笑。

余青玉默默接過乾糧，慢慢地啃着，郝虎威因他的遭遇勾起自己的傷心史，亦有難以下咽之感，兩人同是落難「王孫」，同病相憐，不時互相交換眼色。忽然郝虎威大聲道：「三公子，你我一般身世，今日有緣在此相會，小弟有一提議，願與三公子結爲異姓兄弟，日後共同努力，與帥賊周旋到底，不知三公子意下如何？」

余青玉豈有反對之理？當下大喜便將他拉倒，跪在地上，拜了天地，郝虎威比余青玉大了兩歲，遂改了稱呼。

「大哥，如今伯父在何處等你消息？」

「家父囑愚兄打探淸楚後，便到河北趙家莊找他！」

河北趙家莊是四寨五莊之一，余青玉自然有所聽聞，遂問道：「伯父在趙家莊棲身？」

「準備與趙家莊聯合對付蓋天幫，因為家母娘家與趙北坤趙莊主有點親戚關係！」郝虎威問道：「賢弟當日在何處？咦，愚兄記得你被帥英傑囚禁，說什麼你……這個……」

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小弟是被冤枉的，帥英傑將小弟扣住，目的就是要使家父投鼠忌器，在蓋天幫攻打貴門時，不敢馳援！」言畢將半年來的經歷扼要地說了一遍。

郝虎威嘆息道：「想不到還有這許多隱情，賢弟跟帥英傑的仇恨深似海！」

余青玉咬牙道：「所以小弟非跟他鬥到底不可！」

「賢弟是次到風雷鎮，有何打算？」

「風雷鎮已無可留戀之處，待小弟探明幾件事，便回師父身旁，再苦練幾年，望能與帥英傑爭一日之長短！」

郝虎威不知其師乃當年名滿天下之凌水雲，覺得他口氣過大，不過雖是結義兄弟，到底是新相識，不便直斥其非，當下道：「愚兄亦須趕回河北，與家人相會，日後諒有機相會！」

「大哥若有事欲與小弟聯系，請到桐城啓光寺問問空靈大師，便知詳情」

「如此愚兄趁天色未亮，先走一步了！賢弟如欲知愚兄之去向，到趙家莊打探，亦會知道！」郝虎威言畢向余青玉拱拱手，縱身穿窗而去。

余青玉想了一陣，也離開了小院，在小巷中摸索前進，他記得以前有位「快馬堂」的弟兄家裡就在這附近，便決定去碰碰運氣。

那弟兄叫苗生，余青玉邊敲門邊喚其名，一邊緊張地望着小巷兩頭。良久，裡面方傳來人聲：「誰呀？」

余青玉認得那是苗生之父，便低聲道：「老伯，我是余三，快請開門！」門果然呀地一聲打開，余青玉立即閃身進去。

黑暗中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三公子，他們要抓你哩，你怎還回來！吺吺，快請到裡面去，你吃過晚飯沒有？」

以前苗生與余青玉感情頗佳，主要他亦喜歌舞聽戲，苗生尚有位大哥，後因中了瘟疫而沒，苗生要負起養家之責，便離開風雷鎮，去遠處討活。時因苗家貧困，家內又死了人，余青玉曾贈五十兩銀子，助其渡過難關，對苗家來說，可算是位恩人，是故苗父對他十分熱情。

當下余青玉忙道：「晚輩已吃過晚飯了，老伯莫張羅！」說着苗父已將余青玉引至兒子臥室，苗生雖不在家，但却依然打掃得十分乾淨。苗父點了油燈，又拿了張毡遮住窗子，以免燈光透出外面，引人思疑。

余青玉問道：「苗二哥一向可好？」

「他在田家庵替人當護院，還算不錯，尚得多謝你當年……」

余青玉急道：「以前的事莫再提，家裡生活沒問題吧？」

苗父感激地道：「犬子有寄銀子回家，咱倆老已一大把歲數啦，湊合湊合，還算不錯！三公子，你是什麼時候到鎮上來的？」

「傍晚的時候到的！老伯，蓋天幫攻打本門時，你在鎮上吧？可知道什麼情況，請不必顧忌，將你所見所聞告訴晚輩！」

苗父嘆了一口氣，將當夜的經過說了一遍，與楊掌櫃所說的差不多，余青玉又急不及待地問道：「可知家母及家姐之消息？」他見苗父搖頭，遂再問：「你還知道些什麼？啊，對啦，晚輩差一點忘記，帥英傑有個女兒到我家作人質，當帥英傑率人來攻時，為何我爹不以此威脅他？」

苗父輕叫一聲：「哎唷，原來三公子還不知道！那位帥嵐嵐根本是西貝貨呢，原是位丫頭喬裝的！」

余青玉怒道：「眞乃可惡可恨！」

「令堂和令姐大概逃生去了，那場火實在起得蹊蹺，必是貴門中人燒的，也許有意製造混亂，好容易乘機溜掉；以雲堂主之性格，他絕對不會龜縮在宅內等死，因此老朽估計令堂和令姐，可能由他保護衝殺出去了！」

余青玉愁懷未解，道：「但願如此，只是如今蓋天帮勢力比天高，只雲堂主一人，恐仍難脫出魔掌，當眞令人担心！」

苗父道：「三公子不必杞人憂天，料令堂一向積善，豈會短命，也許她逃回娘家。三公子可去令外祖父處打探！」

余青玉雙掌輕輕一擊，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也！晚輩就此告辭！」

苗父道：「天已快大亮，三公子不如等入夜之後再走，免得讓蓋天帮的人認出來，則大大不妙！」

余青玉那裡還能躭得下？拋下一錠銀子，已跳出房外，道：「老丈莫出來！」他打開門，向外望了一下，不見有人；立刻快步走至巷口，再去那裡探視一下，然後飛向對面那條小巷。他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大概蓋天帮的人，料不到他會潛回來，是以防範並不嚴密，余青玉終於平安離開風雷鎮。

他沿途不敢稍停，往來路急馳，到得他丟棄那馬匹之處，見那馬兒竟仍在附近徘徊，大喜過望，飛跑過去，執韁躍上鞍，向東北馳去。

余青玉之外祖父崔集康雖不是什麼武林高手，却也是位名拳師，早年當保鏢，後來回家鄉合肥敎拳，在汝陽一帶頗有點名氣。

余青玉因那馬念主，雖因牠脚程不快，也不捨得再度丟棄，近午到一小集，因腹飢便找了家飯館歇脚，順便着小二替馬匹上料。

他在啓光寺住了近兩個月，所吃全是素食，這幾天趕路，又都是吃乾糧，此刻聞得那些小菜之香氣，雖憂心忡忡，仍被引得垂涎三尺，遂一口氣點了四五個小菜，一壺陳年狀元紅。

那小二狗眼看人低，見他衣衫破爛，一臉的泥巴，恐他付不起賬，冷冷地道：「客官可知那要多少銀子麼？」

余青玉自懷內揣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問道：「這夠不夠付一人一馬的賬？記住，替馬兒上好料！」小二連聲應是，羞愧而退。未幾便送上小菜，余青玉放懷大吃，旁若無人。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老夫人對嚴霜的答問滿意，想收爲門徒，試考問克業，他答出自己心中事，考慮王家在武林日後的存亡，因誤判斷武林大事而殺了人，希望解怨釋仇，王老太爺出訪仇家，設法化解，王家亦防止仇家偷襲，嚴陣以待，果然來了雲飛、雲騰兄弟率羣寇來犯，却撲了個空，被老夫人率衆子孫圍困，無法脫身……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設陣圍攻操勝 一場偷襲落空

雲騰欲待攔阻，已然不及，知道這場拚盡全力的血戰，已然難免了，於是把心一橫，揚聲道：「老夫可把話說在前面，若不動手，那是朋友，動起手來，老夫可就要用盡一切辦法求勝了！」

老夫人道：「所謂『放手一搏』，就是叫你施展一切功力！」

雲騰道：「到時候只怕還不祇是功力相較！」

老夫人嘿嘿冷笑兩聲，道：「可以，大不了我這蘇州王家的宅院，被爾等燒個乾淨，能有爾等以命相抵，是合算的事！」話聲倏止，老夫人却接着又揚聲對四外箭手道：「爾等一人盯住一人，若有人暗起歹毒心腸，立即亂箭齊發，向致命處下手，不得留情！」

四外箭手暴應一聲，個個挽强弩，扣翎羽，瞄準待射！

王正站在高處，適時示令道：「亮起『玲瓏水晶燈』！」

隨令，八道銀光，如同電光般，將『養心園』中各個角落俱皆照亮，眞可說毫髮皆現，蟲介俱難隱形！

雲騰厲喝道：「生死婆婆，妳是想跟整個的黑道朋友作對！」

老夫人冷冷地道：「我是殺夜入王家的兇徒！」

雲騰暗自忖思，倏地得計，兄長未到，必有變故，如今對方張弩相伺，蓄勢以待，留下去決難討好！走！逃之夭夭！

雲騰十分清楚，設若動上手，今夜進來的人，恐怕誰也休想活命，那時候死個乾淨，連個報信的人都沒有了！

六丈高牆，祇有自己可以縱得上去，自己逃了，生死婆婆就要顧慮整個黑道人物的報復，對其他的人，當不致眞的放手誅戮了！

想到這裡，雲騰假作掃視四外箭手，故示大方的抬着頭，緩緩掃視高處一圈，其實他是在找可逃的地方！

在他看過一圈後，不由暗暗叫苦，原來在前面的每個箭手身旁，都站着一個快刀手，闖上去也休想跑得了。

老夫人直等雲騰看過一圈之後，才冷笑一聲道：「看仔細了麼？怕不容易逃遁吧！」

雲騰牙一咬，目光偶然瞥過守在「天橋」下端的王克圖，頓時將懸心放落，這是一條唯一求生的逃路！

他刁猾至極，不敢多看，誠恐惹得「生死婆婆」注意，正好聽得生死婆婆出言嘲諷，遂哼了一聲道：「老夫還用不着逃！」話聲中，他退了幾步，到了杜雲的身旁。

他手下的那「四煞」，在進入「養心園」之後，已習慣的一字排立在他身後不遠的地方。

他看了老夫人一眼，悄聲對杜雲道：「高處的箭手十分討厭，可有良策？」

杜雲道：「太倉衆兄弟，都有一身暗器，似可暗中下手！」

雲騰皺皺眉道：「六丈之高，絕難見功！」

杜雲道：「看來祇有火攻了！」

雲騰道：「這老賊婆，說得出就做得

到，火攻最好是在極其危急之下再來施展，免得一發不可收拾！」

杜雲道：「那現在如何應付呢？難道當眞拋下兵刃認敗？」

雲騰道：「焉能如此丟醜！」話鋒一頓，他將聲音壓的更低，道：「太倉兄弟中，那幾個的暗器功夫最好？」

杜雲道：「應數『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二位！」

雲騰道：「好，稍時鏖戰發生，你可悄悄囑咐他們二人，將暗器準備妥當，然後緊隨我的身後，莫忘！」

杜雲連聲答應着，然後道：「雲老您有何計劃？」

雲騰道：「今夜消息外洩，我們業已被困……」

「被困」二字，提醒了杜雲，他接口道：「對了雲老，令兄怎還沒到？」

雲騰此時雖仍不知其兄已經出事，但却已料到必然不能如約而到了，但他不能實說，一笑道：「家兄是什麼人物，早已到了，只是他看出我們已陷險地，自然是要在想出解困辦法之後，才會露面！」

杜雲雖說閱歷亦深，然比起雲騰這隻老狐狸來，却仍差得多了，再加上深信雲老之能，故亦未想到其他！

雲騰接着又道：「話雖如此說，但是我們也要自謀出困之策，所以要用聲東擊西之策，你聽我的話做準沒有錯！」

杜雲頷首道：「是是……」話未說完，雲騰又自接口道：「吩咐所有的人，準備拚搏，爲免遭到老賊婆箭手的襲擊，未得我的吩咐，不准擅放暗器！」

杜雲道：「對，在下早就想拚上一拚了，憑我們實力……」

雲騰道：「論實力，我們自是不輸於彼等，但對方埋伏發動，已將我等困於絕地，因此這一戰要用些心機！」

杜雲皺眉道：「心機？雲老，在下不明……」

雲騰悄聲道：「所謂『心機』，就是最好擒住幾個人質！」

杜雲一拍大腿，道：「對，這是最好的辦法！」

雲騰道：「好了，事情就如此決定，這一戰業已難免，吩咐兄弟謹愼小心，搏戰開始之後，不求有功！」

杜雲點頭，雲騰接着又道：「別忘了『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

杜雲再次點頭，雲騰方始大踏步走向老夫人！

老夫人一直冷冷地看着雲騰，此時道：「商量妥當了？」

雲騰道：「不瞞妳說，商量是商量好了！」

老夫人道：「那就動手吧！」

雲騰道：「慢些，話說完了再動手也不遲呀？」

老夫人道：「你還有話說？」

雲騰道：「當然有，首先老夫聲明，這次將要發生的一場血戰，並非老夫本意，而是迫於無奈，不得不爲！第二，貴府在牆頭高處，置設强弩利矢，動起手來之後，使人不能不有所顧忌，似乎有欠公平！其三，老夫着實不願這一戰有所死傷，因此盡量避免混戰，現在既經碰了釘子，只好請問一下如何戰法！」

老夫人道：「夜闖我王家，始有此戰，其咎自然在你！老身箭手，是爲了防人逃亡和暗謀不良而備，設若爾等能按武林規則相搏，老身保證箭手不發一箭！至於如何相搏，爾問得奇怪，老身未出王家寸土之外，爾等欺人闖入，若以賊、主來論，老身乃是捉賊……」

雲騰立刻接口道：「賊！賊！說得太難聽了，『生死婆婆』妳且聽老夫一言，這一戰，最好是點到爲止，雙方各自派人單獨應戰……」

老夫人冷笑一聲，接口道：「聽清楚，這不是武林較技！」

雲騰已然有個脫困的詳細計劃，心中是打着混戰一場的主意，唯有混戰開始，他才有脫身的機會！

老夫人一再拒絕他單獨應戰，恰好合了他的心意，於是他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作出不能忍耐的神色，道：「王老婆子，妳莫要欺人太甚！」

老夫人冷哼一聲，道：「老身料想你業已準備好了，雲騰，老身候你動手！」

雲騰故作怒極之狀，道：「好，妳既一再相逼，老夫若再求全，倒變成眞的怕了妳了，不過我們人手衆多，動上手……」

老夫人沉聲接口道：「老身還沒把爾等看在眼中！」

雲騰猛跺脚，飛身疾退，對身後羣寇道：「朋友們，各自準備，上！」

老夫人在雲騰縱退的剎那，已揚聲道：「速列『金湯陣』！」

話聲落處，王儉、王愼、王重和克難、克節，已各自飛身而出，列好了陣式，撤劍相待！

雪姑娘却悄聲道：「奶奶，孫女我……」

老夫人道：「守在我的身後，保護着嚴霜，當心雲騰欺上『天橋』！」

雪姑娘道：「爹在上面，還怕什麼？」

老夫人見身旁已無他人，悄聲道：「妳爹現在不能動手，妳也要注意他的安全！」

雪姑娘聞言一怔，低聲道：「爹怎麼啦？」

老夫人道：「妳爹爲練一種奇特的功力，不幸眞氣走岔，全身功力盡失，妳悄悄通知克圖，但切莫現於形色！」

雪姑娘芳心暗驚，答應着，走到「天橋」口，悄悄對克圖說出了這件事，克圖心中一震，道：「去對奶奶說，叫嚴霜上去，免得無法照應她！」

雪姑娘却道：「哥哥沒聽奶奶說嘛，要借此機會，一試霜妹的膽量！」

克圖劍眉一皺道：「那妳記住，隨時接應我，全力維護爹爹！」

雪姑娘點點頭，雙劍出鞘，飛身站回老夫人身後！

老夫人把右手一舉，蘭、菊二女，飛身而出，兩個人抬着一根奇異的拐杖，交給了老夫人！

老夫人單手輕巧的接過拐杖，目露精光，注視着雲騰，雲騰此時也已將長

劍撤出，率衆步步逼近！

老夫人適時道：「雲騰，老身親自試爾幾招！」話聲中，老夫人身形微閃，已到了雲騰的前面！

雲騰早已有備，就當老夫人身形欺近，寒鋼拐杖蓋頂壓下的刹那，他竟忽然閃身左旋，揚聲道：「四煞速以全力纏住這老賊婆！」

四煞相隨着雲騰身後，不足六尺，聞令即動，四種不同的兵刄，閃出寒光，立將老夫人圍了起來！

杜雲早已通知了「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這兩個黑道中使暗器的高手，身形連移，到了雲騰後面！

洞庭四大高手及太倉羣寇，這時亦已雲湧般撲向了王儉等人，一時刀光劍影，耀眼生花，戰作一堆！

老夫人功力雖說罕遇敵手，但在四煞拚死的纏搏下，倘不能迅捷將四煞擊斃，則就休想分身對付雲騰！

是故雲騰和身後緊隨着的兩名高手，成了無人阻擋！

雲騰私心，是想登上「天梯」脫逃，但他早已看到緊守高處梯頂的王正，所以並未立刻行動！

他不懼王正，但却決無把握在三二十招內，將王正收拾下來，若是時間延誤，生死婆婆必會追到，則仍是徒勞無功！

他雜於凌亂的人羣中，並不出手，祇是冷眼注意，王家獨創的「金湯陣」，果然奧妙，竟將羣寇阻於其外！

雲騰暸然，今日的「金湯陣」，尚不算是無懈可擊，若是王正和未露面的王隱，替下克難、克節的話，威力必將增高數倍。

生死婆婆不作此圖，却令王正守於梯頂，自然是梯頂的重要性，要勝過圍敵防敵的「金湯陣」了！

雲騰想到這裡，立即推測這可能是個陷阱！

他親眼目睹，這「天梯」是由高樓巨窗兩旁緩緩滑落，既能滑落，自然也能縮回，縮回去豈不就用不着人防守了嗎？

天下事着實奇特，人更是奇特的動物，忠厚老成的人，固易吃虧上當，但心性刁猾的，却又處處多疑！

多疑則猶豫，猶豫則遇事難以立決，如此，坐失良機之例，比比皆是，今日之雲騰，就吃了多疑的虧！

一是不知王正功力已失，再就是忑煞多疑了，他越想越對，生死婆婆不將「天梯」抽回，是故佈陷阱！

爲了爭取自己的相信，這老婆子竟不惜令「金湯陣」減縮幾分威力，而把王正調於牆頭，以消除自己之疑慮！

何況王隱始終未現形踪，聽說王家兄弟中，以王隱爲人最爲足智多謀而沉着，看來「天梯」是上不得！

此時，雲騰方始想及上不得，但却已經爲了登上「天梯」，安排好了一切，設若放棄，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他這樣的猶豫難決，坐失了大好良機！

「金湯陣」在由慢轉疾之下，已發揮出了威力，任憑杜雲兄弟及一干强寇猛撲不已，斜向數丈外傳去！

隨即聽到數丈外羣寇中，傳出三五聲不同的慘嗥，和一件重物墜地的震響，對敵的雙方，不由全部退身察視！

羣寇中，洞庭兄弟死了一個，頭開了花，太倉高手倒下了三個，都是殘肢斷臂，受了重傷，正呻吟不已！

事出突然，使得雙方俱皆驚奇不止！

但等大家看到死傷者身旁地下的狼牙棒時，自然而然的個個將目光轉到四煞和老夫人這邊！

這邊，仍在動手，不過「四煞」已成了三煞！

冷面煞在與老夫人內力相較，兵刄相觸之下，差了一半以上的勁頭，虎口碎裂，狼牙棒脫手飛去！

他沒有想到內力竟然相差得天和地這般遠，虎口碎，兵刄飛，人却一楞，寒鋼拐杖停都沒停，砸個正着！

這一杖，正砸在他的右肩上，冷面煞哼聲未出，斜摔出丈餘遠，洒了滿地鮮血，從今是不僅冷面，連人也冷了！

老夫人一杖斃敵之後，杖走有若神龍，壓到笑面煞的胸前，捷如閃電，笑面煞根本無從躲閃！

無奈下，笑面煞一挺掌中「鬼頭刀」，疾撥鋼拐杖，身形向左飛避，應變極快，動作也十分迅捷！

那知老夫人已開殺戒，橫了心腸，當笑面煞刀起挺撥拐杖的刹那，老夫人猛加三成眞力，笑面煞竟未能將拐杖撥出！

既未撥開杖去，再要抽身，豈非作夢，他和冷面煞一樣，沒喊出一個字來，就直追好友而去了！

老夫人拐杖，實生生插入了笑面煞胸口，猛地伸杖出來，「橫掃千軍」，又照顧上了餘下二煞！

說時遲，那時却快，總共不過是眨幾下眼的工夫，四煞已去其二，而雲騰尚未打定主意！

杜雲適時抽身而出，飛縱到雲騰身旁，悄聲道：「雲老，該怎麼辦？」

雲騰瞥目四望，眼看若再延遲片刻，另外兩煞亦將不保，那時除了自己外，誰也休想是老夫人的敵手！

自己若與老夫人交搏的話，早就動手了，又何須弄至四煞喪失其二，想到這裡，他不由暗恨自己壞事！

再瞥目一看「天梯」頂端，把心一橫，詭計暗生，輕聲對杜雲道：「你注意看那『天梯』頂上！」

杜雲看了一眼，道：「雲老莫非……」

雲騰道：「實對你說，家兄至今未能和我互通消息，可能是中了人家的埋伏，或被其他高手絆住，無法前來了！」

杜雲神色陡變，道：「那怎麼好？」

雲騰瞥了另外二煞，道：「如今祇有趁老夫手下二煞，尚能支持纏住老賊婆的時候，由這「天梯」闖了上去，或可脫身！」

杜雲道：「其餘兄弟朋友呢？」

雲騰道：「老賊婆一心只仇視老夫和

你，若是我倆闖了出去，諒老賊婆在『投鼠忌器』之下，也不敢妄殺！

雲騰方寸已亂，言下竟自比爲鼠！

杜雲聽到雲飛可能已中埋伏的話之後，也早已慌了心神，自然也沒有聽出這「鼠」字的難堪來，頷首道：「有道理！」

雲騰道：「以你的功力來說，足可敵擋王正，等我吩咐你闖的時候，你立即衝上『天梯』，老夫隨後接應！」

杜雲雖唯雲騰之言是聽，但却不是傻瓜，眼珠兒一轉三轉，想到這內中不大妥當，悄聲問道：「爲免誤事，最好還是雲老在前！」

雲騰暗罵一聲「猾賊」，表面却正經的說道：「你認爲闖上『天梯』之後，就能如願而去？」

杜雲道：「雲老剛才不是說可以……」

雲騰接口道：「可以固然可以，但就像我們這次闖進王家一樣，又那會想到結果是這個樣子呢？若萬一梯頂再有變化，那怎樣辦？」

杜雲無言可答，雲騰接着又道：「你以爲老夫令爾開路？呸！告訴你，老賊婆一心在老夫身上，你若先闖，她必然不會親身攔阻！那時，老夫提足功力，悄然欺近梯尾那王克圖的身旁，一舉將其擒獲，作爲人質，則今夜……」

話還沒有說完，老夫人那邊，又傳來「毒煞」的慘號之聲，雲騰看都不必再看，已知毒煞已死！

於是他聲調轉厲道：「老夫四大手下，已死其三，若老夫想獨自逃生，早走多時，如今危機已迫，杜雲，你到底願不願意先上？」

杜雲慌不迭的說道：「願意願意，但等雲老吩咐！」

雲騰哼了一聲，道：「預備好！」話鋒一頓，轉對「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道：「你們也聽清楚了？要緊隨在杜雲的身後往上闖，當飛身而起時，立發暗器，照顧梯子頂端的王正！」

二人連連點頭，雲騰一拍杜雲肩頭道：「是時候了，闖！」

一聲說「闖」，杜雲毫不怠慢，挺劍飛身而上！

克圖守於梯尾近地面丈高處，始終不懈，杜雲一縱三丈五六，越過了克圖，撲向王正！

王正赤手空拳，立於樓梯頂端，目睹杜雲飛身闖上「天梯」，心中說不出的滋味，但他神色却未稍變！

克圖猛見杜雲騰空三丈，心懸老父安全，一聲斷喝，疾如閃電般飛射攔阻杜雲！

「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暗器早已備妥，但縱身却是晚過杜雲一步，正好趕到克圖的身後！

「千手書生」一語不發，揚腕處，數十點寒星打向克圖，克圖身形剛剛縱起，自是很難躲避！

那「滿天花雨」，人已斜旋到「天梯」中間半空中，抖手呼喝一聲「着」，一把金錢鏢」，襲向王正！

王正眼見愛子不顧守梯之責，在身邊接應自己之下，致令身後敵人登臨，揚腕施放暗器，慌不迭的大聲喝道：「圖兒當心身後暗器！」

好個王克圖，在耳聆老父示警，背後寒星襲到的刹那，把牙一咬，身形猛地一沉，如春雷瀉地，疾落梯面！

耳邊聽到頭頂暗器勁風掠過，決不回顧，雙足一登梯階，一個人平貼着「天梯」，疾射而上！

這時，杜雲已到王正面前，他不知王正功力已失，挺劍疾刺，王正功力雖失，經驗仍在，要躲這一劍自是易事！

那知王正却橫了心，自己若是向旁一閃，此樓則必被對方佔據，於是他動也不動，祇含笑注目在杜雲身上！

杜雲的這一劍，自料無功，本是虛勢，就等王正退步之時，好由巨窗闖進樓中，却想不到王正會視如不見！

越是如此，杜雲却越是膽寒，王正的功力，他所深知，比自己高出不少，若非今朝來時人多，剛才搜索王正住宅時，他絕不敢大聲喊叫着令王正出頭答話，是故王正不躲不動，他反而慌了神！

就在他微微一楞之下，克圖已到，掌中劍一吐，刺向他的後腰，勁風已臨，敢情克圖在劍上貫足了眞力！

「滿天花雨」的一把「金錢鏢」，本是照顧王正，沒想到杜雲身法夠快，已經飛臨王正的身前！

「金錢鏢」已經脫手打出，迫得只好揚聲喊道：「杜雲、快躲！」

杜雲業已覺出背後劍氣臨身，「金錢鏢」破風聲急，此時除飛身縱高外，再無良策，於是他頓足拔身而起！

克圖適時一挺腰，到了老父面前，旋身轉面對外，手中劍施出「天羅無隙」妙招，護住了老父！

那「滿天花雨」而來的「金錢鏢」，在叮叮噹噹一陣亂響下，掃數被劍氣震飛四外，墜落地面。

克圖眼看着「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又復攻上，半空中的杜雲，也已下落，立刻對老父道：「爹，您老人家請進樓中，這裡交給孩兒！」

王正不知愛子已然曉得自己功力盡失，接口道：「爲父爲爾壓陣！」

杜雲適時仍先他人一步，由空中翻落，挺劍而上，「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又被隔於後面！

克圖無暇再對老父說明一切，急聲道：「爹，您的事奶奶已經知道了，故諭令孩兒代守此處！」

這句話，也祇有王正聽得懂，他楞了一楞，退入樓中！

克圖已無後顧之憂，巨窗雖寬，在克圖不求有功之下，揮動寶劍，洒開一層劍幕，也防護了個點水不進！

「天梯」足容三人並行，但若是動手拚搏，却祇能有一個人的迴旋餘地，是故「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均無法出手。

驀地，地面搏戰之處，又傳來一聲慘號，四煞俱皆喪命，老夫人神威抖起，大喝一聲道：「克圖守好，奶奶自下面接應你！」

話聲中，拐杖一順，飛身撲向「天梯」！

就在最後一煞，慘號倒地，老夫人話聲未落的時候，那雲騰却悄沒聲息的，一拔六丈，疾如電掣撲向梯頂！

這老賊陰狠毒辣，狡猾萬分，巧支杜雲試險，他却仍然沒有立刻接應，此時發現樓頭並無其他埋伏，方始登上！

雲騰功力之高，即使是老夫人也不敢輕視，他一拔六丈，到了天梯頂端，身形未落已沉聲喝道：「杜雲後退！」

杜雲隨聲撤劍退下，雲騰立即凌虛拍出了獨門陰狠的掌力，猛然襲向克圖的前胸和頭頂！

王正身在樓中，急聲道：「圖兒快退，老賊這掌含有蝕骨陰煞！」

王正雖然發話甚快，但若比起雲騰先動刹那的掌力來，仍嫌太遲，克圖縱使想躲，也已不能！

雲騰自恃掌力霸道無倫，除老夫人外，他沒將王家其餘的人看在眼中，認定這一掌，必收全功！

克圖在雲騰喝令杜雲後退的刹那，心中確實驚懼，但那驚懼的神色，不知何故，轉瞬變爲安然！

在杜雲抽劍而退之後，克圖竟奇特的將寶劍扎在樓板上，王正示警語音一落，克圖更突然朗朗長笑，對雲騰道：「老兒你太小看了武林王家了，我接你這掌試試！」

話聲中，雲騰掌力已到，祇見克圖不慌不忙，隨隨便便的把右掌向外一翻，一挺，果然是空手硬接！

眼看克圖右掌外翻，王正急喝道：「圖兒你是找死！」

老夫人身起空中，到了天梯頂端，但已救援不及，她作夢也沒有想到，克圖竟這樣冒險出手一拚！

自然，老夫人並沒有怨怪克圖的意思，因爲她非常清楚，克圖並非膽大妄爲，而是爲了父親的安全！

克圖既知老父功力盡失，如何容許雲騰闖進樓中，儘管老父已是手無縛雞之力，也決不會目睹雲騰逃遁！

設若老父挺身阻攔雲騰，雲騰在不知情下，必將全力出手，那時老父豈能逃得殺劫，必死無疑！

老夫人想到這樣的失策，自己只顧徒逞怒火，一心想盡除四煞，否則的話，祇要早半步接應，那會有此事發生！

現在，她怎麼也來不及挽救了，眼見愛孫即將喪命於雲騰歹毒的掌力之下，不過經此延誤，長子却可已無憂！

老夫人在自怨自責，陡起殺心，一聲斷喝，拐杖出手，擲向「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及杜雲！

接着人自空中疾射而下，雙掌提聚十成眞力，擊向雲騰的背後，她是想，愛孫縱然慘死，雲騰也難逃生！

那知就在老夫人殺心陡起，拐杖像怒龍般脫手打出的刹那，怪事突然發生，使老夫人幾乎驚呼出聲！

原來她自忖必死的愛孫克圖，在隨隨便便一翻右掌，與雲騰掌力相抵之下，非但無傷，且已獲勝！

雲騰毒掌凌虛擊出，目睹克圖竟也揚掌相抗，不由暗中冷笑，因他深知掌力相觸之後，克圖將要落個什麼下場！

於是他哈哈狂笑兩聲，道：「螳臂擋車，王克圖，這是你自己找死！」

話聲乍止，雙方掌力業已接實。

豈料在一聲震響之下，王克圖動也沒動，雲騰却突覺心腹震動，血氣上湧，被迫連連退步！

他身後並非平地，而是下斜的梯階，況且杜雲與他相距僅有兩級梯階，杜雲身後，還有兩個人，怎有退步的餘地！

適時，老夫人扔出去的拐杖，已如怒龍般飛到，「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不防有此，立被擊中！

六十足斤的寒鋼拐杖，在老夫人全力出手下，其重何止加了十倍，這兩個匹夫，雙腿立折，慘號墜落梯下！

杜雲僥倖，因有「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擋在身後，未遭波及，但却已嚇了個亡魂喪膽！

杜雲正在心驚膽裂之際，恰好雲騰與王克圖對掌落敗，暴退的勁勢，完全加在了杜雲的身上！

杜雲未料此變，一個立足不穩，被擠下了「天梯」。他立足之處，距地面五丈有奇，墜落時已失平衡！

他雖然挺腰沉氣，仍然稍遲，是故足踝跌傷，奇痛難當，坐在地上一時竟無法站起身來！

俗話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

此一俗話，有它的哲理存在，天下事若碰到了巧，是在巧合，巧合得令人目瞪口呆，雖眼見而不能相信！

人若倒了霉，再碰上倒霉下的「巧合機遇」，那就會令人哭不得，也笑不得了，現在的杜雲就是這樣！

好端端被擠下了「天梯」，沒有摔死，跌傷足踝而難以起身，雖說倒霉，可也算得是幸運！

設若他早半刻被擠落的話，正好挨上老夫人的飛杖，必將和「千手書生」、「滿天花雨」一樣，斷肢而死！

但他雖然倖免於死，祇是活罪還沒受夠，巧而又巧，那打落「千手書生」和「滿天花雨」的拐杖，在「天梯」一滾而下！

更巧的是，那拐杖粗大的一端向下，恰正砸在他受傷腫脹的右足踝上，立將一隻足踝砸了個粉碎！

這種硬傷，王天老子也受不了，杜雲厲號一聲，身子蹦起丈八高，蹦起時人已昏迷，再落地自是動也不能動了！

雲騰對掌敗北，身形後退，將杜雲擠下了「天梯」，其內心所感受到的驚凛駭訝，並不下於墜落地下的杜雲！

他正拿不定主意，究竟是進是退之時，老夫人已施展「雲鵬九旋」的身法，自半空中撲到！

雲騰以掌法名震天下，老夫人當年在武林之中，亦被稱爲一掌可判生死的「生死婆婆」，正是好對手！

雲騰仰望雲空，眼見老夫人飛撲而下，勢如雷霆，不敢接招，眼光向右方一掃，冷笑一聲，騰身而起！

他此時立處，距巨窗僅只數尺，距地面却足有五丈五尺多高，右牆頭，則近在兩丈以內，他下定走的決心！

右牆頭上有十二名王家家丁把守，六名箭手，六名刀鈎手，可是此時此地，雲騰已再不顧忌及此！

他乘老夫人「雲鵬九旋」飛身下撲的刹那，頓足騰身而起，恰和老夫人交錯而過，中間有丈寬之隔。

老夫人沒有想到，雲騰竟會不戰而遁，她此刻已使出全力，又爲下撲之勢，若想空中折轉相追，絕不可能。

雲騰在接近箭、刀手一丈之內之後，已無所懼，身形加速，凌虛發掌，人隨凌厲的掌風，撲上右牆！

箭手們雖是準備不足，但强弩制遠難防近，況雲騰全力發出的劈空掌勁，也非箭手們所能抵禦，頓被雲騰欺到近切！

刀鈎手却不管這些，六鈎齊出，六刀併下，別看這些功力剛剛入門的壯漢們，蠻力發招，却霸道無倫！

六柄刀，由正面分向左、右肩臂、頭頂、胸腹，左、右雙腿削到，六把鈎，則由後面照顧雙臂兩腿和後心！

若在平地，休說是六個略懂武功的壯漢，就是六名武林高手，雲騰也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裡，掛在心上！

但是此時雲騰雙足尚未踏上牆頭，即便是雙掌再發勁力，至多也只能震死四名，而他自己却依然要挨上兩刀兩鈎！

刀是厚背的砍山刀，鈎是有倒鬚的絆馬鈎，乖乖，兩刀要掉一臂一腿，雙鈎搭上後心右臂，當然這樣還要不了命，不過却比沒了命更窩囊！

寒光閃！刀鈎下！

雲騰一聲怪嘯，身形向左下方一沉，五刀斬空，五鈎無功，但左方一把長鈎，却到了雲騰的右肋！

雲騰冷哼一聲，伸手捋住鋼鈎，猛力向前一拖，他就借這一拖之力，飛身而上，越過了刀箭手！

這名鈎手，怎耐得住雲騰貫注眞力之一拖，自六丈高處，帶着一聲絕命的驚喊，摔了下來！

老夫人適時已再次騰身追到，相距雲騰也不過丈五左右，以二人的輕功造詣來說，雲騰仍難逃脫！

但當老夫人正將跨向高牆的刹那，目睹家丁由六丈牆頭墜落，迫得她改變追敵初衷，將那名家丁救下！

經此延誤，雲騰已經去遠，老夫人深知追亦不及，正自惱恨沒個發洩處的時候，瞥目看到場中那羣匪徒！

匪徒們蠢不畏死，雖然目睹杜雲昏死，四煞喪命，雲騰逃亡，却依然向「金湯陣」猛攻不已！

王家的「金湯陣」，堪比「丐幫」的「七巧陣」和少林的「金剛大陣」，是故匪徒們仍未能越前一步！

不過嚴列陣式與衆匪徒拚搏的王家老少，却也祇是能緊守而不退罷了，還談不到傷敵解困！

羣匪久攻難進，王家老少亦逼之不退，頓時惱了未能追得罪魁雲騰的老夫人，她慈眉豎成雙劍，冷哼出聲！

接着，大步奔向業已昏死地上的杜雲身旁，俯身將她那六十斤重的寒鋼拐杖抓起，向羣匪逼去！

突然，老夫人又瞥了「天梯」一眼，似乎想起了一件事來，霍地止步，揚聲向天頂的克圖道：「你下來，和雪丫頭聯手合力，幫幫幾位叔叔！」

克圖應聲由「天梯」頂端順梯跳下兩丈，方始縱落地面，老夫人看到這裡，不知何故忽又把眉頭皺起！

雪姑娘聽到老夫人的吩咐，雙劍一順，已經加入戰圈，她的功力，勝過克圖，羣匪立覺壓力大增！

克圖仗劍才待撲入陣角，老夫人已喝止他道：「你先過來！」

克圖似知老夫人因何召喚，立刻趨前，道：「奶奶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適才在『天梯』之上，你是怎敢和雲二老賊對掌的？」

克圖道：「孫兒也正爲此事奇怪……」

老夫人怫然不悅，道：「對掌的是你，得勝的也是你，你奇怪個什麼？」

克圖道：「奶奶有所不知，對掌並非孫兒所願……」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那個問你願否來的？我祇問你怎敢出掌！」

克圖道：「雲老賊圖闖進樓中，孫兒唯恐驚擾了父親，正想以家傳劍法中的『飛龍三劍』，和他一拚！詎料就在孫兒挺劍欲攻的刹那，耳邊忽然响起了話聲，孫兒知道這是『傳音入密』的上乘功力……」

老夫人神色微微一變，道：「不必說這些，祇說人家話是怎麼說的！」

克圖道：「孫兒當時聽到那傳聲說——火速放下寶劍，出掌作勢，我助你一臂之力，保勝不敗！」

老夫人哦了一聲，道：「沒聽出這傳聲之人是誰？」

克圖道：「那時您老人家，正和四煞中僅存的那一個動手，傳音指示孫兒的，當然不會是您了，但我們王家……」

老夫人瞥望了正在拚搏的敵我雙方一眼，道：「說要緊的！」

克圖道：「孫兒當時認爲是阿爺回來了！」

老夫人道：「現在知道不對啦？」

克圖道：「是的，要眞是阿爺已歸，怎能容雲老賊逃生！」

老夫人眉頭一揚，道：「好了，此事稍待再詳細說吧，現在上去助陣，奶奶我實在懶得和這羣小毛賊動手，你却不必留情！」

克圖答應一聲，飛身撲到戰場中，挺劍就攻！「金湯陣」多了兩個生力軍，王家老少開始在玄妙的配合下，將「金湯陣」的範圍拓展了開來！

羣匪始終未作逃走的打算，一個勁兒的猛攻，如今却不由得緩緩後移，刹那間，已後退了八尺！

先前，「金湯陣」中人，僅是堪可防守自保，却未能傷敵，如今，在雪姑娘和克圖加入之後，已有傷人的餘力了！

眼見羣匪就將遭到死傷的當空，杜

雲兄弟中的老三杜壯，看出了危機，倏忽後退三丈，揚聲道：「敵衆我寡，久戰無功的原因，是被對方陣式所阻，如今衆朋友且皆後退，以三敵一，對方陣式必然失效！」

他提醒了大家，但却忘記六丈高牆上的箭手，箭手之所以不放利矢，固然是未得老夫人示令，但唯恐傷及自己老少主人，却也是原因之一，設若羣匪退散開來，豈非是毫無倚恃的成了箭把子！

羣匪竟也沒人想到這一點，聞聲立即紛紛後撤！

果然，王家老少並未追趕而前，因爲就現在人數，「金湯陣」祇能擴展到丈八圓圈，再擴大就無法彼此照顧呼應了！

杜壯見計得逞，正待再提示其他攻敵之策，話還沒有說出口來，突然聽得始終注目而無懼的嚴霜，揚聲叫道：「看呀！那個老頭沒跑得了，又回來啦！」

這聲突如其來的呼叫，驚動了敵我雙方，老夫人首先抬頭注目，其餘在場的人也皆引頸張望！

祇見業已逃出高牆多時的雲騰，就像遇上了「鬼擋牆」(俗傳，夜行失迷，左右前後久行，始終不離原地，即是遇到了鬼，故曰「鬼擋牆」)，一般東西南北的亂縱亂逃，怪道的却是越逃越近！

注目再看，原來有個雪白的影子，以閃電般迅捷的身法，處處阻在雲騰的面前，但並不出手，祇是不容雲騰逃走！

老夫人暗暗心驚，她成名已四十多年，武林中，任何高超的輕功身法，她都見識過，但今天却叫她更加嘆爲觀止了！

那白影，竟能自南至北一閃十丈以上，快過閃電流星，快到使地上這許多高手，誰也看不見白影的手脚！

老夫人之所以暗驚者，是因爲現在敵我雙方，以她的功力最深最高，她曾提聚功力注目細察，竟也沒能看清白影的動作！

自然，對白影的模樣，是男是女，就更看不出了！

白影似是存心要雲騰好看，越逼相距「養心園」越近，雲騰顯已奔逃至累極的地步，邊縱邊道：「朋友，你這算什麼意思，若是王家之友，索性將老夫擒住，若非王家之友，何苦如此相逼……」

白影根本不答雲騰的話，仍然擋在雲騰的前面，這樣片刻之後，雲騰已經再沒有退路了！

雪姑娘和嚴霜，此時都跑到老夫人身旁，這兩個丫頭，滿臉露出羡慕的神色，尤其是雪姑娘，一張櫻口，兀自就無法閉上。

雪姑娘輕身功力很高，今日見到這白影的神乎其技，再想想自己之所能，簡直成了小孩子的遊戲啦。

因此她不由對老夫人道：「奶奶，武林中眞有功力這麼高的人？」

老夫人喟嘆一聲，道：「奶奶也是生平第一遭看到，不由妳不信！」

嚴霜自語道：「這個白影子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抓住那個壞老頭，却老是擋在壞老頭的前面？眞奇怪！」

老夫人看了嚴霜一眼，道：「妳不懂武技，自然想不明白！」

雪姑娘却道：「孫女可懂武技，也想不明白！」

老夫人道：「雪丫頭，按這白影的功力來說，要是打算把雲老二擒住的話，妳看是不是會很費力？」

雪姑娘搖頭道：「一點也不費力！」

老夫人道：「那他爲什麼不擒住雲二呢？」

雪姑娘看了老夫人一眼，道：「孫女和霜妹，正是要問奶奶您這內中的原因呀！」

老夫人一笑道：「俗話是：活到老，學到老！自也包括了武林中事在內，因此一位被人稱爲武林高手的人，並不祇是僅僅因爲他的功力精深！換言之，這人必須對武林中一切規矩，以及各派各門的禁忌，都很透徹，那才配被稱之爲高手……」

話未說完，却又迫不及待的問道：「奶奶，這和白影不出手擒下雲騰的事，有關係？」

老夫人頷首道：「當然！」

嚴霜對武林中一切的事，皆甚熱衷，也開口道：「這一定有其道理！」

老夫人道：「不錯，譬如這白影子吧，他不下手將雲騰擒住，有三個原因，這三個原因，也和我們王家有關！第一個原因，白影子是對我們王家表示，他並非是我們『武林王家』的朋友，並且更不認識我們王家的人！第二個原因，是告訴我們王家，他和雲騰也並沒有仇恨，但却厭惡雲騰的爲人，所以不容他逃脫。第三個原因，他要按照武林的規矩行事，在我們王家地區內，他非常客氣並尊重我們，才不代我們擒人！」

雪姑娘似是已經懂了，點了點頭。

嚴霜却突然開口道：「原來有這麼多的含意，萬一我們不懂的話呢？」

其實，這正是雪姑娘想問而沒敢問出口的話，嚴霜年輕，又非武林中人，故而毫無顧忌地問了起來。

老夫人很高興嚴霜能夠發出疑問，於是道：「假如我們不懂，我們就不配稱爲『武林世家』，也就是說，王家自此將在武林中除名！」

雪姑娘道：「這麼嚴重？」

老夫人正色道：「比讀書人要維持『書香門第』，還要困難！」

嚴霜却道：「奶奶，什麼叫『除名』？」

老夫人道：「就是再也不算是武林中人的意思！」

嚴霜道：「我們本來是武林中人的話，誰又能更改？」

老夫人道：「不是能否更改，而是非改不可！」

嚴霜搖頭道：「眞難弄明白這個道理！」

老夫人道：「武林中人彼此時有來往，假如我們連這些都不懂，立將被其他門戶所鄙視，此後再有武林集會，就不會邀約我們了！久之，我們自然而然就

被擠除於『武林』之外，因此遭到『除名』，乃是一種奇恥大辱！」

雪姑娘喟吁一聲，似是承認作爲一個『武林世家』後代的不易，嚴霜却小臉一緊，不相信的問道：「這麼說起來，武林中的規矩很嚴嘍？」

老夫人道：「這種無形的拘束中有至高無上的威力。」

嚴霜道：「奶奶，那麼武林中的事，也都很合乎道理了？」

老夫人皺眉道：「我聽不明白妳這句話的用意所指。」

嚴霜小臉一紅道：「孫女是說，武林規矩這樣嚴格，一絲都不苟，那他們的所作所爲，也都是十分光明正大的了？」

老夫人頷首道：「正是如此！」

嚴霜一指高牆上，欲逃而未能如願，尚在掙扎的雲騰，和園中那一羣暫時停手的匪徒們道：「那他們怎敢這樣沒有規矩？」

老夫人一笑道：「他們並非武林中人！」

嚴霜訝然道：「他們也會武技呀？」

老夫人道：「不錯，但是會武技的人，並不完全屬於武林之中！」

嚴霜道：「這多怪！」

老夫人道：「會武的人，普通有兩種……」

話剛說到這裡，雲騰已被那白影迫到牆邊，前進不得，設若後退，則勢將墜落於『養心園』內！

老夫人瞥見這個情形，急忙對嚴霜道：「以後有時間再談這個，現在妳和雪丫頭站遠些！」

話鋒一頓，老夫人揚首對白影道：「老婆子感念閣下仗義之德，老婆子一家，願守武林規矩，敬候閣下將雲騰迫下高牆之後，再動手擒人！事了，設若閣下不以我『王家』門戶低賤，老婆子別無所敬，願掃徑恭迎閣下，以識寒荊！」

老夫人話剛說完，那白影突然一展衣袖，發出一股無與倫比的勁力，擊向雲騰，雲騰不敢接招，頓被迫下了高牆！

老夫人陡地朗聲說道：「多謝閣下，請暫留俠駕，待老婆子親迎！」

話落，老夫人拐杖一擧，奔向剛剛脚踹實地的雲騰，一言不問，拐杖挾威，迎頭砸下！

雲騰此時早已累得脫了力，拐杖砸到頭頂，他竟躲也不躲，反而把胸膛一挺，冷冷地說道：「老夫認栽，王婆子妳砸吧！」

老夫人倏忽收回拐杖，退出丈外道：「你當老身這樣不懂規矩，解劍！」

「解劍」之意，並非叫雲騰解劍動手，而是說，接納了雲騰的認敗服輸，令雲騰解劍受縛！

雲騰既知戰亦必敗北，祇好含恨解劍，老夫人上前封了他的穴道，王儉趁勢沉聲對杜壯等人道：「爾等如何？」

杜壯看看大家，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丟落手中劍，衆匪亦紛紛將手中兵刄扔落地上，王儉示意諸弟，欲待上前也封死羣匪穴道，梯頂上適時出現了王正，輕喝道：「二弟不得妄行！」

話聲中，王正自『天梯』上緩緩踱了下來，對杜壯道：「杜朋友先去看看令兄，他足踝已碎，應即救治！」

杜壯出乎意外的一怔，道：「多謝！」

接着飛身到了杜雲身畔，立即動手封了杜雲的穴道，並取出良藥，開始爲杜雲包紮傷足！

老夫人暗中點頭，大爲讚賞長子的寬厚氣度！

對次子王儉的狹窄心胸，則不無隱憂！

突然，老夫人記起了高牆上的白影子，抬頭處，却已不見踪跡，心中不由的悵然若失！

嚴霜突然跑了過來，拉着老夫人的衣袖，道：「奶奶，那個白影子沒走！」

老夫人聞言一喜，道：「在那裡？」

嚴霜道：「他閃進了『武樓』頂上的天窗啦！」

老夫人心中一驚，道：「妳看得很清楚？」

嚴霜剛要接話，王正已趨前接口道：「霜兒說得不錯，孩兒也一直注意着他！」

老夫人雙眉緊鎖，沉思半晌才道：「把所有的人帶到廳裡，待茶，等我回來發落！」

王正應是，老夫人含笑撫摸着嚴霜的小臉，又道：「好孩子，奶奶今後更要疼妳了！」

然後拐杖一頓，冲天而起，撲上了『武樓』！

（未完・四）



上文提要：

易岐山三人問不出機關位置，便齊向俞劍峯動手，他因禍得福，反利用他們的眞力，打通自己的功力，一掌先後擊敗易岐山和蒲山孤，三人遁去。俞劍峯在地道會同顏眞卿、俞福、邵嬋、太平道長、華山四俠、錢大鼐、天機和尚等人，對付以俞肇山、俞一棋爲首的惡魔頭，準備跟他們拚搏，希望一舉消滅他們……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挾人質魔頭施詐　代說項番僧猶疑

他有心幫俞劍峯說話，却不知此話聽入邵嬋的耳中，却感到大大不是味道，鼻孔裏面哼了一聲。

顏眞卿兩眼一翻，就待發作，太平道長趕緊將她一拉，說道：「師妹忍一忍，咱們瞧瞧俞兄身手到底如何。」

顏眞卿却不體會太平道長的心意，大聲道：「有什麼好忍的，俞大哥敗不了的！」

俞肇山嘿嘿的道：「妳對妳俞大哥十分相信？」

顏眞卿道：「當然啦！」

易岐山掃了顏眞卿一眼，腦中似閃電般一轉，說道：「姑娘認定老夫準定會輸嗎？」

顏眞卿道：「輸都輸過了，還厚著臉皮說什麼？」

易岐山嘿嘿的道：「假若老夫這一仗勝了呢？」

顏眞卿嗤聲道：「做夢，做夢，你勝得了嗎？」

易岐山突然朝俞一棋揮揮手道：「二先生請退過一旁，讓老夫贏回這一仗！」

俞一棋皺了皺眉頭，嘴裏却不說出來，依言向旁閃去。

易岐山冷冷的道：「俞小子，剛才一仗，那是老夫一時大意，不能就算你贏，咱們這一次才是生死相鬥！」

他神色凝重，使得俞劍峯也有點摸不著他的頭腦，不知他剛才究竟是眞敗還是假敗？俞劍峯功力剛練成，自己還沒有建立信心，此刻那敢大意，全身功力畢集，手掌已緩緩揚起！

易岐山道：「小子出手吧！」

俞劍峯大喝道：「接著！」

他也不再客氣，掌風「呼」地飄然而起！

易岐山冷冷一笑，沒有硬接俞劍峯的招式，身子微閃，向左邊滑出五尺！

俞劍峯冷哼道：「那裏走！」

手掌一翻，掌勁驟然加强，已把易岐山罩在掌風之中。

易岐山反掌一擊，看來這一掌力道甚猛，實際上他根本不用什麼力，俞劍峯掌風一捲，立刻把易岐山帶過兩步。

衆人都感到奇怪，暗忖江湖傳言這姓易的已經學會少林金剛掌，爲何竟不施展出來而甘願挨打？

俞福旁觀者清，覺出其中有詐，高聲呼道：「少主人當心他使詐！」

話罷，俞劍峯也猛然醒悟，掌式一收，那知還是遲一步，只見易岐山一個大盤身，順手將邵嬋抓到手中。

華山四俠齊齊一聲大喝，狂飈翻捲而出。

易岐山大袖一揮，「轟」的接了華山四俠一掌，華山四俠身子一晃又再度撲到。

衆人做夢也料不到易岐山行爲這樣卑鄙，欲待向他進擊，却躭心傷著他手上的邵嬋，是以都不敢挪動。

華山四俠情急拚命，都忘了小師妹還在別人手上，連連搶攻，都被易岐山以强勁的掌風擋了回來。

易岐山冷冷的道：「爾等再輕舉妄動，我便把這小妮子斃了！」

華山四俠寒著臉孔站在一邊。

杜二俠恨聲道：「你待把咱們小師妹怎地？」

易岐山道：「你們人多，老夫只有借她用一用。」

天機和尚哂然道：「施主也算一派宗師，這樣做未免有欠光明！」

易岐山嘿嘿笑道：「你們人多，老夫不先下手爲强，往後路子就很難走，嘿嘿，只有這樣才算捷徑！」

他信口開河，反說這邊人多，只把衆人氣了個半死。

俞劍峯怒道：「姓易的，想不到你還是個卑鄙的小人！」

易岐山冷冷笑道：「老夫並沒對你們自稱君子吧？」

俞劍峯大怒，可是當他觸及邵嬋那絕望的臉色之時，他軟了下來，他實在不能因爲一怒之下不顧邵嬋的安危啊。

俞一棋冷笑道：「這個方法很不錯！」

易岐山道：「二先生過獎，老夫現在要實行第二步辦法了！」

俞一棋道：「敢問第二步辦法是什麼？」

易岐山道：「請他們統統到流沙谷去！」

太平道長冷笑道：「咱們就會聽你的嗎？」

易岐山得意的道：「不聽也不打緊，除非你們忍心看着這位華山小姑娘活活死去！」

武當、少林、崑崙以及各方面的人和華山派的交情都不惡，華山邵嬋姑娘落入易岐山手上，衆人投鼠忌器倒還罷了，如今易岐山還要挾持邵嬋强迫衆人跳下流沙谷去，幾乎把所有的人都激怒了。

錢大鼐道：「老夫便不聽你這一套！」

易岐山嗤聲道：「你聽不聽沒關係，到時只剩下你一人，老夫還不好對付你麼？」

俞福道：「還有我啊！」

易岐山冷冷大笑道：「就是再加上兩個，老夫也不在乎！」

顏眞卿道：「本姑娘也得算上一份！」

易岐山道：「歡迎，歡迎！」

俞一棋道：「現在可以開始了吧？」

易岐山道：「成了，現在華山的朋友打頭陣，快向前面走去！」

說着，他本人首先移動，向前走去！

俞一棋和蒲山孤還有俞肇山也跟着走去，不過俞肇山這時心裏很矛盾，他知道他若跟隨俞一棋一致行動，待他們把俞劍峯等人迫下流沙谷之後，俞一棋他們倒過頭來便要對付他了。

他不跟隨行動吧？便在俞劍峯這方面他又沒有一個朋友，身爲百毒教主的他，想不到現在也遇到了難題。

華山杜二俠怒道：「姓易的，你簡直無恥之極！」

易岐山冷冷笑道：「別圖嘴巴罵人痛快，老夫問你們究竟走是不走？」

華山四俠都氣得臉孔鐵青，可是人在易岐山手上，他們若不跟着走，小師妹沒有活命之望，若是跟着走吧，自己送了命還不打緊，到時小師妹能不能安全脫險還成問題，所以他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邵嬋被易岐山點了啞穴和軟麻穴，只聽不能動也不能說，看見同門師兄痛苦臉色，心幾爲之碎，眼淚都流了出來。

邵嬋表情如此，華山四俠就更不忍心，白二俠嘆了口氣，莫可奈何的道：「也罷，咱們認命！」說罷，舉步向前去。

俞劍峯叫道：「白二兄請等一等！」

白二俠道：「俞兄有何見教？」

俞劍峯道：「咱們不能接受他這種挾持！」

白二俠顫聲道：「但是小師妹……」

易岐山道：「對啊，若不接受老夫挾持，你們的小師妹就完了！」

頓了一頓，又道：「俞劍峯，你別替別人出主意，第二批人便輪到你！」

俞劍峯咬咬牙道：「俞某人絕不理你這一套！」

實際他心裏萬分躭心邵嬋的安危，這話不過是嘴上硬了一硬而已！

易岐山是何許人物？早已看出俞劍峯心意，冷笑道：「那好得很，老夫看得出來，華山小姑娘早已愛上你，你若不聽話，她死在老夫手下那可是你造成的！」

顏眞卿怒道：「胡說八道，誰說俞大哥愛上她了？」

易岐山冷笑道：「你別只顧吃飛醋，俞劍峯若眞不愛她，老夫等會叫俞劍峯往流沙谷跳時，他大可不跳就是！」

俞劍峯又急又怒，念頭飛轉，可是想來想去都想不出辦法救邵嬋，而這時華山四俠已越走越遠。

俞劍峯轉臉對俞福道：「老人家，有辦法可想麼？」

俞福搖搖頭道：「少主人別急，老奴正在籌思辦法！」

俞劍峯聽了這話，心中稍安，在這當口，天機和尚、太平道長也在竊竊私議着。

太平道長道：「天機師兄，咱們總不能看着華山五俠就這麼毀在那易老兒手上吧？」

天機和尚道：「道兄有何意見？」

太平道長道：「易老兒現在全神貫注華山四俠身上，咱們不妨來次突襲，看看能不能把人救出來？」

天機和尚道：「善！」

兩人一打眼色，分在左右兩邊移去！

這時華山四俠已走出大堂，正向流沙谷的甬道口走去！

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全身早蓄滿了功力，太平道長一聲大響，和天機和尚雙雙飛身搶出。

同時在一刹那之間，兩人五指已疾向易岐山扣去。

俞一棋嘿然冷笑道：「老夫早看出你們會有這麼一着，回去！」

手掌一揮，一股霸道無儔的掌勁已猛推而出！

太平道長哼道：「不見得！」

變抓爲掌，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之內，天機和尚也改變了招式，掌風相接，「轟」然一聲，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硬被易岐山的掌勁迫了回來，在場之人無不爲之臉上變色。

要知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都是當代有數高手，兩人聯手一招不到便被對方迫回，的確是件令人駭人聽聞的事。

易岐山豪聲道：「天機太平也不過爾爾！」

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嘆了口氣，默然退了回來。

兪一棋冷聲道：「以多爲勝這也是你們自命正派武林人物所爲！」

太平道長道：「你們行爲卑鄙，那也怪不得我們！」

兪一棋冷然道：「咱們至少還不曾聯手羣毆過！」

兪劍峯道：「說的有理！」

大步跨出，朝着兪一棋便是一掌！

兪一棋身子一晃，那知兪劍峯就好像算準他要閃避一般，掌風一偏，正好向他閃避位置轟去！

兪一棋迫得舉掌相迎，一聲大响過處，他登時被震退兩步。

兪一棋喝道：「蒲兄快來！」

蒲山孤閃身而上，立刻和兪一棋併排站定。

兪劍峯冷笑道：「兪一棋，你不是說過不聯手羣毆麼？」

兪一棋冷冷的道：「你們聯手在前，怎能怪我們？」

兪劍峯道：「好吧，我倒要鬥鬥你們兩個！」

手掌一提，眞力貫注，直向兩人當胸擊去！

蒲山孤和兪一棋爲當今兩大絕世高手，兪劍峯獨戰兩人，一旁的人都不禁替他躭心不已。

兪、蒲兩人也厚着臉皮不講客氣，雙雙舉掌封擊，三股掌風挾着呼嘯之聲轟然一觸。

衆人舉目望去，只見三人身子都晃了一晃。

兪肇山在一旁看得暗暗心驚，暗忖想不到兪劍峯這小子功力突然增進這麼多，實乃心腹大患。

太平道長他們目覩兪劍峯這等威風，有的高興有的却自慚形穢，後者以錢大爺爲代表，他心想自己在武學上浸淫了幾十年，到頭來還不如一個毛頭小伙子，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了。

兪劍峯哼道：「兪一棋，你們也不過爾爾！」

他把易岐山的話回敬到兪一棋身上，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尚聽的大是稱心，兩人幾乎不約而同的道：「是啊，你又憑什麼敢稱一教之主？」

兪一棋道：「他並沒有贏啊！」

兪劍峯道：「那還不簡單嗎？咱們再試一試！」

左掌當胸，右掌平圈而出，掌風廻旋，整個洞穴之中幾乎都是狂嘯的尖銳之聲。

這一掌他已用了十一成眞力，威勢無與倫比。

兪一棋和蒲山孤存心要和兪劍峯硬拚一下，看看他的功力究竟高到什麼地步？雙雙吐氣開聲，以同樣力道硬接了兪劍峯一掌。

三股掌風一觸，兪劍峯哂然冷笑道：「當心了！」

手臂一伸一吐，他的掌勁驟然爆烈而開，但聞雷動山嶽，敢情他已施出了「禪門七曲」的「九九連環」！

兪一棋和蒲山孤臉色凝重，雙雙全力擊來，一聲震天動地似的大響過處，兪、蒲兩人踉蹌一退，一直退到第五步，才拿椿穩住身子，兪劍峯身子一晃，却是退了兩步。

太平道長讚道：「好掌法！」

兪劍峯抱拳道：「豈敢，豈敢！」

話聲一頓，便又對兪一棋道：「來來來，兩位還未倒下呢？」

他手掌一提，正待第三次出手，忽聽易岐山喝道：「住手！」

兪劍峯道：「你是不是也想試試？」

易岐山嘿嘿的道：「老夫現在沒有這種心情！」

兪劍峯冷冷哼道：「不是沒心情，而是你根本不敢和兪某人動手！」

易岐山冷冷的道：「好小子，你用話來刺激老夫，難道老夫會上你的當嗎？」

兪劍峯朗聲道：「敗軍之將也配兪某人用話來刺激你？」

易岐山道：「你說什麼也沒用，現在老夫叫你上來！」

兪劍峯跨了兩步，道：「上來又便怎地？」

易岐山道：「只走兩步還不夠，老夫叫你和華山的人一起行動！」

兪劍峯不禁一呆，他之所以要出手，不外想拖延時間以便兪福好好籌思對策，豈知弄巧成拙，易岐山現在竟要他和華山四俠一起跳流沙谷！

那流沙谷的情形如何，他是嚐過滋味的，他第一次僥倖脫險，第二次是不是有這種機會，那就不敢担保了。

遲疑之間，只聽易岐山又道：「兪劍峯，你過不過來！」

說話之時，他手掌已壓在邵嬋的天靈蓋上！

顏眞卿大聲道：「兪大哥別理他！」

易岐山冷笑道：「只怕沒有這麼簡單，妳希望除去一個情敵，他未必就捨得犧牲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

兪劍峯微怒道：「姓易的，我不准你胡說八道！」

易岐山冷笑道：「小子，你也知道害臊嗎？」

兪劍峯正色道：「兪某和邵嬋清清白白，你不能敗壞邵姑娘的名節！」

易岐山道：「現在淸白，以後可不淸白啦！」

兪劍峯恨聲道：「你現在盡可胡說八道，我以後非打掉你滿嘴狗牙不可！」

易岐山毫不在意道：「那是以後的事啦，現在你可得聽老夫的，快向前走！」

他手掌一揚，作出要下擊之勢。

顏眞卿大聲道：「兪大哥千萬不要去！」

兪劍峯神色凝重，這時洞中的人都望著他，他若一動，整個大局都會有所改變，所以氣氛十分緊張。

易岐山催促道：「兪劍峯，老夫數三下，若是三下數完你再站著不動，老夫便只好出手殺人啦！」

說話之時，第一聲已數了出去。

洞中靜寂如死，只怕連一根針落地的聲音都聽得出來。

＊　＊　＊

大漠飛沙，這正是夕陽晚照的時刻。數條人影孤的行來，他們是趙鳳豪、岑少風、趙嘉玲和后曉南。

前行之中，趙嘉玲忍不住問道：「南妹，我眞奇怪，杞明怎會和百毒教主勾搭上？」

后曉南道：「性情乖强，她想一個人找令尊報仇，只恐實力有所未逮，故爾才找上百毒教！」

趙嘉玲道：「但事實證明，家父並沒有錯，南妹妳該放心了吧！」

后曉南悽然道：「我從來不懷疑令尊大人是薄倖之人，只是家姊太過任性，我屢勸無效，以致才弄到今天這般地步！」

岑少風道：「令姊偏激任性，但望有朝一日她能幡然悔悟，其實百毒教並不是什麼好東西，物以類聚，令姊只怕不能回頭了！」

趙嘉玲笑道：「其實關於杞明之事我們也毋須談得太多，南妹，妳現今一走了之，她可能會玩出什麼花樣來？」

后曉南憂心道：「她可能會攔著我們。」

趙嘉玲道：「單憑他們那些人？」

后曉南道：「不，還有其他的人！」

趙嘉玲問道：「誰？」

后曉南道：「極可能是密宗之人！」

岑少風皺了皺眉笑道：「她怎麼會和密宗之人勾搭上？」

后曉南道：「據我所知，密宗門人素具野心，久欲窺伺中原武林，他們東出第一站便是大漠，在大漠地區來說，家姊還算少有名氣，相互一搭，自然而然便拉上關係了！」

岑少風道：「后姑娘說的不錯，我就曾親眼看見一個密宗紅衣喇嘛和左姓奇人動過手！當時那喇嘛就曾說過要統一中原武林的話！」

趙鳳豪半晌沒有說話，這時聞言問道：「結果情形如何？」

岑少風道：「左姓奇人和那喇嘛正是半斤八兩，看來誰也高不了誰，他們正待再鬥下去，誰知後來起了變化！」

趙鳳豪道：「什麼變化？」

岑少風道：「後來兪肇山和易岐山突然出現，兪肇山搶走那紅衣喇嘛和左姓奇人賭賽之物，紅衣喇嘛已無心戀戰下去，後來便去追人了！」

說著，便把那夜和兪劍峯在沙堆所見情形說了出來。

趙鳳豪聽著岑少風說過之後，沉吟半晌，才道：「左老兒可能不存好心！」

岑少風怔道：「恩師此話怎說？」

趙鳳豪道：「少風，你想那紅衣喇嘛既然以密宗一門弟子作賭賽，左老兒又應該以什麼陪賭呢？」

岑少風心中微動的道：「是啊，弟子那時和兪兄弟怎麼都沒想到這一層呢？」

趙鳳豪道：「你現在不妨想一想，左老兒賭的是什麼東西？」

岑少風想了一想，道：「難不成他以什麼奇珍異寶作賭？」

趙鳳豪道：「喇嘛都是出家人，奇珍異寶未必看在他們眼裏。」

岑少風點了點頭道：「不錯，那麼左老兒也以中原武林作賭？」

趙鳳豪道：「對了，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能夠打動密宗喇嘛的，更何況密宗喇嘛又志在中原武林！」

岑少風心頭一震，道：「左老兒憑什麼有這樣大的賭注？」

趙鳳豪道：「少風，你應該知道，左老兒把自己裝扮得很神秘，江湖傳言他終身未出落英塔一步，其實恐怕不是如此！」

岑少風道：「他又作些什麼勾當？」

趙鳳豪道：「現在還難說，總之，不管他做些什麼，都不會對江湖有利就是了！」

說至此一頓，又道：「百毒教的崛起，老夫自始至終就覺得很懷疑，因為單憑兪肇山和兪一棋兄弟，他們絕對沒有這種膽量！」

岑少風道：「照恩師這麼說，那左姓奇人也不可靠了？」

趙鳳豪搖搖頭道：「老夫只是這樣猜測，眞相如何？那還得留到以後事實去證明，就拿這次江湖傳言落英塔藏寶之事，老夫也感到非常奇怪！」

岑少風道：「莫非其中有詐？」

趙鳳豪道：「話也可以這麼說，如果老夫所料不差，那左老兒和兪氏兄弟可能早就有所勾搭！」

趙鳳豪這話實是說得驚人，趙嘉玲和后曉南對江湖世故不大熟悉，那倒也罷了，岑少風終日在外面奔走，對於江湖上把左姓奇人都描繪得很神秘，加之他武功太高，假如他眞和兪氏兄弟勾搭，中原武林恐怕眞要算百毒教稱王了。

趙鳳豪長長嘆了口氣，又道：「百毒教一出便以領袖中原武林作口號，假如中原武林眞在他們掌握之下，左老兒自然夠資格和那紅衣喇嘛一搏了。」

岑少風道：「問題也就在這裏，左老兒和那位紅衣喇嘛賭賽之時，他還沒有控制中原武林呀！」

趙鳳豪道：「少風，這就是你經驗不夠了！」

岑少風躬身道：「請恩師教誨！」

趙鳳豪道：「眼前事實非常明顯，自浮雲大師等人慘死之後，正派武林實力已減去其半，今落英塔又以藏寶之事傳遍天下，黑白兩道聞風而往，假若左老兒要在暗中做點手脚，這正好是一網打盡的好機會，到時左老兒不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這話說得頭頭是道，岑少風只聽得大汗淋漓。

岑少風寒聲道：「眞想不到落英塔中這麼多風險，恩師，看來我們得加快些了！」

夜風已起，平沙無垠，清風停滯空際，但見萬里無雲，就在趙鳳豪一行正欲舉步飛馳之際，沙漠盡頭忽然飄起一片黃塵滾滾而至。

趙嘉玲嘆了一聲，道：「是誰深更半夜還在沙漠中奔馳？」

話聲甫落，來騎已近。

來的共是四騎，青色袈裟，足下跨的四匹駿馬，在沙漠中乘馬確屬少見，但是來人騎的都是蒙古大馬。

那四人都長得粗眉大眼，樣貌十分兇惡，一看就知不是中土和尚，而是來自西域的喇嘛！那四名喇嘛的騎術都不錯，人未奔近，已從馬上一個巧燕翻雲，四人不先不後的落在趙鳳豪等人面前。

岑少風道：「好精熟的騎術！」

居中一名胖大喇嘛道：「謝謝誇獎，四位之中可有姓趙的？」

他說的居然是純漢語，使人有點意外之感。

趙鳳豪道：「老夫趙鳳豪便是！」

那胖大喇嘛點了點頭道：「總算被我們找著了！」

他說過之後，又唏哩咕嚕的對三位同伴用藏語說了一陣，那三人一聽，臉上登時露出躍躍欲試之色。

趙嘉玲冷冷的道：「你們在搗什麼鬼？」

那胖大喇嘛道：「沒什麼，沒什麼，請四位隨着貧僧走一趟就是！」

趙嘉玲怔道：「隨你走一趟？到那裡去？」

那胖大喇嘛道：「女施主別多問，到時自會知道！」

趙嘉玲冷哼道：「咱們沒時間！」

那胖大喇嘛笑笑道：「那可由不得你們啊！」

后曉南插口道：「你們可是后杞明邀來的！」

那胖大喇嘛反問道：「妳可是曉南姑娘？」

后曉南呆了一呆，道：「不錯！」

那胖大喇嘛道：「那就更好了，貧僧受令姊重託，務必要請這幾位同到一個地方去坐一坐，妳做妹子就幫個忙，勸他們走一趟吧！」

岑少風冷哼道：「說得容易！」

那胖大喇嘛掃了岑少風一眼，道：「施主是姓岑了？」

岑少風昂然道：「是又怎樣？」

那胖大喇嘛嘻嘻笑道：「也沒怎樣，你乃后家女婿，兼且新婚燕爾，怎麼也沒擺兩桌酒請請客就走了？」

岑少風道：「岑某從沒見過出家人這麼油嘴，你若想吃東西，只有客隨主便，焉有主隨客便之理？」

那胖大喇嘛道：「這次不同，你非得主隨客便不可！」

岑少風道：「假若不呢？」

那胖大喇嘛道：「貧僧只好用强啦！」

岑少風哈哈笑道：「岑某早看出你們不懷好意，你有什麼打算，不妨劃下道兒來。」

那胖大喇嘛冷聲道：「這樣看來，你是不肯跟隨貧僧去了？」

岑少風道：「就是天皇老子有命令，咱們也不會跟著你們去！」

那胖大喇嘛哼了一聲，手掌已斜斜舉起，道：「這是最後機會，貧僧再問你一句，你去是不去？」

岑少風哂然道：「少廢話，快動手吧！」

那胖大喇嘛大怒，身子半轉，掌勁就乘著轉動之際呼地飄出！

岑少風暗想這喇嘛的掌勁還不錯，他不閃不避，待對方掌風迫近，右手才徐徐推出！

兩股勁力一觸，那喇嘛的馬步晃了兩晃，其他三名喇嘛覩狀，招呼也不打一個，飛身加入戰圈！

趙嘉玲罵道：「不要臉！」

就待上去相助岑少風。

趙鳳豪忙道：「玲兒不要輕擧妄動，少風是可應付得來！」

那胖大喇嘛哂然道：「只怕不見得！」

掌勁突然加强，配合另外三名喇嘛放手搶攻！

岑少風擋了兩招，覺得對方配合得十分佳妙，心想總得尋個空隙將他們擊倒才行。

他念頭一閃，掌風一輪，反手向一名瘦瘦的喇嘛擊出。

那喇嘛人既瘦，個子也長得很矮小，但他身子却十分靈活，滴溜溜一轉，岑少風那一掌居然落了空。

說時遲，那時快，岑少風突覺身後强風大作，敢情另外三名喇嘛已在間不容髮之際向他攻到。

岑少風臨危不亂，手臂一撤，掌風旋激而起，只聽「轟」的一聲，他硬生生的接了對方一掌。

他這一掌實在接得不合算，對方人衆勢强，一觸之下，只震得岑少風氣血翻騰，險些向後跌去！

趙嘉玲駭道：「爹，師哥恐非他們對手！」

趙鳳豪搖了頭道：「尙早，尙早！」

趙嘉玲見爹如此鎮靜，只好耐住性子，和后曉南滿臉關懷的注視著場中的岑少風。

那胖大喇嘛嘿嘿的道：「姓岑的，看來你也不過如此！」

岑少風暗暗吸了一口氣，道：「那麼再試試！」

手臂一圈，再度向那瘦小喇嘛攻去。

那喇嘛身子一閃，岑少風哂然一笑，掌臂收回，劈向右面一名喇嘛。

那喇嘛擧掌硬架，岑少風不待招式老已自撤回，突地狂飈大作，向那胖大喇嘛搶攻而上。

他擧手連襲三人，掌風所至，呼呼生風，端的不愧名師高徒，隱隱具有一派名家風範！

那胖大喇嘛宏聲道：「貧僧就接你一掌！」

揚掌上擊，準備硬接岑少風一掌。

那知岑少風這一招可是一記虛式，手臂一伸一縮，如山掌風擊向了第四名喇嘛！

那四名喇嘛做夢也想不到岑少風竟能一連發掌出擊四次，最後那名喇嘛猝然擧掌相迎，一聲大響過處，硬生生的被岑少風震退五步，一跤跌在地上！

那胖大喇嘛大駭，走過去一望，不知他們用藏語在說些什麼話，那喇嘛只是搖頭，已不能開口說話，顯然受傷不輕。

那胖大喇嘛憤然走了過來，叫道：「一掌之仇，不可不報！」

岑少風道：「岑某人又沒走，你儘可出手！」

那胖大喇嘛唏哩咕嚕說了兩句，另外兩名喇嘛點了點頭，和那胖大喇嘛身子一

動，繞著岑少風旋轉。

他們轉動的十分特別，幾乎每轉一圈便朝地下轟擊一掌，而並不是出手向岑少風轟擊。

趙嘉玲皺眉道：「他搗什麼鬼？」

后曉南道：「這完全是擾亂心神一種手法，其實只要少風鎮定如故，便不容易上他們的當！」

這話聲說的不大不小，岑少風自然聽到了。

趙鳳豪點了點頭，暗忖此女冰雪聰明，所見正合老夫心意。

趙嘉玲道：「往後他們會有什麼名堂？」

后曉南道：「密宗一門名堂甚多，但他們變來變去總離不開陣式，只是我還瞧不出他們擺的是什麼陣式罷了！」

那胖大喇嘛飛轉之中接口道：「妳還差得遠哩！」

說話聲中，他們已越轉越快，先還看得清人影，到了最後，只見一片漫天黃塵在地下疾轉。

那胖大喇嘛大喝一聲，呼地劈出一掌！

那胖大喇嘛掌風甫出，第二名喇嘛和第三名喇嘛也相繼出手，他們轉動快，所以出手也快，剎時有若千鈞重力向岑少風當頭壓下！

岑少風想轉動一下身子，那知四面八方都被掌風罩住，尤其漫天黃沙疾射之中，幾乎迫得他眼睛都睜不開來。

他提了一口眞氣，力貫雙臂，呼呼向外面拍出五六掌。

那知他五六掌劈出之後，竟如石沉大海般沒了踪影，反之，對方的壓力反而越來越重了。

岑少風不由大感懍駭，連忙將雙臂一撤，適時間有一股沉猛勁力襲到，黃沙瀰漫之中連是誰出的手都無法看得清楚。

岑少風迫得再度出掌一迎，豈料這一掌又落了空，對方勁力却直逼胸前。

岑少風心頭大震，急切間不暇思索，雙手一帶，剛剛把股沉猛勁力化去，誰知第二記勁力又跟著襲到。

他勁力已經用實，再也無法再換一口眞氣，只得再度一盤身，那股掌勁當胸劃過，他只覺臉上熱辣辣的極是難忍！

趙鳳豪目光如炬，他本想指點岑少風一兩下子，但他自恃身份，生怕今後落人口實，終於沒有說話。

就在一剎那之間，岑少風在圈子當中已被四面如山掌風迫的連打了幾個圈子，既覺頭暈腦脹，幾乎栽倒在地。

后曉南輕聲呼道：「五節刀，五節刀！」

聲音雖輕，却一言一句都傳入岑少風耳鼓。

那喇嘛雖只三人聯手，但勁風起自四方，誠乃奇怪之事。

岑少風一聲清嘯，在萬鈞壓力之下一彈而起，雙掌連拍，勁風激盪，三聲悶哼先後響起，風沙一息，三名喇嘛都跟蹌向後跌去！

他們做夢也料不到岑少風在這種情形下還能强身而起，稍一分神，已被岑少風霸道的掌勁震退。

他們三人喘著氣，眼睛睜得大大的。

那胖大喇嘛道：「好個五節刀，領教了！」

一揮手，三人一同提起地下的傷者，躍身馬背，策騎如飛而去，剎時走得沒了踪影。

岑少風一翻下地，道：「密宗武功眞也不同凡響！」

趙嘉玲搖搖頭道：「不然，假若你一開始就用『五節刀』，他們未必能夠纏這許多時間，師哥，你太大意了！」

岑少風道：「師妹說得是，無論怎樣，我也不能辱沒師門聲威啊！」

說著，一對眼睛向趙鳳豪望去，趙鳳豪目視遠處，却是沉吟不語。

隔了一會，趙鳳豪才道：「少風，此去落英塔還有多久路程？」

岑少風道：「假如加快疾行，明天天明可達！」

趙鳳豪道：「明天中午能到就算不錯了！」

說罷，領路先行。

趙嘉玲奇怪的道：「爹，你何出此言？」

趙鳳豪道：「理由很簡單，那四名喇嘛敗走之後必不心甘，回去定會呼喚些幫手來，據我所知，密宗一門弟子全以服色分別輩份，著青色袈裟之上還有黃色，青色弟子就耗去少風不少時間，如黃色弟子一出，只怕纏鬥更甚，這不能不預先提防！」

趙嘉玲道：「到時全力一搏啦！」

后曉南搖搖頭道：「趙老爺子剛才只顧慮到黃色喇嘛，據小女子所知，他們此次還出動了兩名紅衣喇嘛！」

趙鳳豪微驚道：「密宗門人怎會突然大舉出動？」

后曉南道：「這和他們野心有關，剛才少風說曾見一名紅衣喇嘛和左老兒纏鬥，那便是兩人中之一，另外只怕就潛伏在附近，因爲……」

話未說完，遠處又現出幾個黑點。

趙鳳豪道：「后姑娘請繼續說下去！」

那幾個黑點顯然又是向這邊飛馳而來，所以后曉南的話聲才爲之一頓，趙鳳豪一催，后曉南接口道：「因爲他們自信左姓老人不會是那紅衣喇嘛之敵，只待左姓老人一敗，他們便大舉出動！」

趙嘉玲道：「這樣說來，他們是謀定而動了！」

后曉南道：「正是如此！」

岑少風冷笑道：「他們未免把左老兒看得太簡單了些！」

后曉南微微一笑，道：「他們的確有這種看法！」

岑少風道：「井底之蛙，見識未免太短淺了！」

話中之意自是認爲還有恩師趙鳳豪在此，那左老兒武功曾見過，如今恩師武功已經恢復，假如要鬥那紅衣喇嘛，是不會有問題了。

說話聲中，那幾個黑影也越來越大，沒有多久，終於看出當先一名紅衣喇嘛飛馳而至！就在那紅衣喇嘛現身不久，兩名黃衣喇嘛也接踵而至，最後兩人一是后杞明，一是那青衣胖大喇嘛。

后杞明在後面遠遠望見趙鳳豪等人，一催坐騎，從後面飛趕而上，幾乎不先不後和紅衣喇嘛停在趙鳳豪等人面前。

后杞明冷冷的道：「你們還是跑不了的！」

岑少風道：「后姑娘，妳一再為難我們是什麼意思？」

后杞明道：「這得問你了！」

岑少風搖頭道：「我不懂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后杞明冷笑道：「我們后家的人就容你輕易帶走嗎？」

岑少風怒道：「說好說歹都是妳的主意，妳究竟打算怎麼辦？請明說出來吧！」

后杞明道：「你和后曉南留下來！」

岑少風冷哼道：「辦不到！」

那兩名黃衣喇嘛其中之一人說道：「辦不到也得辦到！」

岑少風劍眉一挑，道：「大師吐字清晰，顯然不是西域人！」

那黃衣喇嘛道：「貧僧河洛人氏！」

岑少風道：「那就好了，大師既然中原人氏，起碼也不應該被蠻夷同化，總得講個道理吧！」

那黃衣喇嘛道：「好說好說，難不成后姑娘方才和你就沒講道理嗎？」

岑少風道：「她的道理太蠻橫，我們彼此講不通！」

那黃衣喇嘛道：「我們更講不通！」

岑少風怔然道：「何故？」

那黃衣喇嘛道：「后姑娘把她的妹子嫁給了你，你們連合歡酒都沒有吃過便把人帶走，你還說別人不講理，這話說得通嗎？」

岑少風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可是岑某人的自由，別人管不著！」

那黃衣喇嘛冷哼道：「我只怕你連雞狗都不如！」

岑少風大怒，呼地一掌劈了過去！

那黃衣喇嘛冷笑道：「正要領教！」大袖一揮，接了岑少風一掌。

兩股氣勁一觸即分，岑少風淵停嶽峙不動，那黃衣喇嘛也端坐不動，倒是他坐下馬兒退了兩步。

岑少風這一掌並未施出全力，但他是站著發掌，對方却是坐着相迎，那黃衣喇嘛的馬兒雖然稍退，岑少風却試不出他究竟有多深的功力！

那黃衣喇嘛叫道：「好掌勁！」

也不見他如何欺身作勢，人平飛而下，在岑少風面前五尺之處站定！

岑少風不敢大意，提了十成功力發出一掌。

那黃衣喇嘛微笑道：「你還得加點勁兒！」

他掌上用勁，岑少風早覺勁力壓身，連忙提起十二成功力回撞過去，也道：「大師也得加點勁才是！」

那黃衣喇嘛道：「那是當然！」

兩股氣勁在空際中交戰，充耳盡是嗤嗤銳響，氣勁一來一往，驀地「轟」然一聲炸開。

兩人身子俱為之一晃，但立即都把身子穩住。

那紅衣喇嘛道：「趙家門人果然名不虛傳，吟美倫你退下，老衲要親向趙老施主討教！」

吟美倫躬身合什而退，那紅衣喇嘛便向趙鳳豪面前走去。

他走到相距趙鳳豪一丈之處停下身子，平掌微微抬起，道：「請趙施主賜教！」

趙鳳豪站在那裡不動，他臉上展露出湛然的神色。

趙鳳豪緩緩說道：「大師請慢！」

紅衣喇嘛道：「趙大俠有何見教？」

趙鳳豪道：「大師見面就要和趙某人動手，莫非你我過去有仇？」

紅衣喇嘛搖頭道：「無！」

趙鳳豪道：「既無仇那可能便有怨了？」

紅衣喇嘛道：「無！」

趙鳳豪冷冷的道：「趙某和大師既然無怨無仇，大師為何無緣無故找趙某人動手？」

紅衣喇嘛道：「趙大俠可是胆怯嗎？」

趙鳳豪夷然道：「趙某人不識胆怯二字！」

紅衣喇嘛道：「那為何你遲遲不敢動手。」

趙鳳豪昂然道：「非是不敢，而是不明不白之事，趙某人一向不屑為之！」

紅衣喇嘛冷笑道：「剛才后杞明姑娘說的難道不是我動手的理由？」

趙鳳豪嘲道：「為著兒女之事竟勞動你這位紅衣大喇嘛出面，大師未免把自己看得太不值了吧！」

紅衣喇嘛臉上一紅道：「但老衲的確為了后姑娘之事才找尊駕動手，尊駕如果不信，只要把人放回，老衲保證撤退就是！」

趙鳳豪冷笑道：「大師之言只能欺騙三歲小孩，趙某人却不會相信！」

紅衣喇嘛拂然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趙大俠這樣不相信人，老衲倒是失望得緊！」

趙鳳豪道：「趙某閱人多矣，大師言不由衷，是以趙某相信其中必有文章！」

紅衣喇嘛道：「什麼文章？」

趙鳳豪道：「趙某曾聽劣徒說過，貴派飛龍令牌以及高手名單都落入了別人之手，大師可能因此身不由主，不能不聽擺佈才找趙某吧！」

此話一出，那紅衣喇嘛不由臉色一變。

他沉吟半晌，才道：「既是趙大俠已知道內情，老衲也不用隱瞞，實情的確如此，老衲正是奉命斬盡殺絕中原武林人士！」

趙鳳豪臉色一沉，道：「奉誰之命？」

紅衣喇嘛搖頭道：「趙大俠何必明知故問？」

趙鳳豪道：「百毒教的人應該例外吧？」

紅衣喇嘛道：「當然例外！」

趙鳳豪道：「此人定是俞肇山了！」

紅衣喇嘛道：「天龍令牌在他手上，他要我們幹什麼我們便得幹什麼，趙大俠大概是到『落英塔』去的吧？」

趙鳳豪點點頭道：「不錯！」

紅衣喇嘛嘆道：「老衲勸趙大俠最好打消去『落英塔』的念頭！」

趙鳳豪冷冷的道：「也有原因嗎？」

紅衣喇嘛道：「當然有原因，不瞞趙大俠說，俞肇山現在被困『落英塔』內，天龍令牌既在他手上，本派之人只有盡力打救，眼下在『落英塔』五十方圓之內都有本門高手監視，閒常之人一律不准到『落英塔』去！」

趙鳳豪怔了一怔，道：「俞肇山被困『落英塔』，老夫覺得這事有些奇怪！」

紅衣喇嘛道：「不止是俞肇山，就是日前進入『落英塔』之人都被困在裡面！」

岑少風道：「恩師之言兒現了，那左姓老兒果然施出了一網打盡之計！」

紅衣喇嘛道：「不錯，這姓左的也眞夠狠！」

趙鳳豪沉吟有頃，道：「那麼貴派準備怎樣營救俞肇山呢？」

紅衣喇嘛道：「老衲有一師兄已去和他洽商，希望他能放出俞肇山！」

岑少風道：「這怎麼成？俞肇山一出，江湖豈不要大亂！」

紅衣喇嘛搖頭道：「施主放心，老衲師兄去和左老兒情商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趙鳳豪道：「敢問什麼條件？」

紅衣喇嘛道：「假如左姓老兒放出俞肇山，本派自然希望從他手上收回天龍令牌和那份高手名册此其一！」

趙鳳豪搖頭道：「俞肇山會答應嗎？」

紅衣喇嘛道：「他不答應便不能出『落英塔』！」

趙鳳豪道：「敢問第二個條件又是什麼？」

紅衣喇嘛道：「本派原對中原武林抱著極大的野心，要是此次能把天龍令牌和高手名册收回，敝派便罷却爭雄中原之念！」

趙鳳豪道：「好條件，好條件，只是大師攔住老夫未必就是上上之策！」

紅衣喇嘛寒聲道：「趙大俠有何高見？」

趙鳳豪道：「老夫一路行來，對左老兒企圖已看出了些端倪，心中已有應付之策，假若大師再攔住老夫阻延時間，令師兄未必能完成任務而返！」

紅衣喇嘛道：「這樣說來，趙大俠對左老是知之甚深了？」

趙鳳豪道：「不敢說知之甚深，最低限度有老夫出面，他也不得不見風轉舵！」

紅衣喇嘛道：「趙大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些！」

趙鳳豪冷然道：「趙某一生平凡，談不上輕重二字！」

紅衣喇嘛道：「在江湖上威望，趙大俠說來自比大禪宗如何？」

趙鳳豪道：「道不同不相爲謀，禪宗世之高人，趙某難望其項背！」

紅衣喇嘛道：「那就是了，有大禪宗在左老兒面前說情，左老兒尙不爲所動，趙大俠自信能說動左老兒嗎？」

趙鳳豪驚道：「大禪宗也來了嗎？」

紅衣喇嘛道：「先趙大俠一日而至！」

趙鳳豪道：「那便更好，但大師是否容我們過去？」

（未完・四十五）